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四

題跋

宋廣平梅花賦後語

廣平梅花賦予嘗聞履陰耶律公求斯文久矣得之者當以乘馬相貶願見之心與公略同至元癸巳春予待

詔闕下秘書即趙天民來謁趙之文故中書門客也因詢賦之隱見曰已得之矣翌日錄似本來賦老眼增明疾讀數過至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貴不性移儼夫君子之節之句當時已為從父擊節而贊美謂公鐵石肝腸吐婉辭為疑以予觀之風人託物詞尚華麗沈吟度之體乎當時公甫踰冠而歲寒之姿調羹之事固已表於未第之前如淵明高風遠韻又何害見開情於一賦者哉

跋董右丞師中撰李道源先生陰德記後
董號漳川居士道源名必廣平人蓋儒而
聖者必九十歲而終於家子師孟明昌間
進士

昔昌黎公以鑿師而喻相業苑文正不作相而願良醫醫之與相體用固殊其於儕物則一也然宰輔柄用必需時命鑿師極治心術為先故良醫賢相家百載間得其人匪易今皆罕見於一卷中觀之者當起敬起慕又何特題咏而已哉至元癸巳立夏日書

跋錄者李君玉詩卷

前賢有以注易與神農經為論者客曰當解易何居曰易解得後世辨明者不少本草後立能殺人世謂鍼法亦然子右脾有寒疾將雨先痛一日謁然齋先生於沙麓見其求鍼者滿堂先生笑謂予曰汝亦入吾安樂窩邪如痿者疑結者氣覺者法雖有重輕莫不撤鍼而滯散舍策而起行而子之脾痛今三十年曾不再作後官東平一日與李公巨川語及此曰子客淮南時以秘術投賣公今青出於藍今君王與少傳同鄉不知其術傳之李邦實初而別有所授而然邪向開李君嘗遊江淮間曾遇異人設法蓋以神授未若李實相傳人專著明者也如太史公論方技以怪而志者吾皆不取也

跋眼科鑿師卷後

心為無善之宗眼具五官之氣故中有所動思或稍邪則司明為之眊時吾嘗念治眼病則易變目眊為難嗚呼安得一中和之氣瞭萬有之目使一歸於正不知龍目立論亦將有此法邪

跋玉田傅氏家傳後

金有國降百年專以詞科取士曰相曰將多出此途議者以學涉剽竊不明義理為言然不可一察厚誣事至於弊秋能拘限常流通人何所翫滯及金往垂亡其伏節死義者皆前日之進士也吾於北地得三人焉順州刺史剛忠王者行劄傳公父子是也蘇字義和明昌二年行劄監滿以於王事嗚呼其

為烈感矣哉

題漢使任少公招李陵歸漢圖後

自古有死將而無降將至於兵敗力屈此正人臣受命之秋更無他議譬猶弱婦不幸而遇強暴有殺身而已魯不此思而曰雖受汚一時吾將有以報之此正李左校之友圖也子驥使遠招縱後南歸將何為顏子始讀陵傳壯其初心憤發哀其一敗而瓦裂也中流辛酉春予卷躡北上次桓之北山或曰此李陵臺也裴回四顧朔風遶草為之凄然於是諫河梁之詩嘆曹柯之議又且惜武皇信相術而族陵家安在其為雄材大略也自辛酉迄今三十餘年復觀斯畫因感而書此以為人臣忠止之勸

政南蠻朝貢圖

海中島夷際東南天地者以萬數有唐盛時率置都護而羈縻之不特以力而臣服也此即蕪方小侯不能專達附於大邦而致貢贖而為圖以表中國聖人在上德教洋溢無遠弗屆之者不然意匠慘淡何取於此

書霹靂琴贊後

文章翰墨善効擊者往往體極形似至於得意韻之妙出畦畛之外天姿限量其間有不能以寸者學虎庵書正坐是耳或謂此帖子筆代作非也可秘藏之防風濤擁棹雷霆破壑將有下取而豪奪者矣

書吳羅樹碑後

李北海安羅樹碑筆畫勁韻全是歐率更態度但縱之使行耳碑見在淮安州

題王尚書無競小字東坡論語解

甲午夏五月方外掾由師孟出是本見示卒然問曰公此書何法予曰渠以謂奕自曰此柳侍書步驟也子願笑曰公瑾有云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其師孟之謂乎

跋趙大年畫王摩詰詩意

大年分天潢之秀馳譽丹青當其瓊牕春明綺閣香靜以倒暈蓮眉之姝寫荒寒平遠之思非天機所到未易企及所謂風流貴介筆頭有五湖之心者蓋盡之矣

題東坡災傷卷後

東坡先生論事如陸宣公剛直不容於朝似顏太師今觀此帖云覽其災傷肺肝如焚公憂國恤民之心為可見矣然士無功名分者雖毫髮細事終不得一入手做公之謂也後又方云有聞不惜頓示及是此老又待招人物議也臨風展玩重為慨嘆

明皇驪山宮避暑圖

明皇驪山宮避暑圖郭忠恕筆也官館隨勢作三層覆壓華清居上方殿四圍垂簾宮人隱見蕭條類望遠而外窺者中腰樓閣參差冠山跨壑半為宮柳蔽虧其下水榭極峻內人上下雜沓無數歛供帳也波間漁郎艤艇持網罟延佇者非一駕自閣道乘腰輿

擁仗將升榭而觀漁樂者少陵云簾下宮人出樓前
御柳長忠愍意匠正撥此兩句為主題然人物界畫
慘澹取次不甚精絕恐亦後人能摹至善體詩人之
意殆與少陵同賦而親觀者云

跋山谷發願文

元貞元年朝謁之明日余無息不出偶展此軸為娛
因念黃太史禪機翰墨號入神三昧至與仇池公並
馳筆先如發願等文皆平生傑作但恐益公題評正
好事者竊取綴之於此耳應明目能筆虛筆實有能
強為力者技養悠悠又獲損一若可喜也

題李龍眠畫班昭女孝經圖後

道義出乎天文章責乎自得昭以大家師範六宮
作女誠孝經通二十五篇范史備載誠辭而初不及
經訓豈擬聖太迫殆法言之嫌乎至於公麟畫筆當
時聖賢言行情深義奧後世有未易窺測者天機所
到千古之事如隨目前所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
妙趣於言意之表若三百篇比興宛從絃而歌之一
唱三歎有遺音者矣激薄揚清助世教多矣此畫予
也三見茲雖張仁所臨殊有分數昔東坡稱晉人法
書今何所及得唐人硬黃足矣其十襲秘藏遇知者
一觀可也

題東坡赤壁賦後

余嚮在福唐觀公惠州醉書此賦心手兩忘筆意蕭
散妙見法度之外今此帖亦云醉筆與前略不相類

豈公隨物賦形因時發興出奇無窮者也

跋黃華先生墨戲

近過雪庵按上有黃華山水一卷或問云何如曰此
先生醉時行書也以為龍岩學中立太迫故作是囀
墨法耳

跋党竹溪篆趙黃山文王子端書

党篆趙文黃華書正如打鼓弄琵琶合着兩會家也
跋宋南宮靈臺戴華卷後

僕觀南宮書多矣未若此幅韻勝而不鼓努者也然
雄冠瑕佩氣終行行惟其自成一家迺可貴耳

跋漁人鵝蚌圖

自戰國功利之說興視仁義為無物特君世主以眾
累寡以強凌弱干戈相尋互相吞噬惟知利之為先
不究害之在其後也故漁人鵝蚌之利例皆被焉非
獨代之喻無趙也雖為當時妄舉貪得之誠而孟軻
氏云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關草萊任土地
者又次之可謂正大而有味矣

跋山谷所書王建宮詞後

唐人詩風雅意韻凌跨百代况建之宮體為世絕唱
加以浩翁揮洒醉墨宜其天章雲錦為之爛然生光
也

跋鹿庵先生所書鸚鵡賦後

此鹿庵先生二十年前所書也嚮嘗問筆法於席下
曰予早年於沙河俾用功最多今觀此賦乃知其言

為有徵先生人品峻潔文章字畫皆有自得之妙然珠璣散落有限得者幸珍藏之

跋左山公書東坡醉墨堂詩卷

左山公書端重沉着本出離堆記其氣韻豪逸比之魯公似為放曠初不知其所宗不肖滯辭留心筆硯恨為公所知每過謂必談論書學利病留連竟日不聽辭去一日出示楊凝式維摩帖筆勢縱橫天真爛漫頓謂予曰魯公後得其筆法者獨少師耳由是知公書體兼類揚然古之論書兼及人品非其人雖工有不必貴者公姿沉毅博學富經綸器業生平底蘊未展蓋者忽忽辭薈一散之翰墨間其風流蘊藉有不可梯接者今已矣片絃隻字為世珍惜况門客故吏邪簡御尚寶藏之

題遼太師趙思溫族系後

遼女開國二百載跨有燕雲雄長夷夏雖其創業之君規模宏遠守成之主善於繼述亦由一時謀臣猛將與夫子孫蕃衍衆多克肖肯構有以維持藩翰而致然也故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贈太師衛國趙公早以驍勇善戰受知遼太祖烜赫貴顯生子十有二人其後反分派別官三吏使相宣徽節度圍練觀察刺史下遼州縣取余二百人迄今燕之故老談及開富盛服映前後者必曰韓劉馬趙四大族焉嗚呼盛哉孟子稱故國非謂喬木而有世臣者其是之謂歟裔孫穆昭續遺譜裝潢完整勢示求跋予切有感焉近

代公侯將相之後方一屏傳淵跡固甘心貧微故家遺族憐然不知者多矣尚何望於考厥世而優其初哉論者多曰盛氣已過大福不再予以謂不然其說則孔子所嘆文獻不足故也夫子孫苟能讀書立志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族固寒微可至清貴况藉餘潤而承休光者乎克敬潛心字學慎言行由史館從事歷州縣或復保傳舊物昭明宗系則其昭述遺賢而又有望於他日也

題離堆記後

魯公書矧稱大雅尤可重者以忠義之氣發而為心盡然端人不為在者作計此天下之通論公平生書五百餘石略無異議獨離堆記文與字併出公手或者少有疑焉蓋鮮于氏附災國忠天寶開切取柄用致位顯赫及喪師墮南反以捷聞建碑省戶公然獻諛向之為人槩可知矣然觀記之所述詳見者止向未第時卜築讀書等事豈與其標不保其往之義也若歷臺省貳風憲持節知南作尹京兆中間云為一無稱道是則不待抑揚賢不肖之分昭昭矣不然方元載以大野當國庭議之際公直言折之曰朝廷豈容公再壞邪舉朝危公曾不少說又郭定襄以勳貴振耀一時行次失卒毅然陳書極論其不當由是而觀公剛毅之氣如秋霜烈日鷗不可尚已何瑣瑣姻婣能降公志諛彼枯樹者哉正以子昱等施舟涉險歸華先壙純孝克成之志有足嘉尚如犂犢辟角山

川其舍諸乎此蓋公述作之微旨也趙氏子穆年十八好古學家諱皆通習之請予以題記後作是說以貽之

書中興頌後

唐中興頌石刻字徑數最大立法最密就魯公平生所書合而論之此為最善其法度特變大篆為真楷耳所謂只見性情不見文字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江左平圖書跡異悉達京師孟秀州德劭以是本見贈把玩不釋手者累月從弟韓俊益求子臨馬因勉為刻鶴耳

題蘇氏寶章後

忠定二公書金聲玉振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今觀迨過等帖筆勢圓熟俱有伯父氣韻而遲之此幅為尤佳所謂玉謝子弟以生長見聞備足以超人羣也

東坡我有帖

係與外如子豐正字書內云
去應說勢不知應去有通乎
外郎雖使卷止字謝翰也一
長許餘蕭蕭著紫翰也一

觀公此帖正以姻家故假設己意微以官守尔至於早樹紛紛一時許餘蕭然我有此又見公材刃餘裕酬酢萬變若繼之應物妍媸巨細靡不洞徹物去湛然如澄淵橫壑耳

跋馬融卧吹圖

古人因技以達事者多如熙瑟暢風雩之樂廣陵見魏室之徽正平以鼓摻返折曹瞞野王以箏歌疑釋

晉帝是不徒為樂之至斯也若南郡之通樂律度聲節以畢五音可謂能也已然畏威刑方裁成固罪為端士所鄙雖雄吹逸響穿裂雲石又何足貴之哉其畫格簡古如書中有筆自非唐人夢不到此

夷門圖後語

孫樵讀陶元雜報至生恨不為太平人豈聲明文物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墨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極無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性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數但二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穠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錄互為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東開陽坊李黃門之故堂

題蘭府君望海寺二詩後

昔張燕公南遷歸詩筆益壯人謂得江山之助今觀蘭廣寧望海寺二詩清雄奇逸令人覺海上風清之氣拂之襲人所謂明昌雅製風斯在下矣

題石曼卿手書古檜行後

中允姿豪放有高世氣故其筆不得不瑰偉清勁一推重至有河傾崑崙雪壓太華之語何其壯哉今繼先侍御家藏古檜行所謂字愈大而愈奇者也風格脩整類唐人誥書手豈公早年書耶

跋孫過庭書譜名履禮人唐
 過庭垂拱間名善書其草字譜風韻蕭散一宗二王
 飛鳥驚蛇之趣予嘗愛而饒之然以古今題評不
 為評今日觀米襄陽書史云孫公在唐人得二王
 法為最追憶前言與南宮伯偶同所謂愚者十慮亦
 有一得也

題政和鼎識後

鼎之為器鎮方所辨神姦惟其制作創於夏后氏故
 後世寶重至有力求而不可得者唐武后妄意制作
 固無可論崇寧傲而為之還復不能保當時神祕不
 啻宗社之重一旦其鼎之神主為純軒几席間物吁
 可嘆也純軒遼金公使裔博古有學識既得銅主延
 為奇遇訓名字焉後以技能命監鑄太官鐘鼎寶應
 開先之兆子穆復繪圖懇諸公題跋予以重古物而
 揚父美由是知物之無間重輕大小由德而後可保
 因所好而聚待人而後傳也

跋諸葛公遠涉帖

諸葛武侯遠涉遺帖余既冠時與鮮于純叔獲觀於
 沙麓張氏家迨大德庚子冬

詔集賢所貯書畫賜其院之官屬呂司直所得者亦
 有是帖老眼復觀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然比之向所
 見者後有東坡改語辨其印章王泉公家曾收考瞻
 博雅好古可謂物得所歸矣

跋宋漢臣館丹筆經後

篆生隸隸生楷變隸篆二體入真草而出古者唯
 魯公能然故洛尹宋君漢臣善八分體古而重勁審
 臆其有所從來及觀所臨丹筆颯筆勢夫矯奪肩第
 朱墨異色耳故隸書之妙有以不期然而然者雖衆
 期速到中道車傾亦足以逆縱擇木凌跨李潮矣二
 弟每一披玩俊然如對其面嗚呼方風俗衰靡無足
 言者唐臣義夫能永懷不忘可謂克念天顯者也

讀漢魏五書

兩漢繼三代而下為最盛但官儀略見於班史表序
 子穉年讀昌黎科斗記文知衛宏有漢官儀書兵後
 典籍散亡何從而得之壬午冬再入京師始獲借觀
 於宋秘監蓋青官賜書也其一代之制繁然完備皇
 乎休哉宜其光武以軍容過洛父老有復見官儀之
 喜於戲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宏書
 才兩卷求訪三十年之久方逐一讀豈亦有數存乎
 其間邪矧功名富貴可倖而致哉因其奉還筆之以
 紀歲月時壬午十二月八日也

跋高宗臨右軍帖

二王真跡不可復見唐人硬黃臨做自當愛玩况出
 建炎手書顧龍跳虎卧之意隱然在目中矣

跋雪齋書宋孟州獵虎詩卷後

昔與陵選庭臣奉使江左須得才辨有聞均士者可若
 宋孟州射虎詩清雄振厲遠而有光華大定人文之
 盛槩可見矣雪中侯觀於曾孫秘監處令人三復清

與四登今秘監以學問德藝又為青宮所賓禮所謂黃門有父風者也

跋臨本蘭亭序

此帖在臨本間最佳却疑是唐人填書年深墨花脫落若遊縮影耳猶當以蕭敏露盥手變王羲香觀之可也

題中興頌後

中興碑本行於世者有三其字頗小而加瘦者蔡之所臨也其搭印完好苦無剝啗者永之再勒也予嘗謂曾公此笔用忠義為本然後以大篆變而為楷體故後之學者終莫能及阮主書趙穆博古通篆隸今復研思於是將求筆意而通其變爾吾知夫識斗間氣者而得龍泉於豐城之獄必矣趙生其勉旃

致謝靈運帖

謝康樂以風雅鼓吹兩晉善書則未知也今觀節卷金華二諾與張芝養形帖相上下可也至於筆勢豪宕殆是茂山開道氣象千載而下專車一節足見其為人而當時隣略得不以山或為駭乎

谷宋克溫問魯公書法

余觀魯公書分數布置纒停深總雖毫髮精極措法至於韻勝溫潤正周旋曲折剛健中出婀娜爾極其所至第見性情不見文字所謂性情以忠義二氣為之大本也平日所得如是未審吾友為如何耳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四

樂府

望海潮

龍沙王氣恒山秀色德星光動南州使君高長北城佳處蒼風紅閃旌旆雨翼擁純貅駭罷鳴鑿鼓校倉驚虹一點星飛畫柱得意過遼籌貂蟬元自堪驚笑問關小子談笑封侯萬騎平原千艘漢水堂堂小試青油賓從儘風派喜武同張肄音漫韓投樂事更醅醉魂還夢菊花秋

二島放相雲

炬明珂馬戰森兵衛日長鈴閣春凝舜朝儀鳳傳巖霖兩世傳易宿儲精天地入經綸見東山高卧一念蒼生談笑金華故事六合海波平一杯福壽川增請丈人靜聽戔子微誠蘇領雲霞西溪梅竹風煙畫出共城羽翼漢功成儘山中名在天外瀟真一點台星清光長射老人明

三鶴軒初

桐鄉遺愛于門陰積充間氣自為蒼翁華封菊橙金泛醪秋香吹蒲簾攬人物漢元龍喜升堂一拜今歲相同洗盡金貂貴氣黃卷財深功見君雅量雍容信男兒到此方是豪雄林下夫人膝前文度摩挲胡玉雙峰福壽儘無窮看一家樂事五齡提封彩袖歌鍾年年長醉飛紅

水調歌頭

送王子初

將軍報書切高卧起瑞端悲歡離合長事知己古為
難慮昔草廬人去翳：風雲美氣千載到君還歌吹
展江底長鏡不須彈 路漫：天渺、與翻、西風
鴻鵠一舉橫絕碧雲端自笑鶴鴛孤影落日野煙原
上沙晚不勝寒後夜一相憶明月滿江干

二為什方

野飲不稱意歸仗紫游離誰知草堂深處清賞與尤
長夢裏佳人錦瑟眼底瓦盆濁酒衣袖醉淋浪歌罷
竹軒晚風細月淡涼 為東園梅與竹足清香不須
更栽桃李花底駐春光人道漆原家世王謝風流未
遠培取桂枝芳讀書貪亦好此語試平章

三韓王備

樊川吾所愛若我莫能倚二年鞍馬旗上來往更風
流夢裏池塘春草却被鳴禽呼覺柳暗水邊樓浩蕩
故園思汝水日悠悠 洛陽花梁苑月苦遲留半生
許與詞伯不負壯年游我亦布衣游子久秋觀光齊
魯瀉細在鷹鷂早晚西湖上同醉木蘭舟

四和趙明

西山捲殘雨天宇翠眉脩餘霞漸成綺散樓外月如
舟漾漾銀河垂地浩浩天風拂枕吹滿一簾秋覺我
清興速歸夢到崑幽 野猿驚山鳥笑欲何求十年
一官黃散不到封侯自有竹林佳處滿酌窪樽貯
酒一醉共浮休要裝在廊廟賦畝不須憂

五文前

細蘭綴芳佩速駕振靈脩王成事海無際泛若一輕
舟誰著朱衣白簡老坐癡床十日霜鷗漫橫秋落日
壯心在不負鬼神幽 笑啣憂驚航艤竟何求丈夫
出處義在不用計行留萬事味來鳴蟻只有濟時一
念未肯死前休驅馬出東郭聊以散吾憂

六和趙明

書史有真味誰遣博微官丈夫出處道在義命正須
安浩浩都門冠蓋眼冷難蟲得失矯首入耽觀時對
雪齋老清議豁襟頗 閱名書探理窟鑿鑿自嘆
空然鼠腹過飲不知繁萬古乾坤清氣散入詩仙脾
腸揮洒有餘歡早晚付心訣風雨滿堂寒

七壽雪

高齋際晴雪萬象入遐觀文章在公餘事閒望到歐
韓千古微茫涑泗浩浩發源伊洛百折障狂瀾歌詠
武公志傲却過銘盤 濟時心調鼎手未容閑重看
印窠垂錦花底壓千官見說梅梢春信一夜蠟痕香
滿光動壽杯寬勳業鼎鑪上留待百年看

八壽王子壽時

汾沉絕餘潤霜菊滿秋香釀成一堂和氣來薦老人
觴七十人生稀有况復年踰八十飲啖日康強飢饉
欲誰與趙壹倚門傍 頰浮丹瞳點來鬢如霜平生
陰有神相特為表剛腸世事語來無味只有讀書一
念老矣不能忘九老更添一圖畫見高堂

九壽時

佩蘭近佳節高第照神州西山致有爽氣天際翠眉
脩曠作碧霄青露暗滿庭前細菊香淡一簾秋春酒
未容漏壽席已風流鏘鳴玉看獨步鳳池頭為賢
貢宰事業繁籠到兼收總道生平襟量一片丹衷為
國不負懷中籌齊濟救時語持用壽君侯

十

文知提刑自陝西按察改授河東其子
東還寄聲不肖且微鄙作因贈樂府水
調歌頭以答雅意

一峰華不注東望雨冥冥黃雲畫角回首客舍又幽
弄喜接西來佳耗聞道東山未老雙鬢為誰青經濟
有公論耳莫嘆飄零 杏花吟山色白儘標停平生
風味不淺聊爾寫襟靈步冷東垣秋水坐對汾亭夜
月兩地若為情合作碧簫曲留待醉時聽

十一 秋賦五

園林足佳勝鐘鼓樂時康去天尺五章社此日漢金
張誰召主人好客曾越金筆少暇鐫姐共徜徉三錦
儘芙蓉簪發玉生光 眺東臺登北榭譙南堂露涼
玉簪零亂竹靜有深香醉聽新聲金縷愛仰東山雅
量清賞與何長高詠逐初賦松柏鬱蒼蒼

水龍吟 為東平知府

漢壇千古風流笑談自是詩書將兩淮草木一門忠
孝先聲遠揚奕世金貂雄造翰略三軍獨張道十年
漢水旌旗動色春都在技壺唱 一點德星迴照光

浮動太山千丈戟門春靜人安事簡提封保障漢相
規隨蓋公安靖平生心賞見壽毫下遠鳳池消息醉
仙家醖

二 秋遊花

兩株雲錦翻空換根元有丹砂秘綺倬重繞銀缸高
照故家風味翠羽生紅霧紗肌玉風流誰比記沉香
亭暖賁妃半醉雲鬢亂耽春睡 夢裏昆明灰冷恍
留在紅幢翠袂金盤華屋無心與並朱門桃李一
穠傷春臨軒便恐綵鸞交陸情紫簫喚起覓裳着曲
花前醉

三 秋遊花

當年紫禁煙花相逢恨不知音早秋風倦客一杯情
話為君傾倒回首燕山月明庭樹兩枝烏繞正情馳
魏闕空書怪事心膽隨楊枝落 禍福無端倚伏間
古今幾人明了滄浪漁父歸來驚笑靈均枯槁避
淇南歲寒獨在故人襟袍恨黃塵障盡西山遠目送
斜陽鳥

四 秋遊花

空齋寂寞春寒生來庭竹風聲悄天低雲暗冰花誰
剪頂更雲擾好是東君與時呈瑞春凋枯槁快黃塵
壓盡千林膏沐休更問青山老 我愛春來起早恍
芸窗光搖瓊島玉羊披郭炊煙巷陌酒旗風曼高爽
悠然活壚思與文園傾倒為使君預報春城燈火比
年時好

五詩咏

倚天望漢臺高前公越人有舞臺騰便到煙霄上一時
殊遇風雲儼景元龍豪爽剛斷冰清風流却有東山
雅量道十年京洛崇隆遺愛人如醉春風釀一點
德星回照光浮動太行千文戟門春靜人安事簡功
餘保障燕寢香凝不妨時在騷壇吟賞為使君預泛
鳳池春浪壽金華相

六

日邊懷景同翻千年高際風雲會堂、大節中流砥
柱狂瀾橫制黃閣歸來英姿颯爽故家秀魏甚是中
却有東山雅量經綸盡金華事一總道丹心為國要
春滿人間桃李壇風月清時鐘鼓不妨遊戲一點
白星五雲紫繞鳳池佳氣為相君滿泛金盃仙露枕
秋蟾醉

七

已未春三月同采充濟河中流風雨大
作幾覆者再感念疇昔為賦此詞且以
經事之後重有所惜云

春流兩岸桃花驚濤極目吞天去孤舟繡解棹歌聲
佛漁榔掀舞雲影西來片帆吹飽滿空風雨悵淋漓
元氣江南圖畫煙霏盡汀洲樹一天地此身逆濶笑
歸來滿衣塵土功名此子就中多少艱危辛苦北去
南來風波依舊行人爭渡聽滄浪一曲漁人歌罷對
夕陽暮

八

舜泉在濟南城中自壬子年水去來不
常今歲秋八月余到官兩日泉流復出
其深可厲回風瀟灑翠洋盈沼邦人以
為神來之兆近陪憲使展敬祠下因索
郵作謹繼丞相雙溪公懷古嚴韻用紀
其異

竊然碧玉池方綠波不見還凝佇翠萍痕在金支光
澹湘妃無語瑤瑟聲沉盡欄愁絕幾回如許甚風煙
依約魚龍黯慘空回首珠簾暮一一夕翠華臨幸也
悲涼故宮塵土石根碧漲天飄翻出黑磨雷兩思穿
亭高風特吹散滿空秋暑欲蒼梧回叫鳳蕭寒斷聽
躬耕處

九登叩辭

春風趙國臺荒月明幾照茗華夢從亡橫破西山留
在翠鬟煙擁劍履三千平原也館誰家耕壟甚千年
事姓野花雙塔依然是騷人詠一還憶張陳繼起信
侯王本來無種乾坤萬里中原自古幾多驂鳳一寸
囊錐初無銛頰也沾時用對殘缸影澹黃粮飯了聽
征車動

十

至元十七年三月廿二日余按部東行
梁門劉君仲祥自高林來餞臨岐把酒
長歌不休既而壺傾措不忍別復聯鑣

幾三十里踰大尹而去不知劉君得於
余者何乃尔相愛 因以水龍吟歌之
且辭雅意仍畚見微之意云

綠楊一道飛花鏤衣亂點如晴雪玉鉶酒盡陽關歌
微未容輕發綠綺論心幾人得似劉君風節記山堂
森醉已成塵運合又作東城別 世事悠、誰料淡
長空孤鴻明滅老懷耿：正須自信堅彌百折白髮
灰心平生留有情馳丹闕悵孤雲細草東州回望悵
高城隔

十 賦秋日紅槿花

纖芒淡貯幽香玲瓏軒瑣秋陽麗仙根借暖空應不
待荆王翠被滿酒輕盈玉容澤是金莖露氣甚西風
宛勝東閣暮雨空點綴真妃淚 誰道司花妙手又
一番爭奇呈異使君高卧竹亭閒寂故未相慰燕几
蟬屏一枝披拂倚簾風細約洗梳快瀉玉鉶芳酒枕
秋蟾醉

十二

至元二十三年丙戌孟冬廿八日小雪
十月中是日雪作連明霑地而釋闕於
春澤其應時顯瑞數年已未未之見也
實可為明時慶因作樂府水龍吟以紀
其和余平昔屢嘗賦此未免拾拾故事
張皇景氣而已茲篇之作頗體白戰抑
老懷略見樸忠之至賦敢不忘之意也

畫樓十日春陰晚風吹作水花轉初冬中候應時呈
瑞幾年未見沽酒尋梅就中此與撩人不淺更露堂
添得虛蔥夜白清於水光如練 我老從諸世味最
忻然人安未賤蝗蝻入地麥旗掉龍翠翻平甸大獵
清邊為民耕穀

睿思何處在詞臣合取元和賀例拜
明光殿

十三

郭宜徽善甫開宴娛賓命樂工郭仲禮
鳴茄佐酒思甚清暢酒闌人散餘音嫋
嫋宛猶在耳且有衰年情嚮之感明日
崑雨修撰為求樂府賦越調以歌之
春風綠綺堂深樽前初識龜年面煙花紫禁幾年供
奉春風合殿悲壯妻清九天飛下鳳吟鶯轉待近前
細看品題銀字知還是紅牙管 儘著金黃玉磬泛
官聲玉音初遍明簪四合回頭聽處少陵情惋綠酒
拋春何心傾倒汾陽金盃為斯人少漏王堂消息瀉
清商怨

十四

丙戌八月十二日宴李氏宅郡侯札忽
解酒酣為予親彈琵琶勸酒明日賦此
曲以謝

相逢一醉金荷氣豪長恨歡娛少貂蟬貴待內家聲
伎琵琶最好鐵撥鴉絲劃然中有繁音急調笑黃雲

出塞青衫試淡恩怨事君休道且聽新聲硬株更
銀箏與相絳統空堂雪靚玉盤珠并清雄縹緲漢殿
承恩侯著作傲此心未老付曲中細馮池年事葉拜
紅雲島

十五

去歲秋至今年春九七月不雨有終風
徒曠而已生意殊悴然也遠二月九日
雨雖以小言隨安而釋三日方霽向來
焦枯一洗而潤且又在清明節前喜念
一旱所繫甚重詩云舒失富人哀此惻
獨然衆安我乃能安不然離屋潤者其
可能獨安乎此施旣光誠可賀也作越
詞以歌之秋澗老人序

喜看春雨如膏東風吹作冰花轉海棠紅瘦梨花香
濤似嫌春晚縱使寒生猶勝空際陌塵黃捲道佳人
拾翠王孫憶草都不負尋芳眼 欲見太平有象除
豐年更何可羨田家作苦老臣憂國眉頭俱展最好
知時清明前後一犁非淺笑樂 天空抱元和詩律夢
金鷲殿一作與春衫為開曉

十六 賦等

故家張樂娛賓樂中無似秦箏大華筵聽處一揮銀
甲筌芋幽穎四座雄釐蕩空秋雨來從天外甚脩然
思髮白翎清調鶯飛下金蓮塞 長憶桓伊手語撫
哀絃醉歌悲慨使君元有不凡風調平生豪邁錄酒

益堂為余翻作八鷺 海道更張正賴新聲陶寫繼
中書拜

十七 送薛中丞赴

綠楊一道飛花繡衣亂點如晴雪都門幾日翠鸞回
勢情馳颯顯頌不忘君時雖多暇速猶反說道六條
儘備諸人多樣卒難應和驚節 物勝自餘芽析恐
都輸秀霜摧折人無定志事隨雲變莫捫渠古百步
穿揚空拳搏虎豈容重發均君侯早晚去登黃閣作
調元客

十八

飛卿係出將種余官燕趙時相識讀書
尚義若不碌碌者然疏離頓挫迄于今
十年其窮極矣既為哀之且求其所以
然遂有斯作以越調水龍吟歌之庶幾
伯奇發鬻自傷窮思返義俾持詩者聞
之不無當咎逐兒之感

彫愛萬木叢中秋霜不墮蒼筠節十年相見燕南趙
北無根行客妻病兒孀歸來空在蒯機彈缺分躬耕
壠 山鶴起誰喚與將軍機 腰下鐵絲有箭奈荒
煙冷霾虎穴見哀慄母猶勝低首看人顏色百折弥
堅一窮終泰不容終結望伯奇細瀉痠霜幽怨洒西
風血

醉江月 東原

天涯寒食問東風底事 連行客千樹芳菲春不管

吹盡枝頭紅雪湖水春波佳人錦瑟腸斷非離索西
來一劍不堪塵滿霜髯憑仗誰語春愁一罇濁酒
醉了還重酌盡日西歸歸未得怨殺山中猿鶴六印
雙旌兩都無分此去從吾樂太行佳處布衣高卧雲

平陽府存第有來禽兩株以托報官舍
有空谷幽居之嘆逮亞尹明卿來培植
顧護始知重惜今年清明前花盛開芳
姿綽約頗增春色使置酒高會遂極歡
賞余因念草木之微豈輕重頭胸亦有
數存其間邪乃以酌江月歌之同飲者

忽治中英甫劉提學若哥時至元甲戌
春二月十有三日也

遺臺樹老獨畫閣春事猶未消歇好在來禽花盛發
滿堂清明時節翠袖翻香朱顏暈酒綽約冰肌紫綫
年空谷等閑飄墜香雪回首綺閣東風使君情重
一揮傾城色只恐花飛春減却來約樽前歡伯起舞
山香醉歌金縷細按紅牙拍青鸞高興恍然歸夢理

客感涼夕問故家何物能慰岑寂都把龍涎二萬斛
滿貯宮池雞鳩王立瓊洲雪翻花脆夢繞春江碧看
雲失水林澗元氣猶濕我昨拄杖敲門主人情重

預報春消息相對掀髯談笑間一縷飛雲搖曳賤透
天心冷穿月窟好箇行窩客金盃渴露約君同醉秋

四場友人書

據遲林空甚雍容雅量氣橫寥廓人道魁然真宰輔
心在朝家黃閣幾老開書一門清樂不羨千金橐諸
郎楚楚鳳毛輝映麟角今歲錦帶雲涼菊香添麝
竹樹煙霏薄風愛堂前秋氣好歌裏甘棠如昨十二
金釵百壺清酒細把紅螺酌年年此日醉看清獻龜
鶴

五賦雜

紫荷盤若向波心灑灑鴻頭高噴滿喙明珠三百顆
一夕秋風吹落沙盃圓磔麝湯旋煮香噴佳人嚼杯
盤涼夜楚江風味依約今歲冷淡中秋空惜兩濕
坐夕寒生暮草草時新聊應候兒女燈前歡噱趁殘
爭拈分明闕嗔翠眉紛如削老夫傍看苦吟思與韓
較鏘頭鏘石云

六編建康

散材無用空擁腫豈是人時花樣白髮蒼顏官舍底
日把早衙求放主治官書隱憂民瘼擬愜澄清望簡
牽霜在額余閱甚得夜
况忝為司長後擁前呵非不欲夢寐山林長往不情
尊醴不懷然桂袂為身多恙諸公垂顧免教憔悴煙
瘴

滿江紅

柱石中朝還不減汾陽勳考人盡道今年相府南衙
香早肘後不知金印大書中漸覺群疑少閉南枝消
息幾多春調羹了 寶寶暖香雲最晴雪霽西山曉
見一星朝出五雲紫繞漢日舒長鈴閣靜雅歌聲入
江淮盼願神大長對壽眉青應難老

二

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夜夢丞相
忠武史公坐甲第西閣中余侍立其傍
歎急報至云有敵犯府城西百公佩囊
鞬集將領將出余握王魚一雙踞請從
行公曰不遲不遲因朗誦一樂府意甚
欣暇曰此俊單侍講詞也既覺但記其
日月風雲滿洒六字五夜枕上因足成
之覺思來甚易錄之以驗他日之祥云
雷動雲橫驚鷗鷺北城西下人共駭赤丸夜語電光
飛射將領未承諸葛令毒韃已在汾陽勝笑書生思
握王鱗符從公駕 鈴索靜雲麾亞追往事何多暇
道一篇樂府翰林情詰日月依回黃閣夢風雲慘淡
凌煙畫儘花邊高塚即麒麟終滿洒

三

德元來解求贍言為榮且及河防利害
又聞介甫提刑捍禦衛災有功用殺卿
嚴譴聊助行色兼簡德裕彥陸二良直

冠劍梁園又去作厖眉書客休自嘆功名幾許一家
風雪春色似嫌鶯燕老秋霜歷試松筠節愛趙生游
刃簿書問昆刀鐵 都會地繁華歌形勝在猶堪說
更諸君表裏玉輝冰絮水陸君論都漕計夷門忍使
黃流拆好相須着力障狂瀾休傷別

四

接用前韻有懷西溪梁園之游
書劔梁園憶曾是青駘游客宮苑廢三山依約綠雲
紅雪好在西溪王老子留連醉盡花時節記樽前金
縷唱新聲忘筇鐵 襟韻合會哀歌消客氣款情說
儘暮年心事風霜孤絮一片黃流翻晚照回驚吳楚
東南折偶追思往事嘆餘生長年別

五

不肖目疾中承都運趙侯天章漕副相
過自惟衰朽何以得此昨晚又以樂府
見示疾讀數過不覺有起予之嘆復尋
前盟略醜二公雅意
風月溪堂也魯是東州行客長記得相逢一笑羈愁
都雪又對青山談世事老懷未減元龍節恨霜蹄蹴
踏短轡問論益鐵 官裏事何曾歇公等志吾能說
儘縱橫鞭箠玉壺冰絮爛醉春風能幾度桃花未了
楊花拆甚一城相望半年過長如別

六

廿一年二月初四日午夜枕上復繼前

韻書夢中所見

秣馬膏車又去作天雁羈客明見得水雲深歷萬花
如靈綠暗江城多洞府紅燒燭影翻雙節披曉風吹
散枕中春簷間鐵塵世事無窮歇吾最愛滄浪說
恐靈均澤畔抵成孤縈心事比量無少惡前途何必
論龜折儻祥金陶鑄遇良工從區別

七

至元廿一年歲次甲申二月廿八日海

口離筵送殷卿同寮西還鎮陽

一柱華峰綠翠似芙蓉金削宰負却盡如春水一尊
同酌寒食清明都幾日征鞍遽作西歸客漫春風掃
燕語留人高城隔春草碧揚花白粧點就行軒色
道不應霜駮能舒長策三尺青萍風義在看君冠蓋
長安陌對夕陽淡最關情河梁別

入詩麻子

柱石中朝人道是漢家真相試看取鳳也高步珮聲
清響世祖功臣三十六策勲合在雲臺上欲暫分霖
雨甯秦川從時望香思遠誰能亮空健倒驥駒習
撫一方何似際天賁亮肘後不知金印重玉堂正要
吾軍張向五雲深願望三台光千丈

鳳凰臺

憶吹簫為張孝先崇寧時
孫亡金宮中物

宮樹春空御解香冷誰遺金盃人間愛一枝紫玉雙
鳳聲蟠秋月春花客思把幽情都付伊傳驚吹屐籟
翻天吹鶴怨空山風流貴家公子記夢裏瓊樓總

踏蒼鴛恍露凝銀浦霜裂珠玕不見雲間弄玉餘音
散亦壁江寒秦臺曉碧雲零亂瑤天

二張高祖

碧鳳翹寒玉霄宮晚雲聰誤讀黃庭恨凌波羅襪洛
浦塵生往事風流雲散但翠衾冷落餘馨人何在淡
粧縞秋幽樹荊荆相逢一樽芳酒對夜色疎星歌
裏雲停記水南佳麗姚魏也亭夢繞芙蓉城關歸馭
穩嶽嶺風清桃花晚等閑休負瑤英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五

樂府

木蘭花慢

憲陵臺畔客笑幾度送人行對一道青山兩行官柳
去住人情蒼生望初不繫問此身何用解靈名宦味
真成盡餅隱居却伴候鯖十年斬佩草堂靈自分
苦飄零甚一片閑雲幾迴歸夢野釣林耕浮沉待從
里社覺儻來軒冕總堪驚寄謝竹林舊友且休筆削
寒盟

二

送史誠明總管還洛陽春日飲餞任氏

國五時紅梅爛開

愛春光炎沈歌吹暖竹西草正花簇金鞍香雪樹
碧酒同傾誰將翠帷雙捲擁紅粧臨水照娉婷練綉
凌波仙子依條離機塵生使君高興動青冥心事
怯流鶯對如畫江山一時豪游湖海交情自憐人華
如此且相逢一笑惜飄零明日河陽客舍春風柳色
青青

三

嘆西山歸客又愁裏過清明記暮燕巢傾朝堂人去
壯事堪驚行藏固非人力頌壘終愧草堂靈潘岳
無開可賦淵明何地堪耕漢家一論到書生六合
望澄濟甚樓上元龍山中宰相何止虛名當年卧龍
心事儘羽毛千古見青冥憔悴中堂故吏醉來老淚

縱橫

四

河內人焦其氏者作樂器僅客一握張
以二絃隱彈袖間因雙鳴起舞周旋跼
躡曲盡音節昔人未之見也座間承侍
制翰學命不肖以樂府木蘭花慢歌之
因狀其名曰鳴鳳雙棲曲

雙鳴棲鳳舞舞袖共婆娑恨疊設疑笳繁絃急管
悲壯何多金泥小檀花面儘凄清翻盡雪兒歌惺殿
悄聞私語銅龍冷簌秋波 明粧高燭洗金荷心費
重經過聽一曲留連珠簾書棟幾度斜河紅雲島仙
音部說新聲得意掩雲和看取長安日近春風搖蕩
鳴珂

至元七年京師除夜燈下與兒子鵝讀
文正范公行已且憶馬賓王來事可為
之語因感而賦此以見其志云

淡中庭暝色初遣奠夜寒凄對草草杯盤昏昏燈大
客裏京師比量舊年心事笑躑躅書劔向來非誰著
朱衣白簡春風三拜龍峰 山裏稚子竟何為温飽
汝嘻嘻悵故國丘山蒼煙喬木鄉月空輝葵心要須
傾日道等閑休遣鏡高知自信蒼顏如鐵不堪雙鬢
如絲

六

奉送節使賢侯分帥謀軍義簡仲李諸
卿為一鑿也且寄聲子初知府

壯東南一柱分閩寄事非輕見兩露恩綸河山帶礪
勳府元盟依依汴堤楊柳甚一朝光彩動旌旌曉日
十梁浮煉春風百雉嚴城臨軒擊鼓正凝情忠孝
舊家聲看奕世功名麒麟高閣宛轉丹青綠波比澤
花影又一年春好是清明衫袖一杯壽了望中三楚
雲平

七
十三年平陽秋
謝清明日賦秋

老西山倦客喜今歲是歸年笑鏡裏衰容吟邊華髮
薄官留連功名事元有分且著鞭休羨祖生先望重
芙蓉大府夢餘禪榻茶煙恨無明略卧林泉平子
太拘牽儘促首轅駒寸心能了猶勝歸田前塗事如
抹漆又向誰重理伯牙絃自是一生心苦非關六印
腰懸

八
雙獅奉

洒西風老淚又馬上望郎山對紅露秋香芙蓉城闕
依舊雄藩碧雲故人何在憶扶搖九萬有鵬搏賦就
鳳凰樓晚星沉鸚鵡洲寒一丘宿草鎖蒼煙零落
復何言似燕許才名風雲際會自古天墮皇皇使華
南下愛丹衷擬締兩朝歡恨殺奸回秋整月明愁滿
江干

九

憲臺諸公九日登高 遠風臺

首唱樂府諸公賡和以紀雅集之
感余時移病在告既而君美御史以嚴
頤見徵勉為續貂云

遠風臺上客說雅集玉生光縱擗俎無情登臨佳節
此興能志龍山會君莫羨愛綠蘿影裏到山莊驄馬
長安清貴留連春草池塘淵明散驥倚門勝多病
對秋香帳歲晚田荒幾多稂莠藪藪登場人間事如
意少且同來一笑共匡林寄謝牛山公子何須揮涕
殘陽

十
奇史
中丞

相門佳公子都忘却貴人驕有萬石忠勤伯魚詩棧
才氣飄飄風流謝家玉樹說妙齡芙蓉冠
東朝挂殿親承弓研笏冠高映金貂兩臺清議
風標齊春見恩饒要寶瑟朱絃莫梅伊鼎試手更調
鳳凰池還浴鳳有羽毛奕世動雲霄鄭重歲寒貞節
青松千尺難凋

十一

再和何侍御前府韻前章所謂變風終
章止乎禮義而已

六合一家統依日月到重光道太岱封書雲龍接踵
此意難忘西園萬花綉鋪好枕中蝶化似家莊飲翅
深棲金粉貪芳更度銀塘一生白眼貴人傍贏得
姓名香幾成影榻邊隨人鼓笛賀老當場雖可笑猶
有用以也勝陳許怒爭林靜想行藏有命且休眼熱

王陽

十二 為人壽

霜長疑拜慶似眉壽幾人同更綠髮垂肩方腫爛漆
五福算崇風流大家儀範甚能矜子孝作臣忠獵
征東漢旆堂、南下殊功一江春浪醉醒中都捲
入歌鐘看和氣怡聲承顏起舞袖錦翻紅雲間發光
分彩儘瀟然林下謝家風笑擁滿庭蘭王年、樂事
無窮

十三 花卷

聽夜來微雨甚一霎過東墻愛活色生香芙蓉標格
暖貯春光瓏駢寶團瓊級笑海棠能睡更無香爛熳
宋郎心眼風流時世新粧少年走馬杏花崗勾惹
興偏長記誇酒青旗樹頭招風喚客初嚙別來吳姬
粉面比舊年風韻轉芬芳似覺生紅開意未容談與
東皇

十四

至元十七年上巳日同西溪公飲錢陽城南高氏勝遊園歸賦此詞

問城南花柳最好處勝遊鄉對湖水微茫瑤翻碧欲
修樓浮觴比量今春樂事憶去年書劍共遊梁曉日
繁臺古寺春風碧草宮墻人生離別是尋常兩歲
喜倘伴更金縷新聲佳人錦瑟踏過春陽多君歲寒
心在似西溪松柏齋蒼、記得醉時笑語夢回枕上
猶香

十五

愛一枝香雪幾暮雨洗粧殘儘空谷幽居佳人寂寞
淚粉闌干芳姿似嫌雅淡問誰將大藥駐朱顏塞上
燕支夜紫雪邊胡蝶朝寒風流韻遠更清閑醉眼
入驚看甚底事坡仙被花熱惱惆悵東閣細傾玉瓶
春酒待月中橫留情雲鬢吹散碧桃千樹盡隨流水
人間

十六

穀雨日王君德昂約壯之會某以事
奔北來初陽道中偶得此詞以寄
問東城春色正穀雨牡丹期想前日芳苞近來絳艷
紅爛燈枝劉郎為花情重約柳邊娃館醉共羅羅機
凌波微步玉盤承露低垂春風百匝繡羅圍看
絲雲飛甚著意追歡留連光景回首羞池半春
亭畔湧一杯藉草對斜暉歸縱茶磨雪在不堪姚魏
雜披

十七

和國範郎中見贈嚴韻
卧孤松雲壑愛青貫四時心自絕澗幽蟾蒼煙高擁
氣鬩千林冰霜幾年凌傲甚九天一日露恩深白璧
無雙國士朱絃三嘆遺音春風草木變蕭森又復
見雄襟想直犯龍顏片言曾霽萬里重陰相逢莫驚
白首更明時幾世似于今只恐南陽壟底空懷梁甫
長吟

十八 王西蓮和

愛王葦仙供偶影下瑤池
張野渚蒼煙結根非所
繁艷爭欺風清月寒半墜道
無情有恨欲誰知羅襪
凌波微步淡香高韻幽姿
風煙回首夢共溪承采
畫船歸越粉露和香秋
九細曠瓊液淋漓招吟謫仙
共飲記兩般靴踏醉吳姬
一曲清吟未了聲盤狼籍
珠璣

十九

武邑縣王捐善居室
母祖氏出隆平富
家今年八十有九
慈祥康健精彩如五
六十人教授馬君
向余說如此因紹介
拜求余文將為母氏
百世之光予方以
善俗任責楫之孝
養教樂實有關於風
化者故你是辭以
付俾來者庶有所勸
焉

欄雲衢彩發和曉月滿庭闈
正梅粉香飄林梢紫動
淑景初逢觀津感備王氏
道孝心重見老萊衣和氣
一家瑞靄慈頻九十柔儀
香境靜院趁朝暉未省
杖扶持縱德厚流長遐齡
能健此事應病沒安綠萱
堂皆愛一竿蒼竹六孫枝
照映西山秀色年年翠點
修眉

二十 魏餘

變虛團嬌小開軟晚儘春融
似麝染沉香檀輕粉薄
費盡春工綠陰小庭晴盡
放綉簾輕度竹梢風待着

一天香韻醉吟留伴詩翁
洗粧不用露華濃玉樹
濕青蔥欲細挽柔條重圍錦
幄不放春空春殘未應
多恨道典刑猶在酒杯中
何似留芳翠枕夜深歸夢
瑤宮

廿一 壽崔子交

際河山兩界道此地正交衝
繞北渚離筵南亭奔迸
終歲倥偬風流故家從事
輒淹留蓮幕薄書叢更辨
錦箋詩句筆端暈碧裁紅
今朝壽席且從容賓客
喜相同就雪蟻浮香眉毫
舒彩莫放杯空人生正須
適意儘冰稍蠟帶未冲融
海曲尚存遺愛稼藉自有
春風

廿二 壽王直夫

浩魚龍樂海會同醉鳳凰樓
記獵較河南並持英蕩
千里長遊風流故家人物
愛賦詩鞍馬氣橫秋落日
隆中懷古薰風洛水浮舟
重逢春色入東川小試
統清流看坐嘯江淮風連
臺閣各動金甌經綸半生
心事細推量合在百花頭
此日清香盡載不應談笑
封侯

廿三 壽孫春

愛承 明更雄襟其瀟洒清吟
半生夢寐
銅鞮杖為 論量歸計早恐未
容亭扁遂初心共道
東山絲 雲兩 商霖 春坊
桃李滿清陰氣幹
襟千尋看 日明壺圓杖
偃植棟宇雄沉家近上林
春早覺 浮酒動華簪滿酌
一杯為壽魯連不用

千金

廿四

世嶮峻鐵快誰設險虜蒼岑推萬里風煙一控橫鎖
形勝雄沉董王陽憶當年叱馭走駸駸半夜郵亭索
酒平明燕市長吟 追思往事不堪尋山色古猶今
甚三十年來青雲垂翅素髮崩簪投閑却交應聘失
委身從事老難任立遍西風殘照山光翠滿疎林

廿五

伏聞

盤輅

近在山北以疾不能前迂愚良有不能已
者作樂府木蘭花慢以見葵藿傾嚮之
萬一云

帳居庸北口愛蒼鷲擁千岑澹秋蒲陪京

翠華南狩萬騎駸駸從千官望清塵齊拜聽車音日
月中天統在風雲龍虎臺深 馬遷留滯卧周南戀
關破丹心恨伏枕悠悠情關藥裏夢共秋矣豈知金
鑊野產恐暑年分薄是長林却為有恩未報許身愧
比南金

望月樓羅門引

舜舉宋

由幕官也與予一見有忘年
之歡既而告別東遊賦此為

星屯落落當年旌旆擁雍丘西風騰踏清秋回首

雲蓋角吹斷夕陽樓且杯傾竹葉歌夏吳鉞 功名

浪求枉弊盡黑貂裘重恨人生無定長負歡

南去悵秋水秋煙總是愁江浦晚穩宿汀洲

二

小牕人靜梅枝香細月華明博山一縷雲蒸好个臞
仙風骨詩思苦憑陵有閉書遮眼欵枕松聲 素無
宦情較得失一毫輕自歎高歌白雪寡和誰聽滿
中巷見芝宇光浮壽煥生春酒綠何礙頻頌

三

燕城元夕有感且憶去歲汴梁行樂

去年元夕飄零書劍大梁城春風九市花燈尚憶東
樓行樂談笑故人情對一樽芳酒滿意歌聲 今年
可能人與境兩玲瓏寂寞黃昏陌巷成鼓斷人行梅
花歸夢正一笑柴門稚子迎庭樹鵲何苦煩驚

四

太行晴霽孤墟高處揖清寒雲間萬鬢千鬢底事春
風面目一變王噴皖淡夕陽平遠野鳥飛還 青雲
莫攀吾高興在東山偃蹇孤松丘壑不礙春 慳背陰
桃李正藉得春光亦強顏長劍缺且莫輕彈

五

柳邊層樹倚闌人共月孤高亂雲脫窠崩濤一片廣
寒宮殿桂影數秋毫儘披髯老子露濕宮袍 人生
此朝能幾度可憐宵况對清樽皓齒舞袖纖腰碧
如洗拚 醉河傾轉斗杓今夕樂歸

六

暇者觀唐津舟車之盛通遼南

燕南一咽會也第吾輩居此有抱瑟琴門之嘆以婆羅門歌之

河山清眺風煙兩戒見殷都唐津浩浩舟車一水東浮滄海寶帶束燕吳更中州雄跨奇貨堪居平生壯圖笑到此反區區正似齊門抱瑟不辭吹竽祝吾取取道王佩或能利走趨如不爾歸老樵漁

七編

愁懷索寞悠悠心事野鷗邊幾回崔九堂前照眼故家風調人物尚依然按清商一曲傾動華遊新聲巧翻道且莫詫真元愛煞珠繩銀管滿意清圓風花無夢待回拖春光與少年杜陵老妻斷隣紅

春從天上来

承御韓氏者祖母之妹也姿淑婉善書年十一選入宮既笄為承儀事金宣宗天興二帝歷十有九年正大末以放出宮明年壬辰鸞輅東巡又明年國土於燕韓遂適石抹子昭相與流寓許昌者餘十年大元至元三年弟澍為汲令自許迎致淇上者累月一日酒間談及官掖故事感念疇昔如隔一世而夢鈞天也不覺泣下予亦為之歎歎也今將南歸督兒子醜於許既老且貧靡所休息而抱秋娘長歸金陵之感西為賦此庶幾慮漏哀怨洗亡國之愁顏也且使

好事者倚其聲而歌之不必觀遺臺而興嗟過故都而動黍離之歎也歲丙寅秋九月重陽白二日翰林修撰王惲引羅綺深宮記紫袖雙垂當日昭容錦封香重形管春融帝座一點雲紅正臺門事簡更捷奏清畫相同聽鈞天侍瀛池內宴長樂歌鐘回頭五雲變闕恍天上繁華玉殿珠籠白髮歸來昆明灰冷十年一夢無蹤瀉杜娘哀怨和淚把彈興孤鴻淡長空看五陵何似無樹秋風

摸魚子

賦白蓮至元廿二年乙酉九月重九后

三日雨中作

澹亭亭影搖溪水芳心知為誰吐正華寶供年年事消得一天清露私自語君不見仙家玉井無今古淡粧誰妬儘千頃昆明紅幢翠蓋雲錦爛秋浦瓊綃機自有凌波故步賞心莫遣逢暮風清月冷無人見零亂碧煙借渚聞好去待醉泥秋香不羨風標驚逸遊重賦擬太一真仙共浮滄海一葉任掀舉

二

送雷彥正西還時授恩州梓

望都門滿山晴雪忽忽君又西去當時漢將征西幕氣壓漳江烟雨還自許盧虎穴樵樵萬里班超舉燕臺拜遇甚牢落高情霜風偃薄似厭貂裘土絃歌事正尔邯鄲故步功名從此軒翥一麾回首甘陵樹

千室正歌來暮須記取村摩外催科未礙陽城古征
鞍莫駐趨渭北春天升堂拜慰捧檄為親舞

奪錦標

君卿宣慰來別索鄙作賦行賦樂府奪
錦標為贈庶酒酣相憶倚聲歌之六朝
老樹不無動色也

六郡雄藩會稽翁帶兩州風煙如昔碧草莫傷春浦
冠蓋東南幾多行客正新亭父老望雲寬苦思休息
道朝家雨露同春問甚江南江北賀監歸舟逸興
向似雙雄儲慰元郎行色鏡水綠通朱閣威暢恩宣
海波春寂笑東山老去此心初非泉石約海樓翡翠
同遊醉裏山陰陳迹

喜遷鶯

五更殘夢聽綠鸞鶯語羅衾香擁百轉多情嬌啼無
淚枕上一聲時送真成翠髮雙當戶玉琴初弄欲
誰共趁風和求交喬林煙霧春動花氣重暗度垂
楊暖入醉醺洞倦客芳襟佳人的思愁滿彩霞金鳳
自怜比來心事兩翅果誰搏控聽指縱望高城落日
黃塵飛控

二題 聖姑廟

仙姓郝氏博陵縣會瀾里人里去冠水
甚通水多蘋繁蘭葭山年方笄姿態殊
麗嘗同女郎輩採蘋溪中樂而忘返一
日緜蒼煙感起白晝異色龍淵鮫室金

支光瀾飄飄然有波神游流而上眾殊
驚散仙獨留不去遂見與神頤語乘碧
茵同遊俄煙開日晶遂失所在其母哀
求水濱願言一見良久覺異香襲人仙
霧鬟風馭隱約於波渚間若有以謝曰
兒以靈契託跡銷宮隄主是水壘綠已
斷毋庸悲悵今而後使卿梓田黍歲宜
有感而通乃為吾驗時魏青龍二年也
後人相與館仙於博陵城臺制甚宏麗
釋教諭李曜告余如此今燕趙間冷龍
日香火趨記者所至風動以孝感聖姑
播云至元庚辰夏四月按部至縣喜其
車甚異為民禱蚕祠下以仙呂命曲庶
為迎送神婢邦人歲時歌以祀焉
汀洲蘊滿記翠籠采采相將隣媛蒼渚煙生金支光
瀾人在霧綃皎館小鬟頓成雲散羅機凌波不見翠
鸞迹但清溪如鏡野花留壓情曉驚變現身後神
功綠滿吳蠶蠻漢女菱歌湘妃瑤瑟春動倚雲層殿
彤車載花一色醉盡碧桃清燕故山晚葉流年一笑
人間飛電

三

已丑秋八月廿六日雨中飲賈方叔家
樂籍劉氏歌以侑觴眾賓欣然為之賞
音劉因求樂府於予遂賦此且道坐客

醉語

秋懷誰寫聽一聲金縷同傾芳酒嬌轉林鶯圓繫珠
串春在碧羅雲袖宮中碧篔簹被字外五音何濶坐
間友道江南風月此聲無有回首傷離久三疊陽
關不到青柳得意石州片帆雲影翻動海山明秀
風流故家未減自嘆杜陵衰叟再相逢卷中人正好
催繳消瘦

感皇恩

贈李主觀諱儀霸州人予廿時鹿庵先
生門同舍郎也性端方嘗為刑司經歷
官好學不倦與人交有終始

回首竹林遊山陰陳迹洒落襟期記嘯昔論文把酒
醉盡清泉白石幾年江海上空相憶邂逅淇南羈愁
柳釋兩鬢冷君更如漆幽懷重叙不待小槽紅滴新
詩隨咳唾驪珠濕

二

贈元舜舉嘗為宋文卿屯田官以善歌
聞天下邠州人與叅政楊西庵為通家
今夕是何年故人相遇快著銀杯漏春露高陽舊友
要聽一聲金縷行雲留不去驚如許鳳喙微吟珠
繩低度夜半銀燭恍私語庭花零亂掩盡六朝殘樹
明朝南浦道傷平楚

三 題沙河元舜舉

濃綠漲十林征鞍東去十日邠陽為君住幾回清唱

飛盡海棠紅雨人生當適意何良苦簿領堂風
沙長路贏得佳人怨遲暮沙頭酒盡惜玉鞭輕舉
一聲不斷歌金縷

四

瘧下晉州臥病中謝故人相訪
暴下晉州城茫然心曲卧對風軒數竿竹暑光不受
似我腰圍東病機還自恃非寒燠力仕難任居閑
不足風雨憂愁更相促星鬢影中有利名千斛肯
來都外物真蠻觸

五

史公總帥子明命題其弟柔明所寫平
江捕魚圖乃以樂府感皇恩歌之古人
稱文章與畫同一閎紐所麗辭意恐不
稱於畫也

疊嶂際清江楓林輝映潮落波平鏡光靜六朝興廢
都付漁郎煙艇尊鱸香正美秋風冷鼓歸來風
雲增勝菱蕩裏無煩想幽景風流公子寫出五湖高興
畫中還領取江山影

六

至元十七年八月八日為通議西溪兄
壽三十年前西溪授館蘇門趙侯南衙
子始相識時初夏桐陰蒲庭故有南衙
清畫之句

少日竹林遊鳳麟飛走一段江山最英秀南衙傾蓋

補院桐陰清書屏
章山斗好个經綸王掌手
一杯先領取喬松壽

七

昔向長年老教斷家事無令子孫闕白
時人高之今總帥公以鴻名茂績照映
一世未老得請於朝亦慕子平為人盡
以內務付之諸即其賢於人遠甚其喜
聞而樂道之為賦此以歌其盛德云

節序四時間切成還退此事君侯與心會幽亭高卧
眼冷畫堂金翠越粧都付與諸即董虎帳籌邊錦
鞬歌凱慘淡風雲夢江海大沼掛壁小隱一枝松蓋
清閑人道勝中書拜

八

送子初中丞赴燕時予在具定憲司坐
間作勸子初酒

燈火夜闌珊故人相對忘盡南牕引書睡情談壘壘
時帶少年風味門前霜月炯停吟響湖海相望金
蘭交契白髮中年能幾會明朝趙北又是揚揚風旆
一杯還到手休辭醉

九

夏日同延陵君過簽事順之心遠堂以

感皇恩歌之

書葉散芸香牙籠無數案上蕪羹當膏乳地偏心遠

日與聖賢晤語市聲飛不到橫披處
一炷龍涎滿
既春露旋掃幽軒約賓住清談有味總是故家風度
子雲亭戶好龍津路

十
庚平道中詩
續管齋端甫

風雨暗公堂故人晤對邂逅燕城又三載偶因官事
喜向廣平重會照人光彩好心期在萬里功名半
生湖海十五年間鬢顏改笑談尊俎比老幾回傾蓋
秋風橫灤上期相待

十一

癸未重午日治頭回轡得感皇思一闋
他時倚聲歌之不能無相憶之情也示
秀才鄭彥通

流水小橋橫沿頭沙路一道清險轉林塢蒲襟涼潤
猶是夜來新雨幽禽快客至如晤語坐蔭辛夷闌
揮空塵澤畔行歌恐良苦人生適意正要時情容與
却怜身處世初無補

十二

乙酉歲八月九日晚積雨開霽碧空如
洗月色入戶似與幽人約者遂披衣步
月於庭中久之覺風露凜然恍惚去青
冥無幾也因以感皇思歌之且寓幽懷
之梗槩云

佳節近中秋秋霖晴快飛淨殘雲碧空大金波穠穠
掩盡玉繩光彩坐來風露冷青冥外世運難前儒

冠何賴四壁相如到沽賣紛紛過眼多少時情物態
有然清夢去樽滄海

十三 共客 漢 字 限

幽思耿耿秋堂芸香風度客至忘言孰賓主一篇雅習
似與朱絃細語枕疑南燭坐揮談塵 霽月光風竹
君梅侶中有新亭淚如兩力扶王略志在中原一舉
丈夫心事了驚千古

十四 曹仲明

把酒愛髯鄉故家風度不為臨江老能賦飽諳世事
成敗見來無數歲月如流睽離良苦

更著佳人怨遲暮羈愁頓解一笑團圓兒女懸
勳君記取周郎語

十五 登樓即事

斜日倚高樓亂峯圍繞山色湖光翠如掃天涯倦客
目斷野煙高鳥老境駭憂心悄悄也待癡頑事須
了故園三徑已是菊荒松老諸君應有語歸來好

十六

辛卯年秋八月與周宰遊王氏祠堂

日日午餐餘即須幽討拄杖長行不覓周老三杯兩瓊
不致玉山傾倒與君何處去乾岡好 松影閣庭長
吟藉草白髮多來故人少春山何在兩樹寒梅枯槁
一聲鄰笛起催歸早

十七

史總管誠明伯還浹川老懷凄然有不

能已者賦感皇恩歌以送之

十里走微車笑余游宦老馬為駒望英盼客懷相慰
時對凌煙生面浩歌雖慷慨南山繫 公子翩翩沉
酣經傳不異當年閉門衍揚花歸路肯逐東風流轉
且遮西日去長安遠

十八 壽表弟

臨事羨君材笑余拙宦待詔雲龍更英盼夢回孤枕
依舊新豐旅費明時無寸補空留戀 綠泛蓮波望
高霄漢洒洒元康濟時彥諸公延譽莫為驥淹臺院
百年安健裏千千算

十九 壽母夫人

曉色靜簾纔發光千丈香蒲含真泛春醪洛花呈瑞
照眼一枝亮放要將金屑粉粧仙仗 月樹焚香松
陰杖杖好箇人間壽星樣爛斑舞袖輝映鳳池春浪
年年稱慶日長無恙 三月十二日 獨先開

二十 壽董野莊

健羨玉堂仙中朝元老過眼浮華任紛擾百年心事
愛熟野莊春好兩枝誰道是調羹了 風月吟懷冰
霜節操千尺青松儘難槁春宮調護好箇當年商皓
日邊消息近中書考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六

王漏邊卷南樂今周

竹林幽思杳 拙遲自嘆離 群孤鳥萬里雲翔海樹去
相依遶隣笛一聲 吳起憶共聽 朱絲雅調還自笑 當
年已愧孫登清嘯 情擾回首分飛 悵落落相期望
高崧少會辭 離多經世又誰曾 了二子况成陳迹落
月滿梁空照庭戶 曉得意眼中人少 二子謂西漢泰山

二

越山征路杳 東南澹澹長空飛 鳥屢影同翻明月一
枝鳥遠共道有心 避事甚未若 從梁相調君莫笑南
樓苦要胡床舒嘯 空擾靈裏江山 總輸與風流眼
中年少也學 癡兒官事幾時能 了一曲驪歌未動還
夢到三山晴照江月 曉莫為賞音稀少

前一篇懷舊有感曰 鄰吹者為見寄樂府也 朱絲
雅調者為鹿庵先生也 孫登者為足下與諸君也
二子者為西溪春山兩忘年友也 後一闕將行即
事曰三山者福城中山也 幾夢者為不肖拜命前
後九夢三至其處曰賞音不少者為彼中宋吏部
陳菊圃者甚衆故云二篇自覺語硬意九固非樂
府正體望吾子取其五書可也

三 留別

浙江江路杳 蒼茫自嘆南飛鳥 鳥島故國回頭夢裏青
山吟透手把一麾南去道 不比八州常調君莫笑南
樓苦要胡床舒嘯 休擾歸去扁舟若比似陶朱尚

猶年少飛沫雖殊 友義固應明了 擬覽九江秀色 誰
妻斷關河殘照 霜月曉去去 眼中人少

風入松照燈下

一枝穠艷照華堂 暖藥貯春光 寫生莫羨徐熙筆 風
流在百子池傍 點綴紅粧 玉頰薰香 粉淡宮粧 靜
憐疎影伴昏黃 添麝入爐香 惜花人老 情緣在雲
暈 晚銀燭高張 細瀉一杯春露 浩歌微雨東牆

三 莫子都

渺新秋節物 客思天涯 巖桂重碧雲 賒煙華紫禁
心事夢長 沙青銅裏人未老 鬢先華 鈞簾望月得
巧誰家 兒女輩 語空諱 露翻梧葉 重河映綺樓 斜傾
雲液 歌金縷 岸鳥紗

二 壯河中

壯河山表 裏百二樓 襟形勝地 古猶今 風雲全晉在
草木故都深 淡長空孤鳥沒 總消沉 東山高卧梁
甫長吟人未老 鬢毛侵平生 多古意 落日更登臨 倚
危闌 寫遠目 恐傷心

三 梓州七月

湛新秋風露 暖曖微霄 梧葉下桂香 飄鶴翻銀漢水
人渡玉闌橋 歡能幾 虹影斷 渚宮遙 人間多巧天
上無膠 今古恨 苦相掠 菜瓜絲 曲緞兒 女思空 鏡層
軒 晚香露 濕可 伶宵

四

恨神光奕奕 天上良宵 花露濕翠 斂翹風回 寫扇影

愁滿紫雲輕恨相望雖一水隔三橋朱紋寂寂心
思迤迤人未老鬢先凋翻騰驚世故機巧到敝納涼
夜永簫聲咽篆煙飄

五

隔盈盈一水歡會今青梧葉上雨蕭蕭星沉開帳燭
雲黯渡河橋渚官深離思苦兩無像金針縷細彩
妨花嬌兒女筆漫情鏡巧來心愈拙絃促韻難調西
樓月銀漢影碧天遙

江城子

為張同

灤江晴漾首山前玉為洲秀相連總把華英都付使
君賢梅竹堂添歌吹動香似霧酒如川列城千里
聽鳴絃頌聲喧覺春偏爭遣輕翔猶是貳車權滿泛
一杯添壽酒懸斗印看他年

二賦拜月圖

一枝繁杏宋牆東翠惟重捲春風留得殘桂簾月拜
玲瓏雪作鬢蟬霞作袂香霧濕玉鬟鬢閒情都付
燭華紅瑣牕中照芳容細逐行雲零亂紫金峰天外
翠靄仙侶在城闕晚夢芙蓉

南鄉子

近聞吾子有茂陵側室之舉順命故也
且在音賢文雖有小星魚下之行不無躑悵自傷
之意故首章託以自怨自責忌嫉傷善略
不見也然怨不已則夫婦道乖故釋以人子之
孝嗣續為重嗚呼茂陵穆子之悲衛莊善傷已

之嘆匪歌詩莫能宣其志此舉府之所以作也
庶幾言之者無罪聞之者少有慰焉

人物舊溫即心事珠簾月半床焚裏玉臺重藉手誰
量折得楊枝惱孟光得鯉豈思紉老境其如伯道
傷但願維熊應汝夢稱觴趁取春風慰北堂

二

喬木色蒼蒼山頂難留落日光燈影碧流深幾許浮
觴來醉張家第四場世事莫論量相對尊前兩鬢
霜富貴幾時當適意杯長問甚春星帶草堂

三

夏日同王子勉齋孝正王子初納涼西園亭
簾影靜蒼苔平野風來分外清一帶好山供望眼雲
屏落日煙霏翠滿亭世事不須驚底用相逢話
醒常使玉瓶沙上酒如澠杖履時來月下傾

四春日遊李

溪水淨灘沙紫動林梢半是花長日馬蹄閑信步誰
家曉入南園到晚霞時事鬧蜂衙一片關心逐去
鴉爛醉玉瓶沙上酒生涯過眼浮雲不足誇

五

承旨董公壽登七秩康寧好德誠可慶
也取坡例以玉案香歌之
青瑣漢中郎蒲袖長携玉案香記得賦詩橫樂日臨
二氣壓風濤一葦航蓮炬晚分光諫疏回天身有
霜七十平頭從此數稱觴滹水淵源慶未央

六

一雪靜林臯冷壓浮陽氣不驕
萊甲榆椒渾不動寂
東籬得輭黃上柳條
詩思苦相撩酒盞新來頰絕
交連夜客窻寒侶水無聊
誰約春風鎖綺寮

七

和幹臣樂府南鄉子南樂言懷中間更
易兩韻蓋前人用音意之例也

萬彙帝城春况是明時選用人
愛殺曲山周老子依
仁任運 不自論六任謾逢辰
甚是榮華盡苦辛
贏得歸來兒女笑蘇秦
白馬紅纏衫色新

一日有時
來發要前
卜筮子

辛卯九月二十三日夜夢上層欄北望
黑雲截空二龍尾足連卷下垂珠分明
也覺而賦此秋澗老人識

一抹截頭雲發變從龍發尾足連卷見半空雲色翻
蒼鬣舉手欲擎鱗散我麒麟髮天外雄風秘化機吹
落蒼煙峽

青玉案 賦紫金沙

綠陰暗盡西城樹人認道春歸去
最長柔條高幾許
絳燈閃爍翠雲香護元有留春
麴金鐫未厭傾芳醕
醉墨題詩要香露胡蝶飛來何
栩栩向人有意繞芳欄
翻舞以約花間住

臨江仙 壽李節使

柱石中朝黃閣相河山千古南州多君談笑覓封侯
朱輪繡皂蓋錦帶佩吳鈎滿府治聲歌五袴稍梢俊
氣橫秋今年壽席更風流青雲新甲第一笑醉金甌

二

八月一日同高仁甫李靖伯史潤之餞
伯昌東行韓明日至滑得險疾後三日
舟載西還夕次其門東劉家渡而發得
年五十有九韓予出就外傳時同舍生
也哀哉

昨日舉盃親餞別六人吟嘯呵呵今朝舟旋鴟城阿
一棺零落恨都付逝川波萬事轉頭真是夢兩輪來
往如梭人生百歲合如何放開眉上得酒且高歌

三 送治中李公

天上雲衣無定態眼中時事休驚年
來鐘鼎到書生
一麾仍出守五馬看專城千古金陵佳麗地中郎素
有先聲一江春浪暮煙平此身眠食外萬事總虛名

四 為西山作

別墅寒梅方入夢多君來報花期野塘流水小橋西
南枝香爛漫却恨賞音稀正有玉堂人最愛垂垂兩
鬢如絲和羹心事未應遲金樽重醉倒且莫晚風吹

蝶戀花 賦朱禽歌

今歲尋芳春已誤一粒丹砂不到來禽樹滿意紅芳
春也妬長條簇滿珍禽羽花道無情應有素似惜金
樽一醉珠簾暮春自還來花自故人生最恨離愁苦

二

昔鹿庵顯軒樂育淇上一時秀造麗稱
多士達中元已來例宦游四方僕二十
年間綏三至鄉里慨然有離索之歎今
歲投綬自濟南來歸而諸公頗集所欠
者唯王尚書子勉傳漕使士開耳因賦
樂府以見歡會之不恒聚散之有數也
至於義安分定辭兼六客荷聲者當自
知之恐酒酣耳熱後不無倒冠落魄佩之
適也

棋水當年麟鳳渚回首飛翔落落風雲舉三疊陽關
回首處渭城柳色朝來雨今夕何年天所與白髮歸
笑同歌舞醉裏相將尋杖屨若溪風月無今古

三

綠暗蘭皋春雨暮露色風吹馥馥香如霧一曲清歌
花解語落紅羞滿沙頭路錦瑟華年誰與度夜月珠
簾腸斷春風句我自與來聊一顧醉魂不到凌波步

四和曲山韻因為贈之

經世此心誰盡了欲畫麒麟功業何由到白髮滿頭
青鏡曉花開花落人空老適意杯盤從草草甘坐清
貧方駕郊和島最愛新詩致好篇篇直壓元郎倒
太常引送王嘉父
去年鞍馬客南鄜告別苦忽忽今歲又相逢喜客舍
清樽屢向仲宣樓上杜陵幕下着處話途窮好去漢

元龍道休着青春負公

二壽龐客議

髯郎風度幕中蓮已師範使君賢驥足快騰鶩道好
箇龍家土元滄浪高興寒花晚郎秋色滿淇園一盞
願遐年要都醪居家百泉

三壽劉同知

太行晴色泛簾鉤對書史日優游賓從儘風流誰健
似東陵故侯人間萬事塵埃野馬一笑付紋皺眉宇
壽先浮拚醉過黃花暮秋

四同知運生朝時添壽王村

量蟠英偉氣和愉道滄海得遺珠忠義與心俱見潛
府歸來轉輸山呈霽色杯添野水春滿野人廬鄭重
萬金軀要羽翼當年漢儲

五為王同知壽

雍容詩禮冠時髦都忘却貴人嬌橫舉見英標道勇
侶當年嫖姚默含萬動德尊一府歌壽聽民誦綠髮
映金貂儘千尺青松後凋

六為方叔總管

重於山岳藹如蘭喜一旦得同官裁鑑笑談間道不
似當年將壇一年好處中秋節近涼露洗金盤丹桂
月中看儘耐得人間歲寒

七

奉寄參政李侯仲實自北京行省段安
西玉相人來徵詩於予因作此奉寄時也

田逕陽規畫財賦

北平移鎮入咸秦說磨春更情親下手見經綸道好箇中原老臣萬屯曉月一鞭農事涇水畫中春陸海儘藏珍侶只欠侯封富民

八

春風碧水靜林丘對書史日優游來往更風流問誰侶東陵故侯黃陂襟度曲江譽望山立看揚休春醪儘禁芻拚醉盡蟠桃上秋

九 送段信卿赴河東憲司經歷

北來孤劔鬱蒼顏聽時事立談間秋隼正騰翻莫便倚霜空陟寒太行秋色汾川雁影極目送歸鞍薄領憲司閑道好箇河東幕官

十 壽陶環溪

南枝梅信點冰妍覺初度得春偏人物鱣堂仙看才思潭如湧泉悠悠往古紛紛俗學蟹帳繡空鮮青鬢莫蒼然要折乘陶家講筵

鵝鳩引為王太夫人壽

簪纓瀟灑自謝林一家柔範到周南以賢論母書彤管有子能官盡孝心香霧碧壽樽深歲時春輦醉花陰從今叢慶堂前月翠竹高梧聽鳳吟

二

和周幹臣韻中統五年三月十二日夜陪

徒單文與雷彥正夜話

門外東風駐馬蹄月明庭樹綠陰稀眼中時事驚天

運醉裏游談侶口機思遠走樹高飛此心安得與時違遺書浩蕩三千卷未分窮愁老布衣

三 韓氏別墅

竹映方臺翠滿烟靡靡露淨郊居棟花輝映春風被雲錦香翻碧玉壺吟倚杖卧看書一家風景輞川圖酒盃儘泛床頭瓮未礙門多長者車

四 詔太一官唱正字樣

來謁齋官又五年道人邀我坐前軒只驚前度劉郎老不見庭松偃蓋圓人與鏡兩傍然呼童茶罷炷爐烟壁間一軸煙蘿子依約風流隨眼前

五 烏巢齋曉惠英賦

秋水芙蓉鏡裏仙一枝明王濯煙鬟驚初解語詞柔舌柳不勝嬌拂盡欄欄催壘鼓按弓弯樓心低月怯清寒人生莫惜纏頭錦能得春風幾度看

六

野粉宮牆暮兩陵洛京依舊鎖婵娟一聲金縷闌情處滿串瓊珠訝許圓金谷月石樓煙留連光景待他年樓塵休放凌波去更聽新翻倒玉公

七

浴鳳池邊養相材朝端先肅漢儀開九秋灑爽皓初度千丈恩光動憲臺鏘劍佩曲玉蓬萊翠華南極拂天來一枝好在霜前菊留待清香薦壽盃

八 為耶律總曾太夫人壽

遼海千年將相家整星光動赤城霞回看畫戟清香地

滿意春風玉樹花金椅芹紫雲車謝林風度見來除
壽波激灑官壺暖滿泛秋光醉綠華

九

何處人間淑景新韶光都付牡丹春後庭花老空瓊
樹曲水江深見麗人金屑粉香裙近前細看倒芳
樽惜教赤墜磯頭月吹散春風陌上塵

十

何處人間淑景新劉家池錦鮑家春後庭花唱空瓊
樹曲水官粧見麗人金作粉齋為塵一枝千葉攤黃
雲花工可是多情思菱逐凌波問洛神

十一

丁亥上巳日與諸君宴林氏花園李氏
以歌曲侑觴醉中懇求樂府賦鵝鵙天
以歌之李氏字蘭英樂籍之名杏者也

十二

花草離騷試品量倚倚香色常蘭芳樂棚擢秀名何
麗楚澤含秋思更長金縷曲紫霞編留連光景醉銀
塘竹西歌吹歸時晚也勝揚鞭問葛強

十三

拾翠仙洲野興長樽前一曲杜韋娘人憐暖日明歌
翁我愛蘭英媚國香供楚佩笑梅粧春風着意送崇
光老懷不到凌波夢要遺琵琶送一觴

十四

香靜堂萱燕處温一家柔範彼獅隣三牲奉養真純
孝八十康寧是福人巖菊晚嶺梅春半容林下舊精

神斐光不動雲衢爛供佛床頭景氣新

十四 贈取說高秀英

短短離桂淡淡粧拂開紅袖便當場掩翻歌扇珠成
串吹落談霏玉有香田漢魏到隋唐誰教看董管興
亡百年總是逢場戲拍板門鉗未易當

十五

先相風流德業尊又看天馬五花文飄飄青鎖疑佳
思霸霸新詩侶銷雲淮海秀已平分珪璋未礙球
來勤吳人元重中州氣繡掖何嘗擅鄂君

十六

潦倒衰翁不足尊更堪刺口論詩文經涂江浙多蘭友
照眼吳山霧霧雲傷別又惜經分臨岐一語見微勤
萬艘未是周郎志他日經綸要使君

十七

辛卯九月二十三日靖伯仲先携酒過
客去曛然獨坐以見酬適之意云

十八

波蕩江湖萬里餘歸來縮首伴凡魚門從席後軒車
盛鬢自霜來窻味踈思往事注殘書閑鋤明月種秋
蔬傍人莫笑揚雄宅好事時過載酒壺

十九

閨井錐刀劇戰烘諫歸奚取舞雩風道開聖學千
年後春在先生一畝宮敦誨誘見從容絃歌不隔縵
紗紅珉溪幾點梅梢雪歲歲吹香入壽鐘

虞美人

紅顏綠鬢無長好日對菱花老頭童齒豁竟何裨只
有飢時餐飯飽時嬉因行消散昏和悶却覺筋骸困
那錢置箇馬兒騎食飲難消終日繫緊門墜

二

謝成耀卿僉事携酒羊相過

山瓶乳酒甘如蜜鴟羊堆盤赤見君相贈固多情潤
我枯腸一吸破愁城秋光湖碧西灣漱不到心中嘆
何時盡煮土芝香醉飽歸來肯把故山忘一作醉後時時
騎馬知宮時

西江月

清明拜掃回佐田家野飲有頌白者邀余

就飲因實老人之意作西江月以歌之

社鼓驚飛梨雪村簫吹破桑芽情明野飲見田家老
叟邀余下馬勸飲一巵芳酒繞看滿樹幽花盃盤草草
樂年華不棄同來觀化

二 閩黃州南古堤

返照斜明雙塔亂山回繞孤城年來風物倍昇平人說三
王善政世事正宜靜待田園好去躬耕雲間歸鳥有遺
聲喚起投林高興

三

大河疑水蔽川而下與一二寮友登白

樓俯觀賦此詞以歌之

散策暫辭危吏倚樓來聽漁歌夕陽西下亂山多白
鳥蒼煙衝破一夜朔風吹雪白雲飛滿長河不將幽
夢付凌波意在吳郎畫舸

四 贈張子文

聯轡閑談詩雅停盃高詠晁詞山城投宿晚涼時避
近青雲公子濯錦江邊相憶鳴條山下分携秋風搖
蕩菊花期好候翩翩歸騎

五 贈張孝純詩

邸下空歌白雪琴中誰聽高山人生何用釘疎頑不
過兩五日飯夢到釣臺老樹秋風閑煞漁竿沙鷗無
數點江干知我忘機去慢

六 壽王中丞

梅蕊暗傳春信菊枝儘傲霜威風姿元與歲寒期况
是小春天氣翠實調羹未晚秋香添壽多宜高名北
海舊蟾螭未似東山雅意

七 壽李奇祥

近歲憶游竹里今年來遇生朝平生洒落邑中豪避
迤風神不老賞盡山陽煙景去翻毫海雲壽太行晴
色任秋高人與黃花長好

黑漆弩遊金山寺并序

隣曲子嚴伯昌官以黑漆弩侑酒省
郎仲先謂余曰詞雖佳曲名侶未雅
若就以江南煙雨目之何如子曰昔
東坡作念奴曲後人愛之易其名曰
醉江月其誰曰不然仲先因請余効
顰遠追賦游金山寺一闋倚其聲而
歌之昔漢儒家畜豨豷喜人例有音

學而今之樂府用力多而難為工縱使
有成未免筆墨勸淫為快耳渠輩年
少氣銳淵源正學不致費日力於此也
其詞曰

蒼波萬頃孤岑矗是一片水面上天空金鷺頭滿噉
三盃吸盡江山濃綠蛟龍慮恐下燃犀風起浪翻如
星任夕陽歸棹縱橫待價我平生不足

二

曲山亦作言懷一詞遂繼韻獻贈

休官彭澤君閑久縱清苦愛吾子能守幸年來所事
消磨只有苦吟甘酒平生學道在初心富貴浮雲何
有恐此身未許故閑又待看風鱗飛走

好事近 過南雲門

南北兩雲門竹園稻畦如畫罷亞黃雲萬頃自長渠
飛洒太行鍾秀盡三鄉形勝迺高下笑我年來用捨
伴田間秧馬

二 嘗飲東坡酒湯作

石鼎響松風茗飲老來多怯喚起雪堂清興滄鷗斑
金屑橘中有樂勝商山香味不容說覺我胃中硯磊
被春江澄徹

三 賦庭下新開梨花

軒鎖碧玲瓏好雨初晴三月放出暖煙遲日醉風簷
香雪一樽吟遠洗粧看玉笛莫吹裂裂留待夜深庭院
伴素娥清絕

四 春寒 蘇州君卿前 三首
斗柄轉春城向暖小桃開徹不似今年正月過深冬
時節故將新巧發陰機春事未容說且就驅雲風帶
掃西山晴雪

五

宮殿曲江頭漢漢輕陰開徹花柳都城三月正禁煙
時節珂鳴轂擊玉泉遊故老向人說一片春風簫鼓
蕩梨花香雪

六

華髮一衰翁世事眼中看徹只為年來薄宦負東山
高節冥冥神理到無憑此外更何說安得百壺春酒
掃羈愁如雪

玉樓春 冬至夜侍禁

陰消陽長從今數除客歸來聞好語月明滿地紫煙
生暖入刺文添繡線冷風蕭蕭生庭戶桂酒光清掇
燕姐今冬記我致嚴時爆竹聲中聽五鼓

秦樓月

今歲八月自哉生明夜月色如畫及至
良夕乃風雨所謂獨向此時偏者詩
人不得無悵然之情也取太白詩例賦
秦樓月一闋歌以問之是夜月色亦佳
但微雲點綴耳

華陽閣一年心賞中秋約中秋約九霄風露有懷都
結桂香和雨風吹落倚欄望處秋煙薄秋煙薄一樽

能與素娥同酌

二

花時樂醒樽記醉平津閣平津閣一聲金縷滿塔紅
藥小欄此日情瀟索土膏一寸春如削春如削幾時
盼到絳燈紅爍

己丑歲春分前一日栽培衆卉罷晚坐
前閣無以解之偶得催閣芍藥薛秦樓
月一闕因放聲自歌浮大白者數行實
至元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也時夜
漏交二鼓燈下書秋澗老人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七

樂府

行香子

乙酉歲九月二十五日過林氏西園與
主人公泊張道士看花小酌林曰若作
數語以記其來使通俗易解甚佳既歸
不百步得樂府行香子一闕醉立斜陽
倍歌而去

秋霽還來何處登臨水西頭來散閒心遶園細履裁
種成陰撚秋香浮酒盞入孤斟老境駸駸鄉社浮沉
醉顏酡白髮盈簪夕陽歸路聽我長吟待野梅芳多
獻酒再相尋

江神子

金朝遺風冬月頭雪今僅葦圍取比明
拋親好家主人見之即開宴娛賓謂之
撒雪會去冬無雪今歲初白如此燈下
喜賦此詞錄奉達夫且應撒雪故事為
一觴之侑也

小窻遙夜失冬嚴覺春添捲疎簾掌許冰花撩亂撲
風簷喜倒坐中兒子顰爭指似謝家鹽一盃燈下醉
掀髯處窮閭最情怙萬壠含春江上麥鐵鐵應笑凍
蘇老子措病目認青帘

眼兒媚

賦燕子樓用幹臣繼路宣叔樂府韻

橫塘煙淡冷涵秋寂寞舊粧樓珠簾夜月露挑幽怨
總是關愁形滿骨化情緣在此恨若爲休長河解流
佳人無那倒捲黃流

二

滿簾夜月秋霜秋雲暮點歌樓殘燈伴曉夕陽催暮
海水添愁天涯地角相思恨誰道此生休一篇照映
有人詩雅千古風流

三

我來吊古過悲秋徒倚夕陽樓登堂歌舞都幾日
何限幽愁合權林冷孤眠苦爭向死前休憑欄開看
一雙鷓鴣對起中流

四

西風歸燕幾經秋人老水邊樓一燈孤枕滿襟清血
花也含愁前堂歌吹新聲有爭侶去來休長河若解
將殊遣恨與淡俱流

五

桑榆晚景日駸駸莫厭數相尋靜吟幽境閑設情話
與嶺頰襟時幸有諸公在鄉社好浮沉閑雲却忍
西風吹去認做商霖

六

秋香懸桂光風轉惠掩不尋常花開西域來佳已風
流更點拾生涯次第室名休逸策扶流慈玷閑中風
味難聲終動已扶頭紅日上花稍未起

二

調羹粉桂愛香種蕙自笑秋風野卉兩椽茅屋對青
山初不羨入雲高第將心自逸欲行且憇爲愛清時
有味桐江波上一綠風儘容得叢光不起

三

金蓮臺炬紫山仙侶夢寐青門瓜圃春風著亂是行
窩要一笑人間今古錦箋佳句新聲金縷洒遍蒼檄
清露東華待漏滿靴霜恐輸與西城杖履

四

高人非古冲襟粹宇要覽德輝飛舉伊周元不是庸
人吾志在箕山巢許蘭初有賦菊香醖黍稷斷糟味
秋雨淵明卧老北窻風猶勝伯倩談夷甫

五

沉酣往古棲遲倫宇剩有弓招此舉長林曹草野藥
心是中散生平自許日邊草賦才頭炊黍誰道閑雲
有雨周宣補袞要深功除喚起當年山甫

六

金鸞視草蒲輪應召各路人情殊好豈知野鹿飾金
鏡志却在長林豈草霜風料峭形容枯槁愁緒百端
縈繞故山歸去有茅蘆任東置長沙諫策

七

五窮作紫百端相帶破帽一風吹碎邯鄲道上斷人
行銷鏤盡元龍豪氣商顏綺李當時不起供甚漢家
經濟書生薄相到還元要結未黃齋滋味

八

爲何繼光壽

調和謀斷論思機務許大茫茫疆寓當年姚宋採時
才聽沙路歸來好語皆縱紅韋省連溫樹滿貯春風
瑞露眼中庭檜鬱蒼蒼適晚節昌於韓圃

浣溪沙 壽李商府

鬢鏤當年漢伏波紫微垣外侍雕戈笑騎天駒下天
河華髮雅宜麟閣畫春風先送武城歌朱顏休惜捲
金荷

二 內黃道中

風柳婆娑半畝陰兩株巧與道相鄰樹頭幽鳥侶知
音馬上行人思困睡天邊赤日欲流金解鞍休惜濯
煩襟

三 送王子勉都運閣中

薊北分携已六年秋風淇上又離筵一樽情話重留
連內史調兵推漢相春潭通漕笑韋堅嶽雲拖擊上
吟鞭

四 題韓氏別墅

翠竹連村映白沙小崗回抱一川斜旋開幽沼聽鶯
蛙樵客局邊驚橋樂黃塵門外任蜂衙樹頭山色晚
來佳

五 客亭觀漲

老雨長河壯怒濤客亭夜久聽喧號平明兩澳漲江
泉沙尾沒來源宿短危橋看處客帆高斜陽汀草亂
青袍

六 壽周幹臣

十載相期紫禁遊一官誰想客西州春風開倚仲宣
樓四海論交真益友一年好處是中秋壽波無惜捲
金甌

七

吳村道中在平陽府北三十里汾水西
三月十五日送容回作

綠樹連村際碧山春風吹水漲黃鸞沙汀蘋滿釣舟
閑薄宦崎嶇清議裏風煙吞吐畫圖間夕陽明處鳥
飛還

八

至元九年秋九月登秋風亭觀雨呈賤
曹叅軍周幹臣

雨勢蒼山共一雲兩聲作氣張三軍秋風亭下筆續
紛官事何憂嚴限從天心不負老農勤夜窓孤客儘
先聞

九

乙亥自壽時二孫 行一女孫 兒時
避人事在汾西廣福院

梅點水梢蠟蒂凝蘭芽珠樹闌鮮明團樂香火此時
情避世遠慚金馬客現山人道老人星雪邊岩檜儘
青青

十 壽湯總管

十載煙花紫禁遊嘉謨曾補翠雲裝歸來尤荷寵光
優畫戟清香高北里虎符金節照南州壽波無惜捲

吟既

十一 壽王子物

六合澄清到一家顯顯文物望中華未容詩禮養蘭
芽松栢後凋元有待珪璋涵潤本無瑕誥恩行墮五
雲花

十二

王中丞許贈新香不至書此以催之

珍品無多百和濃露沾姿律濕蘭叢喜分新供到南
豐螺甲未融金雀餅芳菲已夢碧湘宮寶鏡先墮綉
簾風

十三

六月初三日與學官高伯祥夜話於魏
府之清澗堂

露揚風簾燭影推故人留話慰滿條徘徊花月可憐
宵天淡有雲空漢漢月明無雨更翕翕洞天歸路踏
瓊瑤

十四

送劉仲元赴平定州親迎

青鳥西傳燕尔期乘龍喜氣見脩眉芳踪濃似去年
時禁籟尚名香天賜重玉臺春暖鏡鸞接人生樂慶是
新知

十五 賦筆

朋盍華簪醉未露主人張樂見厭厭一聲銀甲裂霜
繖澗水咽冰翻龍怨將軍出塞憶蒙恬碧桃花底王

十八 賦筆

朋盍華簪醉未露主人張樂見厭厭一聲銀甲裂霜
繖澗水咽冰翻龍怨將軍出塞憶蒙恬碧桃花底王
筵悠

紅翠叢中樣度新桃花扇影駐行雲隋唐嘉話闌來

真一片錦帆浮汴水西京花柳暗風塵彩聲暫動鳳

城春付高彞卿

十九

兩點鳴鏡裂竹聲併隨牙板一時停詞源都作建瓴
傾白羽揮開諸葛陣蒼濤翻動憲王陵低空知有彩
雲橫

隋末唐初與漢亡干戈此際最搶攘一時人物盡屬
揚襄鄂有靈毛髮動曹劉無敵蘭書光爭教含泣到
分香

輕分

二十

旅館灯青夜色曛據牀談劇作春温胃中雲夢入雄
吞清議素高烏府月秋霜低壓漲江雲吳山山下惜

中秋雖見月桂花出沒于雲影間百不
快人意者作此詞以歌之

月色都輪此夜看人心偏處即多慳碧雲吹恨滿瑤
天儘着冰壺涼世界故將陰巧妬嬋娟桂香和露濕

幽彈

二十一 贈朱廉緒

滿意茗華照樂棚綠雲紅氎逐春生捲簾一顧未忘
情綠竹東山如有約煙花南部舊知名秋風吹醒惜
離聲

二十二為張右丞壽

補袞功深浴鳳池好賢人道作緇衣佩聲清曾見委
蛇千歲壽祺陰有積兩宮恩賸古來稱東山歌酒樂
時熙

二十三

紙帳梅花夜色清行雲香濕墮銀帟惜花人老若為
情對酒當歌須適意凌煙圖像是虛名十年編簡幾
人青

點絳脣壽周幹臣

秋氣平分畫欄掛樹秋香底良辰美景拚取花前醉
彭壽添君白也詩堪擬高歌起月波如水長照金罍
裏

二壽冰郡房二尊親

露影庭萱一枝金綻釵頭鳳實花香供壽席光浮動
懿範闈門姻族同推重瓊盃捧二親安寵共醉玻璃
甕

三送董秀才西上

揚柳青青玉門關外三千里秦山渭水未是消魂地
坦臥東床恐減風雲氣功名際願君着意莫搵春閨
淚

四癸百夏六月五日同河中府官宴白樓

倚檻清歌一聲高過行雲住長河傾注不憚曦輪暑
燕寢清香盡揀珠簾兩人何處一樽綠醕滿眼青山
暮

五題絳州花萼堂時天暑回自河中

一榻清風故山邂逅欣相遇綠陰池樹蕩漾理翻處
赤日紅塵前日中條路人良苦壯心如故快斥王陽
馭

六

後六月二十二日同府僚宴飲白雲樓
時積雨新晴川原四開青障白波非復
塵境忽浴中英甫 索鄙語酒酣耳熱
以樂府歌之

晴倚層欄飄飄醉上青鸞背飛雲崩墜萬疊銀海碎
青障白波非復人間世人懷霽夕陽有意返照千山
外

七為房祖母壽

婺女呈祥瑞光分自雲衢爛鳳萱金燦留待佳辰綻
林下丰容閨壺瞻儀範香縈篆玉顏如練歲歲長康
健

八壽周幹臣

千古詩壇苦吟誰得風騷妙美君才調一蹴無邊傲
歲歲中秋喜見朱顏好霜蟾皎一躡傾倒萬事秋毫
小

九為丞旨唐壽神壽

秋氣平分鬱葱都作充闈善玉堂風味磊落青雲器
醉墨烏絲綠綺傳湘水千秋歲月波如洗長照金罍
裏

十 雨中故人相過

誰惜幽居故人相過還語話餘聯步來看花成趣
春雨霏微吹濕閑庭戶香如霧約君少住讀了離騷
去

十一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萬金散買初無價種花才罷但爲芳枝下
花重宮城好箇風人雅從飄洒探花走馬明日春如
畫

十二 兩宵即事

春雨空濛晚來點綴開庭景一牀燈影闌入琴絲冷
清夜沉沉誰慰孤懷耿雲生鼎倚窻高詠愛此春霄
永

十三 探花

春雨添花繞欄來看花開否海棠紅瘦綠葉花如豆
梨雲生香近在清明候花爲交莫輕辜負預問隣家
酒

十四 喜芍藥發芽

紅藥當堦朝來撥土紅芽秀畫欄晴晝免暖佳人袖
一粒丹砂誰點仙根透從今後爲渠釀酒去作花間
友

十五 春雨後小挑

端正樓空一枝春色誰偷得夜來消息暮雨臨脂濕
倚竹佳人翠袖嬌無力須相覓一罇休惜轉首春痕
籍

十六

己丑清明前一日春露堂即事時既雨
快晴明日書示友人主人出名酒相屬
因放歌數闕而去實至元二十六年三
月七日也可爲不虛度此節矣秋澗老
人深香閑適

春雨如膏最憐適與清明遇曉晴庭宇盡出樊川賦
萼萼行雲低拂垂楊度春如許亂花深處幾點蓋雪微
露

十七 西灣即事

碧玉環深一鱗同醉清明後綠陰晴晝多少闌花柳
身世虛舟日月驚跳走誰豪右志懷惟有拍泛船中
酒

平湖樂十章

平湖雲錦碧蓮秋香泥蘭舟透一曲菱歌滿樽酒暫
消憂人生安得長如舊醉時記得花枝仍好却羞上
老人頭

二

鑑湖秋水碧於藍心賞隨年淡柳外蘭舟莫空攬典
春衫航船一棹汾西岸人間萬事暫時放下一笑付

三

平陽好處是汾西水秀山接翠誰道微官淡無味錦障泥路人爭笑山翁醉西山殘照闌何事險忙殺

暮鴉啼

四

秋風翳翳白雲飛人在平湖醉雲影湖光淡無際錦幘圍故人遠在千山外百年心事一樽濁酒長使此心違

五

採菱人語隔秋煙波靜如橫練入手風光莫流轉共留連畫船一笑春風面江山信美終非吾上問何日是歸年

六

秋風湖上水增波水底雲陰過懽悴湘纍莫輕和且高歌凌波幽夢誰驚破佳人望斷碧雲暮合道別後意如何

七

綠荷相背倚西風涼露煙霏重翠蓋銀瓶醉時捧使君公徑須傾倒玻璃甕青山城郭暮雲樓閣高下一重重

八

安仁髮鬢已驚秋更甚眉頭皺一笑相逢且開口玉為舟新詞淡似鴉黃酒醉歸扶路竹西歌吹人道似揚州

九

水邊楊柳綠絲垂倒影奇峯陟萬巖春山洞庭水碧玻璃一川煙景涵珠媚會須滿載百壺春酒搗鼓蕩風漪

十

黃雲罷亞捲秋風社瓮春來重父老持盃十分送使君公秋成不似今年痛太平天子將何為報萬壽與天同

十一 乙亥三月七日宴湖上賦

春風吹水漲平湖翠擁秋千柱兩葉蘭橈闌來去萬人呼紅衣出沒波深處鰲頭遊賞浣花風物好箇暮春初

十二

山陰修禊說蘭亭侶覺平湖勝春服初成靚粧瑩玉雙瓶興來徑入無何境使君高燕年年此日歌舞樂昇平

十三

柳邊飛蓋簇晴煙人在平湖謔碧欲瑤翻映歌扇綺羅筵人生幾度春風回江山盡裏一時人物斜日重留連

絳桃春 堯廟秋社

社壇煙淡散林鴉把酒觀多稼霹靂聲聞高下笑喧譁壤歌亭外山如畫朝來致有西山爽氣不羨日

夕佳

壽奉夫人六首

眼明欣見太平人環佩嬰香潤洞裏瑤華自高韻入
千春髮煙已報長生信一盃更買麻姑蒼海安坐看
揚塵

謝林高韻本蕭然百歲春風面白髮兒孫羨康健話
鸞駕解彩雲扶下長生殿鄉閭盛說一家榮養物不羨
魚軒

南枝消息小春初香滿開庭戶見說仙家舊風度壽
星圖瑞光浮動雲衢華綉綉開處散花傳瑞彩抽不
曾扶

小園不惜買花錢粧點蟠桃燕傳語風光莫流轉百
來年人生幾度春風面細思誰似君家阿媽康健地
行仙

牙牙長憶點粧紅曾得含飴弄此日筵前一抔捧白
頭翁紫簫吹斷繁華夢百年留在故都瓊樹依舊動
春風

慈親康健說誰家李氏人難亞錦鳳筵中見多暇醉
簪花有與勝侶宮門畫從今看取君家餘慶門戶爛
生華

壽府僚

錦貂千騎朔方豪瀚海洲波浩盡乾清香看傾倒醉
仙桃秋光雖晚人難老煙花紫禁玉魚金帶新籠照
朝袍

九

辛卯九月二十五日夜解衣欲睡適有
飲與顛樽湛餘醪燈綴玉虫而樂之然
酒味頗酷乃以少蜜漬之浮大白者拜
覺曾中浩浩殊酣適也仍以樂府絳桃

春歌之

少年鯨吸酒如川甘苦從人勸老大含飴最深戀要
中邊一甜掩盡黃柑醜更憐中有百花風味一笑為
君妍

十

笑分花露出粧奩香軟金盃湫滿着華池潤吾咽展
眉尖坡仙釀法真堪羨却怜蜜課蜂兒官府辛苦為
誰甜

如夢令

仕宦須求遭遇不顧已沾泥絮穰穰世間人總被靈
名引去引去引去光景促於朝暮
半世隨波從衆幾披猖翁調弄富貴苦相謾一枕槐
根春夢春夢春夢况復此身無用
友道兩翻雲覆膠漆幾人持久遣興漫題詩客至有
錢沽酒沽酒沽酒徑入醉鄉無有
老境心便多暇束縛塵縷高掛飯飽去尋君閑步閑
琴閑話閑話閑話過眼紛華都罷
柳園辭六
暖煙飄綠揚橋旋結柔團折細條都把發春閑懊惱

碧波深處一時拋

野溪邊麗人天金縷歌聲碧玉圈解拔不祥隨水去

盞回春色到樽前

問春工二分空流水桃花颺曉風欲送春愁何處去

一環清影到湘東

步春溪喜追陪相與臨流醉一杯說似碧茵羅襪客

遠將愁去莫徘徊

秉蘭芳俯銀塘迎致新祥按舊殃不似漢皇空解珮

歸時襟袖有餘香

醉留連賞春妍一曲清歌酒十千說與琵琶紅袖客

好將新事曲中傳

樂府合歡曲讀開元遺事去取唐人詩而為

之一名百衲錦因觀任南麓所畫華清宮圖

而作

驛塵紅荔枝風吹斷繁華一夢空玉輦木來宮殿閉

青山依舊御牆中

亂橫戈奈君何危從人稀比去多塵土已消紅粉艷

荔枝猶到馬嵬坡

歲東巡洛陽城天樂宮中夜徹明不憶李暮偷曲去

酒樓吹笛有新聲

雨霖鈴却歸秦猶是張徵一曲新長記上皇和淚聽

月明南內更無人

憶開元掌中仙入侍深宮二十年長記承天門上燕

百官樓下拾金錢

錦城頭錦江流回望長安帝儘愁那更血魂來處裏

杜鵑聲在散花樓

驛坡前掩嬋娟慘亂旌旗指望賢無復一生私語事

拓黃袍袖淚潸然

九龍池百花時樂按梁州愛急吹揭手便拈金梳舞

上皇驚笑勃拳兒

信音沉淚沾襟秋雨鈴聲閣道深人到愁來無會處

不問情處也傷心

後庭破子 晚眺武堂

慕山溪

綠樹連遠洲青山壓樹頭落日高城望煙霏翠滿樓

水姿綽約翠袖翻清露林下謝夫人依然是故家風

度搔頭玉重雲髻不勝寒繡簾疎涼月細一點香來

亂清標一掃脉脉秋如許無語對西風恍當年六朝

瓊樹幽窻深鎖莫厭惜博博娉娉臺路窈姑仙恐躋青

鸞去

鵲橋仙

天德辛丑歲八月初四壽平章相公夫人

金波秋靜桂欄香重瑞應能罷佳事錦綉擎出玉麟

兒道釋氏老君親送壽筵增慶朝鞍歸控恰及瓊觴

拜捧平津起舞揀舞歌好一醉玻璃春甕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七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承華事略卷第一

廣孝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至於寢門外問內臣曰今日安否內臣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_{無也}之_{所也}物_{進也}無_{與也}於_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

唐玄宗開元二年宴京師侍老於內殿八十五至九十者版授賜爵及几杖粟帛有差給一子侍婦人亦如其孝子順孫終身勿事征防兵父母年七十者還還民天寶十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

臣憚伏聞

殿下天粹元良日隆純孝其問安視膳於

兩宮之間與古契者多矣然於

君父之孝復有當廣之者如承顏順志俾

聖躬寧於上庶事康於下乃臣子孝敬之至故揚

子孝至篇云孝莫大於寧神_{謂神也}寧神莫大

於寧親終於四表之惟心如唐之賜爵給帛孝子

勿事征防親年及者還民及詔天下家藏孝經有

三王四代養老之遺風焉豈非德加百姓四表之

惟心者乎惟

殿下詳覽益廣至德

立愛

書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

後漢和帝為太子時特親愛兄清河王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與及即位待慶尤渥慶或時不守帝朝夕問訊進膳所以垂意甚備

唐睿宗諸子傳曰玄宗為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為

與慶官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

召外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時有鶴鶴千數集麟德殿

廷樹翔棲浹日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

臣憚切惟父子存乎天性兄弟謂之彛倫友愛親

睦人心之良德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

政茲蓋言常人以一身齊治勉悌於兄長故能施

政事列國之

儲貳家有四海者歟異時將以立愛立敬睦九族

建宗親使維藩維城之勢屏翰王室措天下於磐

石之安不以友愛為本可乎故伊尹於太甲嗣位

之初不遑它務首以愛敬為訓太甲竟能誨過思

庸結覲始復為殷之賢君唐明皇以一念深至致

開元雍熙之化茲非前此之明效歟

端本

尚書太甲下伊尹訓太甲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唐燕王忠傳許敬宗曰本正則萬事治太子者國之

魏元忠傳袁楚客曰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

天下固國之興衰係焉

臣憚謹按孟軻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人君者天下之表則故以一身為天

太子者國之儲副天命所係屬人心所歸問是本

正則國正國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遠邇莫敢不

一於正故伊尹之訓太甲正謂此也且政者正也

以正而正不正者也今

殿下方開物成務作貞萬邦思取法於正者非一

而端本澄源其可後哉

承華事略卷第一

承華事略卷第二

進學

昔殷高宗為王子時問學于甘盤及厥德罔顯得傳

說而告之曰爾惟訓于朕志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

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聞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高宗承說之教

至四海咸仰其德

漢顯宗立為皇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令榮止

宿宮中積五年榮上疏云太子以聰敏之姿明達經

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

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

臣憚觀自古人君雖秉聰敏敏敏之資必由學以

成其德者蓋所以究聖政明新之理以正其心術

通古今治亂之源以增其智慮使聖益聖明益明

雖比隆唐虞無難且如射弓學書一藝也非習焉

尚不能造其妙况治國平天下之道哉故傳說告

高宗使終始常在干學既無間斷則德之所修有

不期然而然者此之謂也伏聞

敕下屢召儒臣講肄經史進進不已非惟緝熙光

明抑以仰副

聖上訓學之意為國福祚豈不偉哉

擇術

晉元帝立子紹為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

子虔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秋好

臣憚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尊人君以驕

諸貳者邪更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

謹習

漢景帝太子徹聰明有智術好詩書善史隸時實未
后尚黃老言今太子諸王通讀之太子獨能解其意
而心弗好也每還宮取儒書名法之術習讀之及初
立即能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舉用俊茂與之立功至
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元帝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
曲被歌聲分刑節度窮極幼眇及即位率制文義優
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憚謹按保傅篇陳教太子首以所習為言蓋謂
性相近習相遠也且常人所習或遠善性猶云
不可况生長深宮極於富貴者可不慎歟如武帝
之黜百家尚儒術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直
言好賢不倦正由謹其所習於初故也逮其孫孝
元習音曲為樂至牽制優游不果於斷二君之用
心賢否可不鑒哉然仁孝禮義詩書射御乃所習
之正也今

殿下仁孝恭謹聞於中外在移養嗣德之初能所
習皆正無一念不謹臣知雖放心快已之事自陳

於前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如此其於守成
持盈何有

承華事略卷第二

承華事略卷第三

聽政

元魏太武帝素少聰明大度既立為太子明元帝詔臨朝為國副主以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為左輔坐東廂西面以崔浩博聞強識精察天人穆觀達政要識吾旨趣立堆在公專謹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抱已以聽帝時隱而窺之聽其大說謂侍臣曰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所疑帝曰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臣憚觀歷代明君皆令

儲貳監國政者正欲核養君體厭服臣下審明治道熟知民事為務

聖上今日之付

殿下豈特使經理機務習熟節目者哉然政之紀綱不過審慎官爵勤恤民隱明信賞罰至公無私而已所謂審官任賢使能與我圖治也所謂恤民輕徭薄賦以厚民生也所謂明信賞罰使功罪允當聞者悅服也誠能如此雖堯舜之治不是過也

惟 殿下留神省察

達聰

唐太宗問魏徵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闇徵曰君所

以明兼聽也所以闇偏信也堯舜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闢四門者謂開闢四方之門廣致衆賢明也達四聰者謂實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也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故曰君能兼聽則小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憚謹按尚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九重之深所聞所見者不過左右前後之事此舜之所以達聰也故遠聽於忠良者則聞所未聞偏聽於左右者則事多欺蔽伏惟

致下方毓德春官重光華夏於圖治有為之初達聰廣聽以為急務又傳曰審所以聽言受事則下不欺蔽矣如中統元年許諸人陳言亦達聰之一端也

撫軍

春秋閔公二年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西漢高帝紀帝征淮南王布乃發上郡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衛卒三萬人令太子監撫關中唐順宗為皇太子德宗幸奉天太子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及戒嚴朝夕巡城傳宣撫慰督勵戰士故感激奮發氣益百倍

臣憚切見

聖上往年詔

之法六

承華事略卷第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八

殿下領樞密院事正古昔撫軍制也每歲
率駕巡幸兩都以萬乘之富六軍之衆如大獵以
軍律驅馳宿衛按羽林環布

殿下躬行扈從所當齊整軍容撫慰將士使遠志
跋涉之勞日聞歌舞之樂

夫仗所臨宵嚴畫肅致

鷹輅清寧省方之外無他

軫慮誠臣子起居之大節也至於樞府軍務比之

先日尤宜仰留

睿筭迺天下安不忘武備之義也

明分

西漢成帝紀曰帝為太子寬博謹審初居桂宮上嘗
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上遲之間其故以

狀對上大說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

唐肅宗紀曰初立為皇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

嚴外辨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

蕭嵩等請改外辨於外備絳紗衣為朱明服乃從之

臣憚曰甚矣名分之不可不明也何謂名公卿大

夫是也何謂分君臣上下是也一或不正何止動

生悔吝且有事言不順之忒矧

太子正名辨分者也使天下明知

儲副有尊君卑臣之德異曰撫臨萬邦安有干名

犯分事言不順者哉如漢成之出龍樓門而不絕

馳道肅宗之易絳紗而改服朱明誠可以為後王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九
承華事略卷第四

恭備

漢明帝始為太子世祖拜桓榮為博士授太子經令止宿宮中者五年榮嘗寢疾太子朝夕遣中侍存問賜以珍羞帷帳後為少傅以太子經學成舉上疏陳謝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至精能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今蒙下列不敢辭願君慎疾重愛王體

唐玄宗初為皇太子太極元年親釋奠於國學命右帝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及禮記文王世子篇太子問疑義數條無量皆依古典以對微加規太子悅賜無量物百段及學官胄子賜各有差

順宗立為皇太子喜學藝擅重師傅兄執先拜臣憚觀明帝之奉書報謝順宗之見師先拜

聖上之立國學教胄子

殿下之選儒士講經典皆以尊師重道故也然尊其師必崇其教夫子之教堯舜文武之道堯舜之道三綱五常是也夫子修而明之故為百代帝王之師切見方今文儒之事閑係教化曠而未舉者數事如學校未興人材無所育儒戶未復士風絕于下孔殿未修帝師虛其位襲封未定祀事乏其主洒掃未給祖庭為之蕪如或當行惟

殿下留意其華師重道之實光賁千古矣

親賢

漢惠帝為太子招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為客太子侍高帝宴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問之四人各以名姓前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從吾兒游乎四人曰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為太子用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調護太子

元鎮教本書云唐太宗為太子時引有道德者十八人為學士杜如晦房玄齡魏徵王珣褚遂良姚思廉蘇世長薛稷李元嘉薛稷元敏顏師古蘇子志宰明孔穎達蓋文通許敬宗雖閑宴飲食十八人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

臣憚伏觀自昔茂建元良所以屬民望植國本故必妙選老成耆德忠正賢良之士使左右前後朝夕納誨蘊崇其德而況

聖上預付

殿下以萬機之重哉其所急者莫親賢為最譬如作室小大之材須積以歲月然後棟梁椽關隨濟厥用不然願雖一木或闕終不能就其室况治天下之廣居乎嘗聞

聖上龍潛至於御極二十年間百色之人遠召明揚旁及草野一旦置諸庶位小太隨材曾不之用以致昭五天之業開一統之基雖

聖神廣運亦披驅策者有所効耳其
觀志繼行正在今日惟
殿下留意

去邪

邪時仕商齊為四門博士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食
某有邪蒿者時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
所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彼褲練續

賈誼書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及齊鮑魚而太公
弗與曰禮鮑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憚按二者食物之微古人之養太子皆却而不
進其嚴如此矧邪枉不正之人所宜近哉故司馬
光曰太子之教雖前後僕從亦必孝悌端良之士

誠有旨哉

納誨

晉元帝立子紹為皇太子以温嶠為中庶子深見寵
遇與為布衣之交嶠數陳規誨甚有弘益又獻侍臣
箴其略曰無以處極利在求貞思有虞之蒸丞遵周
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典晏息師傳是瞻正人在側
屏披按說納此亮直稽古訓尊懼道未融造膝詭辭
咎將蘊榮鑒于九二天祿永終太子皆嘉納焉

臣憚按晉太子紹初在東宮以韓非子不足留心
已從更亮之言復納温嶠箴規至多弘益故能遇
事損抑謂上健也不妄舉動謂動不親宜其號兩

晉賢明之主良可鑒也

承華事略卷第五

錢諫

東漢光武紀曰帝每日視朝日晏乃罷教引公卿郎
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
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煩愛
精神優游自宰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唐順宗紀曰順宗為皇太子侍宴魚藻宮德宗權甚
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及裴
延齡章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每候顏色陳
其不可故二人卒不得用

臣憚切惟子事父母有承順從令而已其或政令
之非便舉動之過差而內發至誠遠徵古義周旋
規切達其善而已若諫之甚則傷恩又非臣子之
所安故孔子以幾諫為言曾參以不逆為善又傳
曰親有過子則降氣怡色柔聲以諫如明帝以順
愛而勸光武順宗以無荒而對德宗其於父子之
間可謂得幾微規諫之理矣臣特表而出之伏惟
殿下詳覽以光子道

從諫

漢賈誼保傳篇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諉之木敢諫之
啟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
長故切而不媿謂切而受之而不媿成故也
心成故中謂成故也道若性謂性也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

晉明帝在東宮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頰為勞費中庶子温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及王敦舉兵內向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鞬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

臣憚以太子甫冠處深宮供子職而誼之說防閑諷誦之嚴如此其備以為過論然以

宗社儲貳言之意在剛致涵養預崇

懿德異時

重華繼照使易於從諫然後知古人念慮何深且

達哉

殺下春秋鼎盛當監國聽政之初仁孝賢明聞於

中外欲虛已聽言欽天下之明以為己明取眾人

之善以為己善誠不難矣

推恩

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

將以爨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觫觫若無罪而就死

地曰然則廢爨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王若隱

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

百姓者為不用恩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情於天不其若如詩云刑

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言文王自正其心而後加於人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弗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人無他善推其所為

梁昭明太子統孝謹天至寬和容眾聞百姓賦役勤苦戶口未實輒欲客色重於勞擾宮臣有老父母者常遣存問歲時加賜珍膳衣服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屬有撒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庶人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刑上三歲士一人免官或

霖雨積雲令行視閭巷出襦袴以施貧凍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稱其仁

臣憚伏見

聖上近年為征役煩重例減差徭山東被災溥加

賑濟

殿下日者慮繁因淹滯也戒雜罪而輕之念嚴寡

困苦也發廩粟以濟之是皆

德澤鴻庥者也今

殿下朝夕聽理之事無非生民之利病時政之得

失懷保惠和日深一日推是心而至於極又何獨

哀庶獄之無辜見爨牛之不忍哉若廣採博聽因

利而利當更而更者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

昔唐順宗處儲位日每進見德皇必有諫說未嘗

懈倦故天下隍受其賜者二十餘年正以推此心

加諸彼而已

承華事略卷之五

承華事略卷第六

尚儉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時俗稍奢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未浣衣膳不兼肉京師穀貴令罪衣減膳改常饌為小食普通元年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云

唐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其崇儉篇大略曰聖代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舟車不飾衣服無文王階不崇太羹和非憎榮而惡味乃循薄而奉儉故風俗淳朴比屋可封此節儉之德也

臣憚切惟人君以四海之廣萬民之富居處服用稍加華美未為過舉然帝堯以卑宮室稱聖君大禹以菲飲食為令主蓋儉者德之恭也侈者惡之大也兼儉德者化民之本上儉約則下豐足上侈靡則俗衰弊此必然理也伏見

聖上自臨御已來稽古崇儉如禁酒醴造繒緜去塗金率以朴素為先

殿下方監國守成之際宜觀志承訓以謹其始天下幸甚

戒逸

書益稷編禹曰無若舟朱傲惟慢遊是好書無逸篇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昔殷中宗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亦不敢荒寧嘉靖

設邦享國五十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返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臣憚謹按臯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解者曰不可逸欲當兢業者以天下萬事叢於一身微而難察多而難窮一不克謹則所失甚大昔大禹克勤於邦惡旨酒好善言而惜寸陰恐為善日不足也臯陶尚陳戒如此後之嗣王春秋方盛者固當寅恭敬懼戒遠逸豫頤養福壽則邦其永乎于休矣

審官

唐元稹教本書云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余官亦時重選馬周以官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宗太和四年左庶子孫革奏青宮列局護翼元良必用卿相子弟文學端士今以年月浸久漸至訛替近年有流外出身者稽諸故事未嘗閭流外出身者得廁此官當司有司經局校書正字品秩至卑而文學之人競求者蓋以無塵雜故也今五局郎資序本

是清品若授流外則此司官屬漸成無夢請自今已後不得注擬流外人勅旨准依
臣憚按唐高宗為太子太宗作帝範以訓內有審官一篇今左庶子孫革云稽諸故事無流外出身充東官司者正以貞觀以來餘有重選其流不雜之意唐之選擇至嚴慎如此又嘗聞前金時東

宮官寮遭遇纂承一切改授謂之隨龍轉其恩例名爵比常秩為特優遠觀唐制近視金法二者之間誠有當取鑒者

初

裕呈讀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孤若遇是禮亦當如此不意古人已行之矣及邢峙止齊太子不食邪蒿顧宮臣曰一菜之名雖食之豈遽能邪人哉詹丞張九思對曰正人防微理乃固然譬猶於菟雖渴不飲汚泉暍不寢惡木陰也

承華事略卷第六

元貞守成事鑑

臣憚再拜昧死謹言臣伏念叨忝祿仕以來三十五年比者復蒙

先皇帝召至闕下授以翰職顧惟衰庸思有以圖報萬一幸遇

皇帝陛下嗣登寶位謹封上十有五事題之曰守成事鑑皆逐事直說不敢過為言論庶便

觀覽謹列于后

敬天

王者為

天眷命貴為一人富有四海然隨其所行得失即降鑒而災祥之此天人感格必然之理吁可敬也伏惟

陛下英明仁孝繼天而王如寶符應運慶雲開瑞年殷登中外安足見天心眷佑深至然祀告者寅畏意也政事者感格本也故臣採自昔聖賢敬天實德為陛下言之夫抑畏顯命恒厥德而保小民者成湯也嚴恭祇懼謹身而修政事者高宗也小心翼翼順帝之則者文王也夙夜畏威日靖四方者周后也傳曰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之謂也三代明君惟克若是故得申命用休享永年之祿幸

陛下鑒觀日新

聖敬

法祖

伏見

國家未有如今日之大亦未若

世祖文武皇帝之聖者

陛下新即大位規模法度首為重事然先事者後事

之鑒

祖宗者子孫之法緬惟

先皇帝臨御天下三十餘年之間洪規遠憲典章文物粲然備具但未纂為一代成憲宜令有司條具綱目不時鑒觀遵而行之譬猶弩之有機往省括于度則發無不中矣為益有三使

祖宗良法善政永見於方來一也臣民安夫習熟易

於奉行二也繼述

先志茂隆孝治三也昔周武廣文王之聲永清四海

漢文遵高祖之法化洽多方又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茲非明效歟惟

陛下留神覽察

天以至仁生萬物人君代天理物故當以仁愛為主

國家自

太祖肇造區夏至於

先皇帝混一六合功成治定可謂至矣今

陛下繼體守文如周成康措世於安寧漢文景注意於休息中外顛望正在今日所謂子愛實惠不出息

兵省刑薄斂而已茲者

肆赦蠲徭停罷遠征固得其要尚當究仁愛之本使

民承受其賜夫敦化厚俗使民自遠於罪此乃省刑之本也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至不得已而

用此乃息兵之本也躬先儉素撙節浮費不至厚取於民此乃薄斂之本也願

陛下擴充

詔條日新庶政何患德澤不被聲教之不廣哉又江

南版籍貧下者衆去

朝廷遠易動難安尤宜慎擇守令撫字有方秋毫無

犯則盜賊自然消弭所謂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

耳十羊九牧誠可爲鑒

恤兵

兵民

國家大本二者互相爲用自昔視之如一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審其如是首蠲民差重恤軍役可謂得愛養不偏之道矣今寬恩已披於民編實惠未霑於軍籍竊恐

綸音徒深衆望兼近年民間凋弊凡有雜泛與之分

當小戶何堪實爲重併此當論者一也軍籍自至元

八年緣強弱不均已曾推併迄今廿餘載新強舊乏

既然不同今一體應役豈不偏重其九年軍雖行合

併十一年簽者當時起遣已是生受此當論者二也

彼貧難者未免赴愬自下而上中間齟齬比獲存恤

至甚不易恐徒開有力者僥倖之門終不能爲貧乏

無力者之地至於癯老病弱等戶雖寬限優養壁屨

乏犬馬終難復舊留之將安所用此當論者三也且

國家用兵六十餘年今天下已平不可忘戰但講治

之法與時高下者有所闕略幸遇

陛下曠示洪恩作新國政比之以姑息爲惠何若

詔所司依八年例再行通閱使貧富適宜至公均被

則

福提中外豈不盛哉

守成

古稱繼體之君猶持盈守成盈者器之滿成者物之

聚既成既盈手執身護一或怠則墮其成一或側則

溢其盈可不慎哉伏惟陛下聰明睿智足以保臨即位之初追崇

祖考尊禮大臣息兵愛民慎官節用固以得守成之道臣所以孜孜為言者蓋以治安難恃驕怠易生故也昔唐太宗開創業宇成孰難魏徵對昔之興象亂覆昏殆天授人與既得則解不怠驕有國之弊常由此起守成為不易太宗以微言為然司馬光亦曰夫民有十金產者猶思先世所致必苦身謹守惟恐失

聖宗之福實天下幸甚若夫
宗社之福實天下幸甚若夫
陛下以司馬光言為鑒唐太宗之問為法豈惟

聖子神孫既明其體不可不新其用敢略以四者為言纂武功平禍亂而一統者垂統之祖也尚文德以柔道綏理者中成之君也仁義禮樂乃治之具也仁者政之德所以固億兆易動之心義者事之制所以明政務當然之宜禮者萬事之節所以章去僭越定上下之分樂者聲音之和所以蕩滌淫邪決大人之蒙也此四者先王致治要道正在用之何如爾惟
陛下垂察

清心

心為一身主萬善所從出惟澄治不為物慾蔽遷故得耳目聰明志慮精一况人君是心包羅萬慮經緯八方苟非澄治一或少差得失係焉昔二帝三王傳授治道以心為本然不出執中建中而已日中者何無過之謂中則天理之公過則人欲之私國之所以

治者只在存此心清此心耳如此則或差之慮不生至公之理可得率至公之理以臨制其下孰不心服而化從今

陛下英明濬哲氣志如神事無微而不察物無遠而不照復能

鑒二帝三王之執中節嗜好速功利使心鏡澄澈昭然一德照臨百官雖萬幾前陳酬酢聽斷將無迷於聖鑒矣其於守成持盈何有

勤政

人君代天理物所當法者天也天惟乾健不息四時行而歲功成君惟體之不息帝載熙而百揆叙故大禹業業勤邦明德垂百王之法太宗孜孜為治貞觀有三代之風後之君人者可不鑒哉况軍國大事日有萬幾須敷奏以時聽鑒有所今

殿庭慶宴已有定儀視朝之禮尚曠而未行之正在今日勤政之實無踰於此

尚儉

夫上儉約則下豐足上侈靡則俗凋弊此必然之理也故

先皇帝崇尚儉約如重納縉而輕紵衣去金飾而朴較履服用婚嫁一切有制以奉行漸遠不無稍緩今臣民衣着等於貴戚婚嫁聘財踰於公卿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給者如漢文景時海內富安風俗淳厚蓋示以敦朴率先天下故也今

陛下新即位尚儉去奢最是切務且天之生財必供一世之用今

國家財賦至廣每歲支持不易者蓋事勝於財故也為今之計省事節用量入為出以過有所費為戒昔金世宗時有以不給而請者世宗曰汝輩何驥殊不知府庫之財乃百姓財耳我但撫而主之安敢妄費至今稱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

謹令

臣聞號令者布德澤宣壅滯法天順民者也猶天之雷霆一出而不可掩故書曰謹乃出令今出惟行弗惟反唐太宗亦云發號施令當未為式須審定而不輕出今

陛下受命惟新萬務伊始吏民奉行期於至治可不謹而一之如政有所必革事有所當行發自宸衷詢之輔相稽

祖訓則例明協民心則允協如是而行既謹且一則威肅而民信

君尊而國安又舊例軍國事

首與臺院一同奏

聞有所未當即議從所長當時行之甚為便益目今各行專達既不通知事或窒礙必須更易其於大體不無少虧宜申明舊例且防壅蔽天下蒙幸

立法

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歷觀自古代有成憲

子孫守而不失如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大小之法尚未定議內而憲

臺

天子執法外而廉司州郡法吏是具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鑿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為理未免有酌量準擬之差彼此重輕之異臣愚謂宜將先朝擬定律令頒為元年新法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避而難犯亦繼述之大事也

重臺諫

臣聞臺諫者天子耳目朝廷紀綱耳目聰明則事無壅蔽紀綱振萬則朝廷肅清惟係重如此故推不宜使之輕氣不可使之沮否則聰明自蔽綱紀自緩將何所賴惟職專糾彈不悅者衆又近年已來被毀者欲緩已罪返行詎告權臣因之沮抑靡所不至究其無實多不抵坐致使邪氣轉盛正人結舌根本內撥枝葉外座甚失風憲大體故古人有言鷹隼獲禽猶人隨護不然返為物傷可不念哉昔

裕宗皇帝聽理東朝審其如是力為扶持今

陛下即位之初特為倚重一切所行率由舊章悠久如是豈惟肅正朝綱

聰明有賴執法明而尊嚴之道備矣臣愚表而言者為天下賀

選士

伏覲

先皇帝在潛登極四十年間招延側陋尋訪好人略無虛歲得士之多於斯為盛以選擇難精任使乖用設科取士嘗有定議計古今治道良法美意行之略逾獨此未及行耳比讀

詔條節該議貢舉之法可謂得

先帝遺旨矣况科舉取士歷代講究既公且當無踰於此若將十一年已定程試格式舉行甚允當也但科場停罷日久欲收實效行之不可草略必先整學校選教官擇生徒限以歲月方可考試如是則能得實材以備

國家無窮之用臣愚所以為言者選取人材最為方

今切務不可緩也頃年

世祖皇帝暨裕宗皇帝所以將行而未遑以其意致天陛下禪為今日守成致治之本歟

慎名爵

書稱官爵天秩王者不可私以予人何則礪世磨鈍鼓舞一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正賴此耳惟賢惟能然後授之尚慮得之輕則祝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重君子恥而小人至矣今四海一家廓然無事收攬威權正在今日

朝廷宜重而惜之不輕與人謂如李唐季年使職或帶相銜初無分省實權何則既遠

關廷豈容別置省府所以然者蓋七金南渡後一時權宜不可為法其勳伐者當如漢唐封加官爵夫有

功勞者酬以官爵有材德者任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未聞以輔相之職為賞功之官者宜講明典故別議施行

明賞罰

賞罰為國大柄惟政先定體官有定負則大柄可行能責人以成效况古人為官擇人後世為人擇官職此之由政本不立遂成冗濫此古今通弊也故唐太宗貞觀元年首明致理之本任賢去冗定文武官才六百餘員金世宗即位之初專以廉能責下遣官分察州郡以三等大明黜陟

如選擢其子世宗第一等比聞

自嘗定奪緣事重責大行之有所未盡今者之舉非斷

宸衷先定體而行之恐無異於前時臣故曰減冗員莫若議新制責廉能無如明黜陟內則遵太宗以為法外則取金朝以為鑒若此孰不承風振厲庶幾名實兩得漸消苟且因循之弊則貞觀三代之風大定惟新之治恐不專美於前代矣

遠慮

伏見

陛下簾承以來時和歲豐萬方晏然可謂既安且治似無可所慮者然自昔明君不狃安目前常存深遠之慮者蓋事生於細微患成於所忽故易以履霜堅

水為言書以不見是圖為戒又賈生有云天下大器
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且以方今論之如備
禦邊防廣備為政規併撫安新附中律德音譯官隄防
水旱積儲與防敦厚風俗與學教數孝廉重德蕭
清官吏表廉能絕請可遠謀而深慮者豈皆無之
惟在究其所未然而圖其所當置則致治保邦為不
難矣何近憂切患之有哉故傳曰遠乃猷又曰君子
思患而預防之皆聖人以遠為慮也幸

陛下鑒觀毋以

目前之安為安惕然以久遠治安為慮恐

先皇帝付托遺意正在於是臣又聞愚者千慮必有一

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所進言固迂闊淺近儻

一有可采自愧而始則忠言讜論訑訑日至矣惟

陛下省察臣不勝俯伏待罪恐懼之至臣憚昧死再

拜謹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

中堂事記序

余自釋箴讀書頗有志於世甫及壯年彈冠應

聘適際夫

風雲慶會千載一遇之時荷囊載筆從事其間以至

密邇論思醅酢吏務霑香紅藥之階接武

雲龍之地若有所遇而大有以為也不圖爾後踳踳

於仕途者廿餘年回視嚮之鷹行而請署者川冰雲

飛觸目皆是比量薄分蓋有無非命者况今日就衰

謝百念灰冷有求田問舍躬耕種樹而已然覺吾者

中耿耿者尚在及閱故書後得當時直

省口錄觀其 諸賢

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所以開太平之基播無疆之

休者班班可見因略為修飾題之曰

中堂事記庶幾有閱是編者知予生長明時雖無寸

補亦嘗餐

邦家之光為閭里之榮也藏之篋笥固不敢以千金

享之異時有索野史求史臣中舍之所遺逸者不無

一得於斯焉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歲秋九月七日前

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左司都事

秋澗老人謹序

中堂事記上

庚申年春三月十七日

世祖皇帝即位於開平府建號為中統元年秋七月十三日立行中書省於燕京劄付各道宣撫司取儒士吏員通錢穀者各一人仍令所在津遣乘驛赴省俾亦忝預其選是年冬十月至燕以三書投獻相府大率陳為學行已逢辰致用之意頗蒙慰獎令隨省通知計籍使綜練衆務日熟聞見焉時行中書省官四員

丞相馮福資嚴厲凜然不可犯初與趙鼎行六部於燕至是就鼎用為行省長官

平章政事王文統字以道大定府人前經義進士

平章政事趙璧字寶臣西京懷仁縣人官以廉能任六事以氣量雄天下

左司郎官八

郎中

賈君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金尚書右丞益謙之孫貞諱

郭榮祖字榮叔燕人部令史出身廣詳雅能詞應事委自大興府榮謙孫令職

晉汝賢字才卿燕人班祗令史出身資陳克有幹局

自外郎

王德容字仲寬河間將陵人部令史出身

張桐字子華燕人班祗令史出身

邢敏字公達京兆人部令史出身

都事

劉郁字文季渾源人

王德輔字良臣陳州商水人經童出身提控令史

李惟信字舜臣西京人前進士

楊文齊

米甲謙字和之遼東人

楊恕字誠之

左秀省掾

馮彝字文玉燕新城人後忝知揚州行省事

樂思齊字齊賢燕人

王文懋字仲玉東平人終濟南經歷官

劉傑字漢卿益都人

王守正字賢之新城人

宋筠字庭秀大名

楊顯字伯榮鎮之無極人今為京兆屯田總管

楊傑字彥清鎮之藁城人

楊珍字國寶鎮之中山人

蔡玠字慶玉相州人

馮慶厚高唐人

高明字柔克汴梁人

陳鼎字取新真定人

閻沂字巨川行唐

李堅字裕卿相人

右秀省掾

袁裕字仲寬孟州孟津人終順德總尹

李鼎字器之相人

劉作字述之柘城人

具璧字國器邯鄲人

張安仁字壽之

宋璋字國寶柘城人

梁德佐字輔之燕人

張適字濟之平樂人

劉濟字巨川

周鼎字器之燕人

張楫字巨川單懷人

架閣庫官二人

邊 字正卿德興人經章出身

王和卿太原人

與吏四人 劉謙字伯益

侯康濟字仲澤真定人 盧慎字慎之洛州人

趙文輝字克明燕人 王顯卿能岳人黃華姪孫

斷事官 阿虎文 張贊燕人

麥肖 曲天八合赤

唐古綱 老塔察兒 其子燕真令

亦捨哥 幹脫赤

忽都奉 御

奏事官

楊仁風字文御絳州人今為真定等路宣慰使

客首使一人

班慶直字舜卿山陰人

奉使三人

孟甲字文伯太原介休人嘗奉使大理有光遠功

武茂字茂卿平定州終鄧州統軍

劉芳字世傑中山人

知省印二人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

通譯使三人

阿里和之西域人 道奴大哥

王炳字煥卿太原人 王合刺

官使五人

李顯祖字顯卿相人

滿散楨字仲康終涿州尹

王好禮字立夫真定人

揚帖木兒

饜辭字清甫平陽洪洞人

夾谷忽都虎今為真定等路宣慰副使

回回譯史一人

麥末丁其所譯簿籍揭浴方厚尺紙為業以木筆挑

書普速蠻字該馮眾事紙四隅用纒穿繫纒則脫

而下之今為平章政事

書填勘合令史二人

馮松字壽卿今為河南北道按察副使

馮紹字子卿

李從周字文則東平人仕至東朝斷事官掌故二人

馮渭字清甫真定人亡金松庵之子省令史出身

完顏良輔亡金省知除房令史

詳定官三人

楊威字震亨太原太谷縣人治春秋義

張永錫字孝純太原人

周止字定夫濱州人資強發有口多記前利害事

條因言事見稱在當時有足觀者都堂懸其卷於

幕中用勸來者自是游道頗廣當權石司都事

講集太常禮樂官三人

許靖字唐臣安平人以三策終場試太常檢討

郭伯達党仲和昔東平人同講究勾當編類一切儀

禮及祀典合祭諸神等事

肄習供衛軍官二人

樊興嗣字作堅燕人時令利重 慶賀一切儀仗服色等物及教習隨取到於鶴等入按州衛大使

省理問官二人

蔚祚字天祿

字邦傑

張雲鵬字鵬飛燕人今任浙西憲副

掌記二人

魏初字太初順聖人魏學士理珠恩慶之子知掌書記德高境

檢法兼錄堂一人

沈侃字和卿大名法律出身終陵州同知

張抄兒赤

省醫二人

元鐸字振之獲昌人

楊肅字君卿燕人

鑄印局官三人

劉淵字仲廣濟南人劉狀元子

劉驥字思齊通州人前進士劉晉植子

王利用字國質大都人

交鈔提舉司官三人

張介字介甫燕京人部令史出身

張字秀實燕人

王煥字紹明

元寶總庫官

李元字唐卿河南緱氏人前進士第

確貨司官二人

郭儀字宜之真定人部令史出身

王諤字諤臣燕人

萬億庫官二人

魏祥卿魏學士姪

交鈔庫官

高澤字濟民平陽人

路字子敬潞州人

應辦供頓官四人

郭汝梅燕人終南京總管

重陽二哥

斜飛西域人

李瑞字天祥潞州人吏員終襄垣縣尹

到省聽任人負

康天英字國才相人

胡祇通字紹開武安人終山東按察使

李謙字受益令翰林侍讀學士

劉宣字伯宣太原忻州人

韓璜字寶之平陽人

馬天驥字考良磁州人

陳祥字君祥大名入

張煥字考明濟南人

劉仲祥東平人

張適祖字仲賢順天人

白俞字舜俞

吳讓字謙甫

時選至省者士人首以有無生理通曉吏事為問及取要所業文字蓋審夫資身之術或能否從事及手筆何如耳又擬以士人充省掾吏員補兩部今史東平士夫李謙聞之不欲吏辭去時堂議擬令諸掾巾裹一衣早服仍佩書袋於上或曰書袋發已久驟用恐駭觀聽若巾裹服止早揭二

色儘表於眾遂行焉

是月朔建朔廬套省倉落成號曰千斯時大都漕司勸農等倉歲供管帳工匠月支口粮此則專用收貯

隨路價漕粮科祇循應辦用度及勸會亡金通州河倉規制自是疋漕入都常平救荒之法以次有議焉

諸投下五戶絲料謂曰阿合自來就徵於州郡

堂議云如此是恩不上出事又不一於政體未便奏准皆輸大都總藏

每歲令各投下差官赴省驗數開支

其法每戶科絲二十二兩四錢二戶計該絲二斤

一十二兩八錢其二斤即係納官正絲內正綠色

絲各半外將每戶贖餘六兩四錢價至五戶滿二

斤數目付本投下支用謂之二五戶絲以十分論

之納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焉

十一月甲子朔二日乙丑時夜禁甚嚴慮公幹有礙

今有司置夜行白油木牌雖官府貴近非此不敢輒出

往時一切無賴等入侵暴不法之事盡行飲息

時應乘驛馬皆從省府給降劄子堂議亡金時馬

劄子上畫墨挑紀數今宜印以墨馬逐用之如三匹

者三馬五匹者五馬仍用省印以傳其上

癸酉濟南宣撫司申宣撫副使王先生字文瑞大入自置第

休棄職去相府以憚係王帝生令作書云省

留之迺執覆曰

鹿巷先生人品高邁宜膺大受不可處之人下雖招
之恐終不應不若從其好遂止

初行六部所會東平路賦帳册或有言未盡者
堂議欲履實之令周止劉芳王樞等置局磨勘都事

劉郁領其事於上樞等力言其不可不允至于再三
口推事不宜究問此若一行非徒無益適足取怨兼

教怒不可犯也宜詳思速寢
時衆陳言等人以中元所降

詔書內一欵節該有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呈獻若
言不可採並無罪書如其可用

朝廷優加迂賞以旌忠直至是日有言以求用
堂議令詩定官分間其言為三等如體用兼備切中

事機文彩可觀者為上雖之文華其指陳利害有與
餘之方者為中餘皆為下除見區處人教外其餘量

給路費者會寧家聽候
十二月甲午朔

時於省東織造局置司集諸路計吏類校一歲簿帳
時相領務者退食後日一至檢閱程務有未便即改

立體式肅如也
詳定官揚威以星變陳書省官宜解機務以避賢者

不然且有天咎
先聖名昭于寰宇名之承安人皆仰止聖運天文亦與之安
從前歷代以承安此所無也至元十年廢陳書省以文苑
通鑑先生以詩禮之有云深望承安求其有能與知李獻可若發也
以白金之不受八十餘州教官有文集若干卷其為文苑書錄事也

壬寅夜大風雪寒苦時中省官僚未明已即事過曉
始散是蚤僚屬有後至者省官諭之曰風雨晦暝常

情例懈在公者當夙興益勤可以辦集而儆其餘也
閩省為暢然又曰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斂宜薄寬

抑宜察追呼宜簡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
會宜戒思患宜豫防此雖古語於治道且盡可不慎哉

燕省自來置廢官西臺上買器隘近南木稱其曠移省事
上聞奉

聖旨遷四王府其
列聖神主奉安聖安寺瑞像前殿明年以崇善老政府

為省署仍以金都省舊額榜焉
時又於煙霞觀摘委房長纂類一切合奏機務如錢

殺數目事事比附舊例多寡有本有未使見即目優
劣大繁總撮要領從簡易和極其略殆笏記之体云

中統二年辛酉
正月癸亥朔

丞相禡禡行帳頓拜郊臺下省事日集樂遊南園
諸外從便首相故也

癸酉左司都事劉郁被譴既而辭退堂議以前進士
楊恕代焉成德君子也後為翰林侍制於揚州

省府為發下中統元寶交鈔榜省諭隨路其文曰省
府欽依印造到中統元寶交鈔擬於隨路宣撫司所

轄諸路不限年月通行流轉應據酒稅醋鹽鐵等課
程并不以是何諸科名差發內並行收受如有諸人

費元寶交鈔從便却行赴庫倒換白銀物貨即便依
數支發並不得停滯每兩止納工墨鈔三分外別無

趙斌添卷錢數照依下項擬定元寶支鈔條例行用
如有阻壞鈔法之人依

條究治施行據此須議出給者

一諸路通行中統元寶街下買賣金銀絲絹段疋斛
斗一切諸物每一貫同鈔一兩每兩貫同白銀一兩

行用永為定例並無添減

壹拾文 貳拾文 叁拾文 伍拾文

壹伯文 貳伯文 叁伯文 伍伯文

壹貫文省貳貫文省文省如七十足百足陌者使同銀錢
俟省官司判並錢文改作文省二字

一各路元行舊鈔并白帖子止勒元發官司庫官人
等依數收倒毋致虧損百姓須管日近收倒盡絕再

不行使省鈔雖可判首收
省鈔雖人各令通知

照勘隨路祿應中間多涉冒濫議欲行批券法曰此
法止可約束委奏差疾足而已達官巨僚不能盡然

遂止明定分例行下各道

時圖寫歷代君臣可法政要及自古太子賢孝等事
祿備向前進說

十日壬子

親衛董文炳字考明藁城人來自北庭知我軍大捷
中外稱慶

省府議所有合行事理前付各路宣撫司榜諭者其
文曰

皇帝聖旨裏行中書省馮禡為頭官員欽惟
皇帝即位之初下寬大之

詔郵疲困之民除舊弊立新政條畫非一期於民共
享有生之樂省府恭承

聖訓方將無治間大軍調發供給軍須轉輸糧餉逐
急催辦文事元不無少有騷動照得續奉

詔書節文軍方弭而復興民甫休而再擾欽惟
聖意已尊軫念及此蓋遇一時之變者難拘定例圖

遠大之功者未免有勞人費物之舉凡此等事皆
非得已為天下宜也近奉

聖旨節文

大幹魯朵人來也其餘軍人與民戶每亦多投拜了

也即日無咱每迎敵底人也省諭軍民安業務農
看欽奉如此欽惟

皇帝仁民愛物之心自今已往復得盡行施設今照
得已未行事理條列于后務要實行非止虛文而

已合行榜示者

一軍馬之事糧草為大近為大軍調遣方當征

進之日未見迴軍之期省府扣筭年銷所用
糧料程草驗諸路均科除各處存留抵應外

撥赴軍儲倉分作三限送納省府非不知
民力困之遠倉生受緣為軍儲必用之物若

不乘此農閑時分送納將來夫候軍儲不免
再行動艱般運如此則今日之勞却無春夏

之時也至日不惟雨水泥濘民力轉致生受
又是妨奪農務失候歲計功費又甚於今也近察

聖旨已將喂馬草料槽餉等物盡行住罷省府恭承聖訓恤民之意據已科遠倉糧以三分為率初限一分展限至年終起所指倉分外中未限二分至今年二月終盡數改撥各就近河倉送納上是帶納水運腳錢將來官為雇脚般運再不動民扣筭今年遠倉糧數比附上年各處赴軍儲遠倉稅糧三分中爭一分數少亦是減省民力即日年銷糧料足用仰省諭農民作活

一欽奉

聖旨罷散喂馬程草等事省府照得已曾行下各路宣撫司將已納到官草數除各路年銷外盡數給還本戶若有未納者亦行停罷并將元准備夫役槽餉等盡數散歸還去來切恐所在官司因而作弊私下拘占人夫槽餉仰宣撫司照依已行罷散據各還本主數目遍行省諭無得隱匿尅減務要實到於民

一今為軍馬調度凡衣襖器仗馬疋等物省府委官支價收買并般運糧斛脚力駱駝車仗皆係官錢雇覓外據毛連夾袋止是借倩民力縫造並無餘借料着等事切恐在下官吏等中間作弊指托軍須為名一面揭借或有名和買不支價錢雖支價錢却行尅減上下蒙蔽以致人難深失

朝廷優恤百姓之意如有似此作弊之人許令陳告以馮寃治施行今後遇有合用物件依例支價和買

一為去歲桑蠶田禾間有災傷去處缺依詔書已令各路宣撫司驗災傷分數從實減免差發外不被災地面亦令量成分數如此存恤猶恐人難又以漏籍并老弱等戶協濟本處當差力計麻望民力少得休息外據宣課事亦令驗委實偏重去處量行減免所有盈貨聽從民便買賣食用並無椿配給散之家此皆

一欽奉

詔書今後各處應有久遠安屯并時暫經過軍馬合用糧食於官倉內驗數支給却不得搔擾人民仰各處管軍官管民官逆互相照省府照得即目春首正及二麥滋榮桑粟生發布種五穀時分切恐經過軍馬并屯住營寨人等牧放頭疋食踐田禾嚼咬桑粟樹木及強要酒食欺奪物件搔擾不安失保農民歲計阻礙通行客旅仰宣撫司行下各管官司欽依已奉

詔書事理依上照管禁治若有不能斷遣者開具緣由申來以馮寃治施行

一欽奉

詔書農桑衣食之本勤謹則可致有餘備情則矣至不足正賴有司歲時勸課省府照得即目春首農作時分仰宣撫司令已委勸農官負欽依所奉詔書於所管地面內依上勸課勾當務要田疇開闢

桑麻增盛無得慢易仍於歲終考較動情明行賞罰以勸將來

一欽奉

詔書餽毒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於官倉內支糧賑贍仰宣撫司令所在官司依上賑贍仍置孤老院存恤住坐

一隨路罪囚除犯重刑聞

奏待報外其餘罪囚仰宣撫司審問得實別無冤枉就便量罪斷遣無得留滯

一体究得隨處盜賊往往生發侵害良民蓋是所在官司不曾嚴行禁治深為未便省府近為燕京多被盜去慶明立罪賞嚴切夜禁督勸官兵捕盜人負將作過賊人盡數拿獲依

條斷罪仰各路宣撫司通行所屬州縣若有失盜去慶照依燕京條例添募力多設方略隨時捕捉明立賞格嚴行懲誡如有捉獲強盜之人除官賞外更於賊人家產內給付充賞若有同伴賊人并安泊之家及兩隣知而不首者同罪失覺者量

行治罪

一若有將手好開不紹家業賭博錢物開張酒肆之人仰所在官司常切禁斷如有違犯者就便治罪行州縣之治俱在官吏若得其人百姓安集差發均平苟非其人定是差發不均民被其害不有黜陟賞罰何由激勸懲誡據本路見任官吏如有賤污

事者國有常典其才能異眾廉幹可稱者仰宣撫司開坐事跡保申來以憑聞

奏起權任用施行

丁巳元夕大風雪晝暝有眾盜劫民家是晚官察察省出重賞捕賊明日獲焉

二月癸巳朔

五日丁酉行省官奉

旨北上後三日憚與偕行者周定夫已刻遇河南經略使史公於居庸南口相與迎謁道左公問禍相所在曰次西南土樓村公相見而去知

車駕回臺北兵已敗遁去行者居者為熙然也前次北口店復有旨山北寒沒可緩來遂還是日遇張國公於中店說見賞亡金寶錄赴省呈進省官時繕寫進讀大定政要得此遂更為補益之

時鈔法初行惟恐滯公私不便省官日與提舉司官及探眾議深為講究判病所在其法大約隨路設立鈔庫如發鈔若干隨降銀貨即同見銀流轉據倒到課銀不以多寡即裝塚各庫作本使子毋相權桂平物估鈔有多少銀本常不虧欠至互易銀鈔及以昏換新除工墨出入正法外並無增減又中間關防庫司略無少弊所納酒醋稅益引等課程大小一切差發一以元寶為則其出納者雖昏爛併令收受七道宣撫司管限三日午前將彼中鈔法有無底滯及物價低昂與鈔相礙於民有損者畫時規措有法以

制之在都總庫印到料鈔不以多寡除支備隨路庫
 司開用外一切經費雖緩急不許動支借貸其錢貫
 顯印鈔面將來以錢鈔互為表裏此張本也時週歲
 包銀六萬餘錠鈔數人及五十餘萬 堂議嘗云若
 印至百萬所獲鈔息可盡免天下包差蓋以平準買
 易諸物一歲民間毀發不貨皆為官息也又當時鈔
 法有甚便數事艱得一也經費省二也銀本常足不
 動三也偽造者少四也視鈔重於金銀五也日宣良不
 盡六也百貨價平七也

二十一日己亥未刻

淮海都督府申宋人圍我海州堂議飛奏外命憚賈
 省檄融海青傳催發經略史公今率河外諸軍往援
 既啓行隨得報云宋人已退走遂止

二十二日

從來遼闔省北上越

三月壬辰

五日丙寅未刻

丞相馮禡與同僚發自燕京是夕宿通玄北郭借行
 者都事楊恕提控术甲謙詳定官周止省椽王文蔚劉傑

六日丁卯

午慈海店距京城廿里凡省部未絕事務於此悉行
 次遣是晚宿南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

戊辰卯刻

入居庸關世傳始皇北築時居庸徙於此故名兩山

巉絕中若鐵峽少陵云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者
 蓋真也控扼南北寔為古今巨防午憇姚家店是
 夜宿北口軍營月犯東井鉞星或者云芥鉞用兵之
 兆距南口姚店三十里而遠

己巳辰刻

度入達嶺於山兩間俯望蕪城殆井底然出北口午
 憇捧樵店天容日氣與山南絕異以暄涼校之爭逾
 月矣午飯榆林驛其地大山北環各目已莽蒼沙磧
 蓋古媯川地也是夜宿懷來縣南距北口五十三里
 縣東南里許有醜泉井水作淡鵝黃色其曰王液即
 此出也官為置務歲供

御醜焉

庚午

泊統墓店詢其名土人云店北舊有統軍墓故稱是
 夜宿雷氏驛亭地形轉高西望雞鳴山南眺桑乾上
 流自奉聖東諸山下注白波洶湧若驅山而東雞鳴
 山者昔唐太宗東征至其下聞雞鳴故名東南距懷
 來七十里而遠

辛未午刻

入宣德州申刻 使者也鮮乃至傳

旨趣令諸官速赴

行殿是夜宿考工官劉氏第

十一日壬申

候馮相為一日留蓋有所需也距雷氏驛九十里癸

酉行六十里值雪宿青麓

十三日甲戌

至定邊城越焉蓋金所築故城也是夜宿黑崖子距青麓九十里

十四日乙亥

抵礮場峪蓋金初南北互市之所也是夜露宿雙城北十里小河之東南距黑崖甸北一百有五里

十五日丙子

停午至察罕腦兒時

行官在此申刻大風作玄雲自西北突起少頃四合雪華掌如平地尺許亂灑河而北次東北土樓下羣山糾紛川形平易因其勢而廣狹焉泉流縈紆揭衣可涉地氣甚溫大寒掃雪寢以單韋煦如也沙草離茂極利畜牧按地志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涼陞一帶遼人曰王國崖者是也

上命平章王文統草答高麗手詔其辭有誦經供佛為國祈福良可嘉之語選怯薛丹某官借職伯衛將軍以高逸民借職禮部員外郎為副使其國將發高麗世子來覲止焉初高麗國相有以書致寒暄於省府者欲以書為答且以方各撼之俾見我大

國文加武暢之盛憚曰不可境外之交非人臣所宜此范文正書諭元昊遂得罪於裕陵也可不戒哉遂止十六日丁丑

上遣參知政事張易廉名轄廉名希憲字介甫翰海

人資沉毅臨大事不可奪其廉正有大臣風節傳旨慰諭行省官時

御道不啓拜觀者皆俟故留八日而發距雙城七十里

二十三日甲申

次鞞子山南距灤河四十里

二十四日乙酉

次拒州故城西南四十里有李陵故臺道陵勅建祠宇故址尚在未刻朔風發發兩霰交作傳

令方春牧馬不勝寒克瘦弱者悉用理養答覆其肯否者以法從事

二十六日丁亥

時諸王有以宥令行下本管及祝香四岳者

朝廷以當否為問省官婉辭以對此無他止是爭欲

徵福耳若大制一定此事自革

最相蔽野如大雪日極高陰凝始釋距鞞子山廿有五里是日完州人高道字道之來自和林城說述北

正三月間地草自燃東自和林西至炊州其燃極草

根而止水溫愈甚人往來者須以氈濡水覆其上

可越又有黑風掠人面如灼兵械及山林遇夜皆有

火出在山者如列炬然或者云火兵象皆彼自焚消

鑠之兆

二十七日戊子

次新拒州西南十里夙南北界壕尚宛然也距舊拒

州三十里申刻敵有兔自北來入王相帳中獲焉公

曰允陰類惟狡一卒而得吾事其有解矣

二十八日巳丑

飯新桓州未刻扈從

變駕入關平附蓋

聖上龍飛之地歲丙辰始建都城龍崗蟠其陰灤江

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蒸鬱都東北不十里有大松

林異鳥群集曰祭必鷓者蓋產於此山有木水有魚

鹽貨狼藉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然水泉淺大冰

負土夏冷而冬冽東北方極高寒發也按方志蓋東

漢烏桓地也距新桓州四十有五里

二十九日庚寅

風霾四塞日三文許方解

三十日辛卯

立夏風色允慘澹無光

夏四月癸巳壬辰日氣極清明有輝

二日癸未

陰慘盡日

三日甲午

天氣極晴和

四日乙未

頗覺暑氣是日向巳憚從微君實許李洵九道宣撫

候雲叟公蒞於松第茶畢而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一

中堂事記中

五日丙申

陰晦王相同左右司即中賈居貞始入

朝陞見

上喜甚既退侍中和者思傳

旨命與諸相集議六曹并九道宣撫事於中書堂

六日丁酉

諸相會左丞張仲謙第左丞名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實克謹恭

官簿賦評鈔法等事論者頗交雜王曰何傷取其長

便者用焉未刻諸相入見進大定政要因大論政務於

上前

聖鑒英明多可其奏班退

論諸相曰翼日

朕郊祭釀馬飼馬卿等不必扈行九内外之務比還

悉裁定以聞

八日巳亥

天日極晴朗

上祀天於舊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預禮也

九日庚子

晴暖諸相圍坐都省集兩曹掾史讎九道民事

十日辛丑

王張廉三相洎賈即中會議政事因論功利等事且

曰世代下衰其勢有不得不尔者時懼亦預坐因徐起而言曰功利既不能施心與術亦不可不辨也且心以居正為體術以應變為用終之體不失而有成者為上此大臣所先務也三相愕而起

十一日壬寅保定總管蔡國公嗣子和略以本道鈔法事奏議御堂為經畫之已刻張參政廉右丞會王相第令詳定官周止續讀眾士嘉謨而詳聽焉會曰不為無益也繼會九道宣撫定議官制輕減民賦等事申刻東北雲起發務若潑墨兩東來散絲千門間下暑者雲潤為一快也

十二日癸卯諸相集廉右丞第審定前議盧進之飯為餉午鑾轎還宮有頃侍中和者思傳旨召諸相入 朝遂以軍國大政上聞都俞際眾悉之以對天頗為喜動且有恨其見晚之嘆是日平章趙壁以軍儲事被譴齊靡於家甚嚴憚時從承旨王公上諸趙公心雖惕厲氣量裕如也從而不去者唯門下士李革在焉趙壁為趙鼎之子九道宣撫使也是日河南宣撫兼略使史公至自汴梁

十三日甲辰卯刻會廉右丞第辰刻諸相入朝以議定六部等事 上閱綸音撫尉大允所奏曰向未群茹渙然冰釋比出宮小兩滛塵緩轡沙堤有不覺其喜者時時張參政廉右丞會呈相第以奏允諸務未審聽焉

十四日乙巳兩午刻開霽會楊宣撫果張宣撫德輝劉宣撫肅張左丞再議民賦事蓋有所未盡故也十三日丙午有

旨就上都長春宮作清醮三晝夜為民祈福奏告文字交王鶚定撰者其辭有既獲昇矜之福宜隆敷錫之恩六繡屬還歸之際一家手保又之休言念蒼生不無素擾或凶荒之災相望或轉徙之苦相仍雖勅有司俾修善政更祈照鑒普洽鴻私是日已刻廉右丞張參政會王相第呼金齒鑿使人問其來庭之意及國俗地理等事言語侏離重譯而使通國名百夷蓋群蠻之總稱也其地在大理西南數千里外而隸六詔焉曰阿吉者捨送部長阿列所遣曰鉢布者王龍川部長塔耳所遣偕來者八人始自戊午冬發於本土至日方達上都其人衣冠裝束最于頂裹以絳繒復以白疊布盤繞其首衣以皂緇無矜領之制膝以前裂而編之如懸索然肩額間塗丹墨為飾金其齒蓋國俗之賤者也意思野逸殆驚虞庶然其土且稍有牛馬山羊雞豚鵝鴨之屬兵械有刀胡架手弩而無弓矢甲冑既而遣還

上命中山人劉芳借職兵部郎中使其國都察等慎章詔其辭有嘉爾等跋涉備阻懷德遠來首輸事大之誠克謹畏天之戒轉為宣暢 皇猷告諭隣附俾知國家威靈無遠弗屆之意是日耶律中書來自漠北

聖旨

十六日丁未史經略張右丞泊眾宣撫集都堂修具民政

十七日戌申辰刻諸相入朝以集議聞上一允所奏向夕出宮

十八日巳酉省奏准條畫民事凡廿七款為施行之

十九日庚戌百僚入見少頃出會東省奉旨召九路總管頒示新典若有所陳即具以聞除河間真定餘略有異同復為商確奏裁以定廿日辛亥

內宴不克見是晚工部石里忽被問堂命都司楊

恕提控趙謙同憚等磨勘工匠支銷等簿達牒不寐

廿一日壬子都堂令憚檢討唐人置信牌鎖長官廳事諸相辨析石里忽事責遂有所歸已刻既雨而雪寒泣盡日

廿二日癸丑入見午刻諸相圍坐雜按九道宣撫殿寂時東平撫司民賦有未足者某官對之省官曰不聞詔條使戶口增差發辦方為稱職某官以不

敏謝及議中外新舊官改授定制轉午兩覆蔽地大者如彈丸俄而風作土下如雨黃霧四塞速酉刻聞

開霽

廿三日甲寅司天臺官中順大夫張為兩手事以民勞上聞明年新都之建遂經始焉

廿四日癸卯極晴朗諸相入朝奏准七道宣撫司所行條畫

一中統元年科訖差發多有不盡戶計所據今歲科差須管子細照勘務要盡實科徵不致隱漏兼各路投下戶計差發欵奉見降

聖旨亦從各路總管府驗數科徵仰各路管民官照勘本管地面內見住人民戶及不似是何人等應合收係當差者須管從實盡數科徵見了數

目開坐閱部轉行申省

聞奏若是中間却有漏落不盡實去處事發到官定將當該官吏嚴行斷罪外宣撫司有失体

突者亦行治罪仍先取管民官甘結文字

一中統二年差發雖已定立限次仰各路管民官更為斟酌彼中事勢催徵如限內併納者聽務

要民戶安差發辦乃為稱職

一起置信牌事緣為各路遇有催督差發勾追官吏等事多用委差官併隨衙門勾當人及收刺

祇候人等投下文字不得檢擾民間轉致遲悞官中事務為此擬定今後止用信牌催辦一切

公事據置到信牌編立字號令長官次官圍簽於長官廳事封鎖收掌如總管府行下州府科

催差發并勾追官吏等事所用信牌隨即附簿粘連文字上明標日時定立信牌廻日勾銷并照勘稽遲限次究治施行若雖有文字無信牌或有信牌無文字並不准用廻日即仰本人賚

筆前來赴總管府當廳繳納當該司吏不得一

面接受落宋知違究治據府行下司縣其司點
行下所管地面亦仰依上施行

一各路所設急遞鋪委自宣撫司提領仍禁約公
路不得奪要文字本管官司亦不得科取差發

錢物并照別遞轉文字如有稽遲日時的量治
罪據銷則近佳坐或開店買賣聽過往軍馬使

臣人等並不得檢撥遞轉文字除申
朝廷省并本路行移官司要文字外其餘開

慢文字不得入遞亦不得私下夾帶一毫物件
轉送仍常功存恤不致逃竄失所若有違犯仰

宣撫司究治施行

一宣撫司若遇緊要并機密公事須當赴
朝省計面仰乘坐鋪馬走遞如是尋常公事

止令入遞轉發除降去起馬劄子外本司更不
得別給起馬劄子

宣撫司起馬五疋 副使四疋
委差官令史人等三疋

一宣撫司官比及頒俸以來權依使臣分例批支
一宣撫司吏刺祗候人比及定奪止設人數每司

權設二十午刻諸相大合食扶省堂之西偏奉
旨命平章王文統舉讀史一人遂以詳定官周士確曾選

廿五日丙辰諸相按問高麗質子王渾與洪甫
事未刻新舊宣撫拜

命於省中就付條畫新制及諸換授官員者悉裁遣之

廿六日丁巳辰刻入見
上以錢穀大計問平章文統數對明敏慮無遺策

廿七日戌午
上命平章王文統與前省官庭辨中元民賦虛實比

上年多寡之數若人為語塞
廿八日己未暑氣甚隆有

旨昨者比附前政甚優終未服其心也奏准差宣使
滿散禧悉起燕幣所有金帛等物是日特

旨命趙璧平章政事如故其夜諸掾以會計故達
曙不寐

廿九日庚申王相以簿書委積重為規畫授諸掾成
筭以備不時 顧問

三十日辛酉前相臣安天合授西京路宣撫大使仍
錫金虎符特寵異馬未刻堂命憚草宣諭大理及合

刺章俾還本土手
詔其辭有云嘉汝等遠自雲南導從選鋒轉戰千里

直渡鄂渚以達於此勤已至矣今者俾爾各還本土
以遂厥性之語各優賜人有差是日九道所造孤絡

衣裘其數畢具王相命省掾王文蔚并憚用棋方林
子通類比附使見估直高下孰者執費且曰孽蓋史

臣年表遺法固非史輩所能知也蓋有所謂而云
五月甲午王戊朝黎明達官巨僚畢集中省遂檢前

省民賦以上年比中元數多而所入者鮮以中元比

上年戶同而所入者廣論辨者久之前省官屈服始
無異議焉諸相食日先後之事明矣遂具以聞夜漏
下八刻廢右丞賈郎中傳

旨曰若輩無狀凡所以欺蔽不應寺事悉索焉以聞
明日癸亥天威雷震前省官始知懼待罪矣中外聞

者有萬口一辭之快是日已刻東平宣撫司中國信
使郝經等為宋人扼駐蘄州渦口不遣入國事既而

知為宋人所誑我實不審所在也未刻復遣戶部員
外郎王煥催發燕藏諸物

初三日甲子晴朗盡日詰問前省官事是日九道宣
撫其先赴彼司及諸換授官入

朝陛辟歡聲和氣洋洋郁郁滿
皇都而載歸路矣上京路總管忙占都喜見諸相於

都堂議所謂海東九尾者
四日乙丑問前省官事

五日丙寅問前省官事已刻
寥休上人來自南庵諸相就謁於龍光北寺識所謂

溫庵主者未刻有
古命宣撫姚樞赴省同議軍須調度等事姚字名茂樞號人
善於法地之四者曰誠出楊事也中書左丞相以姚樞為
善於法地之四者曰誠出楊事也中書左丞相以姚樞為

是日左司都事楊起傳
都堂鈞旨令揮草移宋三省牒文向夕陰晦大風其

牒草云
大蒙古國行中書省移宋三省

皇帝即位之初重借南北生靈之故一視同仁首主
和議特遣信使敬奉 國書講信備睦歷年征進大
軍即令分還本屯仍嚴勅邊將非奉

上命毋得妄動爰自行入衛命已來載更歲律寂無
來音其於講備之事將如何哉不惟有失忱辭及啓

邊感屢以至攻圍我上石侵軼我鄙鄙襲華陽擾隨州
劫掠真陽歎犯漣水皆出於使輶已入彼境之後夫

信與義自古所持以為國者也一旦捐棄曲直所在
自有任其責者矣若和議可必即當速遣重使與我

行人借求其或逗遛歲月別有異議請選帥徒具戈
甲預致師期相與會獵於江南之地可也於斯二者

惟所擇焉比來間將屢請出師以報侵疆之役省府謹守
聖訓弗九所請不識日者數舉果何為而蒸耶今

大駕北狩已是南遷陛見之日何以為奏冀早示定
議毋坐失良圖以貽後悔

七日戊辰刻百夷奉使劉方成行已刻入見多所
陳奏皆常例事內一條禁不得以馬挽車引碾及無

故屠宰重兵力也
是日發即國遣人來獻卉服諸物其使自本土達

上部已踰三年詠其國在回紇極西徵常晝不夜野
鼠出穴乃是入夕人死眾竭誠籲天問有甦者蠅蚋

悉自木出婦人頗妍美男子側碧眼黃髮所經涂有
二海一則踰月一則莽月可度其舡艘大可載五十

百人其所獻酸尊蓋海鳥大卵分而為之酌以涼醋

即溫世所謂溫涼蓋者耶

上嘉其遠來回賜金帛甚渥是日懷孟路勸農官王

秉中歸來王相令訪問坊口去路六十里屬齊源縣

所開水利即今澆民田幾何仲搆曰水舊名古秦渠

蓋魏末司馬孚創修至隋盧賁復開治唐太和間河

陽節度使大加疏導既河內河陽溫濟武陟五縣民

田五千餘頃宋天聖初坊堰始壞至是仲搆復為起

廢又云初興役時掘地丈餘得柏枋數十段稍曰枋

口豈因是得名乎是夜內庭官忽曾不花元及第三子

飲諸相於中省既夕繼之以火二鼓方散

八日已已對問前行部尚書馬月忽乃事所牒宋三

省又移河南宣撫史公令改作經略司牒宋淮東制

司施行就令選官充詳問官者經略公以太原士人

崔明道為使南京兵馬副都李合義貳焉以往其議

宣議中書出政之地人雜選莫能禁奏准

今法薛丹二人監約省庭間自是

中省之務頗清肅焉是日 都堂命惲編類歷代水

利管屯田漕運錢幣租庸調等法及漢唐已來宮殿

制度等事已刻

上御萬安閣四川揚侍郎遣其子以弓矢等物具表

來獻及廻 上以手詔答之揚大淵省表具之朕恪守王封邊膺

推戴即位之始不遑康寧惟爾遠戎邊陲又服戎政

身外心內求陳賀章宜如寵答之辭以勵忠貞之節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一回紇醫者貢橐駝三十

頭鞍具幪帕全光彩照地鳴鼓吹螺自阜門而入又

一回紇贊栗色宛馬八拜玉而鹿身聳立如畫所謂

脫必察者也申刻省起諸相候

廉石丞疾

九日庚午推問馬月忽乃事已是日

皇弟寧哥人王世子昌童封永寧王仍改

父王五寶為金印命惲討論古今諸侯王印制遂製

紐為駝作三臺其文曰永寧王印

十日辛未堂議欲以元寶鈔背用關防印誌既而議

不便但令比夕粉壁嚴偽造之禁從揚宣無異議也有

旨遣上都同知阿合馬計點燕京萬億庫諸色物貨

十一日壬申堂議曰古者天子有八寶蓋所以崇天

授而鎮萬方也今

朝廷所用止一寶而已欲議奏令印工季并餘寶皆

刻而為之用古文奇篆殆受命靈然惲曰此非可輕

議也又務繁需再議焉已刻

上手詔宣諭四川侍郎楊某曰勇冠諸將七配古人

知大義之可為籍諸城而來附獻以金幣示以誥成

載詳終始之誠宜示褒崇之禮可特賜虎符充夔府

路行省兼安撫勾當更宜招懷未附共底至平但桑

諸相大會良違官巨僚於都坐皆露醉而罷

十二日癸酉有

旨先召首相二二人入朝餘候命於省署既而以大宴不克見上都留守同知阿合馬兼太倉使請立和

羅所以溢圖度堂議以曹人李亨字通甫勾當和羅事改和羅為規措所享備人事極經畫已而粒米狼

戾必尹愛其能焉

十三日甲戌充問前省官一切事理皆有定論今左右司官具奏自然後詳聽已

上聞以見上下通知故也午轉大雷電以雨且有雷蔽地向夕內省官忽魯不花傳

旨令前省官及諸路在都管民等官詰呈集

關下以聽

聖訓明日乙亥寅刻 詔罷東平路管民總管兼行軍萬戶嚴忠濟仍赦戒諸路官寮無是效焉

國有常刑犯不容有嚴其初授制辭有云尔父承國家興運左右將士同心戮力封植東平地為名藩我

祖宗嘉尔父之功乃建為侯自尔嗣位又廿年朕初即政復命襲爵性即乃封敬之慎之其修德砥

行自立名節勉圖後效無忝先猷至是未見顯咎遽為黜罷或者不知而異焉未刻諸相退朝回坐按問

李宣撫王正之等事既而廉右丞傳

上旨百平章王文統送入見

上於香閣夜漏下廿刻方退

十五日丙子誅東平經歷官邢衡銓初邢以事告衆政張易詰對於

上前邢款服命諸相監戮於都城東十里外張手割其腹從初諫

十六日丁丑兩廉右丞取律中書張恭政王平章推攷定奪諸路力口等事

十七日戊寅諸相復定擬大名西京北京賦稅力口未刻藏春仲晦來朝諸相就見於李虞卿宅略話而退是口已刻

上臨軒親諭諸路總尹遂以前東平總管嚴忠濟弟忠範為東平總管仍戒之口兄弟天倫事至於此

朕甚憫焉今予命尔尹茲東土非以訟受之也彼所責匪輕敬哉今而後苟不克荷非若汝兄幸而免也至長知忠濟之先嘗為其弟所殺因各賜馬副慰遣復有改故從新之

諭又黜大名路達魯花赤愛魯魯河西人小李鉗部之子也

十八日己卯晴暑

上召前濟南宣撫宋子貞貞定宣撫劉肅河東宣撫張德輝北京宣撫楊果於殿內殿以擢用輔弼為問

揚果等前奏曰王文統材略規模朝士罕見其比然以駁加登庸物論不無新舊之間如史天澤累朝舊臣勲碩昭著若使宅百揆大厥人望今文統

經登其間則省事咸矣

上曰置史其相位念之矣笑卿等所言允協

朕意因賜食而退

十九日庚辰入見奏裁大拜及六部事

詔以世臣不花經略史天澤為右丞相不花時年三歲

憲宗朝怯薛丹長領斷事官其祖

太祖神元皇帝朝功臣父也孫允花

憲宗朝萬夫長忽魯不花耶律鑄為左丞相忽魯不

花時年三十一歲入不令吉及官人塔察兒廉右丞

平章政事塔察兒時年廿八歲其父

憲宗朝世臣千夫長張參政為右丞宣撫楊果宣撫

高挺參知政事餘如故是日諸相入見將退

上慰平章文統曰卿春秋高恐勞於奏請今後可運

籌省幄若有大議須面陳者及朕有所咨訪入見小

事令人奏來不必煩卿也

上以王姬下嫁午刻幸新桓御營

廿日辛巳奉旨命承旨王鶚定撰諸相制詞

廿一日壬午晴暑閩省大燕慶新除也時既相史公

所事皆倚重焉丞相曰天澤武臣何克負荷但物務

未安者老夫通譯其間為諸君條達耳相則予曷敢

當眾愈服其謙抑皆露辭而散是晚承旨王公命憚

賚所撰制詞呈省其文通作一卷實封細銜書名上

册院印或問焉曰白麻蓋自中出令實封防其外泄

亦唐人鎖院之意也既披詳或欲有所更定憚力言

其不可昔楊億以一壞字不勝其愆况改作乎第修

飾之可也其史相詞頭有惟卿世薦忠貞材兼文武

樹戰功於疆場脚力良多論機務於廟堂朕心允協
宣示百僚之式俾居諸相之先可特授中書右丞相
卿其振紀綱崇體要往服新寵以壯舊猷

廉希憲惟卿秀拔父兄學尊師友往綏諸道視民一
以如傷就建行臺臨事毅然有斷宜從政轄進署相
銜可超授平章政事惟暨乃心以答 朕命

楊果擢秀詞科駭聲劇縣佐南州之經略才已見稱
專比節之無絀人皆受賜政之參決僉曰汝諧可特
授參知政事祗服寵休益思報稱

廿二日癸未申刻堂議定省規一十條
其二曰凡三日一奏事軍國急務不拘此限
其三曰置勤政簿一翦凡公議已定事詳見子簿
讀一譯不得增減 言得日標題於逐款之上還省

立檢閱覆定行
其三曰圓議定時首領官先擬定其事自下而上相
次剖決議定題押批判若事關利害情見不同者各
具奏稟示

其四曰圓議時非定負不與知本房者不在回避之
限若事涉機密者已次請退

其五曰同僚赴省日出為期停午乃起旬一日暇事
遇急連不拘此限有疾故者須令報知庶免延
待而已

其六曰省府官并屬官各家不許受詞訟公文
其七曰如遇闕負圓議公選不得用門下人補充

其八曰省府通譯史額定選充餘者不與

其九曰奏事

上前宣讀通譯人各一員

其十曰九告事說事者聽畢避其人公議定然後回

管會曰所畫理到遂施行焉

廿四日乙酉已刻奏准粘合中書授平章政事北京

行省前歸德府宜民總官張子良為河南宣撫使

宣牌事無有稽緩

廿五日丙戌平章塔察兒日令參政楊公說通鑑三

五段是日至吳太子明室中單矢事塔公掩卷曰我

試為論之與正說合一省為屬目僕敢禧起燕京

藏至上都辰刻

上觀於內藏喜甚曰自

祖宗已來未有如是之多也申刻平章兼公即中賈

居貞掾高明赴新桓 御營奏事堂講專委榮政揚

公定奪內外新舊官資是日諸相授麻制於都堂

詔下中外稱賀不勝其喜曰自

國朝開創已求論其得賢於斯為盛時有言其於陽鐵

官不便者大抵其民皆殷實上戶歲官得鐵甚鮮不

能當歲輸包絲稅石之數若用此易鐵可增官煇數

倍之上堂議曰若奏上

朝廷即從然不重慮恐未免橫議仍令惲與工楊李

鼎計勘一歲常課所造幾何橫造幾何一歲通可用

鐵幾何在都廣備庫見有鐵幾何且可支幾年用度

其外路應有鐵貨可支幾年用度既已公曰未也若

令民間與煇官為抽取九幾於一歲通可得鐵幾何

既已公曰未也若都除內外見有數目止以民間一

歲抽到鐵數可供幾年正橫造作用度既已公曰未

也若將治戶合人差統取酌中價直一歲委可易鐵

幾何有無少餘既已公曰未也更為積筭一歲合用

礦炭夫役且以酌中定數有無虧損官民既已公曰

未已更為大約鐵官一歲及上下一切侵漁搭克虛

耗官物幾何既已公曰可也明日奏

上果有恐失悞造作為言者以是應之遂能治戶歸

民因訓惲等曰書生論事大弊不差及詢其所以方

略鮮有不遲疑者若將讀書吾心移之治此只一燈

之功不於政事何有汝等勸精焉可也何患茲位之

不到哉是日不魯海牙被御史大夫兼大司農省諭

一切言告事人不得私家請謁技詐導新令也

廿七日戊子亭午右丞相史公赴 未寧王恭授改

鑄範紐金印餘相圍坐照對燕京路民賦未刻掌記

魏初來自燕城申刻定議公府署押事右丞相史公

與丞相忽魯不花五日輪番一秉筆長官從上押右

者殿外造一左一右以次而下圓坐亦然所謂廟坐

朝畫也日將夕有大流星隕自巽位白光照野移時

方散是日劉宣撫才帥說前朝省府各房止立鈞

旨等無行卷六部應呈事務左右司官議定可否粘

方帖於部呈上書送字得都座准議省雜批鈞旨於後其左右司元書送帖亦不揭去用省印傳其上蓋上下互為之防然後送部施行燕京路宣撫徐世隆威卿說舊日戶部設審計科以料週歲所入幾何經費幾何遇有支發至十萬貫部方呈省大抵係常例即中與外郎都事另幕坐是年秋與郎中不同處矣及有所編省臺定式亦有可取者劉宣撫又說舊日殿上奏事止左右兩司郎中其人賢遇執政有闕即拜參知政事

廿八日己丑右丞相史公首秉判署是日命掌記魏初令史馮崧執掌奏事諸簿午刻奉旨定擬中行兩省去留人負抵暮張右丞下

朝說所奏事天類甚善交史丞相張左丞楊參政留中王平章廉平章張右丞行省事于燕

廿九日庚寅催督中外一切未經換授宣牌并事恐留難故也省退王相置酒私第會劉才卿宋周臣姚公茂王百一竇漢卿張耀卿許仲平李士都蓋留別故也是日嚴忠範授東平路總管李士都授翰林侍讀學士其制辭曰李昶學禮傳家明經登第練國家之典故謹士行之操修方當青史之編宜與玉堂之選宜公棗殿以示勸懲
夏六月辛未朔刻良方有青紫二氣橫亘間錯長

表數十丈移時弗散已而霧雨交作不見天官書云凡星變三日內有雨大小凶咎即亡嘗以理推之乖則致異和則為雨既和而雨其災自無經曰往遇雨則吉是也

二日壬辰晴暑

詔賜木苑大王馳鈕金鍍銀印其文曰建昌王印時王見征成大理諸部建昌雲南之別稱也都堂為諸投下種田戶奉

旨逐欵施行一阿朮魯拔都魯為頭眾探馬赤官人每乙未年

皇帝聖旨為逐官出力上檢到種田人戶擬自今後每年除線線稅報照依舊例合納包銀內一半納官一半給付本官用度

阿朮魯拔都魯 塔四火魯赤 笑匿反
李里哩兒拔都 闊闊不花 幸羅口

怯烈反 撒及四不花 這裏四迷
按察兒 持不哥兀

也里乾男塔兀 別立古反

一有 幹只思皇后下民戶八十五戶內六十戶元係牙刺瓦赤金定包銀來今擬符合納包銀內一半納官一半赴本按下送納外有諸雜戶計二十五戶內打捕一十一戶依舊送納絲糧隨營一十四戶種田納稅買賣納商稅

一有 阿吉赤大王奏告為先奉

聖旨於太原路五戶線內支與

皇后合數銀一百五十定內除支訖外欠一百二十定仰於本路五戶線料內中統一年為始分作三分年放支與者外據種田民戶二百一十戶合納稅糧數目令本位下就用除已行下放支外仰照會施行

一有 塔察兒大王奏漏籍戶事仰依已行

詔書体例行者

一有 阿刺合赤妃子從嫁民戶差發并匠人閑取

係官線織造段疋本投下送納事仰就便取問本位下人真據上項民戶差發若前斷事官定下全撥今擬減免一半如已定減半者今擬全免外據匠人依前閑取係官線織造段疋赴本投下送納者

一隨路應有金銀銅鐵丹粉錫碌等窪冶附籍漏籍民戶盡行罷去分付元附籍地面官司應當發發今後許令諸人等有願入狀採打煇煉不用官本及占役百姓者據所得數目官為斟酌抽分若元管頭目等願入狀不用官本及占役百姓與煇者聽如不願者許他人入狀承認

一河南路管下舞陽等處裁量戶仰與民一體當差

每年合用生薑就燕京官為和買

一諸投下壬子年附籍口仰照依

先帝聖旨於各附籍處依舊例當差者

一張抄兒赤奏隨路樂人差發事仰行下各路宣撫司與民一例當差止免雜稅仍仰各處官司都不得因而搔擾不安遇有樂人赴關承應官司斟酌與起發者

一忽都花奏有奈罕元撥與字羅及壽州民戶內附籍三十一戶見當線包銀稅粮外有漏籍三十一戶內有打水獺一十戶乞定奪事仰照勘附籍民戶別無爭差依種田戶例送納線粮外據包銀一半納官一半與本官用度所據打水獺戶不須打水獺與其餘漏籍民戶一體於各管官司當差

一藤花戶交各處官司與民一體當差仰斟酌氣力約量科取加存恤外據年例合用藤花仰所屬地面官司從長計置趁時採摘依數送納毋致戒裂採取闕少用度

一火赤達刺罕大名府民戶伍伯餘戶每年除納線稅粮外不納包銀止納軍漢車銀二定二十九兩次後斷事官按院定下與民一體當差仰依元行例與民一體當差施行是日未刻奏定左右三部尚書等官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二

中堂事記下

三日癸巳京兆恭知政事商榷字夢明駢奏關陝重地

大亂後餘風有未殄者非廉希憲不能奠撫中外右

丞相史公以聞允焉未刻復入見平章王文統請

廉希憲依已議同政不許遂以左丞相耶律鐸代廉

赴統是日過臨觀唱口增肅先生當改後從此

四日甲午有

旨趣平章王文統南行於是定省府採屬去留者是

日燕京路宣撫賽典只兒四元之有良使者自云選家開中四子皆

太倉使宋紹祖邢人郝子明為郎中益都等路宣撫

宋子貞授兵刑二三部尚書以太醫院官焦仲益李

子敬為右三部侍郎開中子孫皆官制補者皆以漢唐為多

五日乙未左右兩部官望謝

恩命於省中都堂為諸按下招收人戶取索錢債奏奉

聖旨諭十道宣撫司今休知得諸按下差使臣告奉到

聖旨及令旨文字不經由本路官司徑直於州縣開

讀拘刷民戶人戶便行拘收起移及取索錢債擾

為此特降

聖旨今後遇有各按下列拘起移民戶取索錢債先

須經由本路宣撫司行下達曾花赤管民官不係大

數民戶合拘刷起移者依上拘刷並不得似前徑直

於州縣一同擾擾如委實不係大數合拘刷起移底

民匠各路官司却不得避當外據錢債公事不得一

同拘收人員取索若委係已身借過錢債照依先降

聖旨於宣撫司定奪立限歸還違者並行治罪已刻

雷雨大作其驟烈可怖

六日丙申入奏行臺一切事理其

旨有云管民官管軍官鷹房打捕諸色造作一切大

小公事併聽行省從宜處置申刻宋劉二尚書來謝

王相曰公等皆

朝廷選選謝于私門非敢開命評不見

七日丁酉奏准八座職印以白金作三臺鑄造其方

寸皆從品秩有差午刻藏春上人以王相南下令僧

逸以良馬二疋來盛陞戶部員外郎王煥為左三部

郎中是日加尚書賽典只司農卿領左部如故從拜

請也

八日戊戌益都申宋人侵軼連水與戰敗之是日

謚前經義狀元李俊民為莊靜先生先生字用

章巖澤人明昌間進士道號鶴鳴老人在河南特於

隱士荆先生傳 皇極數學已未間

聖上在潛令張仲一就問禎祥優禮有加至是先生

已歿其言盡徵故有是命以旌其德學云初張詳去

曰繼請以蒲輪來起公先生笑不答贈詩以見方來

其辭曰丹鳳啣書下九霄山城和氣動民謠久潛

龍虎聲相應未戮纒觀氣尚驕萬里江山歸一統百

年人事見清朝天教老眼觀新化白髮那堪不肯饒

明年正月先生卒于家愚嘗觀其遺書所得蓋康節之傳云嘗與劉尚書才卿講究焚黃故事劉曰嘗聞之高士美云其勅之全式

尚書省牒故某官某職某人牒奉勅可追謚某名牒至准勅故牒年月日後備具相銜圓押其敕封上題給付某人第其子孫錄全文如式火於本官家廟以告為之焚黃

九日未刻右丞相不花來約王相行期平章以行臺未辦事同丞相赴省議決申刻右相不花入朝見焉陳選授濱棣勸農使陳君錫大名宰懷州劉淵西京十日庚子諸相座省劉尚書議部官署押事王相為裁定焉辰刻得宋荆湖制司與右相史公書并公文所贈遺禮物時宋景定二年也具其事以聞是日高麗世子植來朝

詔館於都東郊官舍從行者一十八人選必關亦太原張大本^字美丰儀辨而有文采為館伴焉繼命翰林承旨王鶚郎中焦飛卿猶慰有

詔翼日都省官與高麗使人每就省中戲劇者十一日辛丑都堂置酒宴世子植等於西序其押燕者右丞相史公左丞相忽魯不花王平章張右丞張

左丞楊叅政姚宣撫賈郎中高聖舉從西榻南頭至東北作曲肘座掌記王憚通譯事李顯祖皆地座西嚮其高麗世子與叅政李藏用^字尚書李翰林直

學士南榻坐亦西嚮又有龍舒院書狀等官凡六人

尚書已下三人皆機而登席相次地坐酒數行語既不通其問答各以書相示丞相史公首問曰汝國海中所臣者凡幾處軍旅有無見征伐者掌兵者何人官號何名叅政李藏用對曰掌兵者金氏史曰豈傷猶以莫利支為名乎曰此名廢去已久其官亦皆帶樞府兵部之號史曰聞汝國亦常與宋人通好然乎曰但商船往來耳平章王曰汝國今歲亦收成

曰仰賴

聖恩雨暘時若溥霑豐給又曰聞汝國用宋人正朔然乎曰第商人私有貨至本方者實不為用耳叅政揚公曰聞汝邦亦設科舉曰然曰今歲試題為何曰賦則某題論即西門豹為政其文如火詩則天砥礪兆民也又曰除詩賦策論外科名極多如經學陰陽醫方武舉算學之類皆是也宣撫姚公口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曰與中國書不殊又曰聞聖上近賜條率想已覽欽曰悉亡之矣曰博塞亡之乎讀書亡之乎曰博塞亡之矣逐焜堂大笑左丞張

公問曰汝國王世系說是世臣嶺裔曰非也其來是唐順宗第十三子逃難而立於此以王家後易姓為王時李叅政手持玳瑁聚髮史相曰執政官當以端方表德今所用非方非圓或聚或散何居李不能答

有頃即以葛藤語亂之實飾辭也其世子與李叅政木白殼上杜抱冠則漆紗圓頂巾履賜皆以縹為之帶則烏犀小韋也其李顯甫面滿月白鬚鬢皓然

年十八以詞賦狀元第時六十一歲通禪學善作詩
蓋世子之岳翁也酉刻皆霑醉而去其導從儀物張
蓋乘馬馬首復持一大紫蓋比常蓋四垂極長問之
曰引蓋也名曰儀執明日諸相入見

上聞燕語甚懼遂以手詔玉帶遣還制詞有云出水
而陸去危就安宜寬漢法之拘續議廷宮之作蓋惟
元年先奏便民之請也至元七年

朝廷遣平章趙璧即中宋道中及道并從王都於海西
岸江華島一炬為焦土矣

十二日壬戌辰刻耶律中書張左丞傳
旨今後應奉

朝旨如無御寶并印信文字不得輒行未刻王相陞辭
皇后及

皇太子於青宮 太子慰獎甚厚有元老克壯謀猷
之諭申刻復入

朝遂陞辭焉遂出自南門郊錢者聚平章揚泰政賈
即中及留冬諸掾屬比至南平載春令左右迎候於
道者踵相接也上人待遇甚恭極賓主之禮

十三日癸亥辰刻齋畢而去

十四日甲子藏春來自南卷午刻會食 史相行館
寥休以灑墨玉盃竿贈公及觀所作玉鏡命諸公賦
詩西卷有幸自得辭塗抹手照人無用太分明之句

仲晦為忻然也

十五日乙丑欲移高太醫使王儀之館合史公不許

令與參議納合君同寢寢者四十餘日時憚管陳言
文字就命日左右楊相權供中舍之職

十六日丙寅詔封保定張柔為安肅公制辟口大夫
當七十之後致仕則宜 國家列五等之封攷勛而
授張某功成百戰眷荷累 朝方深補袞之思遂有
懸車之請宜疏上爵用荅元勳可特封某公致仕事

業一特宜使古今之獲寵子孫後世要知忠義之可
為宜保求年以全耆德

濟南張榮為濟南公其詞曰大夫謝事得進退之宜
國家定封明始終之義某官功高舊德教備義方

深分圖之期還有懸車之請宜疏上爵以示殊恩可
特封某公致仕慶及子孫常保山河之誓名垂竹帛
求為忠義之門願養遐齡保全耆德

十八日戊辰權中省都憲趙謙得腦瘍極熾憚與揚
都司誠之求療於太醫王儀之遂以真定麻澤民與
視凡三往諾焉踵及門中使促而去之自是澤民內
侍不得出者旬日趙之疾遂無及矣一携僕既老而
瘕時臭惡聞石外子絮兩鼻孔為湯藥之夜則對榻
而卧伺其緩急義之所激曾弗之倦

十九日己巳堂議選中省兩司都事遂以左司授憚
此出史揚二公雅意辭曰掾某何人過蒙擢用得文
翰職足矣

廿五日甲戌都堂奉

旨諭各路宣撫司宣聖廟 國家歲時致祭如月朔

釋奠且恒令洒掃修潔今後禁約諸官使臣軍馬無得於廟宇內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及聚飲宴管工匠官不得於其中營造違者治罪管內凡有書院亦不得令諸人搯擾使臣安下

廿七日丙子都堂奉

旨夫五岳之中恒屬其一豐阜峻極作鎮北土姜古追今祀典存焉粵自國朝開創以來祠祭之禮亦未嘗闕其岳廟中今後仰過使臣軍馬毋得安下樓擾毀折樹木及不得於看廟人處奪要鋪頭口仍仰常切修葺毋致踈荒

廿八日丁丑都堂奏奉

聖旨道與真定路宜撫司據懷孟達魯花赤蠻里吉總管單澄奏告管下地分多有屯住蒙古頭目遇有開涉詞訟公事不肯前來對證往往不伏勾追以致遲滯公事准奏仰諭諸路宜撫司今後各州城官一民官遇有開涉蒙古軍人公事理問時分管軍官一員一同聽斷施行無得偏向准此

秋七月丙申辛酉朔前河東宣撫使張公以慈家有言去留維谷是日得行省諸保及史相濶左丞互為申理奏准充行中書省參議方得解去良不易也嗚呼天道冥冥報施其間令人有可疑者今張以正獲罪然聖人所事不為過甚公豈犯此忌邪可不戒之哉其宜辭云張德輝宅心剛正慶事精明及居風憲之司遂有澄清之志巨猾望風而屏迹疲民受賜以到

今不示顯齊何彰獨立可特授翰林學士參議行中書省事尚資婉畫庶底成功

十七日丁丑大司農左三部尚書賽典只改授平章政事制誥曰兩朝卷過凡事精勤常辦集於軍前能經營於意外欲旌成績宜慶白司當奉至公用遵大體盡爾贊襄之力副予委任之誠至於辦集經營當時論者謂於公甚為切當公遂置酒重以潤筆為香俾謝不敏

十八日戊寅翰林國史院保雷膺與憚充本院屬官十九日己卯石抹剛統香授右三部尚書制詞曰望高門地業不墜於箕裘身侍

禁闈勞父服於歲月宜分膺於三部俾庸列於六卿可特授某官當副朕心毋瘳厥職

廿日庚辰行省諮者數事都堂議有可否史公曰雖分兩省其實一也若非閔利害者不宜妄有阻駁使王事成就可也今後凡行省所諮須三日內咨報自是上下云為如流水之源矣予當時嘆賞以謂不為也

廿一日辛巳有

旨世臣買住孩兒光花太師即神氏在前金時成州官買兒也

太祖神元皇帝回斡於黑河子元帝命元勳於其也買住即大傳第二子

英汗明安多光明年十有三歲今獨存也買住即大傳第二子

聖旨宣諭了也教省家與文書去者其制誥曰我家當開拓之初乃祖有經營之力人今不見功豈可忘

雖尔身未及成人在朕心恩令無後姑承舊爵用顯元勳直須長立之年

許領職司之勢

廿二日闕閣學士授中書左丞闕閣字子清時年三十九歲嘗受學於王百一張耀卿其父

潛郎舊臣世為阿塔亦漢語羣牧所官也

廿三日癸未鄭江授侍衛官其辭曰鄭江職在承宣

誓從征役跡去易就難之意有忘家憂

國之誠不示褒崇何明勸教就帶已降金牌充侍衛

軍副都指揮使同判武衛軍事景州軍民長官如故

更宜戮力以奏膚公是日有旨與老王姑護持玉華宮

聖旨者其辭曰鍊師王道婦賦性純正執志不回挺

挺然有古烈婦之風奉侍我

太上皇

皇太后積有年矣周旋之間曾無過舉當時雅為教

重使之入道為此

先帝常加賜予已勅令真定管民官選擇佳地起蓋

宮觀資給衣糧仍以玉華之名賜之以為我家祈福

之地朝夕焚誦報我

皇考妣罔極之恩所在有司宜加持護母容它人妄

相侵奪母以差役相毒以致不安常教告 天與

皇家子孫祝延 福壽惟此

廿五日乙酉權中省都事趙謙於上都客舍憚為

千五百緡

廿六日丙午遣趙君焚於 都城東十里外回通

趙氏親知徐總管者至其僕與所封裝篋付焉

三十日庚戌時前軍備所官塔塔兒及木忽乃昔刺

必闕赤馬月忽乃等爭相為用丞相史公與闕左丞

議曰今南邊極遠江淮又不用兵所事宜暨至於吳

時征進一行部官可辨既而中止特

旨以前都運周惠子錯領其事

七月廿七日丁亥前大名路宣撫司幕官雷齊前東

平路宣撫司同議權詳定官王憚同日授翰林修撰

雷詞頭云家學有傳士行無玷昔年詩禮已聞經過

於庭階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可特授某官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宜振斯文以弼 予治

王詞頭云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顏超絕之逸打足鋪

張於偉蹟宜司 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某官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

朕命承旨笑謂齊等曰汝二人可謂佛子出世矣憚

善謝不敏既而奏准行翰林院事 中省既以院印授承

旨公因與憚議曰前朝士人無幾若比老使得需一命

儘有尤矣速保奏廿餘人擬為隨路提舉學校官是日有

詔照會立翰林國史院道與翰林承旨王鶚據保奏

翰林院官修國史事准奏收拾者在這裏底先與職

名者外未到人員候來時定奪今開坐元保人數并

已除翰林院官職名如后

一已除

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王鶚

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差充國信使

翰林侍講學士李昶兼同議東平路軍民事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李冶

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充國史院編修官 雷膺 王惲

一未除見收拾

王磐直學士 徒革公履待制 孟攀麟待制

宋思誠修撰 胡祜適應奉

右仰照會收拾者准此

承旨王公字百一曹州東明人知人榜詳賦狀元

皇帝在潛時首以禮幣徵焉以老儒故

上甚敬重每見以狀元呼之以元年七月受是職公

上章言修史事云自古國亡而史不亡唐取隋史焉

宋取五代亦然金不為遼作史至今天下有遺恨我

國家以神武定四方皆

太祖聖武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以詔

萬世切恐歲久漸至遺亡又舉前朝名筆數人於是

上特降是 詔焉

廿八日戊子丞相史公遣修撰雷膺送安肅濟南三國公

誥命公曰若所有潤禮汝二新人中受之且代先院之贈

廿九日己丑申刻丞相史公卧閣中前行部馬月忽

乃來謁辭不見曰若公務當於都省相見

秋八月丁酉辛卯朔徵君許衡被懷孟路教官制曰許衡天資雅厚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得

聖賢之奧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為益者畏王烈之知
所在向風真堪正俗可令於懷孟等處選揀子弟俊
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尋令童子惟前有傳授之
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母喪斯文以弼
予治

實樂授 太子少傅制曰德全天誌學得聖傳文章
足以徵

帝獻言行足以為世範屬周世本支之盛要漢家羽
翼之成耳導 春官用嚴師訓可特授 太子少傅

早為論教當自誠心左右前後皆正人宜公所選千
戈羽箭在東守行見其儀已上二篇皆四卷

宜撫姚樞授 太子少傅制詞曰姚樞天彝素學聖學
有得能全踐履之功發自誠明之性善成者德無非

禮樂詩書當侍 春官差置左右前後可特授某官要明早諭以贊
元良用傳 震索之祥得繼

離明之照 二日壬辰奉

旨諸路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今擬選博學洽聞
之士以教導之凡諸生進修者仍選高業儒生教授

嚴加訓誨務要成材以備他日選擢之用仍仰各路
官司常加主領敦勸隨頒降從六品印信勾當

癸巳總帥汪某授筆昌路便宜都帥其制曰某官勳
高再世勇冠諸軍向因犯順之徒運起稱兵之黨賴

茲戮力戰厥渠魁及當來觀之時殊之自矜之色觀其誠亦深可尚嘉就帶已降虎符可授鞏昌路同簽便且都總帥事宜盡贊毗以裨遠逸垂功名於千載萃忠義於一門尚副

朕懷以回吾圍

甲午春遣宣使王好禮閱鄧州軍實仍送萬戶史權改授江淮大都宣命乃獎諭軍將等

詔其辭曰

朕即位之初深以戢兵為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則西

掠皆無寧日

朕自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

朕重憫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懷心以

成和議留而不至今已一載往來之禮遂絕侵擾之

暴不已故嘗以衣冠禮樂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

分灼然可見今遣使往諭卿等當整尔士卒礪尔戈

矛矯尔弓矢約會諸軍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

為罔罪之舉尚賴宗朝社稷之靈其克有勳卿等當

宣朕命明諭將士各當自勉 予大賚汝仰下預祀

軍頭目母替

朕命

四日乙未前奉使賀某復檢宣諭大理國使其詞曰

賀某幼懷奇節筮仕 昌時及知遇於

先朝遂撫綏於大理揚威絕域昔收定遠之功服事

形庭屢抗伏波之請宜旌前効俾煥綸章汝其宣暢皇猷洋溢方外爰體綏懷之意以安遐邇之情轉為招徠式副所託

五日己亥承旨命揮與某同撰釋奠諸文某人所撰

中涉論議公曰文自有體此等文字皆是贊頌功德

不當如是徐堯爾曰不知謂我云何至於散文亦有

三說入作須若虎首取其猛而重也中如豕腹取其

醜而多也未同薑尾取其臨出螫而毒也此雖常談亦可為之法也

六日丙申

詔追謚真定五路萬戶府參謀李大

其詞曰政書仕籍聲振諫垣至於今代

以有為方之古人而無愧適將擢用遂不憚遺既年

顯異於生前忍使湮微於身後宜錫如綸之命用增

拱木之光可謚曰貞肅魂其有知欵此無斃 同日

復追謚前監察御史中庸先生張特立其辭曰學有

淵源行無玷玷雖經亂不改故常向

邨之升聞降屢書而褒重未遂立園之賞俄與空

之悲宜煥絲綸用光泉壤可依前號中庸英靈如

寵數其知

復追謚故徵君魏瑒恬退自如剛毅有守常謂生前

之不達忍令死后之無聞宜定嘉 名以光後裔可

謚曰靖肅

先生名璠字和彦金貞祐初詞賦進士第道號

峯老人正大末以修撰使武仙不屈大元庚戌
 上徵至潛即條陳三十餘事如定官號頒俸祿功
 罪有賞罰能否有升降署治天下之急務又曰農
 桑天下大本不可不重是故明君重五穀而賤金
 王告許之俗典罰又無辜僥倖之門啓官及不善
 漢之常平宋之講筵萬世可常行也又薦中州名
 士大夫六七十人今之施為多先生餘論也今曾
 孫必後已為翰林修撰

七日丁酉許教官衡改授國子祭酒其辟曰懿德素
 全經學洞貫視聽言動皆合禮宜進退周旋舉皆中
 道所在滿禦寇之履疇非趨董子之惟宜處成均以
 全樂育可特授某官務講明於

聖道為科式於國人
 八日戊戌太傅姚樞改授大司農其辟曰學明經旨
 德備天彝由本師而知名從王師而伐罪詎勉從事
 于今有年可改授某職務要克謹農時一遵
 詔旨民舉緣於南畝歲有望於西成痛厚民生以強

國本
 九日己亥鄭汝翼授大理寺丞其詞曰某官法律深
 明臺寺編歷常謹少思之戒共推斷獄之平任此舊
 人獨予新政可特授某官宜在簿書之際更詳朱墨
 之工

十日庚子賜高麗國王佛手詔時值權臣金氏之變
 其辟曰世居東土封自西周中國之姓雖更外邦之

貢不闕向以權臣之專寵至於隻矢以相加卿慨發
 純誠來修覲禮敬形于色濟濟然殊可觀情見手辭
 謙謙而不自伐宜還舊服往紹新休可封高麗國王
 仍統治東方諸國如故尚服寵光益加奮勵
 十一日辛丑徵君李治字子通年城人前進士加公微至以時年已
 授翰林學士制詞曰某官秀擢巍科力窮聖學據縱
 橫之大筆足潤色於

皇猷况當青史之編宜與玉堂之選可特授某官知
 制誥庶得暖心之助以充綸綍之司

十二日壬寅劉秉恕授中書吏部侍郎其詞曰家學
 有傳天資素厚向處副車之地已全製錦之功榮示
 褒崇以明勸獎可特降金牌授某職兼刑州安撫使往膺
 朕命毋廢彼司儻中心不異於此時豈後寵及廢於百

十三日癸卯太醫王儀授太醫院判兼教授其詞曰
 歷學精高儒術通貫朕不待於三折功已登於至全久侍
 禁闈共惟耆德可授某官勾當尚傳素業用授諸生
儀之林處人沈靜有謀識
 每有所來深通其甚多

十四日甲辰賜劉元帥手 詔兼

宣諭夔府路新附軍民人等其詞曰且土地定其疆
 固有朔南之異而父母愛其子曾何彼此之分
 朕嘗以四海為家萬方在已凡有來賓之俗敢忘同
 視之仁近因宋國之未臣遂致蜀川之重擾彼軍旅
 焉老淹於屯戍彼民人焉力盡於轉輸况值凶荒舉
 皆轉徙保聚山麓者延生於歲月潛匿澤藪者橫死

於風霜彼君有昧於天時在

朕心亦有其慙德今茲劉整募我

國朝既能順德而來當副後蘇之望市肆勿異田里

俾安尔有貨財毋令劫掠尔有禾稼罔使踐傷諸回

四通事人等逃在彼軍者許令自還為良不屬舊主

除已行下陝西行省常加存恤不使侵攘外今降金

牌五銀牌十以旌有功者當續具姓名頒降

宣命凡在軍民各寧處所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十五日乙巳董文炳授親衛軍都指揮使其詞曰其官

性秉忠貞才堪任使積年事

上不違咫尺之天今日定封當處爪牙之地可特降

虎符授親衛軍都指揮使同簽武衛軍事尚嚴宿衛

益効勤勞用副

朕心以成尔績

十六日丙午

宣諭歸附段實曰向率我師往臨尔境重拒國人之

請因從城下之盟款附而來忠勤益著肅示至優之

渥以彰同視之仁尚修前効毋負初心撫安已附之

民招集未降之衆國典有常卿其勉之

十七日戊申

宣諭青居山帥臣某官爰從變故明審事機携赤子

以來歸保青居而不失要明實志屢立戰功儻不示

於寵章何以旌其忠懇用錫虎符之命以彰為渥之

殊錄如故尚盡乃心毋瀆厥職儻忠心不異於始豈

後賞反薄於前

前通許屯田萬戶宋抃授其路勸農官其詞有天

資忠懇儒學專精昔蘭省之荷藁久勤王事近柳營

之積穀大備兵儲宜崇褒獎之恩以盡始終之義

其弟宋彭屯田府諮議其詞曰明切事機用輸誠

欺能釋樂成之業以明懷德之心宜示寵榮取為勸

激可充鄧州屯田總管下諮議兼招撫未降軍民勾

當更當自勉期有成勳

邢州張安撫授吏部尚書其詞曰德備忠純材優經濟及

試臨民之職首馳報政之聲保安全於久廢之餘集

流亡於四散之後以茲明效宜示寵章可超授吏部

尚書兼前職仍坊虎符以昭為渥往膺

朕命恪守攸司

十八日乙巳奉

旨頒降中統權宜條理詔

制曰事匪前定無以啓臣民視聽不惑之心政豈徒

為必當舉

帝王坦白可行之制

我國家以戎旌而開建於禁網則闕疏雖寄有所施

行未免步於簡略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輕於昔而

重於今以茲茲措之徒得以上下其手

朕惟致恤期底寬平迺姑立於九章用頒行於十道

比成 國典量示權宜務要遵行毋輕變易據五刑之中流罪一條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條處置外徒年杖數今擬遞減一等決杖雖多不過一百七下著為定律揭示多方

開條六

嗚呼六計周官所以蔽群吏之治三章漢法所以慰百姓之心詳酌舊規著為新制惟

上令昭垂如日月則下情易避如江河雖曰從輕期於不犯咨尔有衆體子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巳酉辰刻同雷彥正游宣撫子明

擊赴南平山辭藏春上人時入壇不克見蔣於菴門外大呼曰師父顯等謹來拜辭時丞相史公第四子

扛侍上人於此遂置酒相別此回朔風振野吹破磔射人殆勁矢然寒已不可勝矣

廿日庚戌詣都堂辭諸相南歸

廿一日辛亥辰刻由都西門出是夜宿担州

廿二日壬子抵舊担州

廿三日癸丑前次牛群頭取直東南下崖嶺夜半宿

山南農家明日甲寅宿雲州張繼先家

廿五日乙卯自望雲公龍門河南行入寒山峪遇大

兩懸寒山逾鋪午霽渡泥澗人馬縋而下挽而上登靖邊北嶺有禿突起澗東嘯而去人馬為碎易投宿

碧落崖下崖峻絕方廣如畫森然泉流縈帶環山根

一匝秋稼已熟黃雲滿川蓋朔方之武陵溪也

廿六日丙辰下十八骨了泥滑不能騎比至平地僕馬為痛矣行約兩舍抵田家止宿

廿七日丁巳宿北口小石明日踰灰嶺試挑花峪溫湯山間殊有奇觀石為盤渦如碧玉盆者非一壽藤灌木交蔭左右其水泉蓋潞河之上源也是晚宿新店又二日至燕粵自中元九月奉

檄北上至是年辛酉九月九十有三月實歷三百八十四日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三

烏臺筆補序

至元改元之五年秋七月憲臺筆建子以配肅天德用昭太微執法之象

詔前平章政事塔察公為御史大夫曰中丞曰殿中侍御史以帖赤木八刺撥灰貳焉曰侍御史曰治書曰監察御史純用漢人一切事宜率循舊典其裏行十有二人令各舉所知以充負數侍御史太原高公乃以相人梁貞前翰林修譯左司都事憚俾膺遴選方朝廷嚮治思有以重之其監察到臺特

詔

庶見以肅其氣優稌稍以厲其嚴朱衣哀板雖以七品就列秩望清峻天下事無非所當言者其出使四方佩金符分屬掾駟傳中外具瞻凜然絳綉衣直指之望至有恨其崇資不得與之同事者內則彌下臺通論駁設六察畫坊廂縱游管小大事月限以數於是騰章抗狀紛番迭作霜逐簡花風聲動臺閣矣僕偃厠裏行頗收薄用比受更九三十有二月尸素既久具藁紛然併以外臺所言一二凡得臺綱書記事狀時務等篇摠一百五十餘章鑿為五卷題之曰烏臺筆補客有覽而謂予者曰昔人諫草往往削而去之子今是舉不幾於自用昭晰以章時事之非乎子曰客何見之晚也裏行言責也人與言雖卑而微其見於此者皆本臺已行底至而不遺者也故書之

策正欲表夫

朝廷寬忌諱重臺諫顧惟莢言曾不少棄見乎微其至可知已至於政貴有恒辭尚體要子雖不敏中或有一得焉是又不可因已陳而廢之也客唯而退於是乎書以為序

烏臺筆補

監察御史王暉

今呈謹集錄到

御史臺典故條例上自秦漢迄於宋金凡七十三第

逐一開列于左有可行於今者伏乞

鈞覽采擇頒至呈者

一古今名號更易

御史大夫秦

大司空漢

大司憲唐

御史府漢

憲臺後漢

蘭臺魏晉

左右肅政臺唐左右御史臺唐

一負數品從

唐制

大夫正三品

百官志貞六典二負

中丞二負

百官志正五

侍御史

百官志六負從六

殿中侍御史

貞六典六負從七

監察御史正六

貞六典十五負從十

錄事二負從九

金制

大夫一負從二

侍御史二負從五

殿中侍御史二負正七

典事二負從七

一三院人數

唐制

臺院

令史七十八人

書令史二十五人

亭長六人

掌固十二人

殿院

令史八人

書令史十八人

察院

計史三十四人

令史十人

掌固十二人

金制

獄丞一負

架閣庫管勾一負

令史一十人分掌名頭

上臺機密房掌察到應干公事

下臺機密考掌同上臺謂監察糾到

公事申臺

吏戶禮兵刑工房斟酌繁簡

一三院例

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呼端公知雜事謂

之雜端非知雜者號散端

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呼侍御新入

者知右巡以次左巡號兩巡使

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亦呼侍御每公

堂會食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皆

絕笑言

一臺門例

舊曰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陰殺之義

一置獄例

舊臺中無獄有須留問寄禁大理若尋常之獄推訖斷於大理唐李乾祐為大夫請於臺置獄雖按問為便而增鞠獄之弊至開元問御史大夫崔隱甫奏罷之須留問者寄禁大理

一班簿例

治平元年閏五月詔御史臺閣門十日一具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為冊月上之

一兩臺發使例

舊例兩臺歲發使八人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條察州縣

一受事例

舊例使日臺院受事雙日殿院受事

一職官如置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御銀印青綬掌副貳丞相其監察御史掌監郡

一彈奏進止例

舊例彈奏

皇帝視事日御史奏之景龍後皆先進狀聽進止許則奏之不許則止

一同詰寃獄例

凡為三司同詰三司為御史大夫中書門下省大事奏裁小事專達

一衣冠例

秦御史冠柱後惠文蓋用鐵為柱取其審固不撓唐大夫中丞過大事押奏冠法冠謂牙衣朱衣纁裳白紵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一大禮例

國有大禮則乘駟車為之前導

一審覆例

若有制使覆案因徒則刑部參擇之

一三司理事例

則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直於朝堂受表

一中丞與皇太子三公相遇例

元魏朝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三公皆遲駐車去頭軫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違則前驅以赤捧捧之

一六職例

一曰奏彈 二曰三司 三曰西推

一四曰東推

東西朝堂 五曰贓贖 六曰理匭

一侍御史五曹例

漢皆用公府掾屬高第者為之

一曰令曹掌律令 二曰印曹掌刻印

三曰供曹掌祭祠之事

四曰尉曹掌既馬之事

五曰乘曹掌護駕之事

一新除有罰例

舊例新除者未曉制度有罰至罰有逾萬錢

者若議罰則詢於雜端

一侍御等裏行例

唐龍朔元年置侍御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

行武右文明後顯以裏行名官長安

二年復置內供奉官

一供奉例

舊例掌殿庭供奉之儀式每朝與侍御史隨

仗入位在中丞下給事中中書省後

一持書故事

持書侍御史者本漢宣帝元鳳中因路溫舒

上書宜尚緩刑帝深采覽之季秋清

識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

史二人持書故曰持書侍御史

一四推菴太倉左藏出納例

舊例以殿中侍御史第一人同知東推菴太

倉出納第二人同知西推菴左藏出

納號四推御史

一大朝會例

凡冬至元正大朝會則具服升殿若

皇帝郊祀巡省則服從旌門往來檢

察視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糾之

一銜署例

凡彈劾之事御史言於大夫若遇大事則方

幅奏彈小事則署名而已

一監察不得供奉例

舊例監察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

庭開元間勅並令隨仗而入不得供奉

一監察例

凡冬至祀圓立夏至祀方丘孟春祈穀季夏

祀明堂季冬祀神州五郊迎氣及享

太廟則二人共監之朝日夕月及祭

社稷孔宣父齊太公蜡百神則一人

率其官屬閱其牲牢省其器服辨其

輕重有不修不敬則劾之

一會議例

尚書省監司七品已上官會議先牒報臺亦

一人往監若據狀有違及不委議意

而署名者糾彈凡有勅令一御史往

監即監察受命而行亦監其過謬

一監齋例

凡京都忌齋日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

七品已上清官皆領行香不到則牒

送法司

一監決囚徒例

凡決囚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監之

一在京監察例

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內有不法之事

謂左降流移俾匿不去及妖說宿宵蒲博盜切獄訟寃濫諸州綱典貿易

隱盜賊斂不如法式諸此之類咸舉

按而奏之若不能糾察及故縱蔽匿

者則量其輕重而坐所由御史

一 監察御史雜例

分察百僚必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政朝儀朝

廷有不肅欵者御史則糾而劾之每

二人五日分知東西朝堂

一 邊功例

凡將帥戰伐大克殺獲數其俘馘審其功賞

辨其真偽

一 門直例

凡自監察御史已上每日一人於本司當門

直以檢察臺中出入及令史領詞訟

過大夫之事若緣詞訟事須推勘者

大夫便委門直御史以推之

一 風聞例

舊日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即於臺

門候御史御史徑往門外收采可知

彈者累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

一 相遇例

凡御史以下遇長官於路去戴下馬長官歛

轡止之

一 監圍例

舊例蒐符則監圍察峭絕失禽者

一 監選例

舊例吏部將除定負數及擬到州縣付之監

察於吏部別置監察一幕御史閱數

臨視而已若中間或有資歷先後品

從高下及不應等事許授除官陳告

御史即推究根因與之改正

一 進帖例

監察舊例所進帖子止是今呈子樣但內為

腰封其囊上用黃紙作帖黃上書奏

帖二字下書臣某謹封

一 照刷例

舊例照刷所司先具事日到臺其文卷後粘

連刷尾具公事本末赴臺照刷監察

御史於正位坐閱朱銷簿臺令史一

人在傍亦坐執掌具到事目其當該

人負引卷通讀若係筆數文卷更設

帳科司吏一名與臺令史一同刷磨

其中但有違錯稽遲監察將文卷收

訖申臺置情治罪餘無違錯者即令

大程官於刷尾騎縫近下先用刷訖

於朱銷簿上結尾後亦用刷訖銅墨印

一督軍御史

晉職官志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

軍御史事竟罷東晉孝武太元六年復置隋煬帝時監軍御史

一符節御史

前漢百官表其治書符璽者印綬比二百石

以上皆銅印黃綬漢官儀尚璽四人

掾史趙堯為符璽御史尚璽者也晉職官志符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也

漢曰之位次御史中丞掌綬節銅虎符竹使符及秦始中武帝省併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一防禁御史

晉職官志按魏晉官品令又有防禁御史第七品蘭臺之職也

一漢六條

漢官儀云部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

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

其一條曰

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

其二條曰

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中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

其三條曰

二千石不郵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搖刻暴刺截黎元為百姓所病山崩石裂詿詳說言

其四條曰

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頹

其五條曰

二千石子弟恃怙榮華請託所監

其六條曰

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一巡察官選判官支使例

舊例十道巡察則選判官二人為之位如本道務繁得量差官人歷清幹者號為支使

一巡察出入例

漢監者每三歲一更常十一月奏事三月還

監焉唐巡察使率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入奏事宰相李嶠請率州置御史一人以週年為限

御史一人以週年為限

一 巡案州縣例

諸監司每歲分上下半年巡案州縣具平反

寬訟案訪利害及薦舉循吏案劾奸

賊以聞

一 案察所部有犯

諸案察官知所部官有犯若事理重者躬親

廉察職同餘事聽先委不干礙清

強官體究有無實跡結罪保明申所

委官司於案章內明坐所差官體究

到事因並不得出榜召人首告即犯

賊私罪雖已離任被告論或因事彰

露者聽案治

一 具發捕過賊吏例

諸案察官每歲終具發捕過賊吏姓名置籍

申尚書省

一 巡案許見賓客例

諸監司巡案許接見賓客惟不親謁

一 直指使

漢直指使持斧衣繡衣繡者為持斧而行繡阿於此大

知班受百官及命婦入宮帖子例

舊例百官入朝知班一人於宮門受百官及

命婦入宮帖子其止書某官某職某

爵上用職印令執事人授知班蓋使

知其百官是日有疾病有故者其所

告狀為之曹狀

一 知班糾彈例

殿中侍御史下設知班十人如百官朝會知

班四人於四方臨視如有失儀隨簡

者知班向其人前問何姓氏然後具

狀糾彈

一 主簿例

隋大業三年始置隋二負唐省一負掌印授

事發辰勾檢稽失及管轄臺中雜務

公廨厨庫檢督令史奴婢配勳散官

職事每食則執黃卷書其諱罰

右呈

至元三年十一月 日

一 五使例

謂廊下使入閣監食使監香使掌國忌行香

一使臨時克通謂之五使

三京留司御史臺

元和十三年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

察御史共主留務三院御史亦不常

備焉

宋朝東京於分司官內差一負權關即差官權

掌南京止令留守通判權掌後北京

置臺專差官

天禧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

誥晃迥為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
西京留司御史臺他官止云權而
迥云判者以三品故也

理檢使

宋朝淳化三年置院在宣德門外西北廊鼓
院之西令登聞鼓司進狀人有稱冤
濫沉屈者即引送理檢院審問

登聞鼓院

宋朝鼓在宣德門南街之西廊院在外門西
之北廊舊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改
今名九文武臣僚閣門無例通進文
字者諸色人進狀並先經登聞鼓院
除告軍機密事及論訴在京臣僚即
依例實封如進入後審狀有異同虛
妄及夾帶他事並科違制之罪所論
事理重依格勅施行仍令進狀人別
寫劄子節畧要切事件連粘於所進
其餘所進文字並先拆開看詳定奪
或有元本文字照證連牒合屬司分
取索若事合施行及所進利濟有可
觀採便通進若顯有違礙不可施行
即當日內告示本人知委不識文字
者許陳白帑據所論事件判院官當
面抄劄詣實口詞仍當日據收接到

判院官

所進文狀都數逐件開坐行與不行
因依具單狀聞奏若進狀并過白帑
人稱鼓院看詳不盡情理即許經登
聞檢院進狀被訴仰檢院詳酌事理
若鼓院所定不行為當即據不行為
當緣由判押審狀與進狀人收執如
鼓院所定不當即具不當事件并元
進狀繳連進呈其收接所進文狀亦
於當日內具都數開坐行與不行因
依單狀聞奏其披訴人即時判審狀
給付即許於御史臺陳訴其登聞鼓
院檢院委實行遣不當者方得接駕
及繳所判審狀披訴當付所司勘鞠
如披訴得實判鼓檢院官必行朝典
如是虛妄本人科上書詐不實之罪
未經鼓院進狀檢院不得收接未經
檢院不得接駕進狀違者依法科罪
朝臣監獄內稱人二人舊以內臣勾當至道三年改用

登聞檢院

唐置歷宋朝太平興國九年改歷為檢東廷
恩自崇仁南招諫曰思諫西申冤曰
申明北通玄曰招賢改歷院為登聞
院院在宣德門東廊之北景德四年

五月改為登聞檢院是月勅如急速文字畫時進入常程文字一例每五日一次於檢院內通進天聖七年上

因讀唐史見匱函達下民冤枉之事乃謂左右曰天下九州之大豈無冤

枉之人若至京師檢院鼓院理雪者必是州縣官吏提點刑獄轉運使不

能理雪又若不為申理則赤子無告矣乃置匭函仍專命御史中丞為理

檢使應諸色人除奇巧法術邪妄干正道事不得上言及常程公事自依

久來體式令逐處官司并鼓院收接外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

段冤枉累經訴理未獲辨明或事干機密並許詣匭函投進內委是急速

文字畫時進入其餘並每五日於檢內進納如無亦具單狀聞奏如檢院

進狀人稱冤濫沉屈者畫時引送理檢使審問

判院官一人舊止舍人兼掌淳化二年始命他官判之

都護府

都護一人

副都護二人

此等條陳皆屬樞密院任計戶使安編審人及諸官官制錄錄勳功檢判府事

長史司馬各一人敘事初置長史司馬各一人其後置長史司馬各一人

射聲拔尉

漢掌待詔射聲士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射則

中之因以名也須待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

戊己校尉

漢元帝初元元年置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

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此所置拔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一說戊己

居中鎮覆四方漢所置拔尉亦處城之中撫諸國也

散騎常侍

騎馬並乘輿車騎而散從無職事也

舊日監察所行

一差監察例本臺且以三人為率本臺備具

本官脚色伴奏目進呈御筆點差假

如首先一人是臺家注意者御筆或

點却次者第三者

一無故入御史臺杖六十搥鼓者先杖八十

一臺諫檢院鼓院臺既立餘皆合行鼓院在

掖門東檢院在掖門之西

一舊來監察照刷止是徹卷看讀但有稽遲

即有杖罪如違錯等事更不消說監

繫取招訖送法斷定然後決罰據勾當限次如瘡未愈勾當瘡已愈不出又是罪及照閱朱銷簿

一 金國省院臺為三省

一 舊有六臺六院

一 上下臺大夫中丞為上臺侍御史以下為

下臺

一 治書侍御史乃是臺奏事官為制一臺

一 報午時省即起然後臺起六部視臺起然後却起

後却起

一 按察兼運使其意已為按察中間一切欺

隱不公事則不敢犯早夜先與書史

判按察司事次乃與司知副使判運

司事

一 舊日監察如其吏行止不修及賊盜若監

祭於本人門或帖子或粉壁書云某

人行止如此身事便索發却

一 臺有三臺上臺下臺外臺

一 舊日監察出使帶牌起驛馬

一 監察有急事至撒合門納帖子無問早晚

自宮中傳入奉御傳於門娘門娘轉

於承御承御聞奏上如熟寢承御直

夜者不敢聲言擊所懸之玉為之震

聲既寤進讀其人奏到帖子如此等

事若上即裁決令承御批送首節臺上用小方玉印印之所司得旨登時勾當越明日朝奏對

一 舊日監察外路有体究公事差部官一員

并節令史事得其實官報臺吏人杖

一百已下皆決之若有大段公事臺

司覆察得實閱所該部分差部官與

監察一同致勤如所察不實監察所

得罪止是罰俸贖銅

一 舊日三品已上官有罪監察体究得申臺

呈省聞奏若宜勘本官不問虛實即

便承伏如中間實有冤枉令家屬告

登聞檢院不理然後槌鼓以聞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三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四

烏臺筆補

彈聊城縣官汚濫事狀

今休察得博州聊城縣周縣尹至元六年冬與部內
良人妻阿曹通奸其秦主簿亦於當年秋前往上口
鎮倉部糧與部民馮化郎女通奸俱各私下用錢折
合休和了當就問得本路司吏朱勉與所察相同今
來切詳縣尹主簿俱係教民之官承流宣化肅政風
俗者也今侵犯却民其汚濫非遠如此合行糾劾

論中都喪祭禮薄事狀

切惟送終人子之大事今見中都風俗薄惡於喪祭
之禮有亟當糾正者如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為當
然習既成風恬不知痛敗俗傷化無重於此契勘係
契丹遺風其在漢民斷不可訓理合禁止以厚薄俗
外據除六無問貴賤多破錢物市一切帑作房室侍
從車馬等儀物不惟生者虛費於死者是無所益亦
乞一就禁止據此合行具呈

皇太子親政事狀

蓋聞武丁學于甘盤號殷高宗孝宣起於民間為漢
今主以唐太視朝以子治觀政世宗東巡以允恭監
國斯二君者豈特為元嗣廣聰明達民事而已蓋將
正神明之器分夙夜之憂繫臣鄰之心慰億兆之望
撫軍監國皆其事也而賈生亦云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恭惟 燕王殿下春秋鼎盛孝敬日隆今者守中

令領樞府然首居重器未嘗事事且古之聖人嘗莫
如舜尚歷試諸難用彰玄德以憚愚慮誠宜早正位
號俾躬理庶務仰承黃屋之心俯署青官之事如每
歲春車駕巡幸上都 燕王殿下居守陪京撫臨漢
地握一府之樞控百辟之重俾睿智足臨日深治道
又念方今 聖天子以仁厚恭儉率先天下而繼體
者於稼穡艱難之事又不可不知也然沿邊將士
自較閱以來上下負責不蒙自新雖欲功過相當將
何所明若高秋馬肥奉將天威撫巡江漢以之頒犒
祿秩赦宥過悞豈特旌幟豐精彩一新亦將作士
氣邊陲荆懷遠方安新附復有奮忠竭力建非常之
功於目前者矣其爭先快靚謳歌慶幸倍於尋常方
萬也又省記頌者太子合昔又在先朝時已以位號
之正判署教條親諭漢官茲非其事與能若是固盤
石之基定天下之本計孰大於此者彈職分雖卑據
當言責國之大事敢冒昧敷陳

彈博州總管楊庭訓不之任狀

今休察到前博州路總管楊庭訓本官爰自宣州次
官陞至克河間路總管同知再考授博州路總管於今
年七月內祗受 宣命虎符克延安府總管
朝廷恩私待以不薄不期錄連保狀輒自獻投以延
安為下路欲難其行以少中為藉降妄攀別例一意
徵求有虧庶節燕照得之官程限已有定例其揚庭
訓自祗受以來經今四月有餘推延事故逗遛不行

恐臣子之分不當如此事屬非違合行糾劾

第二狀

近為延安路總管楊庭訓不赴任事已經具呈未蒙定奪切聞上臺照勘体察本官元行文卷意者豈謂憲司已有先行故遲遲其意却緣惲体訪此事前後月餘緣方得實據本臺事理並不知會至於愚見偶與鈞意略同行之似不相妨緣元狀止彈本官為路小官降故違 朝命八十餘日不行之官至於自投保狀曾不知愧即係彈章中引據事音本非正情設若在先亦有此等事體未嘗糾彈儻今後更有佞此事同而情理深重者惲等合無其行與否據此合行載呈

論河南行省屯田子粒不實分收與民事狀

會驗河南行中書省咨該去歲屯田子粒一百萬石內明該屯戶收分語句今體訪得止收到稻穀又馬料粟通計約四十餘萬石其收分與民數目至今不曾給付使失業之民二萬三千餘戶往返千里却於住貫般易糶糧以供朝夕貧者至嚙食草木陳告無所以致往往逃竄至有舉屯全空者切惟屯田大計當草創之際所宜務遠固根本開布恩信撫養新集遵固予之道植久駐之基不務出此將上項子粒公文明該除數實慮曾不及民使官食前言民有飢色張虛數以要上知顧小利而斂歛怨既非

國家之便又非持久成大功之遠略也其味上霍下

是屬姦欺據此合行糾呈

論河南分作四路事狀

切見河南係邊防重地耕戰之大本所在今國家用兵江漢開置屯田示其久駐非特取襄陽而已為今之計宜分治撫養以實河南根本為急照得河南地方寬闊東西二千南北一千餘里跨州連郡大小七十餘城軍民一十八萬戶雖不及往時實亡金一國也今止設總府一道使都轄於上府治又處北偏東南州郡半與南界犬牙交入如唐鄧徐邳亳穎等州去京近者五六百里少有緩急其簿書期會往返交錯首尾相應動輒月餘不惟辦集生受其費難難以控制兼平時與多故事勢不同自攻守襄陽已來轉輸調度百色所須取辦有司急於星火今而亦同止轄三兩州者張官置吏一體勾當縱彼人才固難負荷此特官府之難易耳所慮者迤南屯田大復壞散往往避役致有全屯全空者其患在不隸州府眾人就誤無有專任責者故也又值蝗旱連年軍民困苦營猶群羊數萬披擾不安雖居牧地且乏水草又令一人看管放牧未見其安且便也以惲愚見合無將河南地面分作四路以歸德為一路而徐邳宿亳隸之以蔡州為一路而陳穎睢息隸之以鄧州為一路而申裕唐隸之以南京為一路而鈞許嵩汝鄭廷隸之其選任官吏比之常調增加品秩獎勵勸事功人爭效用外據所該屯田地固其府官令兼帶

管田使職名於上提點勾當外三路所有屯田戶主常加有恤料彼此事情互相照料撫養其生業休息其困乏使一方軍民及居者屯者兩不失所方為稱職然後限以歲年責其成效以憑考較別議陞降如此廢得軍民兩安政成化理事無曠慢邊防之重地既安耕戰之大本又立以攻以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若貪外虛內置已有而不恤圖必爭之要善是猶荒膏腴之地不為耕稼而求不可治之石田恐切為鄰人之輕且笑也外據真定平陽兩路亦宜擇撥州縣另立散府使直隸省部管領其於官民亦為兩便且免夫末大不掉之虞得強幹弱枝之道矣據此合行具呈

論怯薛歹加散官事狀

切惟自古殿庭之間內而近侍外而宿衛凡有職掌俱帶散階理無一槩白身領官掖之事者今伏見朝廷一切侍從宿衛怯薛丹等官負多係功臣子孫及歷年深遠辛勤勞績人負據見掌職事就中固分輕重上下然是朝家未曾普覃加帶勳散階號使寵異其身名僅議而行在國家大為恩惠於臣子益勵忠勤且古人有言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階增則堂高是近臣榮顯則人主愈尊崇矣今後合無將內外一切近侍環衛等官據見掌職事依驗色目普加散官如龍虎驃騎金吾奉輔國昭安懷定明武將軍之官下至丞昭忠尉之號更

定奪俸秩為一代新制所謂立制自責近始昨聞集議官官服色是欲辨上下定民志也據散階事理誠宜先有定奪然後服色可議蓋服色因官品而定而官品由服色而顯也伏乞御史臺照詳

論收訪野史事狀

切惟古者脩史雖野史傳聞不以人廢伏見國家自中統二年立國史院令學士安藏收訪其事數年已來所得無幾蓋自上成吉思皇帝迄于

先帝以神武削平萬國中開事功不可殫紀近又聞國史院於亡金寶錄內採擇筆造事蹟豈非慮有遺志歟然當間從征諸人所在尚有旁求備訪所獲必富不然此輩且老將何所聞合無榜示中外不以諸色等人有曾冒從征進凡有記憶事實許所在條件或口為陳說及轉相傳聞事無巨細可以投獻者官給賞有差如此庶望人勅衆美國就成書使為休盛烈悔而復明備見一代之史頌不盛歎

論品官懸帶弓箭事狀

切見國家往年禁斷弓箭事又弊生中間似有未盡者今體訪得軍戶斡脫弓手打捕回回等人皆得懸帶而外任三品至七品以下官員皆不許懸帶據上項官員重則控制數州小則肅清百里其間懸佩符命赴任在官往返道路緩急有虞無寸刃隻矢以禦強暴是國家命官不若打捕等戶之有備也且此法

之行止能禁絕良民近年所在失事多係挾持弓箭
馬賊其擅助賊威奪去民救莫此為甚據外任三品
以下官員今後合無照依品官合得舊例定奪倡為
長便據此合行具呈

彈甲局首領官張涇影占工役事狀

今據察得中都甲局首領官張外郎至元四年五年
影占合造甲人匠劉仲禮私下取要工價銀四十四
兩五錢却將本人合造甲數逐作抑令其餘人匠分
造了當今就問得張外郎名逕是實據此合行開生
糾呈

為驛程量事緩急給限事狀

切見隨路每歲差遣人員赴都如計粟公事押運差
發課程一切等物者既選心欲速得到家不問鋪馬
生受日行數站其馬死不無走損倒死以憚愚見今
後除軍情急速人員外其餘所差人員合無照依舊
例量事緩急定立往回地程使各站出給關文於上
分朗書寫日行站數依上走迤仍令按察司体究違
者治罪施行如此似望鋪馬少有倒死站戶致生受

為典雇身良人限滿折齋事狀

切見在都貧難小民或因事故往往於有力之家典
身為隸如長春一宮約三十餘人元約已滿無可償
主致有父子夫婦出限數年身執賤役不能出離又
有親生男女說名典嫁其實貨此又大傷風化其
不可長其典雇身人如元限已滿無財可贖者今後

合無照依舊例令限外為始以日折庸准算元錢使
之出離其或典教口內有身故者除其死者一分之
價至於願求衣食者聽外據與據不實者乞嚴行禁
止如此不致已久成俗而雇身者免轉良為賤泥消
無別不然違失門戶耽誤差役深為未便合行舉呈

為不宜先浚新城壕壘事狀

切見隨路連年蝗旱百姓飢乏者眾今春首農務將
作大興力役擬浚新京城壕壘不惟妨奪民時切恐
轉致困弊合無伺候秋熟舉作倡為未晚不然若從
重論理合先築宮城正

宸極之位使內外有限以壯

皇君然後宮室可得而議據浚鑿壕壘工役似未宜
先行

為春水時預期告諭事狀

近知得河間路任丘縣南史村軍戶劉阿李為殘害
海青事將本婦人處斷訖未詳在先為鷹隼海青公
事然省部欽奉

聖旨遍行隨路出榜省諭而農民愚戇月日深遠不
無遺忘兼海青飛舉動輒千里切恐遠方之人不知

係是車駕飛放禽羽以憚愚見今後

御前鷹隼海青合無懸帶記驗如前朝牙牌之制每
過春秋飛放之時更令所司預期將一切禁忌違犯
之舉重行嚴切省諭使農民臨時又得曉然通知如
此豈惟易避難犯亦不致誤有損害以為便當今後

設或復有違犯之人乞送有司照依札撒斷罪施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四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五

為運司併入總管府選添官吏事狀

照得隨路總管府自至元元年止是管領民訟差稅而已以故總府州縣徃徃負數不備其或關負去處多不捕差今者已將運司所管酒稅醋稅倉庫院務工匠造作鷹房打捕金銀銅鐵丹粉錫碌茶場窪冶盜竹等課并與魯諸軍盡行併入各路總管府通行節制管領比之在先職掌事務其繁冗增劇豈止數倍之上所賴用得其人負設必備方可辦集不然將來事有失悞不惟官吏枉被罪戾且以負數不敷為弊至於都轄上司歲終考課儻無成效切恐不得獨免言責以其愚見即日注擬總管官負理合精選材望素重強幹有聞清慎明著之人使之統紀於上其要老罷輒不職素無政蹟者亦合體究得實量加黜罰外據總管同知州同府尹以下官員驗部分大小事務繁簡照依舊例添設負數如總府之治中散府之推官上中州之觀察節判亦劇縣之特設丞簿是也其府州司縣首領官吏亦合添設負數分掌未贖失依上勾當如此庶望上下分職各率其為其政則民安事辦不致內外庶務有所曠闕據具呈

論省部據內選擇檢法官事狀

見設檢法官多取自州府司吏等人如刑安某是也且刑部人命所繫法家自非

重門善於其事者察則過於深刻昧者不知所守輕重高下解能適宜其或處心私植唯法是翫尤為利害兼照得檢法係八品正官亦無州府吏人既非才選輒用補克者今後合無於省部令史內選擇知經史明法律識政體明良公平之人者克但為相應合行舉呈

為添設按察司八道事狀

切見四道按察司部內寬遠一出巡按動經半年往返万里不惟官吏受其實艱於周察又體知得高麗島夷小邦尚設按察八道今東寧府內屬鳳州等郡縣乃一道也况堂堂十万里之大國乎據見設四道按察司每道合無添作兩道依上勾當實為便益

論起移懷孟路新民事狀

伏見懷孟新民二千户大小一万餘口今將差官分間起移前往中興路安置止恐因而別生事端然狂悖有言者特本管頭目三數人耳今以在官審實有狀罪之可也據中間事情恐小民或不預知兼此俱係車駕渡江時軍前好投拜人戶前後恩恤十年一旦徙就遠地誠當念慮若万一生事深繫利害且即日春首當國家布德施惠助長生之氣又蝗旱連年所在生受今者迁徙遠去不惟費用浩大經過州縣飲食供頓人兵防送必致擾擾其間更多卒難起移之事而老弱因流離道路困乏疾疫不無死損恐轉傷和氣又非來遠人之道也恭詳莫若分移使實近

東州郡破散支黨列之編戶一隸有司管領甚為長便
論丞相史公位師保事狀

蓋聞崇德報功聖之盛事尊賢敬老國之常經伏見前中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史公其德望素高忠勤兩著比者朝廷以元老勳臣

累聖眷遇詔雖重地時錫寵光蓋所以安老臣而崇德業也今史公年雖耳順精力未衰謀猷風彩足以儀刑中外表正群卿而坐鎮雅俗僉謂宜封公爵又聞將歸真定設若允俞不過角巾私第安榮一身耳伏念師保之列久曠其人合無奏聞使居斯位以備論思必能進盡忠言有所廣益也如此不獨盡養老乞言之道抑以激勸人臣罄竭忠盡之節天下幸甚據此合行具呈

請明國朝姓氏狀

蓋聞自古有國之君皆惟原世系以明姓氏如軒轅以有熊為氏帝堯以陶唐為氏夏以姒商以子周以姬亡遼以耶律姓殘金以完顏姓是也伏惟聖朝奄有區宇六十餘載際天所覆罔不臣屬而又禮文制度粲然一新欽惟國朝姓氏廣大徽赫遠降自天今輝潛未發無以啓悟臣民視聽之頑兼體知得有親散賜姓等氏誠宜區別親疎使貴賤之間各有攸序然後詔語方仗如日麗天焜耀六合上以接千歲之統下以垂無疆之偉蹟也憚職居言責細大之事似宜敷陳故愚慮

所及不敢少隱

請論定德運狀

蓋聞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應天革命推論五運以明榮造之始如堯以火舜以水夏以金殷周以木王漢唐以火土王是也據亡金泰和初德運已定職名服色因之一新今

國家奄有區夏六十餘載而德運之事未嘗議及其於大一統之道似為闕然何則蓋關係國體誠為重事緣只今文治燿興肆

朝章制儀衛若德運不先定所王而車服旗幟之色將何所尚矣合無奏聞令中書省與元老大臣及在廷儒者推論講究而詳定之然後詔告四方俾承天

立極之序粲然明白寔光揚祖烈貽厥子孫之永圖也俾謬當言列無以塞責重大之事敢冒昧敷陳

為中省兩部私使貼書事狀

切見中書省左右部所設掾史其負數足以分務俸給足以養廉又明注出身定擬資歷是

國家以品官待人未嘗以胥吏相期也所望公勤精幹躬行所事今則不然私使貼書通知公務每房少

者不下六七人官不係名私有形勢例皆掌按牘主裁決甚則至於開節導達開閉門泄露事機滋長

奸弊私謁既行公道多廢近者制司偽貼事發此其驗也重念都省致遠源兩部天官之列建網立極所

貴肅清以明庶務柰何使幼穉無知之人混淆錯雜

紊煩官紀其為害弊孰甚於此若曰此等吏習而已事何預焉是中外兩部為童子吏習之所此尤不可甚者今若積弊有年曾不更張革去冗長欲均至激濁揚清選擇計密抑吏權謹公道

帝載以之能熙期會至於不失不可得也又照得省制行下州郡郡削減吏冗使有定員本謂省官不若省事有革不若省吏若此者舍本趨末欲清其流而反濁其本源也兼舊例私使貼書者律有明禁據中書省樞密院左右部及隨

朝衙門占候貼書等人合行禁罷

為百官賀正未見私先相賀狀

伏見 國家修習朝儀漸有成法是將表儀方國肅正百官為一代之制燕 朝廷之上禮宜過肅

殿陛之間尊無二上今者百官賀正趨集

闕下未蒙 陛見私先拜賀謹呼雜選相失無二上之義合無比奉朝儀已來誠勅百僚革比習俗庶令

宮庭之間先致清肅若大禮一行隨即可觀不然限以門闈今在內者不許私賀以將其肅敬之心亦禮治之一端也

為太廟薦新并前障垣垣事狀

伏見 國家建

宗廟奉 祖考歲時饗祭禮文昭備今職貢方國方物畢至惟薦新之禮尚闕而未行非所以交神明廣

孝思也又禮下公門式路馬况 太廟乎今廟宮正

門前障高墀據東西分門即神靈出游之道使內外
臣民經過者不知貧畏趨避為心又非致敬恭之道
按金制五品以上官過厩去傘屏人從疾過六品以
下並下車馬合無照依舊例遵行切詳二事違闕至
今誠有司之慢也

為春寒馬牛損傷課程帶納馬疋事狀

伏見上都路今春雪寒損傷馬牛數多其山東等處
災傷亦然切惟馬牛耕戰之本會驗明有條禁馬不
得駕拽車碾牛脚私下宰殺隨路有司奉行甚嚴今
京畿之間其牛馬非理用度甚者至於駝墾耕種公
然屠宰以為尋常政有司之過也今後犯者宜加重
論罪庶望民知畏避不致日有虛耗外據各路課程
每季乞酌量分數帶納全課馬疋有差就今本道總
府官或次貳一負兼監牧政各每年終驗率息數目
考課能否而賞罰之亦漢武帝二千石兼馬政之制
也僅議而行上供

天子之六既下備征進之大舉一旦果用足以收良
壯而振兵威比之倉卒和買或藉取民間不惟人不
被擾抑以減省國用力不勞而辦矣據此合行舉呈

論監司簽事職劄祿薄狀

伏念官守有常而事分繁簡時制雖寬祿隨品給惟
其加優則心專心顧則事理蓋庶於憂已而免喪耶
之耻勤於按部而無苟且之責切見按察司簽事係
隨朝正五品官執掌既繁部分寬遠如劄磨按磨審

鞫刑獄糾正官邪肅清風化勸課農桑體究一切公
事終歲驅馳不離鞍馬其在山北尤為匪易今月給
俸秩止三十貫文字長為解簿似難養廉近體訪得隨
路勸農使副定為從五從六資品又所任之事止勸
課而已其品從高下事為繁簡俱與簽事不同今者
祿秩爭懸返加一倍合無比附酌量添支使勸來者
以勉事功據此合行舉呈

用曆日銀修祖庭孔廟事狀

切見 聖朝修崇嶽祠緣為國家鎮山與民祈福而
宣聖三綱五常之本君臣父子以之而生成者也其
祖庭殿宇至于闕然攷諸典故典皆係歷代有國者所
增修又會驗

哈罕白王帝聖旨節該諸路曆日銀一半修宣聖廟據
東平益都兩路盡數分付襲封修完曲阜本廟合無
欽依 先朝聖訓將隨路及山東兩路銀數併修祖
庭正廟就用洒掃戶以供力役可不勞而辦如此不
惟善繼祖宗之志抑亦尊崇之盛典也

論關陝事宜狀

切見京兆延關陝重鎮其居民大半南畝放良歸順
等戶熟地負山險其義雍等峪口皆係南賊出沒道
徑如前年深入華嚴殺掠人民幾犯城郭茲蓋腹心
有應然也又如已獲平陽陳丑勞并本處李頌等詳
其事情正以徂彼前習故勾連內外謀叛歸宗皆其
事也體訪得東連鄭縣西踰義峪其間多有四方作

過避罪逋避無名等戶聚散山林間十百為群彼負
罪避匿不獲自斫小則聚而草切侵害良民重則結
連外境窺伺間便何所不至其陝西官府雖嚮奉
聖旨節文將放良折居交參等戶令所在招別未聞
實效况目今蝗旱如此流民不安其行府與總府宜
專一選差有幹局官屬多方用心出榜招集懷以恩
信使出離山村安撫存卹限以三年免徵差賦能此
既喜從新又獲其所則前日及仄之心不測之擾可
以求絕矣若因循姑息視為細微上下蔽匿切恐因
而別生事機如華州官司明知如此數百餘戶不行
申報私下隱匿取斂差發足見奉行滅裂不為盡心
曾無實効之明驗也若曰金商已成茲不復慮消患
未萌古人深戒又照得本路總管已闢三年雖有一
二次官望輕地微恐難鎮服是則分陝之任未得其
人誠不可緩也宜早為遴選材德威望素著足以填
撫軍民者以膺重寄庶幾秦隴之間弊政一新狂妄
消弭其元元之民感念恩德知

朝廷雖遠其憂民慮患深至如此孰不慶幸是天下
一臂大得安全矣

曹州禹城縣隸側近州郡事狀

切見曹州所轄禹城縣去本州七百餘里其親管并
投下約四千餘戶一歲之間事為不少如科撥催徵
打筭勾集及軍馬詞訟申稟一切事理人吏往還一
千四百餘里其於難易不較可知若官得其人政平

詔理民受其賜苟非其人恃賴上司寫遠不復聞知
凡有剖決鮮不徇情直行其或枉錯使無力小民卒
不能上訴有受臣而已今照得本投下和科拜答漢
止係千戶功臣之家不同諸王公主駙馬等族人合
無將五戶縣依例分付本投下外據縣司一切事理
就令側近州府節制照管官民但為兩便其濟州亦
撥到平陰縣五百戶亦請一體定奪施行

為完類投魯訛欺誑事狀

近見在都咸寧坊人戶完類投魯訛告稱耶律丞相
於本宅地虛暗井眼內截課銀五百餘定既而翻掘
一無所見坊詳京師風化之源政今之本一旦信從
小民狂妄至欺誑省堂侵誣大臣動擾人眾知無為
有撥倖方一舉云此風漸不可長燕白書都城監臨
發掘似非平時之事其投魯訛若不痛加懲誠以勵
其餘切恐小民因緣別生發端

請百官上

尊號事狀

蓋聞古者天子臨御日久功德昭著百官表上徽號
至于再三鴻惟

聖天子登極以來神功聖德不可殫紀今者宜請中
書省恭率內外百司奉表具上

尊號以聞

視朝奏事有常限狀

切以天下之事日有萬機事重而當即行者必須取

自 聖裁官恭請

皇帝陛下自非歲時巡幸於端居兩宮之時視朝進
奏定立常限非惟廢事康理亦使臣下不致稽緩

請建臺閣圖功臣肖像狀

昔兩漢之麒麟雲臺唐金之凌煙行慶皆所以褒獎
忠義激勸一時切見 國朝開創以來謀臣猛將勲
德顯著者甚多合無建立臺閣圖繪肖像不然則使
歲時配享廟庭非惟存沒獲寵亦一代之盛事也

立龍封衍聖公事狀

伏見歷代尊禮孔聖世有龍封以奉祀事會驗
國朝自壬辰年間欽奉

聖旨於南京取到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赴

闕今龍封於魯自元措之後嗣襲遂闕歲時主祀止

令曲阜令治承權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義我

國家尊師重道規耀百代三教九流莫不崇奉豈惜

一人爵祿而不議封建蓋未有舉行者合無聞奏明

考族譜令宗親推其賢而有文者襲其封爵俾奉祀

事以明天下風俗之本寔聖代殊常之盛典也

為教孔顏孟子孫事狀

伏見 國朝尊師重道德及後裔其孔顏孟子孫故

姓者時設教官使之養育比年以來不聞一人有學

業問望者雖親炙祖庭其淵源聞見終是寡陋今後

有無選三家德性頗明俊者使入京師國學令學士

等官教育庶幾有成以昭先世之德

史丞相封公爵事狀

切見丞相史公係四朝勲臣今雖引年宜加公爵給
其半祿特加體免以備顧問合無更依舊典每十日
一至中省平章軍國重事不然使卧讓諸將規取荆
襄亦周宣憲宗之舉也

請禁制異樣服色事狀

切惟衣服之制本以別貴賤定尊卑故歷代相沿各
有定制今民間以侈靡相高雖工商皂隸皆得衣被

金綉龍鳳衣物以致貴賤混淆無以差別今

國家以儉德化下衣服不衷返為妖災今後合無將

一切金繡異樣衣物除令得服用外自餘即聽與鞍

轡等事一體嚴行禁制亦辨上下定民志之一端也

論節婦雷姑狀

今休訪到京北府三白渠副使郭時中妻雷氏係前

監察御史雷晞顏女自三十一歲夫郭身故雷止生

女子一人長已適元氏經今十有六年窮居守志誓

死靡它真順聖雖殊有父風宗族稱賢御間服化在

雷門善繼先聲居郭氏寔為節婦理宜旌表風勵多

方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史丞相子格合任用狀

伏念崇德報功聖王之盛事推賢繼世有國之常經

切見前中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史公中朝元老累世

勲臣夙夜奉公小心翼翼而又忠孝傳家險夷一節

今行年七十抱戎相漢御將籌邊衝冒矢石瘴煙暑

暑

兩偃薄侵凌內懷未効之憂外慎敵王之寇用是憂勞日臻衰疾伏惟

朝廷憫其如此故屢頒宣賜式慰老懷先之以

御醪藥餌繼之以內廩乘驟其為

恩寵固以隆重然史氏一門諸子振振未蒙擢用今者魯蔡二公之後內外分任各有其人豈期柱石之元臣未覩管綬之嗣子據嫡長子格天姿高明達於為政前任衛州節使已有能聲後從西征多歷艱險合無依例任用置彼周行不惟慰史公之心於垂老之年抑亦激忠風於當代也據此合行舉呈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六

烏臺筆補

廉平章廉能令復用狀

蓋聞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今之通論也伏見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忠誠衛社孝友名家久待禁闈常深委仗而又疾惡如讎進賢若渴爰自中統初年奉將天威仗鉞陝右其奮不顧身弭伏禍亂致寬西顧之憂而謀猷忠壯蓋素所蓄積也及歸治裝琴書之外一無長物可謂廉矣既而平章中省前後七年益勵忠貞之節殊深端揆之方其於贊襄不為無補適者罷政就列程緣新制不聞過愆今也未及踰年卧病數月生理蕭然恬焉自若雖解律光之忠亮無他魏高允之清苦自守無以過此誠清白之相乃有為之材也今年方強仕作未宜置之散地使後事功方今川蜀未得其人襄陽旅拒不下儻起而用之使當一面必能收取實効不効則治某以肩妄之罪誠所甘心焉

乞尚書柴植北還事狀

切見雲南王府衛行六部尚書柴植賦性良能為人簡重嚮慕西曹殊深雅望及承簡在之恩宜處腹心之地自居大理將及五年今體訪得王府既選無所事事至於彼方上設宣撫下有管民等官仰賴天威足以填撫其柴植等一行官吏廿餘人俱不宜久置遐荒坐老志節使智能之士不得樹功業於明

時誠可惜也。陛下於奉使張庭珍處問知本官身雖無恙，鬚髮盡白，乃心王室，無日不在興言，未竟涕泗交零。中外間者莫不慨嘆。昔年定遠哀請，臣不敢望到酒泉，得生入玉門，闕足矣。古今雖殊，其於臣子戀關之心一也。兼楨母在堂，年逾八十，使母子形影相吊於萬里之外，又可憫也。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如楨者儻家，矜憫詔賜北還，如是宜獨不遺材於絕域，抑使忠孝之道得兩全於君親，亦激勸臣子之一端也。

論高明奔母喪事狀

今體訪得戶部員外郎高明為母訃至，已經詣告未蒙明降報，即奔赴致省，堂惟責遂差官馳海青馬前去追鑣，但欲以違錯加罪為此。參詳得若以公廢私，純孝之人難以存處，若因辜獲罪，使為人子者聞父母之喪，皆不敢奔赴，是有司教人以不孝，何以法為。唯其兩者之間，未有定例，使澆薄之徒轉無顧忌，孝行之士愈惑所守，照得舊例，斬三年者並聽解官，其品官任流外職及吏員司吏諸局分承應人遺喪卒哭百日，令復職，願終制者聽聞喪者並聽奔赴。今凡諸職官遺父母之喪，其有告詣奔赴及願終制者，如抑不從，恐傷孝子之心，伏乞省部比及通行定奪，已來合無量職務繁簡，權宜定制，或以卒哭為期，或見新月復職，外據自願解官終制之人，一從所請，兼憲董以肅清風俗為首務，而古者明王以要道治天

下無重於此，據此合行具呈。

彈周咬兒羅魏子等事狀

伏見近緣災異減斷囚徒，所以詳刑用回和氣，故選差朝官宣明至意，審理寬帶，惟卹惟欽，期于允當。今體察得某人，心殘忍悖，法亂行以重為輕，當出復入，如滑州周咬兒打死馬，大事詳其造意，止錄將妻枉道，慮有非為，曾不詳審。

詔條輒以圖財論殺，又驅奴孫佛室并妻羅魏子於淇州郭家店內同謀親手將本使王二殺死，雖佛室在逃未獲，其追會准服已是完備，自合依奉。

詔條准酌舊例，不分首從論決，却將羅魏子止同雜犯決訖四十七下，分付本家收管切詳二事，既罪寬大之恩，尤先重輕之義，足見處心邪枉，悖法亂行，非唯近戾天地之和氣，使冤冤苦生，死兩傷，胡可追悔。據逐節事理大屬違枉，合行彈劾，乞依法論罪，以慰死者。

論左丞許公遜位奏狀

臣聞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伏惟中書省禮樂刑政紀綱號令之所出，誠朝廷之大柄，中外之繫繫望也。丞轄之位，不宜用匪其人，使曠天職，伏見左丞許公，術師心大學，養氣至剛，獨立危言，清苦自守，挺然有蹇蹇匪躬之操，方之古人不可多得，且自立中省迄今十有二年前，後相臣如衡竭盡者多矣，未若許之切直敢言，不以榮

貴為心者本官正以遭不世之遇當有為之時十餘年間恩禮隆重爰自布衣擢置相位計其初心有盡率報國而已然自輔政已來雖中間有所違明未聞以次施行者以謂處任重責深之地無消埃補報之功夙夜思惟自慙焉用是憂惶疾日增劇今者恐久妨賢路故卧病不出哀懇求退至于再三揆度其情恐不特血氣為病耳伏惟

皇帝陛下聖智天臨明燭萬理求治之心亟若飢渴一旦得臣如此夫復何求且君聖則臣直亮肅則風列氣所感召理之固然若是則國家之福天下之幸也如左丞許公者伏乞時加體貌置彼論思庶使展盡底蘊以答 恩私其於謀王體斷國論必能盡忠言有所廣益以慰中外之望誠未宜聽其去位以塞忠諫之路也臣職當言責觸冒忌諱惟 陛下 留神省咎

論司獄官合行條理事狀

伏見比者隨路設置司獄官三十余員其品與掾不為微薄足見 朝廷重惜人命哀矜瘵獄之至意也又照得省部即目以五事考課親民官政治能否獨不見降到獄官合行條件切恐中間不為用心勾當有名無實緣徃行之間人命所繫若未經鞫問及抵法以前或因病失所非理死傷者間縱有 寃濫當宥之人胡可追悔此與殺之何殊檢會典故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今繫囚或以答掠及飢寒瘵死獄中

者朕甚痛焉其令郡國歲上繫囚若官掠及瘵死者丞相御史課殿以聞今卑職參詳隨路輕重罪囚一歲中不下常有五七百人且冬夏二季又為苦月其或溫涼失所飲食非時藥不當病非理死傷者固亦不少今獄官雖備恐只以無合行條令罔知所恤不過囹圄約束卒吏死致疎虞而已如此是與

朝廷於恤至意大相乖違徒月費俸鈔養閑人資聖也此與不設何異以其愚見今後兩省宜酌古准今講究獄官合行條件使知所守定為格例付下各路施行如本官任滿日仰總管有以憑考較優劣復令按察司體察相同申臺呈省用之陞黜以表能否庶望獄官任內盡心勾當不致非理囚禁因循損傷人命上以副

太廟行禮番晏事狀

朝廷哀矜至意下以感召陰陽之和以消災釐之氣亦 聖代善政之一端也外據囚糧盤藥燒燬窠窠等物所在官司須管按月依例給付却不得因而致有闕乏據此合行具呈

切惟祭禮以嚴敬為主兼質明行事清朝而徹古今之通禮也伏見今歲 太宮大祀自十七日夜二更已來行禮至明日辰時總方罷徹計其漏刻幾于日以致老者不勝其疲壯者委頓于地所謂有司跂倚臨事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因倦怠而不存于中矣且祭而忘敬鐘鼓玉帛似為虛陳彼執事者却因

怠失儀從而得罪是又不可甚矣參詳合無將見行禮文令尚書禮部與太常寺官重行講議中間節文輕重升降遲速因仍損益使各得攸宜以新一代之典永為定例則禮容精意兩有餘裕顧不盛歎據此合行具呈

乞權免大名等路今秋帶納中都遠倉脚錢糧事狀

切見大名彰德衛輝懷孟等路蝗旱連年闕食者數萬餘石限十一月終赴新城交納每石雖官支脚價二兩二錢其定難以繳計據各路所該糧數官司盡行搭配民間轉令顧脚版載今體訪得每石不下五兩有餘才方可運一石兼大河以南千里蕭條人煙斷絕人牛車仗冬月寒苦至於糶糧芻料又須負載往還三千餘里其間生受姑置不問而近倉稅石及帶納中都遠倉脚錢糧數亦依常例三限管得依期開納如此督迫入難何以聊生參詳上項事理除官支脚錢外每石百姓又費二兩有餘今畧舉大名見運四萬五千餘石扣筭據百姓餘上所費二兩之數且該米兩石為率是使百姓已納十三萬石到官比附本路遠倉脚錢糧數四萬九千餘石已出一倍之上今者更要百姓帶納之數委是重併以其愚見合無將今歲五路帶納遠倉脚錢糧權行蠲免外據近倉稅石更為寬展限次送納且令百姓併力以

供新城陸運度優於辦集且兵法有云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由此而觀當國計者誠宜深思遠慮念遠輸之勞傷百姓之困使民力有餘不致展轉靠損貧乏似為便當

舉崔國華克省掾狀

切見樞密院前官吏人等往往以貪墨敗黜其令史崔國華者練習吏事通曉譯言既慎所守又以能開自照剗來隋房例有違錯而國華無事經問者其掌行簿牘精詳舉皆可觀切詳身居吏職能自振索夙夜在公罔累所舉體理宜加異以勸方來合無將崔國華轉補省掾儻試諸難可收實効非唯於廉污之間黜陟並行抑亦明公道而勉事功也

論明經保舉等科目狀

今體訪尚書省批送禮部同翰林院官講議科舉事省擬將詞賦罷黜止用經義明經等科其舉子須品官保舉之人然後許試夫如是恐事出非常中外夫望切惟科舉之法上自隋唐迄于宋金數百年之間千萬人之衆講究亦云詳矣如餘科或廢獨賦義策論取士而不去者蓋以經史道備格律精當至公無私而又可常故也故前入目為將相科如宋之韓范歐富金之高石俟胥皆其選也其保舉在宋諸公雖曾建議令官舉歲貢以三百年尚文之世尚莫能行况權輿於今日乎參詳若依上項所擬將見公道掃地開節大行上下成風相率諛偽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矣且品流之人若果實人材雖出一切科目不害
爲通使特達之士何獨詞賦無益於學者治道哉至
明經設科正使天下之人舍精就簡去難從易不出
手抄義疏口誦集解心熟箋注其規模不出帖經口
試殆童子答默義之法耳至有兀兀窮年白首一經
餘不暇及者必欲絕去箋疏斷以己意使微辭奧意
超越於首學諸儒之上亦已難矣由是而觀返不若
賦義之淹貫經史扣擊諸子辭理文彩兼備之爲愈
也故唐人有進士百一二明經十二三之謔宋人亦
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足見經生爲易而進士
爲貴爲難矣此王安石所以創經義而華明經之輕
且泛也外據保舉等事論者不過士不官舉雖盜賊
倡優皆得舉進士則賢不肖渾散無以別矣曾不念
亡金舉法如十惡倡優奸盜充吏犯賊至徒等入明
有結罪條理儻舉而行加其詳密可也不然則草野
遺賢間閭寒壯終身陸沉不復進用於明時矣且以
故事考之又有甚可慮者昔唐楊國忠子楊暄舉明
經科學術荒陋文中不中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
權勢遣其子先白國忠云郎君所試不中程文然亦
不敢落也又楊汝士與錢徽學貢舉段文昌李紳各
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勝出文昌紳所屬比不預
焉及第者裴度之子李宗閔之壻楊汝士之弟或曰
今歲取士不公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命
王起覆試果黜十餘人貶錢徽宗閱汝士由是而

觀其明經保舉亦有未便於時者茲非明驗歟以某
愚見其詞賦宜公然集議不可遽去其保舉之法恐
行不克終徒爲紛紜之變耳當今之務惟以多得人
材以備任用爲急場科目之先後人材之速得已經
具呈

建國統事狀

伏見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國統以明肇基之
始方今元雖紀而統未立蓋未有舉行之者是大關
然欽惟

聖朝統接三五以堂堂數萬里之區宇垂六十年大
既未建何以威仰万方昭示後世愚以謂國之稱
宜下公卿大臣及五品以上官集議關下則天下
幸甚

彈西夏中興路按察使高智權不當狀

切惟按察司所行輕則彈劾奸邪重則抑按暴亂爲
使者務要剛明知體臨事有爲故風彩所加百城震
肅今體察得西夏中興路提刑按察兼勸農使高智
耀資性罷軟不聞有爲事佛敬僧迺其所樂迹其心
行一有髮僧耳既乏風憲之材難處搏擊之任兼河
西土俗太半僧祇初聞智耀來官已爲望風輕易故
理任已求所行淹阻畧不見憚欲望宣明教化問民
疾苦鎮靜一道難矣哉如近者君良和尚等事比其
驗也合無別選材能以代厥職不然雖復別有區處
既非其人恐終不能震疊不惟虧損朝廷威重使

五郡寬抑之民一經赴訴彼強暴者加怨前時而平民轉罹殃咎其或使之強為因而別生事端尤為未便然詳至此擇人而代伯不宜緩揀此合行糾呈

論立睦親府事狀

書云平章百姓以親九族此帝堯致治之先務也今國家聖子神孫碩大蕃衍維城維藩固若盤石宜請立睦親府選懿親中尊王之賢重者一人判大宗正事使之敦睦宗屬奉承王命庶幾於變特雍民德歸厚矣

論屯田五利事狀

南北之勢我可以取彼此必然理也然饋餉轉輸古無良法正有屯田待以歲月為古今上策耳

朝廷往年已曾施行不數年積穀幾至百萬若行至于今其利有不勝計者蓋兵足食民無轉輸之勞邊有備官無和拿之弊兼自古議征不庭莫不留兵在田而後收必勝之道今者宋人出沒不時恃山林阻隘雖云深入如涉虛境今者如復令邊民分地雜耕上自鈞化下至蔡息不數年剪去荒蕪蕩為耕野一利也民則什什伍伍相望三時種藝甲兵在傍彼欲內寇野戰實非所長復欲伺便鼠竊又無潛伏出入之便而後嚴烽燧謹斥候少有警急我則收合餘力據守要害而似前日之寇盜不可得矣彼縱來寇如獸蹙平野獵者蹙而殺之獲之無不利矣二利也至於我軍在進適當農隙丁力有餘者許隨大軍入討

所獲悉付本人是民因私利勇於公闢三利也又令向裏一切蒙古奧魯亦編間民屯使之雜耕不惟調習水土可使久居且免每歲疲於奔命之役四利也不數年根勢深固使奧魯軍人倒營南下近則雜兩淮之間遠則抵大江之北所謂長江之險我與共之矣五利也合無將河南舊有屯田戶計及一切沿邊之民盡折絲銀使之輸穀其屯事於山川出沒要害去處首為耕墾官給牛畜自辦農具其條法且一依經畧司元行然後選近侍為大司農官及內設屯田郎中員外專領其事使通其奏請趣其應副歲時令按察司或督軍御史按行屯所察其成否而賞罰之不數年田事可成坐收必勝之道矣

論百官集議事狀

朝廷大事有疑侶未決者當下百官集議機事置大夫專掌議論自兩府大臣博士已下皆得預議以伸已見不嫌以卑抗尊既盡其衆之所欲言然後附以人主之獨斷此漢集議有公天下之意也方今品式未完法制未定事有可行而疑侶者宜遵漢故事五品以上官集議

關下各具所見以聞

論宰相兼判兩部事狀

今者吏刑二部官備吏具專一分治是朝廷委任既專且重切見比年以來選法不定刑名無章黜陟遠近多徇私情輕重死生致傷和氣且考

定新制使宰相兼判兩部以責成効

論立群牧所事狀

伏見古者將帥以大司馬為官蓋兵以馬為本今冀
土雖馬之所出然國朝馬政未遑修舉與臺皂隸
皆得乘騎駕車拽碾無不駢用一歲之中消耗不少
往年雖有禁令旋復寬弛甚非強兵之道也宜養之
有素立群牧官略取唐制以定牧產之法再嚴先禁
用壯女威

論官買輝竹事狀

切見衛輝路民竹錄三十年前百姓培養以至今日
俱係軍民站戶倚仰當差兼已亦數重宣課近年官
定四六抽分其實中半曩者園戶訥難雖蒙上司定
奪經今二年未獲明降其竹因斫伐不時往往枯死
若以竹論適合官拘如曰物力與桑麻無異又與懷
孟事體不同據園畝不過四十餘頃宜買屬官竹使
民无求業之思官有通行之利亦便民之一端也

論塞絕沁水事狀

切見今年雨水稍作黃沁北流决壞武陟縣填開北
與御河合流淇門以下槽岸低狹不能吞伏幸不為
患兼今日隄防未修儻值雨潦大作自衛已東非惟
漂沒田廬盪場所在有大可慮者以某愚見將元修
開堰宜塞絕之使無後患嘗聞衛土人云金太定二
十七年黃沁北流濟沒州城水至浮園第一級此先
事之驗也

論范陽種麥事狀

切見附京地寒不可以麥而歲用不啻萬斛止仰
御河上下商販以資京畿今范陽去都百里而遠土
風宜麥與稻比之秋田宜令倍種外據荒閑曷占復
許諸人開耕驗頃畝免地租三年及減半力役亦充
實內地之道也聞中古無麥今盛於天下者蓋自武
帝始也其種稻事昔比齊皇建中平州刺史穆暉達
議開督元舊改歲收稻數十萬石北境賴以周贍此
其驗也督元在今新野縣界

論大作水軍事狀

征進舟師固未嘗闕然可大作一軍召募兩淮黃河
上下等人并南人歸順者兼用其力舡艦一依宋法
精選大將使之專習水戰建以龍驤樓船之號歲
師出水陸並進亦多方悞之之法漢武發會稽歐
之策也內則浚太液池造筒輕舟今武衛軍不時
習又武帝伐西域而擊昆明池魏祖之征荆吳
許西湖是也

論削去科帖傳名

民間科帖標注俸欵且賦稅從古有之必欵之
以給祿養是恩出於上今者名之科帖曰此官
也是民自以祿食稟給非出國家公養太恩
今削去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論撫治川蜀事狀

宋人以川蜀號為左臂謂其控制荆吳上流恃

所重者迄今奄有垂五十年殆天之所以資國朝也。比年以來雖行臺院然未聞境土外拓戶口內增蓋。經畧撫治未得其人故也。以某愚見若有能招集流亡和誘諸羌訓農積穀通商惠工興起伏利權存遺黎文武才幹忠義方畧者擢以不次許於要害城邑令一切從便行事自非邊城可併者併其差稅課糧權閏三年行有實効使守其土外據諸蠻君長如能率眾內徙亦仰依上施行軍前屬獲生口不許贖賣將婦及男女成丁者配合作戶官為給田每歲量納本主稅石如此待以歲月完實富庶以俟他日順流東行之舉猶愈守駐寨柵崎嶇山谷間徒費錢糧終無所益取困弊而已。

論普加諸王爵號事狀

古者封爵或以土地或以勳賢然往往進領不有其土未若我朝天恩曠蕩均同雨露實有其封以供場冰其未加王號者合無推恩普議及依制頒降印綬使名實兩全以篤親親之義。

論戰士有功遷加官賞事狀

士須以氣作氣因利以銳而官爵者國家之厚利也故以加級奏遷使獲今後軍前一切戰士克敵有功者合無驗所獲首級用誥勅遷加散官以作士氣。

論西川軍役事狀

西川軍人俱係山東河北山後戶計逐年取要氣力往還五千餘里比至屯所鮮不困之求其精銳不可

得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近聞平樂軍人已蒙替罷至於其餘軍力合無一體定奪亦同仁一視之義也。

論禁庸醫事狀

國家以民為本五福以壽為先今民間庸醫及僧道等人妄行鍼藥民愚無知一旦委命於手至有父殺子前子夭千後終不覺悟是庸醫者猛於苛政也以其愚見除係官名家者流餘者宜漸行禁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此之謂也。

論監選典故事狀

監選故事吏部將受除負數及擬定州縣名職單目付之監察本官但憑數臨視而已若中間或有資歷先後品從高下及不應等事許本官陳告御史即推究振因與之改正今者監選合無依舊例施行付之吏部以為定式。

論置官吏空行簿

天下重事無重於州縣得人果得其人臺司何憂清州縣何憂不治今按察司既立請中書吏部具州縣見任官吏姓名為空行簿所至州縣先暗行躡察然後遍見官吏一一詢考政績得其公廉勤幹者明注實狀於簿其衰老無能顯有不治之迹者以朱書書之其有中之才雖別無奇効亦不至取闕者以墨書書之又有雖是常才能專長一事亦以朱書之還臺具奏以聞然後付之吏部使陞黜補克之際

可以坐見群吏賢愚能否不遺一人則天下之才昭然可得矣

論益都括出新戶事狀
益都路括出新戶不下萬計俱係貧難老疾分房驅丁攢合作戶今秋又值水災比之他路重致因乏若

生事端非國家之利也以某愚見宜令按察司從實檢覆粟堪戶計猶宜存恤其不成戶者並聽作貧難收係倡為安便

論品官得上封事狀

五品以上文資官如遇赴闕授除據所管路分內有利病當興除者得上封事以聞其條件大不過三小者五事而已正本上中書省副則呈御史臺庶望

下情得以上通而無壅滯之蔽非唯少見人才優劣亦且知任內有無盡心勾當

論立國子學事狀

切見朝廷選近臣子孫聰明者付之省部開習政務或授之儒生講誦書史有無立國子學使學士院官及選通達政務一人專領其事

論嚴禁奸細事狀

方今宋人規畫正是內嚴城守外用慎謀遂得事情預為備禦故師出不能大有利益以其愚見急當禁絕人入境將沿邊地面令軍官上下分掌不時巡邏萬一透漏其當該人員同知情治罪

舉閣仲修事狀

詮選刑名最為重事先為選法未詳已擬丁某克員外郎勾當其刑部亦宜選用舊人整理審定切見在都關某係前朝刑部令史練明法律通達書史年德俱高宜蒙錄用不然取宋故事立審刑院使掌理其事

論交參戶土著事狀

交參漫散戶計本管上司差設權府提領招撫總把之類另行管領中間不無侵擾使失業貧民轉致困弊今後倡此戶計合無令見任官司收係上着元籍路分推送除豁

論立聘財事狀

男女居室人倫之大者也比年以來聘取無法妄增財幣使貧家失娶嫁之時今後合無酌古準今定立常數庶望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春旱請禱事狀

古者龍星見而雩雩者四月禱雨之祭也即日已是立夏氣存乖和暑炎驟作全體訪得自彰德迤北至都去冬無雪經春不雨二麥已枯春種未下至於大輿部內雖雨降數次多者不及二寸切恐蝗旱反成災沴民事之急無重於此據隨路闕雨去處合無令有司擇日行雩祭之禮為民祈穀其於農政實所先務據此合行舉呈

論倉庫院務官除授事狀

舊例倉庫院務皆係流外官除授今者一出人情賄

賂其以賄得者取倍常為心其以情得者務賂遺為事以致往往失陷賊濫而敗曾无愧惜今後合無依舊例覓見勿當人負定立資品依格遷叙使人人以功名為心其弊不革而自去矣

論監選事狀

欽奉

聖旨條書內一欵節該應合選轉官員如任滿不行選轉或選轉不依格者委監察糾察仍令監選欽奉如此近委某監選伏見中書省奏奉到

聖旨中統三年無脚色官員盡行委用據告叙來襲等事省別亦有定例其一切求仕官員各有自來根脚及本路總府保申文解所當問者非降不等資品不應遠近失當言出事定皆在擬注之際今者監選止是引驗臨視解由文字中間銓注窠闕是否何由得知若已除人負儻或不應有告言者臨時難以折辨亦恐臺官推問又知得第一選係監察梁員監選將解由人負讀視外驗及將擬定窠闕亦令看讀今某監選除讀視解由引驗人負外擬擬定窠闕不令看讀若不呈覆緣今日格法日新某等監選亦不當守常而不知變至如亡金故事亦是監視注定名數其間公事若有違錯即告監察與之改正又念今日最害事者以情破格以私害公照得欽奉

聖旨前該仍令監選思付選者一選之事豈有知其前而不知其後合無依第一選通知前後事理但望

中間不致違錯據此合行呈覆

論學官自代事狀

切見內外大小官吏務保祿位鮮有以廉耻自厲者正似庸工計日取直縱有強幹亦為薄俗所移欲求其公勤忠義竭力以報上者不可得已其道正須尚廉耻獎忠勤抑僥倖進恬退如樹私黨取常格叙故舊等事皆宜杜絕今後合無令內外五品以下至七品官比及考滿中間須得保舉所知有才行声跡顯明者一人以自代令按察司覆察才行確實由臺呈省聞奏如不相應彼此俱罪之其舉官在任內或有故及任滿闕員即令其人補充茲蓋帝舜九官相讓之法唐朝因之亡金亦嘗行焉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行之于今何獨不可但二三大臣主之當力耳

論修起居注事狀

臣等學士院脩起居注逐旋進讀復置起居舍人郎等官使分掌其事

為收復連海軍狀

傳委東路統軍同據元曾攻拔連海將士人負令陳說當問方畧限以年數專為收復以窺海道入揚州之路

論定興隸屬涿州事狀

切見定興新城爰自亡金係京畿屬邑况根本所在勢無大重合無改正復隸涿州

論服色尚白事狀

國朝服色尚白今後合無令百司品官如遇
天壽節及圓坐廳事公會迎拜 宜詔所衣裘服一
色皓白爲正服布告中外使爲定制

論百司吏員並懸書袋事狀

在都百司吏人實繁有徒服色既無以別察者又不
復知以致往往輕犯禁令今後有無取舊例令吏員
等入並懸書袋

論州縣關解字事狀

州縣見關解字去處宜官爲起蓋使有定所及頒降
戒諭聖訓書之屏風使朝夕仰視知所懲勸

論器械有常課事狀

器械貴堅強犀利非限以歲月不能如法西漢至昭
宣帝間兵甲器仗方得精粹合無隨路置局以常課
造作物勒工名以考其利鈍令達魯花赤不妨本職
監視成造每月開申功程次第上下半年輸納京都

論褒獎公能廉幹事狀

隨路府官有廉幹政声自民間達 聖聽者宜降德
音特加旌擢

論密院置學士事狀

樞密院宜取唐故事置學士一員選六十已上通達
古今曉暢軍事及明時務知地理儒者克之以備顧問
問參謀議或有可否許以專達

論今後師出不拘常限事狀

今師出不可以秋冬爲期宜出不意使蹂踐田苗不

得耕稼以成彼邊困弊之漸亦克國伐巷李靖破梁
之策也

論州縣檢括僧道事狀

州縣宜檢括出家僧道不上着等人有以妖術惑
人衆及造作偽金銀者痛行治罪

論均平秤尺斛斗事狀

書云同律度量衡帝舜所以資治也今民間升斗秤
尺有出入之異往年雖有禁令有司或裂竟莫曾行
今後合無製造法物官爲印烙頒降州縣一體施行
論軍官以功贖罪事狀

軍官之罪重積如北宜許以邊功自贖以攻城畧地
伐謀用間爲上以斬將擧旗爲次餘驗所獲首級使
相當其冒名影替之數古人所謂使功不如使過是
也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十七

烏臺筆補

彈順天路總管祖世傑不合支俸事狀

照得尚書省劄付節該今後官吏辨證私罪但離本職其祿不給承此今體察到順天總管祖世傑於至元七年二月為道一大言語公事尚書刑部勾喚本官前來歸問至當月十七日到部至元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才行還府有本官却將正二兩月俸杖於本路盡數閔支了當事屬違錯合驗贖闕月日於本官處依數追理施行

論借貸飢民米糶事狀

切見益都淄萊衛輝洛磁等路農民因連年蝗旱闕乏饑艱自去秋至今春刈食草木至結死中毒病腫自縊死者幾於百人其壯者迫於飢寒往往去為盜賊外據見關食者密州萊陽等處二萬七千餘戶西京一路三萬餘戶上下累申前後十月才聞尚書省將三路飢民分間約量許貸米糶接濟却令今秋還納而上年借此等事依例催徵欠數悉詳極有未當者夫張官置更本以為致如為郡縣者承流宣化牧養元元為本主監司者以按治撫察問民疾苦與利除害為務且救荒守臣職也今坐視民飢大失所天至於此極不敢權宜畧為營救方循守常例行移申解經由官府數重至於再三尚不獲請即救其轉死溝壑之禍誠可痛也又慮任內戶口流散別致違錯

唐言安論隨以隣佑團甲保結不使東西就食它處苟延朝夕以致殍餓死亡過算如此是上慢下殘而與有司殺之何異使監司管民等官當位食祿何類安處民上而以牧養與除為治哉夫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宰相者代天理物下遂其宜者也今民急如此理合以哀痛為心猶已飢渴開陳事宜作急聞奏使

朝廷曉然知利害所在大發倉廩寬貸益法或停罷夫役蠲除差稅重如惠恤以賑濟撫養為事庶可以上副

聖主天地雨露之恩仁民愛物之念不務出此視為細微方以借貸還官為事所謂荒不救見饑不驚者也兼所在為糧多有各無實切恐虛行了無所濟且近年已來為百姓貧乏者部雖差官賑濟止是營救一時不見速有安濟弭盡之方以至於此如西京一路見闕食者三萬餘戶今許借貸米糶倉撥三萬石約戶給七斗家以五口為率日食二小升是僅能支持月餘兼山後地寒霜雪早至設或天災依然二月之外不知復何存活而秋田又無所望此又當慮者照得前宋時每遇水旱飢荒必選擇京朝才幹重臣以體量安撫為職其一切規畫悉以便宜從事如富弼之活青州韓琦之救利益前發所活百有五十萬口足見規為有方雖多益辦况二三十萬之衆乎又檢會得金監司條例遇災傷闕食去處有能以物賜

濟困窮與民興利除害者按察司保申

朝廷約量旌賞以越遇有此等事理許令守臣從長

親畫營救更乞將已借米糧即充賑濟之物外據上

年懸欠舊稅截日住徵其於官民兩得便濟其今當

去職有見不言寔為負責合行一就具呈據乞

御史臺照詳

御史臺施行

舉李戶部稱職合特加寵數事狀

切惟財賦天下之大計民部六卿之劇曹昔李唐一

代以調度見稱者裴劉二公而已切見戶部尚書

李德輝資稟忠純精詳政體夙夜在公克盡所事而

又疾邪持正吏不敢欺愛自歷職已來寔為允稱可

謂寔蹇匪躬盡瘁於國者也近聞尚書省亦以喉舌得人

不許改充別職誠然照得唐例如裴劉諸人於度支監鐵本職上

帶中書門下兼同之稱據尚書李德輝官資祿秩

理宜特加寵數顯異良能以慰中外之望而

當國者且復塞進賢之責矣

烏臺日事

請舉行科舉事狀

切見科舉事理往年翰林院已經具陳中書省乞

聞奏定擬頃者尚書省亦下禮部復有講究條目至

今未聞施行蓋未有度其事宜而力為言者伏惟

朝廷凡有大小勾當

聖意每云尋好人者且好人者大弊解官事識廉耻

以公滅私不作過犯之人若科舉事行必須先立學

校或人人力學學校者國家之化原人材之大本

也但自教育中來人終是通古今解公事知廉恥識

忠義鮮過犯如此豈非好人歟由是觀之庠序科舉

以之育材取士取為急務理合舉行兼自立銓選已

來內外郡官其品從散官俸祿職田子孫廢叙其為

寵數亦以不薄至於功能陞賞之科過犯降罰之例

又復備具蓋所以磨鈍礪世欲官得其人以致理

故也然取人之道未觀其由應選之人歲有定數謂

如目今隨路府州司縣見設正官一千五百餘員緊

以中材較之其實良能著稱者少又中間身故老病

因罪黜罷及闕員去處每歲極多據格法之外雖有

適用長材又不敢枉法參注一人是應選常調之者

不數年所存固無幾矣若科舉取人之法於此不早

詳定是猶工巧者得製錦之方而無錦可製將何以

就衆服之功乎又如儒人戶計委係深通文學者依

例免差若此科不立恐不能竟別是否使委通文藝

之人終身不被其澤而又無路可進得展實用於明

時誠可惜也以此參詳科舉為法以之取人寔為公

當故歷代因仍雖格制異同終不能少廢此明驗也

鴻惟太宗合罕皇帝聖模宏遠戊戌年間以程試之法畧

為施行當時翕然向化所得人材不少據設科事理

既保

先朝已行故事理宜追述

聞奏定奪施行如此則上可以副

聖主求賢致理之心下庶幾多得人材大補銓選內

外百官之用不然人情急於進用勢利所在僥競成

俗若此風一煽治道無由而隆風俗因之而靡尚何

選法之有哉故時政所先莫此為重秉

國鈞者宜深思遠慮預防其將來之弊則天下幸甚

論職官公私有犯不聽收贖皆的決事狀

古者刑不至大夫禮不及庶人兼爵祿者所以待材

能廉耻者所以厲節行此自古之常法蓋斷不可易

者今訪聞得尚書省奏擬到將一切內外職官如公

私有犯不聽收贖皆以的決論罪甚非待才能而厲

臣節也如此則是有司教人以頑鈍無耻集詬之節

廉隅不立而當職任者既無貴者尊尊之義且以官

徒自處苟日計庸而已假如外路一州縣官聽斷民

訟其或無理者必論之使退彼執迷不聽至於再三

官偶以怒晉遣出民必曰汝雖無私罪猶得以辱詈

為公罪是當官者手足無措為小民者恣得羅織矣

兼目今官弱民強例以侵侮把持為事若此法一行

官府決不能立上司亦不復制矣論者必曰相臣得

罪且受杖責此何所措是大不然夫相臣受責出人

人主一時權斷舊例即非求格體制不得引為後例

之論民必懼焉恐此言一出斷不可訓徒傷天地之

恩為 國家欽怨之舉耳據此合行糾呈

論重刑決不待時事狀

切見中統建元詔內一欵犯刑至死者如州府審問

獄成便行斷決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奈

續繁冗須臾決判萬一差誤人命至重悔將何及

朕實哀矜今後但有死刑仰所在官司推勘得實親

情始末及斷定招款申宣撫司照詳宣撫司再行審

覆無疑呈省 聞奏待報決斷至今依上施行理實允當此

聖主天地好生之大德雖堯舜無以踰此今訪問得

朝廷諭尚書省今後合打的便打了者合死的便施

行者省官回奏云已前重刑待報候秋分後斷決為

這般贖下多有便似淹禁一般今後至如省部問了

監察重審無寬不待秋分逐旋施行呵怎生

聖旨愆道得是一般所聞大槩如此設或在京者能

然外路何以區處早職參詳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

變故君子盡心焉謂如明白重刑其正犯于連職仗

准服追勘審覆結案須經歷官府數重少者不下半

載之上不能一切完備尚慮事情始末恐有差疑人

命至重或致枉錯有傷和氣故舊例重刑不限催舉

待以歲時欲於三覆五奏之間脫有冤誣廢正犯敗

露不致濫及無辜以極哀矜欽恤之意見不啻於連

殺也至於秋分後行刑蓋自古

帝王體天行道以順四時生殺之理此又大不可恃也如舊例決不待時蓋所以待惡逆以上罪也今者

將一切常犯死罪者數月之間案牘稍具止令省

節監察審問無冤同惡逆罪犯決不待時雖皇陶在上保不能曲盡獄情一無冤濫今畧舉近年北京高

幹忽乃婿銀延壽奴將隨逐妻家駙男長壽轉賣上都民家在後事發到官以殺害駙男自誣又經

中書省審刑官審問無冤至將延壽奴作死罪斷訖

一百七下及將妻高氏離異既而駙男以親書達于本使乃知本人誣服本道按察司方為改正以此參

詳按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兼法者天下之公共非倉卒奏對間所可擬議伏惟尚書省總持紀綱號令天下民之大命繫一言安危誠當審量事宜集議允當

可為求格者而復更改聞奏以救既往則天下幸甚據此合行舉呈

高唐州州尹張庭瑞稱職事狀

今體得高唐州州尹張庭瑞自到任已來甫及暮年五事可稱一方受賜蓋其人強幹有為廉能素著凡所與除率先律已如待僚佐以禮束胥吏以法勸課耕桑裁抑游惰宣明教本則首興學廢極齊贏劣則課習鑿流井井有條吏安民便而又曉暢軍機勇於臨敵向軍虎肅已肅邊聲今尹齊西號稱治家誠有用之全材一時之良大夫也理宜

聞奏擢置監司不然百里之地不能盡其所長為可惜耳據此合行呈

請立登聞檢鼓院事狀

切見一等在亡女小民苦無冤抑如婚姻田宅戶門等事往往輒便接駕唐突

聖主愛民心切以為事重致使聖額未嘗不為之動其唐突者必奉將

敕旨令有司理問然後退去則是

萬乘帝王之尊下行有司之事萬無此理臣下不能不駭懼合無建立登聞檢鼓院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抑累經訴理未獲辨明或事不機密者許令投進以

聞如此使天下冤抑之情得以上達而朝廷尊嚴之勢被狂妄小民亦不能咫尺輕近矣

論立司諫等官事狀

蓋聞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至於諸侯卿大夫士廢人皆有諍臣諍友則國安而令名可保矣况

萬乘之帝王歟伏見

朝廷近年以來雖或事小情有以重者天威震怒出於一時輒至不測欽惟

聖慈隨復追悔以至有云當問如何無人題奏來所聞大槩如此今憲臺雖立或有所論執卒不能上達

得聞陳利害於前合無選近侍重臣輔以剛正儒者

使為司諫等官如此則

聖蓋聖而明益明且免夫既往追惟之悔天下幸甚

論職官子孫試補省臺院部令史狀

照得舊例

皇家總麻以上親及曾任宰執之子聽試尚書省令

譯史

皇家袒免親及宰執孫并弟若三品以上職事官之

子弟及終場舉人聽試臺院令譯史其散官五品以

上職事子孫兄弟及姪或散官不及五品曾任五品

職事子孫兄弟皆聽試御史通事切見

朝廷近年將大根脚官員子孫分付 都省臺院習

學政務此政前代宗室宰執職官試補之意也至於

宗室子孫不敢輕議如宰執職官子孫弟姪理宜舉

行蓋宰執職官子孫弟姪終是有門地大相脚中出

來入其所聞所見無非宦體時務有所顧惜且不急

於財賄此輩可取者今後合無酌准上項格例限以

歲月試驗克堪相應之人令於省臺院部與吏員相

參勿當寔為兩有便益且吏員職掌文字皆係

國家庶務刑政機密動關利害自非守慎公幹者鮮

不害事若以宰執職官子孫相參勿當驗事務輕重

上下分掌使逐互琢磨長短相補持體倚辦各有所

司豈非兩有便益者哉為吏員者漸磨既久務知遠

大聲迹漸好易其鍛煉積習之心為子弟者通曉政

事一適於用革去驕陋侈靡之氣不數年使

朝廷之上備任用者比皆良能公正閱素宦之人

將見私己門下僥倖泛濫之弊不革而自去矣

舉都事馬甫并選用儒者事狀

切念臺望之為司不同省而職掌上所以肅

朝廷之紀綱下所以正百官之邪僻至於軍民利害

刑政得失皆得糾而繩之故一臺綱領必須擇得其

人使內外官府動或過舉則曰有某人在恐不宜然

可也又古者用人唯出至公雖父子相舉兄弟同臺

官府有舊比不以為嫌如或不才抑濁揚清正臺司

之職耳切見都事馬甫性詳靜閑吏事凡所論議務

先大棘以儒飾吏者相參勿當方為允稱不致事務

差謬為外望所易

論陳提刑改除不宜取解由事狀

伏見尚書省奏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陳祐簽

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就令本司取無粘帶辭由前

來參詳見設按察司五道據祐志真剛果毅然有為

脫畧時務明大體凡所與除民安吏畏風采所加百

城震肅以聲迹比量竄為稱職兼山東東西阻山負

海地廣物衆連年蝗旱軍民不安所仰祐等以之鎮

靜今祐所除名雖相列其寔左遷若向前代官苟非

其人是一司監司殆虛設耳憲臺理合開陳可否以

之執奏別議選注外據取解由一節照得舊例凡省

除官倒除者止是給據別無取解由休例且按察官

係 朝廷耳目之使以按劾彈糾為職不同州府掌

管事理今也齊同有司一例取解由赴省似為非體乞一就定奪據此合行舉呈

論五品以上官殿授事狀

訪問得舊例五品以上官得除者殿授皆奏謝六品以下官於嚴祗門授而無謝禮今者內外大小官員其宣命勅牒皆於中書省祗受似有未當者且三品至五品官俸職掌雖分內外俱係國家倚重臣子而

朝廷誠不可不察視其人之邪正能否也昔太宗將都督刺史姓名疏於屏風欲坐卧觀覽得善惡之跡注於名下以備黜陟至玄宗將已除職官廷之內殿詢訪治道然後諭遣至人人感激莫不以名節自奮故真觀開元之治號稱隆平今後合無將五品以上官員盡令 陛見祗受

宣命使人躬被

恩寵於朝抑且革去僥倖非妄之徒外據六品以下官員且於 中省祗受權宜門授之制如

殿庭定立然後別議施行

論貧難軍合從所屬定奪事狀

切見天下新舊軍戶極有生受難以應當者如貧難年老單丁女戶消乏者是也至如新簽軍人近年上司畧行分揀難易不堪者却行收係為民二千餘戶况在前年分舊軍中間年老單丁女戶消乏貧難數多獨不蒙分間優恤何事情一躡而舊軍偏重如此

蓋有司之不省故也其家可傷者如貧難等戶往往陳告經年累歲了無投向如告到總府府司止備申兵部部即曰非我當問即行下令申合屬本路依准申覆樞密院院即曰我主調發但恐關少正數而已仍散押入案亦別無定奪參詳雖使貧難軍人無所控訴而軍前氣力亦不濟用是軍力人難上下既無分解兩相就悞今畧舉懷孟路舊軍李用姚三秦義等三名俱各單丁年八十餘歲無人供給日逐沿管乞食應投向申樞密院不蒙明降其秦義近於軍前因病身故本路又將李用等三名申詳兵部又行下令申合屬別無定奪此明驗也今檢會到唐制健兒在軍皆有年限更來往額為勞憊又諸軍鎮量關刺利害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者克健兒常住邊面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去者聽至軍州各給田土屋宅人賴其利中外獲安是後州郡之間永無徵發之役又舊例諸軍健年六十者罷投如秦義等八十老人使之守戍禦敵何所賴其勇健哉今後合無應貧難軍人陳訴許從合屬受理定奪勘當的實唯復寬減差役或別議優恤庶免致靠損人難進退無據不然請依分間新軍本例將貧難極生受者亦從長定奪以為安便外據關少合補之數官為召募情願者聽仍優復其家口遇有戰功普例給賜如此可以收壯健而活疲民其為惠恤小民豈不倍於尋

常萬萬也據此合行舉呈

薦臺掾趙文昌事狀

切惟臺之為司以禮法繩官邪用儒術飾國事近世已來文學之士專上才華少諳吏業一旦從事辭克有為苟有盡心誠可嘉尚切見前濟南副提學趙文昌自為臺掾強幹有稱夙夜在公精研政事以儒有師吏之材養氣負嫉邪之志求之等倫誠難多得今去繁居簡明見甄獎若臺司將來闕負如文昌者誠宜擢用必能不負所學克堪所任儻升霜簡之流尤勵素餐之者某今當去職有見不言寔為負責據此預合薦明

舉左丞姚公克經筵等職狀

伏惟

朝廷凡有大政大議必須

清問故老茲蓋詢諮黃髮恐有所慰之

盛意也切見前 中書左丞姚樞

潛邸舊臣 中朝大老生平以聖學為心輔政多嘉

謀入告近發南省為衆牽持罔伸所懷今年維耆父

精力未衰謀猷論議足有規為未宜開退使後事功

至於侍講經筵監修

國史保傳

儲閣承旨樞密寔能克堪負荷必能進盡忠嘉有所

廣益兼翰院集賢等員如

許寶二公者已蒙

恩眷如是有此體例合行舉言者伏乞 憲臺詳照施行

論衛輝路不宜通管竹課事狀

切見衛輝路見管竹課據所該地面懷洛高汝唐鄆徐邳益都泰安等處自方萬有餘里其實難以勾赴今止令衛輝總府並隸管領恢辦課程不致虧兌失誤參詳極有未便者蓋衛輝路分微小當四衝驛程民訟科差諸軍與魯一切課程等事比之他郡百倍其劇今又將諸路竹課並令管領雖極慮盡心勾當決有力所不及去處又緣竹雖官貨寔係經商交易不同商稅認辦宣課事體至於斫伐以時般運有法價直低昂使官民兩便自非通知貨殖善於理財者鮮能首尾相應彼此皆辦兼上項有竹地面必須差設監司巡竹等官吏又令聽受本道節制前去各路營運其間交關往來其路分既平牒衙門而監巡比皆差委客寄少有蹉跌輒成沮阻與其廢力如此何若各令所在總府兼行管領以為長便又照得濟樂清滄解監依舊專設司事恢辦合無將上項竹課亦另行設立監司同監場一體管領勾當庶氣力專一終是場為責辦今省部若不如此從長別行定奪將來衛輝官府不惟因此負累其所辦課程僅有虧兌失誤深係利害據此合行舉呈

儒士楊弘道賜號事狀

伏念高尚之士無代無之

國家必遂其素志賜以奕士先生之號蓋其材學節義可高足以勵薄俗而敦風化故也切見益都路者儒揚弘道文章德業師表一世至於賊壇頻年徽功經營海道欲遂奸計先生預有所見發為歌詩聲言不可今行年八十有三窮君守道垂老丘園誠天民之先覺清時之隱逸也合無照依莊靖李公

恩例乞

賜奕士先生之號以表其廉節且今本路歲時常加存恤

請職官依舊三十月遷轉事狀

切見即日到部聽除職官緣負多闕少積積停滯人數以致進退兩難有礙銓調但失才能樂於從政之望深有未便者至如

尚書省委准令大小職官皆以六十月為一考蓋出一時權宜本為收拾力計等事恐考限短促中間不能盡心勿當而已近聞隨路戶口事理已是檢括版籍見數別無隱落若止擬六十月成考歲月既久則官府人情不無厭急輕易之弊又於選調有所窒礙難時之制但宜復舊合無

聞錄依舊例以三十月為滿考選調無得通行取官免致開曠實於官民兩得便當

彈劾汝翼狀

今體察得中路教授劉汝翼今月初七日於崇孝寺與提學楊榮因議事間用言侵犯遂將楊榮輒行毆

詈及攬摔鬚髮至於脫落却行私下勸和恭詳教官維為人師行中士表宜明教本訓導生徒為任其劉汝翼凶悍荒酷凌犯官長為細人所不為既傷儒風大夫士體使京師首善之地何所矜式宜遴選師儒以代其職據此合行糾彈

論隨路闕員及未到任官負事狀

切惟張官置吏本以為民官得其人負不曠闕庶得民安事辦今體察得隨路見闕總管八員正從七品二百七十餘員兼州縣省併以來所轄地面極有寬闊去處加以蝗旱大作民心替替似為未安况充此平陽太原濟南等處皆係重鎮尤不可闕員勿當合無遴選才德兼備素為

朝廷所知者擬注總管及州縣被災重處員闕多者省部從長講究於見守速闕官內選摘或令內外五品以上官辟舉廉幹相應人借注補充勾當又知得四月中受除官員已踰兩月尚有未到任者五十餘員亦當作急催督別議究治不然切恐中間規避致誤一方事務又於

國家法刑有所釐裂合行一就舉呈

為起蓋良鄉縣南留里河橋梁事狀

會驗中書省條畫內一款該若有利害可以興除者申臺呈省遵此切見中都迤南係四方官負客旅朝會經行驛程正路近體知得良鄉縣南十三里有舊來經由留里河橋官道南至濟州六十里兵革以

來橋廢不行日今靠西由繼陽套遠轉至涿州七十五里若經夏秋水泛漲涇濘虛陷致使鋪馬客棧來往生受兼繼陽套地形卑下村坊遠鶩接連葶會屢常失盜深為未便竊詳若依舊起蓋留里河橋道不唯道路高平徑直使鋪馬客棧性近三十餘里又免水潦泥濘之患官民寔為兩便伏乞御史臺備呈中書省行下相視改正施行

益津縣尹張英非違等事狀

今察到益津縣尹張英自到任已來甫踰兩月其送節非違為私蠹害等事開具于右據此合行糾彈

一縣尹張英到任至今兼掌射印凡失盜二起

明有窟允顯跡不即督勒弓兵嚴限緝捕

却為擗問失盜李鄭二家親屬及勒要訖

事主王伯英自願不行申告文狀其從遊

盜賊以有為無匿而不申度其主意上恐

不獲停罰月俸本縣民心因此失望其張

英字民之官務在肅清所部盜賊消弭方

為稱職今所行如此非唯違錯寔為以私

戒公

一前益津縣尹張文郁主簿李璋使訖盜折粟

鈔三十餘定其張英明知前官侵使官錢

不即依理舉問又不止約本官申明使州

知會於九月十九日反行送出還家去訖

及發下馬駝一千餘疋已悞料粟纒於十

月初十經隔二十餘日不由所管上司擅

自赴府而越言上說稱前官張文郁並不

交代往豐閩去訖乞勾追發下依理交代

及總府退訖月申縣辭却就都於州司吏

李靈處訖取本州空解休前申覆切詳上

項事理非唯失誤支持事屬與因許冒兼

張英係監臨之官知代官有犯故不舉問

送令還家其徇私害公孰甚於此若弗糾

治切恐因而循習別生事端所據前項事

情就問得州吏目王文進司吏呂仲榮與

所察相同

一霸州益津縣分俱該河流陂浸地面其驛程

係山東要路中間津梁最為急務又照得

省劄修理橋道事明該簿尉關負委自己

上正官兼管及令長官檢校其縣尹張英

將本縣合修橋道堤口畧不省問止委弓

手盧得用管領工役致使人夫逃散冬月

寒令修疊不能了畢使經行人負罷役城

夫及發下馬駝滿涉水水人幾有漂沒者

就問得縣達魯花赤舍里甫丁吏目王文

進與所察相同其於公不幹違錯怠慢如

此

一守令百里寄命苟非其人則一方被害其張

英性荒嗜酒昧於事體又乘酒縱暴不居

公廉將公使人符首領等非禮毆擊致有
逃避之者及本州行下事理如橋道見禁
等事往往違拒輒不申報至於縣司所行
或不應者典吏報覆畧不聽從特賴曾為
部掾蔑視上司如委察尉印令弓手張典
掌管將舍里甫丁私己人烈石立為巡捕
祇待官見於煎茶鋪勾當其恣意亂行如
此致將公務窒塞兩耽非止一事兼張英
前任唐縣其部民告發不公等事上司未
曾歸結不審緣何依前遷除克益津縣尹
勾當合無一就究問

彈左巡院官休和趙仲謙事

今體察得趙仲謙於至元五年十二月內詣中都左
巡院告王四打死妹趙喜蓮事其郝整優馬警判蕭
典史提控張仲禮將被論人王四不行撲捉到官及
在都見有干證人亦不勾喚虛調行遣及將濫縣取
發到干連人等並不與元告被論當官對問從放還
家其事主趙仲謙為見巡院故意遷延再行告到
總府并右三部行下巡院其巡院官吏止是依前虛
調行遣並不理問却於今年二月二十日有郝整優
沈警副等當廳公然省會元告被論人等與限二日
勸和了者切見巡院係京畿親民正聽務要禮義與
行肅清所部據前項違錯事理合行糾彈
為添科南京不任差戶事

切見南京路兵興已來百色所須盡出民間如挑河
運糧和買和采採打木植造作船隻器甲等事三年
之間畧無喘息加以蝗旱相仍物價躡躑實其被災去
處至今有闕食者而賑濟

大恩又不露被中外整整財殫力困已是生受又即
目垂蠲比之去歲滋徇極多近體訪得今歲將本路
新收二萬四千餘戶盡行添科差發須管不失元額
却緣照得上項戶計內一萬餘戶俱係交茶重抄老
疾不任差下戶切恐緣銀一出別致逃竄將閃下差
發必瀕於見在戶數可數元額如此是百姓重併轉
增困弊兼日今襄漢未下攻取之本首仰河南據已
困之民為

國計者誠宜深慮撫摩存恤得小利為易固邦本為
重合無欽依近奉

聖旨減免益都差發

恩例再行勘當堪與不堪從長定奪

聞委施行據此合行具呈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為除豁河南屯田戶差發事

切見河北路分新簽軍戶省部將元當盡數除豁了
當今體知得南京路屯田戶計相近二萬方其緣銀
止除訖正額餘上越下數自如今見在民戶包納即
日本處軍馬調度百色所須民力已是生受更將額
外絲銀數納切恐靠損不交合無依見起新軍差發
一體除豁似望百姓蘇息不致因而重困

為劉古乃打魚事

切見雄霸武清等處魚官劉古乃所管專一打魚人戶七十六戶每年納魚二千餘頭自去年納至五百餘頭比舊數增一倍之上儘供官司用度今體知得歲納魚數增至萬頭切詳維霸等處俱係河泊斤鹵地面其間貧難人戶別無營產止仰捕魚為生應當一切差役又兼依例認辦課程其古乃每年於民間抽分魚貨已足侵擾今來本官為增數及萬陳告上司將應有河泊盡拘屬官禁絕諸人不得採捕就問得魚戶趙知事與所察相同若依上項所告不惟下奪小民衣食於國家賑卹貧難之意大相乖違又燕天地生物有數歲取萬頭不幾於竭澤乎據古乃所請理宜裁抑合行舉呈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七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八

烏臺筆補

彈趙春奴不孝事

今察到在本都勳字坊人匠趙春奴將伊親母阿焦生不奉養棄絕在外餘二十年於今年五月內容寄患病有伊母親妹梁阿焦遣人報知其趙春奴並不前來侍疾至十九日夜母阿焦身死其院王陣姑兩次專人告哀本人又不奔赴停至午轉總方前來已是帶酒並不舉哀又無哀經復教怨言難以緘惡又禁伊妻不令哀哭遂將靈車用驢馱拽便行出送春奴隨逐道中又不哭泣亦無戚容言笑自若里巷人眾指詈不孝其逆心終不悛悔反生嗔怒先行去訖有姨弟梁從振者告到匠官黃元帥教依理持夜出殯本人故將喪事畧不成禮只於當晚焚燒了當詳此情逆世所不容今京師風化之源憲臺肅清之府其趙春奴既為人子其於母氏存歿之際棄視其心絕滅人理較量愈逆孰大於斯其在國家是傷風化據此合行糾劾伏乞御史臺照詳痛加懲戒施行

論鈔息復立常平倉事

切惟天災莫重於凶歉國計無先於貯儲蓋儲有餘則國用足國用足則民賴以足今天下大約公私之間曾無蓄積以備凶年况即自中都而南蝗旱水湧十有餘略雖水至甚萬一失所官須存卹然不過

發倉庫免租稅重為賑濟而已此特挾荒于一時其於經國遠圖則未也以愚見莫若復

先帝常平之制就各路已有之倉令有司預為脩理講明定法不使有名無實昔唐以稅茶等錢為義倉之本深為便益參詳合無亦將隨路平準行用鈔庫

工墨鈔息增餘見在等鈔分標州郡作常平粟本就令本路轉運司兼以提舉收余勾當續用逐年所得

歲數源源不已則三年之間百萬石之粟可不勞而辦是常有一年之蓄矣又會驗得常平倉國家自丁

巳年初立明年戊午宣德西京等處霜損田禾穀價騰湧百姓關食官為減價出糶民賴以安此先事之

效也兼安便官民其利有五且不動官本無害經費取辦於息取息之法又無窒礙一利也歲或饑饉社

未全濟使民心先安大有指擬不必家至戶到感念恩惠二利也其力穡之家又知國家貴穀賤貨務農

大本使趨末之徒爭緣南畝不致有過賤傷農之歎三利也至若軍放調度餉餉為先比歲軍興動輒和

采若常平一立除屯田糧及正稅外復有百萬餘石之穀積於中而於外時和歲豐民無所仰權以濟

軍雖調度加倍民無和采之擾軍免關食之虞四利也歲稍不豐平價出糶鈔本不失人賴以安使市廛

之徒絕幸災貪利之心貧乏之家脫轉死流移之替五利也若夫平糶常平富人社義等法歷代相沿莫

能變易能一旦舉而復行則天下幸甚所謂不害經

費為國遠圖良以此也據此合行呈覆

彈縣尉楊政事狀

體察得今年十一月內有在都住人崔提領將傳州

人戶丁五十妻支丑女作逃婦捉拿及稱被捉支丑

女時有老劉等將皮帽金經卷兒等物奪了其崔提

領與伊相識人大興縣見任縣尉楊政一同於施仁

門關不居公廨問得支丑女不係逃婦明有根脚不

容分折崔提領將支丑女用繩索鎖訖分付楊縣尉

收禁責得本婦狀稱因夫丁五十赴都作夫患病前

來探觀到末清縣河西務被崔提領作字蘭奚提住

寅夜強行奸污問出如此詞因其縣尉楊政並不

移有司理問枉禁支丑女數日將崔提領所據老劉

等奪訖金經卷兒等物却勒支丑女要陪銀六貫才

將支丑女保出使本婦無處申訴為此就喚到大興縣尉楊政問得所說相同除前項支丑女等一起公事首會本縣尉司行移本縣依理施行外據縣尉楊政係京畿捕盜正官有此遠枉合行糾彈

彈馬全擅科鈔事狀

今體察到管上都路洪贊馬站貼戶提領馬全自至

元二年正月至五年十月終於所管站戶劉澤等虧

除正站紙應錢外擅自科歛雖泛錢銀二定一十九兩九錢問得馬全招伏是實兼馬全年七十七歲老病不任勾當合行糾彈

為收刈秋青草事

照得每年和買應辦稈草不下六七百萬秤才方敷用切見燕京順天等處蝗虫水滂若全依年例和買切恐臨時就候合無籍此秋間令從長計置秋青等草如法積梁向前兼載支持用度官民俱為兩便據此合行具呈

為私被衣甲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諸官吏將官物移易借貸者委監察糾察欽此近於五月十三日在都百姓人等私賽神社其人往往被執兵甲遊歷街衢前後數日及馬有挂全副甲者今體察得上項器甲俱係在京諸色官員人等處借到恭詳甲兵

國家重器又欽奉

聖旨已有明禁條例今來諸人員法抵禁私假小民以為戲刻甚非嚴制令而重武備也豈惟民不識法習以為常切恐因而別生事端據在都官員人等務相假借及合干部分禁斷不嚴合行糾彈伏乞御史臺照詳懲戒施行

違市令馮時昇不公事狀

今體察到在都前市令馮時昇於行舖人戶處取受行錢鈔六定一十一兩三錢五分黃米七石麵一百斤制府見行追培其馮時昇却於今年四月間賣大與府保解赴部求仕

省部依准將馮時昇遷除保定縣尉去訖切詳市令

保八品職官其不公如此事發在官已有承伏迺於總府告稱勾當已來並無粘帶亦無過犯其大興府亦不勘當是否端的輒便朦朧保申是屬違錯外據馮時昇負罪欺官僥倖冒進以之臨民何所不至合行一就糾彈今後合無照到部人員曾管領錢穀者亦於制國用使司會驗有無粘帶然後遷除庶望杜絕奸欺以厲來者

彈步站管王提領不公事狀

今體察得中都管步站官吏王提領崔總把徐今史等與自願當站百戶楊鼎焦百戶等上下通同作弊於站戶百戶馮百亨等二十名處累次取欵錢物及尅落給散草料鈔取受羊酒逐節不公等事據此合行糾彈

為在都回回戶不納差稅事狀

切見中都親管民戶每歲供給和買夫役一切等事比之他路實為繁重今體察到本路回回人戶自壬子年元籍并中統四年續抄計二千九百五十三戶於內多係富商大賈勢要兼并之家其與販營運百色侵奪民利並無分毫差役照得欽奉

先帝聖旨節該幹脫做買賣畏吾兒不速兒蠻回回交本住處千戶百戶裏去者若稱有田產物業不去

呵依已前

聖旨體例裏居住處不揀大小差發舖馬抵應與民戶一體當者欽此合無照依累降

聖旨處分事意取會見數分詔定奪驗實有氣力與民一體當差疎得協濟貧乏不致靠撥據此合行糾呈施行

欽奉

為陝西鄭縣隱戶計事狀

聖旨條畫內一款該載不盡應合糾察事理委監察並行糾察又會到陝西行中書省文符該欽奉聖旨節文拘刷本路外來交叅折居放良等戶若州縣官如能用心將民戶拘刷盡數到官遷官給賞如有隱藏定是降官治罪欽此今體訪到京兆路華州官司將鄭縣刷出漏籍等戶六十二戶並不申報上司私下取欽差發今問得見有華州人劉德亨並與所察相同是屬違錯據此合行糾呈

為蝗早救治事狀

切惟古之為國者雖值凶歉民無捐瘠困乏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隨路大蝗赤地千里就使撲滅已成災傷其於貧民首先失所不無流移飢饉而救荒備患之術不可不預為計料何則今日唯先安集民心最為急務故謹具愚見二十事伏乞御史臺詳擇施行須至呈者

一隨路總管府今歲伏遇

天壽節除祝延

萬壽禮數外權宜停罷公宴庶表

朝廷優卹元元不以已為樂也若然則雖古者聖王

遇災減膳徹樂無以加此

一御河上下有糧倉分宜差清幹官檢括實有見在數目外據借資裝散變壞及上年

河運未到倉粟數督動所司嚴限閉納其通州李二寺等處應有露囤穀斛就

水潦未動亦宜許諸人搬運赴都城倉其脚價止支本色亦實京師濟窮民之

一端也如挨陳者其關食之家驗口賑濟不然令所在弓兵早暮兼為巡防以

備疎虞

一隨路高貶積蓄之家官宜出榜驗彼中時估量添價直發賣仍禁不得擅恣增物

價如百石以上坏菜者究治如官倉發賣其權豪富戶所余不過十石若詭

名轉余者仍為究治

一隨路存留祇應銀糧如已到官者須土司明文然後動支若百姓緊關食粟仍作急

飛申聽候許令賑濟其未納到官者盡行蠲免

一隨路站赤祇應如酒肉等物亦宜酌量減免不然照依

中書省劄付順天路事理一體施行不然

是燕南二萬餘戶獨不被存卹之意也

一河間路轉運司應收到物斛不下五七萬石

宜無令回易銀鈔驗元價直輸河金使克正課以備軍國經費作為兩便不然如本路百姓關食官定平價發賣

一隨處金銀丹錫等坑冶約五十餘所每歲穿穴淘揀不無損泄陰陽之和有無合止者止以少養天地元氣

一山林河泊之利所在皆辦外課有無權時蠲免聽民採取以供不給兼前出已嘗施行稍足復禁如物

一山林原野係禁地去處如獐鹿鳥鴉雞兔之類亦宜許令採捕期以繼豐稔禁如物

一隨路交鈔庫鐵冶所即目若有見在物斛去處亦宜取會見數仰所在運司出榜照依元價果賣

一在都酒務開沽者應有見在緇糶官司亦宜見數權令停止醞造此係前世受管施行

一捕蝗之際不以諸色等人有材能識見規畫出衆者籍記姓名事定量在賞用又嘗聞飛蝗雖難打捕遇夜即須停止於坐落厚處傍挑坑澗燃薪草使之明照四

遠然後驚趕蝗必望明投赴衆力從而撲滅說比比得濟合無試為之行恐是

一法 莊農之民闕糧食者所在官司預宜出榜禁

治不得推稱病疫私宰耕牛為食如博易米粟者聽准備翻耕出曝蝗子參詳

實申臺呈省以憑不次陞用 州府司縣官其被災重處有能規措存卹百姓不致流移飢浮者仰按察司考覆得

實申臺呈省以憑不次陞用 州府司縣官其被災重處有能規措存卹百姓不致流移飢浮者仰按察司考覆得

即時阻滯合無與中都並北遞鋪一體給糧食養濟仰所在官司專一存卹不致飢困逃散

一每歲應辦官草收成尚然不敷今秋穀草顯見儉少宜趁時於無蝗去處刈秋青等草將來兼帶支持用度

一莊農之民所認六色課程如酒醋等課今蝗早如此有無權時停免或從實結辦稍安復舊如初

一隨路州府宜建立社稷精神壇廟令有司歲時致祭亦憫恤為民之一事也

一隨路自省併州縣以後極有寬闊去處或有尉多係主簿兼攝至有全闕去處如山東州郡所在雖有專尉其地廣物衆委係難以照管又體知得

省部亦爲此事先於東都路已行添設專尉了當今蝗旱如此百姓整整切慮迫於飢寒盜賊多有不無驚擾宜酌量隨路緊要地面添設巡檢使鎮遏巡防以備不虞及村保設置鼓面遇有警急互相應和

一隨路如富戶有力之家能周贖貧乏或爲粥

於道以濟流民至十人以上者官爲旌賞或聽一子臨官

彈馬仲溫橫做錢物事狀

今察到在都曲河坊坊正馬仲溫因刷問逃軍於人戶取說寶鈔一十一貫八百文緣兩廂七十餘坊凡有事務不無撓擾合行糾彈

彈忽都魯阿散不赴任所事狀

今察到淄萊路長山縣遠魯花赤忽都魯阿散前來中都部夫勾當至十月初罷役本官不行還職令女婿馬合馬等於本路開說自十月至十二月終俸鈔若不糾呈緣忽都魯阿散係請俸親民職官到今八十餘日不行還職據此合行糾彈

彈王千尸冒名代軍事狀

今察到守把棗陽萬總管下千尸王仲賢至元六年八月內前來中都取發軍人其本官將合起正軍六名不令正身應役却行要說錢物冒名替代今就責得本官下提控李德唐指證並與已察相同合行開

坐糾呈

彈益津縣尹張文郁侵使鹽價事狀

今察到霸州益津縣前縣尹張文郁主簿李璋於至元五年支不盡益折粟內侵使說鈔三十三錠三十五兩爲此就問得州司吏杜唐佐並與所察相同據此合行糾彈

爲太廟中柱損壞事狀

今體知得太常寺申都城所呈相驗到太廟中心等柱損壞說一十四條訪聞先爲劉景監修太宮完備特注朝官重加賞賚今者未及數年朽壞如此顯見當間滅裂多不如法設若舊柱不堪自合改用新柱似壯麗今省部雖令劉景用木填塞了畢終非可待歲月理合治罪以彰其咎至如太常寺近爲經夏暑濕告出曝神室中禮鬯有司尚恐褻瀆不從所請彼修補動作之際其震驚神靈比之曝曝褻瀆實爲加重外據不經奏請即令劉景修補震驚神靈事屬違錯合行一就糾彈

爲優卹義陽軍人事狀

狀見中統建元詔條內一欵節該九征進軍人臨陣而亡被傷而死者其家屬理當優卹仍仰各路宣撫司量給衣糧優卹其家欵此人漢唐舊制軍士死者加恩致祭更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今聞圍中義陽軍人經值今夏癘疫致有死亡俱係沒於王事誠當

推恩於憫有無照依已行事理或令所在官司送還其喪外據氣力孤弱之家取會見教重加優卹非惟激薦將士寔思慰民心感召和氣一端也

為懷孟路新民不便事狀

切見懷孟路新民三千餘戶雖成居六處然鄰近大河又不在本路勘制之內已呈奏便委新管鄭注守頭目併係宋人中間官民恒相告訐生事端無厭無之又訪聞得如修武縣新民見發奸細利害等事此其驗也設若狂妄無實人情詭詐終是不安合無將上項戶計錄為本路管領其舊管頭目依例與管民官一體遷轉不然於職官大違素有感德足以鎮撫為總管亦是一便蓋往年已曾令李同知宗傑於上安撫勾當一任之間特然安靜此非其功驗乎據此合行具呈

彈兵馬司擅自勒斷事狀

切見在都兵馬司設馬步軍五百人保專一警捕衙門自去年至今今年三月終強竊盜賊計六十餘起致有殺傷事主劫掠財物及本司公稱下為盜者蓋當該官兵不為用心滋多如此三限不獲行下取招並不回報其都轄上司縱令或裂虛作行移亦不申明賞罰是作過之人無法可畏教之公行也都城輦轂之下庫藏倉廩諸所在萬一竊竊深繫利害又間有敗獲賊徒除事閱權勢不能歸結者才方申上自餘無問輕重輒便勒問斷遣豈惟侵司越職竊弄

威權但恐中間奸弊日滋寔為事害兼是司自來並無囚繫勒問斷遣之理今後有無有令兵馬司據應獲盜賊畧行取問即便解府歸結施行外據失盜起數已獲者賞未獲者罰如此庶望上無縱恣虛行之失下華違錯自專之弊賞罰既明民知所畏京畿之間不待歲月作過之人將自消弭據此合行糾呈

彈大興縣官吏乞受事狀

今體察到至元六年三月內有苑仁閣倡戶魚王嫂赴大興縣告稱男婦阿肖欲行私遁還家想見別有好事有周縣尹并司吏張榮祿將阿肖扣執輒行推問指稱在曾與劉和尚安三通奸隨即撲捉各人不見却將平人劉貴劉慶兩監收至當月二十一日有周縣柳魚王嫂劉貴巷長張仲義等公聽省會傷和了者至二十五日有魚王嫂要說親家肖大買休銀一百四十兩及劉貴安三劉住女休和銀九十兩當官有本把張榮祿取要說劉貴等家錢物銀三十八兩九錢紵絲二疋又有打合休和人罷役司吏張權縣要說安三銀一十五兩柵候人馮首領董面前要說銀九兩打合人韓大處見收銀一十七兩有周縣尹教休和了當為此喚到司吏張榮祿等畧行問得是實就追到銀六十三兩紵絲二疋贓狀至甚明白據本縣官司止合依理歸問阿肖不合背夫欲行私自還家罪犯外據想見別有好事一節係是稱疑詞因別無堪信題跡依例不許經告官司便行推鞠令

阿肖招說曾與劉和尚安三通奸輒生事端亂行撲捉播擾收禁兼魚王嫂娼優之家官司不為詳審致令當行令史收受錢物為無憑據却行省會休和如此開閉俾門撓亂公法事屬欺枉合行糾呈

彈良鄉縣站官私取工俸事狀

今體察到良鄉縣晉站官王提領等至元四年至元六年於站戶納到祗應錢內侵支訖鈔數為此就責得司吏王仲筠狀供晉站官吏於至元四年至元六年祗應錢內侵支訖鈔八定二十五兩五錢據此合行糾彈

為孫彈壓代軍事狀

今察到左衛親軍總把張大有下彈壓孫旺至元七年二月代替訖哨馬劉本戶軍役周歲產軍絲一千兩已得訖經一百兩就取問得孫旺招伏是實據此合行糾呈

彈固安州官吏剋落益折粟價錢事狀

今察到固安州官吏將至元三年益變粟數作至元四年益粟見在報過大興府依已報四年粟價每石四錢五分追鈔其固安州却分出三年粟數依當年粟價每石六錢追鈔為此就責司吏張安仁狀供當元係司吏于仲淵等將三年支不盡粟六千四百四十四石二升依四年見在報過在後總府依四年粟價每石四錢五分追要鈔數此時照出三年粟數并價直於前州官劉州判甄商單蒙擬定三年粟數止

依當年粟價每石鈔六錢追收見收到鈔二千七百兩五錢四分得此文狀扣算得三年比四年粟價每石多鈔一錢五分計多餘鈔一十九定十六兩六錢據此合行糾彈

彈東安州官吏剋落益折粟價錢事狀

今體察得東安州益折粟價至元三年每石六錢至元四年每石四錢四分除起納就支喂馬駝外至元三年見在粟二千六百九十二石至元四年粟八千八百七十五石五十二升一合七勺有司吏李讓將三年粟數併作四年見在申報在後大興府驗已報四年見在每石徵鈔四錢五分其當該司吏李榮并提控揚守榮却將至元三年粟數依當年每石鈔六錢追收比四錢五分餘徵鈔八定三兩八錢畧問得司吏李榮狀招已取到三年鈔折粟一千五百四十四石六斗五合計餘徵鈔四定三十一兩九分據此合行糾彈

乞徵問取牧馬地草粟事狀

今察到涿州站膠占牧馬地內有熟地二百七十七頃二十二畝每年召人租種每畝收粟三升稗草一束為此取到管站官提領馬仲祥呈並與所察相同今扣算得上項地畝每年計取粟八百三十一石六斗六升稗草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二束且自至元三年為頭至今四年計粟三千三百二十六石六斗四升稗草一十一萬八百八十八束據此合行糾彈

彈東安州司吏張芮不公事狀

今察到東安州刑案司吏張芮職濫不公為此就責得張芮招狀於至元四年十二月終劉全等更免刈葦草粟訖鈔四兩五錢至元五年免放李宇政解鋸夫役要訖鈔三兩至元六年七月於娼女常海家內飲酒逐件是實即追到鈔七兩伍錢再將本人審問無冤斷訖二十七下勒停了當今將上項鈔七兩五錢隨呈解去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體訪保申令吏曹士良狀

訪問得曹士良隻身於在都銅馬坊寄居住坐於今年六月內前去上都至今未回今就問得左巡院司吏張仲禮稱當間係燕王位下趙二奉

御對警使整言判保舉曹士良係真定路附籍人戶庶吏俱通以此准憑轉保申府了當今來切詳既大興府令本院踏逐通經史令史一名自合公選可應之人其左巡院官却行徇情轉保訖自來素不諳知人真事屬違錯據此合行一就糾呈

彈涿州站官私使祇應錢事狀

今察到涿州管站官劉提領等至元四年至元五年於站戶納到祇應錢內侵支訖鈔數為此就問得次官提領馬仲祥稱本站官二員吏三名於四年五年祇應錢內侵支訖鈔一十二定是實據此合行糾彈

彈趙州平棘縣尹鄭亨事狀

今體察得趙州平棘縣尹鄭亨自到任已來聲跡至

甚不佳本官酗酒狂為連結朋比遊行私家無日不飲及求娶娼婦展散不公挾弓放彈損傷人目如此非違事理就問得本州司吏王柔張才稱與所察相同合行具呈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

一本縣西閨開門戶娼婦刑械苛其鄭亨私先

往來於今年七月內求娶為妻照得舊例監臨之官不得與部下百姓交婚雖會赦猶離之况要娼女戶主為婚案詳縣尹字民之官務在肅清所部禮義興行今所行如此事屬汚濫

一自到任至今別無可稱聲迹與本路窮趙吏

提控王太醫新提控日逐朋從遊行私家飲酒無度如今春北寺救火其鄭亨乘醉執持棍杖沿街驅率人眾致將小取打傷頭面參詳應救而不救自有條禁罪名豈得恣為毆擊亂行無法足見居官素無政體事屬違錯

一於今年春今在縣祇候人屈首領引宅司鄭

和晉於縣西村分發訖馬尾羅兒約三百餘箇每箇要白米一斗無米餘金一錢四分其公然展散無所畏避事屬貪

一今夏捕蝗自佛寺為頭逐西村分所至觀取

要雜酒每飯投雜數隻且天災如此農

民愁愁困於捕役當此之際其鄭亨恬不為意飲酒食肉以悅口腹其為不恤無重於斯

一去年夏挾弓放彈將縣民曹博士左眼打傷致令本人損傷訖一日無所告詣照得放彈及投瓦石在庶民猶有明禁詳此縱或悞傷亦無一方師帥民所具瞻挾彈行遊彈射鳥鵠而為少年童子之事是為不應合行糾彈

薦濟南士人楊從周事狀

蓋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今體訪得士人前監察御史楊清卿孫揚文郁天資雅厚質而有文子史群經多所浹洽今年近強仕經明行修不求聞達待庭闈以薪水悅親居鄉里以教授為業傳箕裘於三世罔墜先聲謁聞望於一方式敦薄俗誠當代之孝廉士林之特也儻蒙省錄必有可稱不惟激士夫進學之心庶幾規奔形勢之者於肅清風化但不徒然謹具狀舉聞

彈中翼軍擾擾百姓事狀

今察到中翼侍衛親軍揚千戶崔百戶高彈壓下軍人自至元五年八月前來武清縣北鄉等處於民家安下每日取妻飲食及逸互欲索馬匹草料至甚擾擾不安以不應副恃賴衆力輒發惡言恐嚇侵凌無所不至每年直至來春三月才方起離雖曾陳告縣

官不能禁制使當差平民無所赴訴深為未便今就問得本縣東至孫家務西至牛人南至召香二十餘村及取到百戶梁仁主首趙百春社長田祥等狀供與所察相同據此合行糾呈

彈漕運司差委官非理擾擾事狀

今體察到漕運司同提舉下委差唐古張千戶等於今年正月間騎坐鋪馬三疋前至武清縣北洪濟鎮將本鎮主首張聚等用繩子拴縛拷打非理取妻飲食等物就責得張聚等狀供與所察相同看詳本鎮不係站赤路程遇有使客鋪馬飲食皆取自民間而漕司官吏每年不時經過其唐古等恃賴本司形勢如此縱暴不公非止一次畧舉今次強取要訖物件并多取訖飲食數目合行開坐糾呈

彈李二寺倉損壞官糧事狀

今察到李二寺通濟廣濟二倉見在糧粟用露囤收貯其倉官不為用心以致倒塌露囤五十八座並不修理損壞官糧計九千八百餘石據此合行糾彈

彈右巡院准攔王得進事狀

今察到在都西曲沟坊丁阿齊女心哥召到弘河人戶王得進弟王千奴為婿於至元六年十一月內為病卧於積糞團標內凍餓身死並不停喪依理埋殮恐隣佑知覺比及天明擡擗出城燒揚了當其丁心哥亦不持服於今年五月內有母阿齊接受訖本家安下數年今平準庫劉大使財錢鈔三定金子六兩

為妻了當又買與丁心哥女婦一名於八月內有五
千奴兄王得進狀告到右廵其本院官吏雖判勾行
並無取責却有坊正陳提領為與丁家閱親遂折令
折和至當月初四日丁阿齊與訖王得進買眼物折
鈔五十貫其當該司吏劉淵兩次要訖王得進鈔六
兩祇候人小楊等二兩七錢於初九日接訖攔狀為
此追到元行文卷及問得元告人王得進并過錢人
薛仲甫張得林隨逐劉淵人劉得進俱與已察相同
今來參詳據丁阿齊圖財主婚濁亂人倫不有所天
其劉大使明知違法輒行求娶其右廵院官曾不詳
審俱係妄冒欺俗傷化之事輒虛調行遣並無取責
却於公廳接受攔狀縱令公吏等人秋下折和如此
開閉伴門撓亂公法事屬違柱合行一就糾彈

論課稅戶隸總府管領事狀

切見隨路運司見管課稅戶五千七百餘戶契勘係
先朝初立課稅所時將應設官吏就作本所戶計用
之添重氣力依辦課程今運司已立數年其官吏及
院務人員皆從
朝省擬注據此等戶計寔無所籍近體訪得尚書省
遍行隨路如遇婚姻田產詞訟等事令總府運司開
會一同歸斷給者往往有之深為未當至如隨路與
戶比之此戶尤重今已令總府管領近年已來至甚
簡便合無除竈插戶外其餘一隸總府管領寔為長
便

論法官沈侃陞用事狀

官沈侃性端方通經旨知典故年雖耳順精
衰於老成寔具典刑在司理誠為師表兼本臺
執法如侃者議斷公平情文兩得至
此理宜陞用以表良能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十八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九

烏臺筆補

舉河南士人陳天祥事狀

今體訪得河南府士人陳天祥沈正有為達於從政隱居蒿少相近十年讀書種田不求仕進中統三年大名宣慰司曾將天祥擢充新軍千戶勾當鎮守三沒等處聊復効用已有能稱今國家經畧江漢得才為急其陳天祥又播學優之譽適丁強仕之年合無就令河南行中書省舉用以試所長

為盜賊糾治真定官吏事狀

今體訪得真定府即日群盜公行或竊或劫無所畏避樓前月上半月內一夜之間失事者凡二十餘處如高奴千戶任子齊等家縱火恐喝盜取財物是也其府官司巡捕無方但薄募警鐘辨明啓閉使闔城之民遇夜驚懼寢處不安顯見府司官吏罷慢不職威令莫行不能消弭擒制以至如此且真定為燕南劇鎮又連年蝗旱艱於衣食者衆此風大不可長衆詳上司若不早為規畫督責官吏嚴行禁止切恐因而別生事端係繫利害據此合行糾呈

請禁治穢惡語言狀

切見中都市井小民行言立語多作穢談以至父子兄弟不能迴避行歷切恐久而成俗以為尋常穢穢濁風俗莫此為重參詳係有司不能肅清所部以至如此兼京兆風俗之厚合行禁止以革薄俗

論居官身故等官員子孫承蔭事狀

會驗中書省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欵諸取蔭官不以居官去任致仕身故其承蔭人年及二十五以上者聽照得今者身故官員子孫已擬叙蔭其居官去任子孫應蔭者至今未見施行外據致仕官子孫往往亦未蒙定奪如真定張宣撫子復前泰安州尹趙德庸子符是也卑職參詳即今貪冒成風恬不知退如一二以理致仕者宜蒙顯異若應蔭子孫返為遲疑不蒙定擬抵以身故者聽叙是使為子孫者得父祖早故為幸非所以進廉隅而激貪鄙也兼照得舊例諸養素立園徵聘不赴者子孫尚得以徵官為蔭况取官清要歷年深遠之者理合比父祖身故者即令叙蔭為當其居官去任子孫亦合依奉聖旨條畫定奪施行

為救治虫蝗事狀

蓋聞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氣和則致祥氣乖則致異此必然之理也然災有大小而蝗旱為最今會驗得隨路節次申蝗哺生發至今月內計二萬一千九百三十三頃四十三畝除已絕外未絕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二頃三十三畝又有不見頃畝一百餘處炎災不已深為可憂如此年以來山東等處連直蝗旱民至有甕橡實掘黃精煮野菜而食者雖包銀權倚而盡徵到官課額

訴難而依前恢辦向非

聖恩賑濟鮮不飢殍轉死溝壑今者蝗之氣勢熾盛如此是上天之意儆戒深至誠不可不謹苟非以德勝妖全藉人力恐百姓重困過於前日其為利害孰大於斯今來參詳其或大臣不和政事有關官吏不公百姓失所刑賞雖行而或疾風俗極惡而未醉又如各路見禁一千三百餘人幽閉囹圄不無冤滯加之用兵興役僉軍屯田包添銀協濟軍力分處益戶輸粟餉邊遠近騷然未為無事促是而亂致傷和氣恐此之由而又迤南州郡麥薄收穀并之民止望秋成以供王事不幸繼以蝗旱萬一成災將若之何豈惟經費不足貧民衣食先乏衣食乏則飢寒至飢寒迫則盜賊生盜賊滋則非國家之便也竊見朝省近年已來收捕雖力終莫殄絕不過差官督責州郡併功撲滅不致流胤而已未有以時事言者以某愚見為大臣者當恐懼脩省恪謹天戒任責極言陳其所以不然均履朝廷不能盡知何則方今明天子在上耶慈仁惠子愛兆民哀矜憫卹軫慮惟切今災異如此又恐遠方小民不知存恤之意誠宜緩不急之務下寬大之

詔發倉廩振貧乏致禱山川為民祈謝據被災去處驗其輕重量減今歲差稅又宜先遣相臣分省中都使鎮撫中外規畫事宜以安以慰庶望京畿之間民心受帖物不踴貴災沴漸消民易為力不致重困因

而別作事端

為犧牲在滯不及九旬事狀

蓋聞國之大事實先祀典祀禮以敬為至物品以潔為先故唐金之制大祀養牲在滯九旬中祀二旬今體知得太廟成祀犧牲有司臨時取辦在滯不及兩月即用就事看詳三牲之養遠期三月本欲盡誠敬而極精潔也今者大祀之禮降而甫踰中制於理實為未應誠有司之慢也合無照依舊例改正施行

舉陝西儒士楊元甫狀

伏聞國朝議國學教胥子遴選師儒以克司業助教博士之職切見京兆儒士楊恭懿貧窶高明學淹經史千言過目成誦不遺今年幾知命教授鄉閭其孝行足以化服一方其廉介足以振勵薄俗隱德丘園不求仕進如往者兩者交辟欲置之幕府庶諮論議以勸將來至職名祿養辭皆不受德業日新單馭自若誠清廟之珪璋士林之杞梓也其或擢彼國庠置之館閣試其行能可收費用又念即今上而監司下而州郡凡於薦舉多蒙省錄其在憲書尤宜獎率伏乞詳酌施行

為罪囚醫藥事狀 許發著

體訪得大興府在禁罪囚自今年二月初至今月二十日節次死訖二十一人俱係因病身故切詳見禁四百餘人又照得隨路已立司獄官三十餘處即日暑氣蒸騰病者甚眾雖官差醫官輪流看治合用藥

物悉皆自備如遇重證止是依例應付實非對證條
合以致往往耽誤人命又念犯得罪當死不可於未
鞫問及抵法以前因醫膏藥闕而以病殺之也其間
雖有冤濫當宥之人悔將何及檢會舊例獄囚病患
官給醫藥救療合無將應用藥餌官為收買給付獄
官臨時對證用度庶望不致就候死損人命

論成造衣甲不宜責辦附餘物料事狀

伏見

國家即目征伐四出所除甲器取為重事緣甲不如
法所保人心勇怯勝負關於一時故晁錯有云甲不
堅密與祖楊同今體察得在都甲局并外路今年納
到至元六年常譯皮甲斤重不同者在都局有三十
五斤及三十七八斤者真定順天東平等處却重四
十斤四十一二斤者斤重既是爭懸生活不無好弱
又體知得首都過下隨路四十餘局取要排年附餘
數目俱有未便者若上司元降物料一切合宜不當
取要附餘既取附餘是元降物料上司不曾確實計
料有無相應致有多餘之數若此是在有司立法當
與不當耳至如弓扇舊例每弓一張物料錢銀兩費
文有傳忽都告減作一貫二百文
聖旨為久遠生活上定作一貫四百文造弓一張上
司既無打筭工匠又甚便當早職恭詳今後亦合將
末甲事理再行定奪實用酌中物料使一切合宜及
甲之斤兩定擬畫一体例當得成造如法其少有不

中程度者強行究治可也不宜責辦附餘以致官匠
兩難兼衣甲難比其餘器械所費堅良精緻及主者
之功匠氏之能也若專以要取附餘為功不以甲之
好弱為念一旦用之陣敵斷不能護護身體有誤人
命是有司以附餘為重以人命為輕也據此合行具
呈

彈阿海萬戶屯田軍人侵占民田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欵該兼并縱暴及貧窮冤苦不能自
伸者委監察並行糾察欽此今察到武清縣北鄉等
處有阿海萬戶下屯田軍人於至元二年倚賴形勢
於上司元擁屯田地段四至外強籽諸人莊子及開
耕作熟桑棗地土侵奪訖二十餘頃俱是各家係稅
地數往年雖經陳告總管府行下本縣歸着本縣累
次約會本官不到至今不曾吐退就責得各地主狀
供與所察相同卑職看詳本鄉兩面河占中間地土
窄狹今者強為軍人奪占使農民至有失業者所謂
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伸者莫此為甚據此合
行糾彈伏乞御史臺照詳施行今將侵占訖諸人地
段數目開具如后

彈西夏按察司行移違錯事狀

今體察得西夏中興提刑按察司於今年二月內為
本處納憐等站脫脫禾孫等告舖馬瘦弱見無料食
事備詞申覆戶部為此追照行卷與所察相同今來

參詳各道按察司凡有合申事理即令申臺照詳即與六部元無行移體例今有西夏中興提刑按察司官署銜連名不經御史臺徑為申覆尚書戶部倡為不應據此合行具呈

論渾河泛溢請修治堤堰事狀

伏自今月內武清縣北鄉被節回至洪濟鎮渾河泛漲其瀕水民家已為湮沒若湯湯不已大有可慮者因行視堤堰水勢東南至孫家務西北至本鎮南東西橫亘約十五餘里其堤堰低狹高闊不過丈餘又年深頽剝衝澶一土塌而已河水伏槽時視堤南平地尚下數尺兼土脈疎弱水性差崩黃插野鼠穿穴又多固不足以禦大患擇水衝萬一泛決沛然莫禦而堤南二十餘村人畜田廬盡為漂沒其害又非五蝗之可比也就問得孫家務一帶去年秋已被災傷但不致太甚耳外據漸陰縣東北沙澗口等處畧與武清縣北鄉事勢相同即日縣西北近河堤南田禾已在水中及有滄死頭畜合無專令各縣正官一員晝夜巡防堤備破決倡望不致疎虞才候農隙令都水監官相視堤岸疎惡去處如法修築使一方求逸以絕水患定畿內兩縣之大利也其職當司察親親利害不敢緘默自取言責據此合行具陳

請立四方館事狀

伏見遠方朝貢使人每歲至京師者既無館舍以輒於民間豪貴之家倉皇安置倡有未便

堂

大國不以全盛之勢昭示遠人一也既擇朝官豈非示其文物有人然處之民家殆非得體又無窺測民間事情以見淺深二也至於騰移舟車與奪之際致被竊笑三也如近日交趾使人大夫黎仲陀中散大夫丁拱垣等歸於王子華及安置使貢物狼籍于外者是也合無建立四方館以一切奉使處之如此不惟聖朝盡懷遠馭下之禮抑使遠方來者觀上國光我免夫三者之虞寔為便當

彈漕司失陷官糧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節該倉廩示耗為私竄害委監察並行相察欽此伏見國家歲計糧儲之原百有餘萬方可足朝廷為恐中間失悞爰自往年特改漕司併令劉昂等提舉一切勾當故設官吏內外必備奉又為不輕所期盡心俾稱厥職今體察得數年之間其盜用失陷短少及磨爛等糧一十六萬四千餘石又察得至元五年未到倉糧一十五萬餘石除已除外八萬九千餘石至今不知運納所在就問朱英與所察相同問者省部摘差官稅詣盡真本司欺昧止將六年糧數總作入納隨會見在飾詞破說用相抵牾中間虛明不可五年守陳糧斛一十五萬餘於本年

餘石不知所向却稱至元六年糧數至今年九月終

隨倉起運交納止有二千餘石且綱運先後交輸繼

期自有次第不應挽亂如此豈有五年未畢委棄不

問而後越曆六年新糧恐萬無此理詳此一語其虛

冒飾說歷可見矣然詳上項事理不過非其人故也

至首古錢穀大計莫不精選才能清慎明著善於其

職者克因非素不經練挾私竄公之人可以倚辦因

體察得本司官屈其最者擬自行問素之心計剛愎

自用不有同僚佐貳者因不和同互相雄長上下苟

且因仍耽悞逆失開鈔致細細解弛廢壞如此至於

中外聞者莫不憤嘆其在有司理當云何其劉最又

於通州等處為起蓋倉教用便已私澄置物業撤橋

梁而阻滯驛程奪民利而一空舊渡倉司既非久許

建道又不快便公私之間兩有所害今復改作重費

國用其為私竄害又所當問照得欽奉

聖旨節文該勾當了的公事不稱所倚付的心據劉

最等發亂職務不稱所倚孰大於斯據本司官吏不

為盡心大失開鈔宜一切替罷公選兼能清慎善於

其職者兄及隨路河倉揚村守東失陷損壞已未納

兌在糧數乞選差清幹職官親詣盤點如此庶望上

下一新積弊可革不然無以救勵其餘以技將來外

據都城內外各分有無照依漢唐故事隸屬司農司

兼行管領深為長便某職司言責利害深重愚衷所

激誠不敢避忌罔盡所言合行一就糾呈

論復立博野縣事狀

照得至元三年欽奉

聖旨節該州城畸零去處不滿千戶者斟酌改併民

戶多者從長定奪更當衝要驛程不須改併欽此今

體知得自去年新抄戶後隨路州縣往往有至三四

千戶者至今依舊合併管領極有不便當者畧舉順

天路初州博野縣併入蒲陰縣分是也其博野縣即

目諸色人戶二千八百餘戶中間百姓事不便當者

非一如科著船戶補闕蒲陰縣弓兵故將本處上戶

商聖等六戶取克及撥降一切差役往往偏向不均

至於送納賦稅勾攝聚集詞訟等事不惟復遠駕

其沙塘破三河經值秋夏水發發漫相接抵祁州逆

東一緊流行阻滯人難又兼本縣蠡州南至安平界

首相去七十餘里正當衝要驛程爰自合併已來節

次失過盜賊劫訖官民財物致傷人命者無慮十

數就問得本處人戶賈佐等與所察相同參詳博野

正縣理合依舊復立縣事深為安便外據隨路見併

州縣如新抄戶後數滿千戶之上者亦合從長定奪

復立舊治為當至於隨路在先曾合併縣分為中間

百姓不便已有復立去處如上都緡山平濼撫寧真

定贊皇太原樂平俱係三五百戶縣道又如無城邑

者亦復設立如河間無隸縣於八湖口置司延州延

津縣於史迥店置司順德廣宗止於本鎮置司是也

據此合行舉呈

論科舉事宜狀

伏見

朝廷發明詔議科舉以取進士蓋欲明公道廣仕途以革徵競之風選人材收實用致隆平之化然閒禮部所擬止以經義詞賦兩科取人伏慮淺狹拘室於國於士兩有未盡必期登俊良遠庸鄙總覽群材經理世務蓋有後其所先其所後者矣鴻惟聖天子渴於文治聽言如流凡所制作取唐為多兼國朝科舉之設自戊戌以後未遑再議天下之士往往留心時務講明經史捉筆者述一尚古文顧惟舉業務素習一旦取非其人不適於用返為科舉之累矣今檢會到李唐之制其取士科目不常率相時置科以待非常之材其初試殿試止以策問取人如時務則試方畧止五道直言極諫等策秀才則博學宏辭及道侔伊呂才堪郡縣下筆成章茂材異等皆其選之首也故得士之多唐最為盛以其愚見審量時勢必欲急得人材以收實用莫若以時務對策直言極諫切中利病有經畫之略者為首選何則試以殘宋為言自度江以來以一隅之地偷生百年者正以多士齊濟崇尚議論有用之學故也其次以博學宏詞兼試典禮議一道如禘祫齊郡之議者為中選其經義詞賦兩科乞轉經出題先為布告中外使學者明知所嚮謂如今年書明年詩限以幾時然後赴試其捨律畧除苛細如故實景景明水干羽金在谿之

類例皆為命題如此不致隔礙長材使得展手筆以盡其器能不數年則五經可以通治矣然後使天下之人知

大聖人制作出於尋常萬萬其有用實學焉

聖朝英特之選一洗遼金蕤爾不振之氣其不盛歟如此當國計者上可以副

朝廷用儒之實下可以待俊造非常之士盡遺賢於

網羅收實用於中外則文治之功隆平之化可計日

而待矣其職當言責事或未便不敢緘默轉冒昧數

陳

彈博州路烏總管老病狀

今體察得烏古論居真殘忍嗜殺貪冒無厭向列東曹以口祿位及審囚徒大致違錯今年近八十氣志昏老當官臨事轉首遺忘就問得本路司吏張珍與所察相同而又不時昏發頭口調眩至提視衣物畧不知識廢望裁斷如流神明其政不可得已兼照得博州路轄管軍民三萬三千餘戶一方休戚繫在師帥今而若此其於大小事為少有蹉跌斯民何辜橫被抑屈若以老病不勝本官首宜論列合行糾舉以勵其餘

冬旱請祈雪事狀

切見隨路蝗災經今數年山東河南其勢尤甚今歲連種遍地儻災更不已飢荒盜賊何所不有若此及出冬已來得三兩大雪庶可消弭以絕根種古語有云

冬雪一尺蝗子入地可文今去春節僅三十餘日照得中都及施南路分自八月至今天不兩雪小麥青黃半掩乾土雖雲陰屢作終無大潤參詳唯有以精誠感格神明致禱岳瀆為民祈謝而已不然令各路總管府官或郡守躬親祀禱部內山川并社稷等神以示 朝廷憂卹元至意庶望和氣一回普霽嘉瑞使民心慰安且忘積年飢乏撲滅之苦

太廟祭器合改造事狀

伏念古之君子朝服祭器不假於人况太廟之祭器乎今體訪得太宮大祭所用鼎彝等器多係殘宋賜功臣家物如臣京敏中邦昌等器是也參詳自古有國有家者未聞

祖宗神靈而以人臣所用遺器陳列為事於禮誠為未宜然嚮者清廟初建每事草次未遑一新不得不爾今後合無改造新器張皇一代經典且極夫尊嚴無上之義使

論求仕官就家聽候宣勅事狀

聖子神孫傳之無窮不其盛且當歟體知得吏部先奉中書省劄付該求仕官員每季遷轉在後慮恐生受擬令每月銓切見隨路求仕官員有自去年八月間摘勾到部經今七箇月餘未蒙銓轉中間百端生受寄守待措借無所以致典賣鞍馬等物給盤費尚然不足不幸更值病疾因而身故尤可矜卹即日在都聽除等官約二百餘員少者

不下半載又州縣闕員甚多但此淹延兩為未便今後合無將求仕人員自到部月日為始限以旬月對憑引驗既畢省會選家若有合祗受

宣命官員依舊例差人擊送外據投勅官員將合投

勅命發付各路總管府收管令本路祗授照依定去紫東省限催督赴任庶免人難據此合行呈覆

彈大興府擅注案牘官事狀

今照得隨路總管府元設提領案牘官已是罷去今體察得大興府却將司吏韓仲禮充案牘官勾當參詳總府司吏除額設外尚不得增添人數今來本府擅自將報過司吏韓仲禮擬作首領官與朝省差設經歷知事一同繫歷勾當豈惟干名犯分其於格制是屬違錯據此合行糾呈

彈四州濫給解由事狀

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款諸監臨之官知所部有犯法不舉

劾者 罪五等糾彈之官知而不舉者

一欽節該各路州府司縣任滿官員當該官司循情濫給解由體究得實申臺呈省今察到涿州等處州縣去官於任內侵使訖盜錢工俸累蒙上司追徵並不還家其代官到任亦不依公理問却行循情濫給與無粘帶解由如此遞互欺昧上司致將合追錢鈔至今不能到官事屬違錯據此合行開坐糾彈

彈甲局官王魯等抵撻造甲皮貨

欽奉

聖旨條畫內一欵節該造作不如法者委監察糾察
 欽此又照得上司元料每甲一副舉吊并裁線古裡
 皮一十張四分前制府衙付下甲局總管府該依年
 例計料厘勒人匠如法成造無致用別色低歹皮貨
 抵撻成造卑職於今年八月內體察得中都管甲局
 官王魯揚三合自今年二月內造作至元五年常課
 已造訖甲一百二十副依已料閱訖古裡皮一千二
 百四十八張於內却用馬項子抵撻即問得王魯等
 招說為闕少古裡皮上是用馬項子作線是實却問
 得守支古裡皮人高庭傑熟皮提控榮稱稱自至元
 六年六月內收支成造五年皮甲古裡皮至七年八
 月內計收到古裡皮一千二百五十三張俱係甲局
 王知事支訖又問得王知事名居實稱實閱訖古裡
 皮一千二百三十張據已造了衣甲數內委的四次
 用訖馬項子八十五箇折訖古裡皮一百七十張是
 實今來卑職參詳既知事王君實依料節次閱支訖
 上項古裡皮貨王魯等不合却用馬項子抵撻事屬違
 錯合行糾呈

論革罷廢戶與煽炒冶事

本切見各處鐵冶撥出戶計設立頭目管領周歲額
 辦鐵貨令人戶常川煽煉納官官民兩便今畧舉碁
 陽并乞石烈揚都事高撤合所管四處鐵冶見分管

戶九千五百五十戶驗每戶包鈔四兩計該鈔七百
 六十四錠今總青黃鐵二百四十七萬五千六百九
 十三斤半價直不等該價鈔四百六十八錠二十三
 兩三錢三分半比包鈔虧官二百九十五錠二十六
 兩六錢半及其人戶俱各漫散住坐每遇秋冬煽煉
 逐旋勾集徃復人難言為官民有辦如將上項戶計
 罷去當差許從諸人自冶霍冶煽煉據官用鐵貨給
 價和買源是官民兩便據此合行具呈伏乞御史臺
 照詳施行頃至呈者

碁陽

戶二千七百六十四戶每戶四兩計鈔二百
 二十一錠單六兩

辦鐵七十五萬斤每十斤價鈔一錢計鈔一
 百五十錠

乞石烈

戶一千七百八十六戶每戶四兩計鈔一百
 四十二錠四十四兩

辦鐵二十六萬斤每斤價鈔一錢計鈔五十
 二錠

揚都事

戶二千元每戶四兩計鈔一百六十錠
 辦鐵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三十三斤半每十
 斤價鈔一錢該二百六錠二十三兩三

錢半

高撤合

戶三千戶每戶四兩計鈔二百四十定
辦鐵九十三萬三千三百四十斤計鈔一百

六十定內

青鐵五十三萬三千三百四十斤每十斤價

鈔一錢計鈔一百單六定三十三兩四

錢

黃鐵四十萬斤每十五斤價鈔一錢計鈔五

十三定一十六兩六錢

糾彈良鄉尉司非理拷勘劉德林事狀

欽奉

聖旨俯畫內一欵節該巡尉捕盜官捉獲盜賊隨時
發與本縣圓坐推問是實解赴本州再行鞠勘施行
不得轉委使及弓手人等拷問欽此今體察得良鄉
縣尉司於至元七年九月內夜本縣館驛內失盜於
當月二十五日有弓手高伯山涉疑捉到涿州人戶
張德林不曾申官私下拷勘勒令虛招及妄指姐夫
劉得林寄藏上項贓物將劉得林拿到亦不申官一
面拷打為無證佐在後撤放於二十七日止將張德
林申發到縣尉司有縣尉楊仲玉又將劉德林勾追
到官重複拷問非理加刑上為無指證明白事跡於
當月三十日保放還家有劉德林於閏十一月十三
日因拷瘡身死今問得尉司司吏劉君祥并苦主劉
得林妻阿張并當元被撥人劉得用詞因俱與所察

相同今來參詳高伯山止是本縣弓兵別無拷勘問
人體例及縣尉楊仲玉止憑張德林妄指便加拷勘
以致本人因瘡身死又於劉得林劉得用等處掠取
交鈔衣物有此違錯據此合行糾彈

論肅山住等局人匠偏負事狀

伏見呂合刺兒管民戶內撥出人匠二百二十五戶
內謂如真定路蓂參謀甄榮祖豆信魏友保納三定
包銀戶計餘者雖是及例各酌中戶計然則一丁
入局全家經銀盡行除免近又將上項戶計撥付本
局另行管領其人匠自來按月支請米四斗鹽半斤
不時更有賞賜錢物其為華民無甚於此姐肅山住
儲普花兩局人匠俱係迤北人匠拋失家業移來中
都今全家入局造作又為衣食不給致有庸力將男
女煎典者至甚生受按月支請又無食鹽每口止得
官糧二斗五升今來切詳造作乃一體工役然成造
之物固有輕重工役各無閑歇何其鹽糧不一若將
上項局分相比據肅山住儲普花兩局實為偏負外
據呂合刺所管民匠二百二十五戶月支鹽糧合行
從長定奪據此須合具呈

論六部職掌繁簡事狀

伏見
朝廷設立六部其官吏品秩相同而職掌繁簡有異
如禮兵二部禮以祭祀為大而以太常寺兵以軍旅
為重而有樞密院今者錢穀造作一切等事盡歸六

工至甚繁劇若曹務不有所分則緩急難於辦集今無酌量繁簡令兵禮二部將可分之事一以兼管似為便當又且職掌均一使兩部官吏免尸素之責不然繁者愈繁而簡者日簡矣據此合行糾呈

論霸州道路事狀

切見霸州部分俱該河流波浸地面其驛程却係山東正路據本州南至保定縣見行西道相去四十五里中間經過橋梁七座每歲必須依時拆蓋更有修疊水口去處其功役不細須旁縣挾濟方可辦集甚足生受兼西道元係前代阻障漕泊堤堰本非正路近一十七里止蓋橋梁三座若行莫金口東道官民寔為兩便據此合行呈覆

論華龍魚牙岸例事狀

伏見魚牙岸例等錢比年以來隨路俱無今體察得中都通判等一十一處其魚牙岸例一依宣課三十分取一至今徵收參詳魚貨蓆葦一切諸物於所在已納數重課程今者於上更為收分此等錢穀寔是重併兼見蒙

聖恩免差發減課額正為百姓生受故也據上項等錢理宜罷去不然亦不當依宣課一體分收有此不應合行糾呈

彈不孝子揚大事狀

蓋聞父母有婢子甚愛之雖父母沒終身敬之不喪况父在之如妾乎今體察得懷孟路總管子某冥頑

無知特逆有迹近者將父才妾就於寢所輒行毆擊父方營護隨即推仆致令乃父牒發本路究治其同僚看徇視為細微在後畧無施行雖行路聞之莫不憤疾參詳擅義由賢者出豈有衣冠之胄而為禽犢之行如是其敗壞風化曩大於此合行糾彈乞漏加懲戒以勵薄俗

舉三道按察使事狀

今山東東西河北河南山北遼東三道提刑按察使見行關負未經選注如山東道前任陳祐苟非其選罔繼前聲河北道近為元維新事關司被問威望沮弱山北道上係重地關負日久此三使舉惟其人能復震疊安靖切見前中書省給事中賈君真揚歷朝省積有歲年夙夜在公練達政體又廉訪得濟南府總管趙炳菘政迤來民安盜息強幹著稱及吏部侍郎王琦通儒才能和而有守既掌銜衡又稱公當論其才品俱各相應如任以監司必能振舉綱維不負輿望據此合行舉呈

論順天清苑縣尉石昌璞繫獄事狀

切見隨路州縣官如縣尉人負職小主責重最為不易其合捕盜賊有任終不獲至經年累月停罰俸給者幸有一二強幹肅清所部宜加遷賞以勵其餘或事有望候情寔可恕今體訪得順天路清苑縣尉石昌璞強幹有為巡捕得法察賊推情遂破窰穴自到任已來甫及一年擒捕強竊及印造偽鈔知名劇賊郝

榮楊留兇等九一十七起計賊黨九十八名俱係積年作過流毒數州所在官府皆不能制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致使保州方數百里間道途清寧無煩在路誠消弭安靜巡捕之策者也今止為郝榮等事被問到部本部即行枷收同重囚繫獄寔為未當參詳據已結案強賊郝榮等反獄殺人情理深重舊例劫死囚殺人者無首從皆處斬彼郝榮拘執死囚已成得劫况石昌璞依奉府命推拉凶威俱有折傷因之損死度其情節誠可恕原蓋公心除害之理多私計故殺之意無據所犯設若抵罪理合照依舊例量情施行作為相應兼本官前後敗獲賊數合得未給賞奪甚多將功贖過亦不至此不然恐當斯職者遠近聞之因以解體使賊輩潛知幸快禍心且長其剽劫侵牟之勢深為未便據此合行申理詳解案內解案內

論隨路交鈔庫令總督府提點事狀

夫時有通塞李貴政更故古人因時制宜不拘常法而憚變更也切見隨路鈔庫行用元寶鈔數多者三五千定少者不下二三千定每歲差設庫官止憑心一二保官即聽注擬近年已來如失陷去處雖監督正人及著落元保須管陪納數足至經涉數年往往有破家不能結絕圓備者兼保官多不親即故出於一時面分又何嘗計保者家產之虛實錢穀之果能通曉也方今鈔法極是通快但委用非人少有侵陷便是一路鈔法因人為累少有礙滯足滋長奸弊與其

治於已然無可耐之後何若防於未然為力之前愚見今後合無公同選舉其抵業信實委通錢穀人負勾當就令本路總督府官每月以次計點見在題押赤曆其府官却不得因而恃勢借貸官錢違者許庫司申覆上司照驗如此使朝夕得相臨視上下迺互閱防官無失陷之虞人遠奸欺之弊照中統元年已來已曾依上施行至是便當今各庫雖按月赴提舉司申報單狀亦曆於關防是無所係蓋非切近臨視中間作弊既無畏避又不能即時知覺究治是申押本司徒常例虛行而已據此合行舉呈伏乞照詳定奪施行

論特闕官預為照會各處事狀

切見省部將隨路守闕官負不計月日遠近受除右即行下各路照會曰某年月日某代某甚者至於預徃任所守特要結所在風俗凋弊致一方吏民將舊官輕視噉裂或督責所行則曰汝計日去官耳見任者既為齟齬不苟且保祿為心以俟其去者幾何人斯如此是官府吏民上下離合且使無事猶云不可况軍民宣課工匠一切事務今皆取辦州縣中間脫有失保利害所關非輕今後合無除將守闕人負令抵受還家聽候外省部驗赴任月日既近然後照會各路但為未晚能然棄幾官民去留之際兩得安便不致上下苟且耽悞一切事務深為便當據此合行舉呈

論外任官展屨公服事狀

切念古人制作冠服蓋所以別上下而尊嚴也今者隨朝百官與隨路管民官上自宰相總府官下至簿尉其品從散官俸祿公田子孫歷叙等事畧皆備具獨公服展屨之禮未見施行合無照依舊例使各官自備冠服公履展屨理事如此不惟見

國家禮文有漸其於官府威儀實為尊崇

論撫勞襄陽軍士事奏狀

切惟古之用人能盡力忘死者不過下通物情開其勞苦說以使命而已兼兵以氣為主所貴感發振作不致有懈怠墮歸之意成役雖久事功可成伏見襄陽之役以十萬衆頓堅城之下經今四年暑天炎瘴江水向發設如去歲夏宋人復以舟師來援內以窮寇必出相應其利害所關非輕當此正帥臣籌畫之秋將士竭忠之時也今省官雖節制於上朝廷固宜特與撫勞感發人心振作士氣以臨所敵此以夜戰聲相同晝戰日相見之意也以某愚見合無聞奏選差近侍信臣奉將

恩命詣彼軍前宣諭撫慰使功過兩明賞罰必信然後序其情而閔其勞使三軍之士僉曰我之生死有所歸矣我之勤苦為上知矣既喜如此雖以歲月置之重地人將奮發忠義心力一殫更無自倍而親上死長以謂當然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且使煩暑

可變為清涼矣襄陽窮寇料其時勢日就困蹙以宜重懸賞格射書城中諭以禍福有能禽致主帥或番城出降者授以其官其賞至於軍校預謀有功各以次論授外據老弱疾疫軍人既非精壯可用復使疫氣蒸染又為未便有無分揀暫還休養如此則人有所望去留兩安故兵法云規卒如子可與俱死兼丞相史公去歲已曾如此施行師律軍心兩是真順以時勢觀之據上項事理恐但是一法伏乞御筆鑒照詳聞奏施行

論宣課折納米粟實常平倉狀

切見隨路起蓋常平倉教二千餘間已是功畢今秋豐收見得官為和采以實倉庫使然有未便者如近年上都中與西京等處和采糧斛所委官吏往往作弊官錢既為欺隱糧斛又不數足隨復差撥省部官打筭追徵經隔數年不能結絕不惟官司紊煩公家急無所濟體訪得去歲

尚書省為山東道軍闕之糧儲將附近州郡課程折納米粟接濟甚是便益合無照依已行事理趁夏麥收成及向秋收將農民六色課程約量折納粟豆等物公私寔為兩便免致有欺隱紊煩之弊據此合行舉呈

論州縣官經斷罰事狀

切惟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諺又云無瑕者可以戮人今切見仕途之間廉耻道喪賊濫公行自立部以來

州縣職官往往賦濫不公經值斷罰者每選不下數人例皆遷叙不過降等遠而已參詳爵祿者勵世磨鈍之具據見行降遠格例係亡金弊法固非懲惡勸善之道似不足取兼州縣字民之官務要宣明教化禮義興行乃所任責彼身經斷罰甌民之上豈惟內懷慚德先不自安部內之民將何化服欲望四善具五事備難矣照得唐制職官任終驗所犯輕重有數年停勒之法合無依倣定奪如賦濫不公罪應罰俸至幾貫以上及經斷及若干者今後盡行停殿庶幾懲一勸百遠去甚者不致敗群使士興廉耻之風俗被肅清之化四維張皇內外之職修矣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

便民三十五事自此條至司時建白

皇帝聖旨襄中職大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伏見朝廷勵精爲治百度從新中外顯顯有太平之望然弊積日久事端非一必更張其大者重者使有定制則實惠可及於民今

國家疆宇民數遠過漢唐歲入經費又爲不貲所急者立法選官恤民息兵力養人材節浮費之用停不急之務而已蓋大法立則宏綱振庶官舉則萬務修兵民安則邦本固人材廣則任使周省費用則百姓足停不急則農務勸至於侵奪民利不便於時者一切革去之然此要須大臣力任其責以經國遠圖爲念使治體一定始終無間開誠心布公道授群材而作行之使上有所守而不勞下知奉行而不亂尚屢箝勸未嚴吏有勳墮明其賞罰黜陟以威厲其不事事者將見激昂奮發人爭立效則治定功成可計日而待也不然究錢穀之已然緩綱維之大柄似未見其可也某以不材繆當言責區區之誠有不能自己者謹條陳切時便民三十五事開列于後伏乞

御史臺備呈

中書省照詳施行

事目

立法

定法制

通行奏事

選官

議保舉

選參佐

恤民

議恤民

抹災

復常平倉

括戶土斷

息兵力

軍人交番

緩遠征二

養人材

設學校

試吏員

節費用

併州縣省官吏

禁醞酒

輸粟充監當官

停不急務

權停一切工役

侵奪民利不便等事

課程再不添額 論鈔法

置發兵符契

立審官院

除軍戶拋下差發

秋稅準喂養馬駝草料

論正戶

七品已上官言任內病事

合併十一年軍三

定奪折居地稅

用試中儒士

行券法減祗應

根武屯田

省罷鐵冶戶

論益法

分間官占民田定奪官地給民

禁約控擾百姓

立法

定法制

自古圖治之君必立一定之法君操於上未作成憲吏行於下視為準式民知其法使之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一定不易故刑罰省而治道成今

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大小之法尚遠定議內而憲臺

天子之執法外而廉訪州郡之刑司也是有司理之官而闕所守之法至平刑議獄旋旋為理不免有酌量準擬之差彼此重輕之異合無將奉

杖刑定到律令頒為至元新法使天下更始未為成憲豈不盛哉若中間或有不通行者取

國朝札撒如金制別定款條如近年以來審斷一切姦盜

省部略有條格者州縣擬行特為安便此法令當

至定之明驗也如此則法無二門輕重當罪吏無

以高下其手下幸甚

置發兵符契

竊見

朝廷防馬劄妄濫也

御前給發奉使欲遠方取信也佩圓符為徵况兵戎大事乎近者王著矯偽發兵利害非細合議閣防契勘歷代緩急調遣軍馬皆驗符契然後得發今後合無依上起置符契庶免臨時別致事端

通行奏事

竊見

憲臺初立遇有軍國重事

中書省臺院約會一同

開奏若事或不便許庭議以從所長其於

朝廷大為有益近年稍率舊制至於大政大刑其事已行不得與聞任言責者既不及論救且得符口不職之誇於天下乞請申明舊例不致似前闊略以絕壘蔽天下蒙幸

選官

議保舉

夫親民之官守令為急竊惟選法自近年大壞後府州司縣官例多阿權通賄僥倖而得其南選尤濫至目之曰海放此等賢否不較可知庸懦者因循苟且奔走承奉外政務盡廢小材者視時所尚營治已私弊依前未除易擢而新今雖汰冗濫選材能然一或舉之則為賢一或毀之則為否是非惑亂終無所憑莫若將素有聲跡實品實至者令三品官入狀舉保量短長之材授小大之任然後明察臧否精覈一最

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精詳受保者惟恐有累如此則官得其人無事修舉昔周世宗令除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亡金正大間亦行此法當時號稱得人方今敷養無素科舉未行權宜矯弊似為良法

立審官院

竊詳省院臺部皆得選署官屬若公當則人心自服少或未安中外之人皆得指言數年以來省臺壞亂多此之由夫省臺大僚近

君之重臣也古人稱投鼠忌器當尚深戒况天官天秩一旦使群小無知者得恣情阻壞非所以體重臣而存大體也蓋若輩褻心鮮公不為己私且泄怨謗此之若此合無立審官院選用有德望公正大臣次取知典故識大體剛直而敢言者為之輔其中外一切選舉官負通得論列而疎駁之不徇愈於若此紛紜之不定也檢會亡金章宗時臺司用一諸科人為監察審官院竟奏而罷之致臺望增重遠近肅然當時大為有益或曰若立此官臺諫何為曰臺諫論列至廣審官係封駁之事古人設立本意以用人為治之本惟其責之專則事精詳而得實理所為開公道而庶人不私議也伏乞熟慮而深思之

選舉法

近聞

朝省選用隨路總管其法甚妙然泰佐尤當精折所

謂掌司經歷者務要識大體有議論通彙續臨事不疑剛正有斷振一路之紀綱辨大小之衆務下至調和官府驅役吏入上下伏從官長有賴方為稱職近年往往用非其人不惟誤事且復害事如非流望者有之不通文墨者有之老病痠懦不勝任者有之如其人斯弊盡絕契勘至元二年隨路總管許令帶行參佐二員此固唐自辟所知良法今既妙選大尹亦宜令各官保所知職官以任參佐却恐朋黨成風因時作弊莫若將保到人員交相為用如真支府尹所保用之保定保定所保用之他路之類是也若本人任內汙濫不職保官亦行坐罪其各道按察司首領官亦當依上精選使出總府幕職之右庶幾官吏推服 臺綱人望因之取重

郵民

議郵民

竊見隨路百姓自攻取襄樊已來節次將中強等戶簽充軍站其見在下戶供給百色軍須已是生受及江南平定中外行望無得休息復致前政煩苛橫取白著急於星火州縣官吏視其如此因緣作弊科歛無度如過和雇和買夫役等事即驗包銀分俵每一兩週歲約出橫泛錢三十餘貫止以四兩戶論之是一歲着二十倍也又軍戶逃戶闕下差稅復灑見戶包納割剝民肌未見如此之甚致慈羹不絕感傷和氣歲旱不收百物踴貴衣食艱得民安得不困救之

之方在於將和雇和買必不可闕者畫時支價兩平
和買雇賃併不科徭民間飢荒去處官為賑濟累年
逋負已徵入官者還民未徵者盡免其逃亡復業者
付元拋事產量免三年差役庶居者安集而去者樂
還然後下寬大之

詔布告中外使民曉然知
朝廷憂恤元元本意又聞阿合馬及其黨與所沒贓
賄不可勝計此物既非天來皆係生民膏血向肆威
虐聚為己私可謂賊不祥之物昔漢籍梁冀家財
遂充國用滅天下租賦之半散其苑囿使業窮民合
無亦將上項財賄全代今歲天下租賦之數使二十
年愁怨之苦一旦消釋誠

國家結民心感和氣曠蕩希世之恩過於尋常萬也

一照得近年和買造作等事其弊有三如立限甚
促畫時不支價錢必須科配民間然後可辦致
百姓添價轉買或官吏接攬多搭錢數及取納
使用藥費等錢上下通同作弊一也縱降到價
錢止依各處虛報時估比之百姓實費不及半
價虧損入戶二也其官降不敷價錢內官吏又
行剋減且有全不到民或三五年間並不給降
者三也如近日科下真定皮裘皮袴明該不得
椿配百姓官無見錢皮無見在送納有程却恐
耽誤不免分科民間其弊依前復作是上司實
有愛民之意而百姓虛受其惠也欲革其弊不

過給降見錢從實支價責委正官辦集其事何則蓋近年遇有工役官長畏其利害但頌略而已一委本把里正信實等人使之督辦將百姓恣行侵牟無有紀極或事發到官止將上項人等重情迫斷其事已然將何所益今若革去三弊將一切違錯明該止坐正官不究餘者庶幾多方用心顧恤百姓不致諸人作弊

一隨路遞運車仗脚錢込者五六十貫遠者不下百貫官支價錢十不及二三其不敷數百姓盡行出備名為和雇其實分着年來披括極是生受乞請驛程去處官立車甲頭兩平雇覓從實支價以抒民力

一戊戌年中選備戶比之借道百分無一前省收入民編却有告難蠲除者合無依舊除免併十三年試中儒人亦行一體定奪

一弛山林河泊材木魚蒲之禁令民恣得採取以救飢之不足
蠲免軍戶閏下差發
一爰自牧復殘宋已來人皆有息宥之望近年差役豈惟不蒙減免却又將九年十一年元等軍戶差發每戶止除四兩餘上數目俱於見在戶內椿料及自戊午年准申逃戶之後續逃戶計上司並不准申州縣亦不敢申報閏下差發仍令見在戶計包納又至元七年取勘出協濟戶計元奉

條畫止今協濟見當差戶近年却行入額另行科差加以和雇和買不絕如流比之初取糶差役轉增數倍上司若不東矜量加優卹恐不免轉徙流離之患乞將元養軍戶氣力全行除豁及取勘續逃戶計蠲免分數庶望貧民少得休息實為便益

採災

竊見今歲真定等處春夏亢旱穀菜皆無米價踴貴小民久已闕食往往採食青棘槐花榆葉拂子等根加之流竄驚擾甚為不安諺云春旱泥倉秋旱離鄉蓋言比接新米歲月日遠故也百姓多趁熟河南今開米粟亦貴又無所往是將坐視飢饉以待其斃其救之之術宜在於早設不然不過發倉庫散諸幣舍稟所在皆空實鈔幾許得濟莫若將被災州縣合納稅石并即今收糶事故等糶盡行倚免使百姓少寬且謀自救責委按察司親臨官吏多方計置賑濟飢乏及弛山林河泊之禁權停門攤酒醋等課庶幾不致流亡失所

秋稅准喂養馬駝草料

竊見保定等路百姓每歲撥赴遠倉送納又椿配和買各位下馬駝所用草粟設立倉場官收支中間官吏作弊百姓重併生受如按察司每歲各處追者鈔有三五百定者盡係添苔多取於民若於百姓所納秋稅內盡行折作草粟赴各處喂養馬駝倉場送納使民免遠倉納稅之勞無和買椿配之擾及革去給

降尅減之弊實為便益

復常平倉

竊見至元八年設立常平倉驗隨路戶數收貯米粟約八十萬石以備緩急接濟支用近年已來起運盡絕甚非

朝廷恤民揀荒本意如往年差官定奪時估以平物價縱使能行終非久遠通便之法當時會謂若常平有粟各踞不過依時價出糶三五千石則物價自平人心倚安低昂權在司兼併不復高下其手向前收成去處依前收糶以實常平恐亦恤民平估之一策也

論匠戶

一省部為各處富強之民往往投充人匠影占差役以致靠損貧難戶計奏奉

聖旨差官與察司總府一同磨勘到各戶根脚氣力手狀已是精當類攢冊帳各路赴部分間寔為善政中外喜望比及今歲科差必得上項富戶依應當差庶幾貧難稍得息有近聞省部止為外路帳冊體式與大都不同此上差官復同三家再行磨問不惟中間動搖寒恐延有夫人望若將已分間定帳冊勒令各路照依大都體式攢報似望善政早得成就或謂若依已行體例將匠戶富強者選民當差其見當身役止除一丁差稅却恐一家兩役日久靠損入難終致紛紜不定莫若將見行分間匠戶委係高手

人匠存者存之外據戶眼高手藝平常者放罷為民若必須補添再於民間將酌中戶內取手藝極高者充庶免紛紜不定且失民望其江南戶口一家分作數戶其名甚多其數不實

括戶上斷

國家自壬子歲抄數後迄今未嘗通檢中間等第高下大成偏重故唐制三載一定戶每歲一團貌恐因仍舊額貧者轉貧富者愈富况三十年之久稍候年歲豐收民大安息合行從實檢括察其存亡均其貧富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不然是縱令州縣每歲增減高下以滋官吏之弊故前人云與其資於姦吏何若均助於疲人以免其偏苦哉其各路流徙戶計地下差賦即今盡行稀瀾見戶陪納往往靠損人難今四海一家民之去此則為逋逃寓彼則為見在若通行括數只令彼處土著當差除此之逃額實為便當此歷代遺制我如行之不為無例或曰恐涉動搖曾不思偏重包納不均之苦甚於一動多矣

七品已上官言任內判病

竊詳方今大弊

國之惠化下罔盡行民之情偽上不知知今後合無令外路五品官部內判病可以與除者許令任內或程滿赴部直言要以指陳實事一出已見庶使民間疾苦艱難悉得

所司施行日新政治誠表裏相維上下盡心之良法也
息兵力

征防軍交番

一隨路軍入爰自南征已東城攻野戰萬死一生及
平定江南與望停征稍得休息今軍前勾起逃亡事
故等軍歲無虛月如父死子繼兄亡弟行以至一戶
有病沒陳亡父子兄弟四五丁者又有死絕止存老
父母與妻孥者尚然不蒙撫存况征南將校例多迂
賞其軍士合無將見屯戍軍士亦宜優卹或二年或
三年使之分番相代省家父母親戚歲時有相會之
樂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契勘舊制征防軍年及
者還民父母八十者聽一子歸侍况今四海一家正
息馬論道之秋如兵戎少寢天下幸甚

緩遠征

伏見方今

聖德天覆海宇一家獨以日本未霑
王化致煩征討竊詳倭奴自後漢始通中國多以義
懷未聞事事征伐蓋限隔洋海數千里之遠此與
彼接我以衆命先嘗其險嗚呼殆哉昔三苗來格虞
帝以修文為先彼倭始通光武以廣德為務伏望
聖朝鑒法前代先遣材辯綏遠之臣申之以文告喻
之以逆順柔以文德結以恩信使民見包荒不遐遺
之意若猶未至然後興師未為晚也此係
國家大事任責者宜悉心以明其利害

合併十一年軍

竊見近年

朝廷將舊軍與至元九年所簽軍貧難消乏之家皆
行合併甚為便益其十一年所簽軍人當時已是近
下戶計經今九年多有生受不堪役者合無一體從
實合併使貧富難易兩得均平又得兵力精強且見
國家同仁一視之意

定奪軍戶折居地稅

一軍戶折居貼戶即目見行取要地稅當間本是一
戶謂如有田六頃除四頃外納餘上稅石既是折居
其地兩分各有地三頃不在合納之數即目止憑一
戶時取要餘上地稅理合分間定奪除免

養人材

設學校

夫自昔設立學校非唯尊師重道蓋欲養育人材以
備內外任使方今名儒碩德既老且盡晚生後輩以
上乏教育下無進望例皆不學而吾道不絕如綫設
若構一大厦必用衆材可成况治天下之廣居乎今
州縣道雖設立教官講書會課止是虛名皆無實
效其隨處教授名實學官餬口不給寔暇治禮義而
及人若與醫學一體給降俸祿復官撥學地資贍生
理然後選職官子弟及鄉民之秀異者使之入學專
以講明經史以趨有用實學不三五年間一處止有
成材五七人則天下可得數百人以須

國家之用豈不偉哉如已後設立科舉尤須預先教養不然將見數年之後非惟無才可取則禮義廉恥掃地矣將何以論治乎隨路醫學亦合一體整理施行不致虛請俸錢有名無實

議復立國子學

一竊見至元七年

朝廷立國子學命許衡為祭酒選

朝右貴近子弟令教授之不滿五歲其諸生俱能通

經達禮彬彬然為文學之士及其入仕皆明敏通疏

果於從政如子諒侍儀之正大子金中丞之剛直康

提刑之仕優進學弟親臣之經明行修堅童君永之

識事機子亨待制之善書學企中容省之貞幹揚歷

省臺蔚為

國用豈小補哉必欲設學校養人材京師首善之地

宜先復立

國學以風勵天下

用中選儒士

竊見十三年隨路試中儒人於內多有材堪從政者

若委目各路并按察司取勘相驗得實申報

上司遇 臺院六部百司按察司令史書史闕員以

憑補充勾當是猶勝緣亂雜取州縣無例無學等入

此輩設若吏業非素終是通曉義理例有文筆使官

事稍習皆可勝用假令學校吏試便行需待歲月并

急不能得用能此不但捷於得人亦是激厲天下為

學之方豈為小補兼亡金舊例臺掾書史皆於中場舉入內試補勾當但在有司持擇使之精當不致妄濫請托而已

試吏員

竊見方今內而

省部臺院百司外而按察司府州司縣合用吏員俱

出自州縣校書帖寫等人因而上達以至僥倖成風

廉恥掃地只以學術無素選取無方中間求其廉慎

可稱熟練吏事者甚鮮而天下之務繁而詞訟錢穀

重而刑名銓選生死曲直高下與奪悉出於乳臭若

輩之手欲望治道清明風俗美好難矣合無講究近

代考試法式從府州官公共保舉其法律刀筆行止

或不相應罪及保官其餘非此而進者不許補充隨

朝勾當設法既嚴人自力學如此非惟用得群材禮

義廉恥風動四方下可以革去僥倖苟且之人上可

以成公平肅清之化端本澄源此最急務

節費用

併州縣省官吏

伏見方今州而為府縣而作州復有不必要而縣者

此蓋王進建言欲務為誇大以示外方意也以至增

置人員添給俸祿無有虛歲彼所臨戶口曾不加多

差稅轉成虛耗所謂十羊九牧為政大弊也今四海

一家郡縣版籍何止數倍誇大之名將何所用不若

依舊便將當省者省可併者併豈惟事簡官清不致

國家總虛名而受實費既省其官據祿薄者亦宜增而厚之蓋清其吏而不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知厚其祿而不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墮而不理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又江淮與兵已來諸道使府一切把軍官負推宜而置職及見設提舉司官及因聚賄妄立官府者多矣亦宜減削使職有常負事不繁冗則人無紛擾之勞矣

行券法省祇應

今訪聞得真定路週歲祇應錢萬有五千餘定以天下計之不下數萬定矣此緣
省部差遣繁冗及當該官吏因之作弊致費用如此之廣雖禁約關防甚悉不若澄治本報今後若路官得人凡事公幹并將急遞壩整照如法豫行下事務嚴立程限管得時刻不誤如是則不必使者旁午而重費館穀也若軍國大事必須差官者照依前金給付券頭據合得分例令於上批寫某日經過某日宿頓四日繳納年終將報到祇應支冊摺照同否稍有差別多取與多與者同罪將見使人不敢多取掌行者不能妄添分毫節省費用誠為方今良法至於朝廷重使別議給與如此減省故不少矣

禁醞酒

一目今日真定路已南直至大河地方數千里自春至秋雨澤愆期早曠成災致米麥踴貴無處糴買例

皆關食百姓往往逃竄莫能禁嚴有司誠宜多方計置救災恤民竊見民間醞造杯酒所用米麥日費極多略舉真定一路在城每日蒸湯二百餘石一月計該六千餘石其它處所費比較可知若依至元十五年例將民間醞造杯酒權行禁止庶幾省減物斛以滋百姓食用誠救災卹民之大事也

振武屯田

竊見每歲北邊於新城沙井靖州三倉和糧糶儲不下五七萬石如遇軍馬調遣又豈特十萬石而已近年穀價踴貴且以十萬石為率所費不費用雙終不寬費兼自古饋餉雖有智者終無良法惟邊地屯營最為長算契勘唐憲宗元和七年李絳言天德金州振武左右良田約萬餘頃釋能更可開置營田以首費足食從之四年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粟四十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今體訪得振武并豐州界河兩傍地廣民稀除營帳牧放百姓耕懇外其餘荒閑地尚多若差公幹官僚踏視其宜留兵營田一切取武清屯例假以歲月自非水旱不熟田功稍集國儲必有所濟故陸宣公云緣邊土沃而又荒所收必厚如此費省食足官無規措和糴之勞民免輸納虛耗之費恐亦安固邊防之一策也

納粟除監當官

竊見

上都北邊每歲

臨幸及七戌重兵歲用振解甚廣雖官為和耀商扶與販終是遠寫不能多資待濟昔漢文景時亦為艱於轉致令民輸粟塞下賜與爵級謂之賣爵級遂致邊兵饒足方今院務官別不見入仕格例以曩日論之不過貨賂請托若以弊章有益於

國家不若令辦課官驗額輕重使輸粟上都及迤北州郡幾何者則任某處監當官一年立為定制謂如某處務場周歲課額十定設官二員每負輸米或粟

上都者若干迤北州郡者如此不半歲上都及綠邊州郡便得米數十萬石豈不大便益哉

又如州府務官經營幹勾比得差遺所費不貲一任之內必百方作計取償於民羨餘復入於己是使明損民力賄將官錢盡入私門若此法一行將見私錢盡入公家則息奔競官革請托軍國坐收饒足之利

故令民輸粟充院務官最為當今良法
停不急之務
權停一切工役

竊見

大都雜役五臺拖木等夫及諸寺院營造比年已來未嘗停輟古人有云工不使鬼必待人興財不天來終頃地出不動百姓將何所求况今真定至大河迤南年穀不登百姓替替例皆乏食自採不暇據上項工役似合權且停放以見

國家罷不急節浮費救災卹民至意

省罷鐵冶戶

竊見燕北燕南通設立鐵冶提舉司大小一十七處約用煽煉人力三萬有餘週歲可煽課鐵約一千六百餘萬自至元十三年復立運司以來至今官為支用本貨每歲約支三五百萬斤况此時供給邊用雖所費浩大尚不能支絕為各處本貨積聚數多其窺利之人用官司氣力收買其價不及一半當時既是設立提舉司煽煉本貨以備支持除支外止存存留積聚以備緩急今來却行盡數發賣竊詳此事虧官損民深為未便今來止合依驗舊日有名曾煽爐座存留三五處依例與煽爐煽到本貨除支持外盡數存留積聚並不許發賣外據近年新添去處悉行停罷將所占百姓分撥所屬州縣依例當差仍許諸人認辦課額與煽小爐或抽分本貨或認辦鈔數臨時定奪如蔡陽鐵冶中統二年

省部已曾將治戶差發比較歲煉鐵貨數甚爭懇以此罷去其便與否乞遵照元卷備見其詳

侵奪民利不便等事

課程再不添額

契勘課程自四十年前天下正額止萬有餘定今者從萬至於十倍可謂極致每歲考較尚有增餘前省定奪歲歲添作正額且財不天未皆自民出恐亦因人之一節也兼商稅金貨物貨湊集買賣多寡市肆

迂移皆赴州郡會合津要去處歲各不常若累累一體添吞恐有輕重不等之弊可依已定額數外從實核辦或依相求法增籌者量加迂賞否者照罰停歇其年告叙所增等第以五十定為上三十定為中二十定為下如此民喜額定而不增官樂有功而陞用羨餘之數自然盡實入官

論鈔法

竊見元寶交鈔民間流轉不為滯滯但物重鈔輕謂如今用一貫繞當往日一百其虛至此可謂極矣究其所以法壞故也其事有四自至元十三年已後據各處平準行用庫倒到金銀并元發下鈔本課銀節次盡行起訖是自廢相權大法此致虛一也其鈔法初立時將印到料鈔止是發下隨路庫司換易爛鈔以新行用外據一切差發課程內支使故即造有數儉而不溢得權其輕重今內外相制以通流錢法為本致鈔常艱得物必待鈔而後行如此鈔寧得不重哉今則不然印造無算一切支度雖千萬定一於新印料鈔內支發可謂有出而無入也其無本鈔數民間既多而易得物因踴貴而難買此致虛二也又總庫行錢人等物未收或預先定買惟恐或者先取故視鈔輕易添買物重幣輕多此之由此致虛三也又外路行用庫令庫子人等私下倒易多取工墨以圖利息百姓昏鈔到庫不得畫時回換民間必須行用既昏者轉昏爛者愈爛流傳既難遂分作等級其買

等除

謂救其虛莫若用銀收鈔大路止用得課銀一餘定小處一二百定民間鈔儉必須將銀赴庫倒鈔質是鈔自加重銀復歸于官矣今却以鈔回則愈致子虛矣何是又官只重銀不重其鈔此復虛一也或更造銀鈔以一伯當元寶二伯迤漸收見鈔蓋事久則變變則通輕重相濟之法也不然利病又當問中統元議立法者如張介夫王紹明等講明舊法以定新行如此年載間庶可復舊使資財大柄常操於二權不移於下矣

論鹽法

竊詳調度鹽法以便民為心者莫若於所轄州縣量戶數多寡將元認課額均分依已定價錢一十四兩一錢仰各處管民官設立鹽官赴運司關支鹽貨置局發賣

納舊課開新鹽換次送納其沿路脚錢於各處鹽局官用已錢出備却於發賣鹽價上搭帶仰各道按察司不時計點多餘之數

既分鹽課為正額聽從各處從實發賣中有比別路費不盡去處督勒本處須管驗合開數目依限開支課亦依期送納何故當元驗民戶多寡均分食鹽之家既等緣何却有不盡數目防有私鹽生發仰各路正官提調不致阻滯正課亦不須設立巡鹽官擾民其先行責訖去處必須再來開支是為增餘近年以

來人口增添食鹽既多別無虧失止有增羨可不勞而辨也

一官為調度者從

省部差有報聊慎行止諸錢穀人充規措所官聽運司節制於用糧去處設立許諸人赴倉送納或米或粟納獲朱鈔規措所關引支鹽近見運司官差規措官於南京等處不問人之貧富有無挾業九一抽分虛立文契指於某處中納糧斛其實將引到家不問價直高低貨賣了當或償舊債或納官錢或別作營運至今五七年間錢糧不能到官者不可勝計深為未便今者止合明出榜文召募諸人於所指倉分先行送納糧斛納獲朱鈔然後規措所支引次來關鹽運勒監主母得刀踏停滯立便支發似此別無阻礙盜法大行倉廩充實不須和糴和中豈小補哉一長蘆本處除收米粟外並不得收受諸物止收寶鈔赴萬億庫送納止收米粟者以備

御河上下官為支持不收諸物者諸物官司無用中間作弊不無阻礙法若以收鈔納鈔其便有三一則鈔法通快二則革去舊弊三則官民兩便

一便商賈為利者許諸人赴場買引關鹽運勒監生不得刁蹬客旅最為急務蓋禁官吏不得買引賣引是也既許諸人與販官吏亦用已錢何故不可若使本管官吏得買其間客旅深為未便課程不能虧辦何故鹽價貴則官吏盡數拘買客旅不能得買鹽價

賤則官吏並不收買客旅為曾赴場不能得買審被就誤又知鹽價遲延亦不與販虧損官課皆此之由又官吏買鹽先揀離場近便去處次揀潔淨乾白好鹽又不依序先行攙支使客旅人等無所措手其弊不能一一備舉竊惟鹽場天下號為爭利之所況本管官吏乎蓋防撤杜漸尚有不能禁者以官物為已有之資放縱由己可不戒哉

一運司上下大小請俸人負近七百名其中虛設者大半行戶部都轉運使之名可易為提舉鹽使司大使副使各一負次以管勾催煎足以辦集自然官減俸省亦便利之一端也

一解州池鹽天然自成不同清滄犯本煎造費用浩大牲年陝西運司為課額重大立法頗峻山谷遠人不知禁忌食既艱得未免私煎冒販事發到官情罪不小往往有破家殘生者良為可哀昔隋初罷酒坊通池煎鹽井之利與民共之至今稱為仁政若於見定解鹽價直內更為減免分數使民易得食用亦國家惠民而不費之一端也

揮竹屬民

竊見衛輝路輝州園竹皆係百姓自來栽植置買物業軍站差徭仰之出備自養毅建言將頃畝官量見數斫伐四六抽分民得六分官亦拘取量給價直當時百姓已是不堪近年已來不依時月不問去留恣意斫伐盡行殘廢其合得價錢給既非時多不完備

又巡竹人等經絲往來稍有疑似恐嚇錢物事非一端往往有破家失業者百姓至願視竹柏甚於仇讎竊詳天之生物本以養人今迺為害豈造物意哉且量頃畝無多抽取四分以之輸官未為大益百姓得之實非小補合無將上項園竹依舊令民為主官不抽分出備一切差役氣力亦寬弛山澤之禁不奪民利之羨事也若謂於係官竹法有礙據輝竹造到器物令給引印烙亦可通行其見設提舉司並不將竹園優待名為辦課專以侵擾百姓營治已私為務亦宜罷去令總府就便管領其省官吏息民擾實為便當

分間官占民田

一總庫將束鹿縣民田以為官地約一千四百餘頃每歲包納麥課每畝麵三斤合無除免明諭百姓使為永業

一去歲取勘到滑州

御麥地畝約八百餘頃中間多係軍站農民祖業並產種養年深今來一例打入數內理合分間民田令依舊為主

定奪官地給民

一京兆路州郡所有營盤草地極廣舊為探馬赤牧馬地面近年遷往西州屯駐其地悉為閑田并隨路營盤草地寬闊去處量給側近無田農民種養併贖不足

禁約侵擾百姓

一每歲鷹房子南來所經州縣市井為空將官吏非理凌辱百姓畏之過於營馬及去又須打發撒花等物深為未便乞嚴行禁約以安吏民

一四萬戶軍馬遇有調度經過去處嚴加禁約不得非理擾擄致驚農民責所在達魯花赤巡護勾當但有失事坐所委官罪

一真州管內河西軍戶間處村鄉不時擄擾如強耕田白采桑欺凌農民等事告發到官司縣不能追理至元十七年

省院已曾差官究治此其顯然也合行嚴切禁約不致別有侵漁

一隨處監官并奉

上司文字不得一面將門難定課額上擅行添搭數目一御河上下一切官司阻礙客旅如隻不能通快如開閔錢湯河索岸例等事乞悉行禁約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一
事狀

翰林院不當以資例取人

竊惟人材不出政事文章而已政務但曾諳練尚可勉為至於文章自非天材有學者不可強為今翰林職掌人等樂其安簡占處名位守以歲月以次而遷有從書寫至修撰待制者今後合無從本院精選人材勾當不宜循迂以塞賢路

定奪黃河退灘地

一黃河兩岸多有退灘閑地有

塔察大王位下頭目人等員占作投下稻田今側近農民駕立種佃官文字每歲出納租課自餘不得開耕竊詳河水走則不常今日河槽明日退灘安得為投下屬地今後合無將一切退灘地面許諸人開耕種蒔實為便益

舉耶律張商焦四相事狀

一竊見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前中書左丞張文潛前安西王府王相商挺秘書監焦仲益皆係

朝廷勲德天下重望方今之務親賢為急比之求訪疎遠如四相者識達政體綜練時宜若使之參預大政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傳稱圖在舊人共政此之謂也

復許諸人陳言

一中統元年許諸人陳言當時主意不為徒然蓋一

則舉知群下休感之情二則規時政得失之弊三則見人材可用之實令政務方毅惟慮廣來直言採議得失今後合無復許諸人陳言內設詳定奪等官使掌其事

舉明宣慰胡祗通事狀

竊見前荆湖路宣慰副使胡祗通自中統元年至今揚歷中外二十餘年所至皆以能稱其識時應務通方有為求之時輩不可多得誠經濟之良材時務之俊傑也外屬職皆可迭居今在開日久理合起復以應清朝之選茲乃天下公論非卑職之所得私也

議司獄官

竊見隨路所設司獄官致恤囚徒最為切務蓋使暮夜不致疎虞寒暑困令失所飲食以時醫藥無闕比緣當罪不使苦楚無聊損傷人命此其職也近年多以年老無能之人使充其任至獄事狼藉囚繫失所是與不設等爾若選得如往年

大都路司獄劉彥祿十數人使之盡心獄事或今後應重囚未斷非理獄死者治司獄等罪如此庶仰副朝廷哀矜庶獄之本意也

禁約與利無致等人

竊見近年開桃溜菜路石河致死損夫役甚眾終不能成事竊詳若輩妄開利孔明知無成萬一有效功歸一已不成害及衆人所該之家其將何罪山東之民至今咨怨今後若復有如此妄言僥倖之者宜嚴

行禁約如見役與工者將來無驗合無量事重輕究治庶免傷財害民之悔又安知非姦人之計可不審慎之哉

議大名券軍

竊見大名見此生券軍一萬二千餘人不及三年所費錢糧至甚浩大米一十萬石鈔七萬餘定若

上同近前別無舉用宜同往年熟券軍發還南中使分隸諸翼以備邊防其中若有年老者放還為民不

理財事狀

即今包銀課程茶益之數歲入不貲用度不患闕少所當更張者在於一切掌管之人染漬舊習中間多方格取盡入私門官不得用民窮受弊使

國家虛受重利之名切要立法革弊使民力蘇息取之不致困乏

馬政事狀

竊謂三軍之本以馬為先今遇有用度不免和買拘刷和買官吏作弊拘刷則遠駟觀聽乞請於塞垣水草宜收之地分立群牧使通政院專掌其率

預備事狀

除有司常例支持外振武屯田輸粟補官最為上策易稱君子儲戎器以備不虞兼預備則造作如法犀利可用是錯謂甲不能禦矢與無甲同矢不能入堅與無矢同可不重慎今後合無將隨路常課再行整

照督勸使成造如法於上書寫官匠姓名以考其程於所須去處起庫收貯如是庶得造作如法不致臨時併造多不如法打鈍不堪用度

為審斫罪內事狀

竊見隨路淹禁罪囚極多

省部自從以來遠踰半歲今追銀者有人填撫者有官檢災七者有使未聞曾差一官審理罪囚者古人稱遭遇旱災多錄刑獄淹延所致即目已是秋分乞請選精詳官負曉知刑名者同按察司官分路前去審錄歸斷一切獄囚恐亦感召和氣之一端又使百姓且知

為華部符聽偏辟下斷事狀

竊見

部吏符文之弊謂如甲以田宅告部便以偏辭有理斷付甲主乙復上訴新吏不照先行却以乙辭有理即付乙主路官知其徇弊欲從理長者歸結二人各倚元符互相不服其兩造或赴察司陳告照卷明見亦欲與之改正又緣

省例部尚者不許輒改以致耽誤有累年經歲不能杜絕者乞請

開種兩淮地土事狀

一竊見黃河迤南大江迤北漢水東西兩淮地面係

在前南北邊微中聞歇開歲久膏肥有餘雖有居民耕種甚是稀少宜設立大司農司招集江南北無產業人民駁丁力操撥項畝令一定住坐為主官給牛隻農具差稅並不取要若成就後別議定奪如此不數年間開耕作熟貧民既得濟虛地又行內實萬一緩急以食以兵皆可倚用

祝香百門山神事狀

一揮未準差者二千石和買又不下二三千石又洪水係是

御河上源一切漕運供給大都甚有功用比之濟瀆及物濟國潤民之功非細據上源水神似宜特降香火以各神休

司官不勝任者即行奏代事狀

照得

條畫內一故按察官聲迹不好者即行奏代今南北察司世道每司正官與首領人負除新任未滿者是迂調負數嘗幾於半村不易知安得人而當之然即其所知於初選時稱停搭配不致偏重可也其已除而不勝者若姑息待滿是知其無能令徒占位次月費俸料養資歷而已於司事何益乞請令監察上下半年巡行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不次陞黜一二人所謂查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誠激勸賢否振勵衰弊之一法也

精選首領官員事狀

近年憲司首領官多取自雜流於彙牘文墨有絕不通政者其懦者備負素餐強者挾私害公紊亂官府若今後止於見任州縣八品七品職官內選兼該儒吏通曉世務風采人望出總幕之右者使充可也且憲司職雖糾彈其體面全是禮法二者為用不同官民參佐衝撞辨集為能若必其取強梁跋扈務尚口吻者是無良之人假其重勢使之行私耳伏乞詳思以存大體

添書吏奏差人員祿食資歷事狀

竊見按察司書吏奏差人員據掌照文案糾察等事其品雖微其職甚要今百物踴貴俸稍不足以育廉賢愚混濁資叙不足以激勸循名責實似有所難惟其養之厚故可責之重乞請將祿食資歷再行定奪稍得加重久則人自為勸若責罰出退其將何辭

閑支俸錢事狀

竊見迂轉官吏例携幼扶老千里區區而就一官照得十八年正月內朝廷令州縣依舊與俸却為各處官無見在至今有未閑支者是

國家靈恩如常而州縣不蒙均惠方餬口不贍而責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今後乞請將隨路百姓納到俸錢另行收貯專以按月支付庶幾官吏日得養廉易於責辦

罷孫招討戶

一疎摺討戶自都督史權鎮鄧州時投拜約八百餘戶名之曰射生戶即目散處襄鄧西山一帶合行分屬所在州郡為民當差不致別生事端

罷南陽屯田戶

一南陽府屯田三千戶往年亦曾言其當罷其後省差官與河南宣慰司一同前往屯所勘當定奪其本管官見戶齊斂鈔四兩并發來官以此却言不罷便至今依前屯種理合罷散兼南陽縣民該驛程在城見管當差戶止十餘戶遇有一切運轉差役委不能當若將上項屯田戶放還為民甚為便當

罷規運硝磺減山植等官

一隨處見立規運所硝磺局并河泊山植山植山場等官侵漁百姓其害非一謂如一切販買山貨等物其費主已有認辦課程買主赴務起稅及其貨賣又行依例商稅今米山植等官鎖關山路或半道巡視更行驗物抽分至於來自它所經過地方不憑關引取要錢物稍涉疑似監收鎖索百方侵擾竊詳山野小民此資本輕微仰之經營以供一切差役今者有此重併資不聊生所立州府為上

定奪儒戶差發

一得丁酉年欽奉

聖旨節該中選儒生若種田者輪納地稅買賣者出納商稅開張門面管運者依行例供出差發其餘差發並行蠲免又照得中統二年欽奉

聖旨節該已前

聖旨裏如今咱每的

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吞失變體例裏漢兒人河西秀才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秀才的功業習者欽此至元十三年蒙

上司差官試驗分揀元籍除差儒人該試中儒人內兩丁近下戶計撥充大當寺禮樂戶竊見試中儒人戶內多有戶下餘丁不曾就試官司收條當

差又有因故不及就試儒人亦行全戶收差若蒙

將元籍試中儒人戶下餘丁不曾就試戶計照依

丁酉年試驗儒人

聖旨體例全免本力差發外及因故不及就試儒戶

乞差官再行試驗試中者依例免差黜落者收條

當差實為受賜外有至元八年欽奉

聖旨保勘到委通文學續報倚差儒人於至元十三

年亦行就試中選若蒙依例除差以為後勅

薦前御史康天英狀

早膺劇任備見長材當官有通變之方持論熟經事

之慮考據實政委號良能如憲臺初立首以材望擢

拜御史繼授南京幕職時政取廢樊本官支持餽運

務繁益辦若以才能可以從政八路之間少見其比

自秩滿居閑括於仕進于今四年抱用未伸中外漢

惜伏惟 聖朝方致理有為之秋如天英者不宜使才德空老

田間以遺明時之用理合舉明以激貪鄙

竊見故翰林侍讀學士 國信使郝經奉使亡宋幽

囚十有六年以沉鬱致疾還朝未幾隨即物故據以

勞死事誠當優恤其家令嗣子彩鱗年長負學卓有

所立似宜超等擢用以酬父勞且為立功立事者之勸

蓋聞忠義者天下之大開聖王常推而褒之所以砥

礪生民為當世不忠者之勸竊見故中奉大夫浙東

道宣慰使陳祐歷事

兩朝家無僭石迹其 官舉皆善政生而竭匡濟之

忠歿而有砥礪之功孤身遇寇無路可生奮然不去

為國扞賊甘心白刃正色就死雖李司徒之握節死

事顏魯公之抗志捐軀無以過也至使越之部民感

愴忠節萬口一辭願留葬會稽世奉其祀自非精誠

洞貫做動一時何能致此其於勸世教厲薄俗豈小

補哉况忠義者 國家之元氣所宜養而不可衰也今本官論忠泉壤

不蒙顯異切為 朝廷惜焉伏惟哀憐推而褒之不惟於贈典殊常將

見伏義守節之臣自茲為不少矣嗣子慶今為福建

路行軍子力蓋出特

言不緣門資次子舉未仕通文學有孝行如錄之從

政必有可稱亦推顯之一端也

脩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

三聖人之教其接則一尊其師重其道此理之當然

也竊見

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已表

舊制既廢舉皆散落於荒煙草棘間日就摧圯甚可

寶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

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

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備立以彰

國容兼所費不過夫匠灰石而已只係有司言力耳

論黃河利害事狀

夫古人作事慮未然而治未然而用力少而收

功多况預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河為中國經濟遷徙

不常自古為患非小川細流可比竊見今夏自中堡

村南卧去京城廿里而近撞圍水三百餘步勢湍悍

舊築月堤一蕩而盡又自河抵京北郊地勢漸下南

北爭懸七尺之上中間土脉疏惡素無隄防固護以

悍水衝又見犯去處不下五六十步南接陳橋六丈

故溝至甚寬浚比勢既高水性趨下斷無北泛之理

故識者云已隱犯京之勢似非過論也若向前霖潦

大至瀑汎之際意欲所之崩摧潰決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每歲有司規畫不過今夏復夫數千明年興功

半萬績水築堤以應一時極其所至僅能防備淝水終非緩急可恃得濟之用但幸其不為苗耳况大梁自古雄鎮今又為江淮總會要津日當修理不可任河作崇視為尋常萬一侵犯豈惟使民居蕩析且廢通漕控制之利民之大命又所係有重焉者蓋開封祥符陳留通許等數縣之地耕種不暇數萬餘頃若漫為淀澤歲計先失民何以生此最可慮也又聞往年兩次南犯酸棗陳橋二門止是支流小水京尹昔吉禿滿行省崔斌等極力堵閉幾不能塞况今大河正流直指南卧常人尚慮將漸為患而增卑培塿分流殺勢之議其可後哉今體訪得河自臺頭寺西東接杞縣西界兩勢平無槽岸行流虛壘中故卧南卧北大勢走作所以漸為京城害者不出此百里間而已若能舍小就大廣為規制如亡金新衛所修石岸者遮障奔衝使東過三以散為巨浸可毋慮也當職竊詳每歲興功築隄防捍真成戩劇恐徒費入功損踐民田其為可防經久之事曾無以補如蒙以國家大計論之河防之議其說甚多合行重為講究方來利害舍小就大廣為規制以圖一勞永逸之舉寔為便當不然據要害去處建立祠廟專使以重禮禱祭仰賴

洪麻庶回神眷使河有定流不致傷財動眾亦被災之一端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二

事狀 郊祀圓丘配享 祖宗奏狀

臣謹言伏念我國家

列聖相承奄有天下六十餘載今海宇一統自堯舜漢唐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茲蓋

陛下神聖天縱孝治日隆以不世出大有為之資臨御有道故也然所有未舉大典在臣子分禮宜建言所謂方今大典如祀是也何則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自堯舜已來至於金宋上下二十餘代之間莫不郊祭天地及五方帝神以配

父祖蓋尊之至也

祖宗之聖重熙累洽郊祀之事未既舉行者緣禮文弗備有不逮及者今

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功成治定昭事天地尊禮百神略無虛歲若大禮一行將咸秩之位合禘於圓丘豈

不大通神明降福穰穰者乎又念自古偏方小國尚皆力行尊顯祖宗以為天地百神之主恭惟

陛下大極護助際海內外盡付所覆而上帝簡在陛下之心又大可見矣不於此時報本願祖以答天

休其於繼繼承承之道終為曠闕兼舊有典章自金章宗一行之後湮沒遺逸不絕如縷即今就有三二

老儒并收拾到亡宋典冊講究張皇一旦有成將萬

侍於尋常使

陛下垂旒被袞對越上帝與三五同功並接數千歲之統於上新萬方耳目於下使王道明而隆典與天地察而上下順
聖政聖教不待嚴肅以成以治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親也豈不盛哉由是而觀自古聖帝明王繼承先業所任之責未有重於此者故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陛下裁察

鈞州建先廟事狀

蓋聞益廣宗廟大孝之本欽惟

太上憲宗皇帝雖

聖靈在天而神功武烈見於郡國者固當昭布遠暢以盡中外臣民之敬今河南鈞州係

先太上皇帝王業所基戰勝龍興之地蓄靈擁休赫焉斯在宜營建原廟俾親王歲奉嚴禋以彰

聖德光昭造邦之本誠

嗣天子顯揚

祖宗之至孝也

牒司為中丞王通議病愈狀

竊見前行臺中丞王通議去歲春自揚州赴闕奏事回偶患病疾百日作闕今過期年已是平復即目居家讀書以教子為事其於已私似為安便若以方今選用人材之切如王通議者才術德望理當起復未宜投置散地若不舉明伏慮憲臺未知又遺錄問

保士人杜之材賈宗傳狀

竊見新鄉縣布衣賈宗傳昨城縣中選儒士杜之材二人性沉厚端亮有文辭而通世務讀書三十餘年女貧守道以耕稼自給未嘗枉己妄有干進其於士論略無瑕玷誠立園之秀民廉退之良士也今者幸遭明時選材為急理當薦舉使拔出民間以滿內外之用必能行其所學不負素守以之振士氣而抑僥風不為於時無補

彈保定路總管侯守忠狀

檢會到 中書省欽奉

聖旨定與提刑按察司條畫內一欵節該所部內應有違枉並聽糾察除欽遵外今體察得保定路總管侯守忠廉曾無識凶暴有名恣意亂行略無忌憚不任以職猶恐敗群重之以官凶焰何奈以致不遵朝省對抗使人詈辱同僚穢言肆口耽誤經賦縱而不征引帶私人結而成黨取能聲擅斷職官樹威風敗壞官府其吏民枉被凌暴者畏其凶惡罔敢聲訴所望察司少為抑按今又為阻壞如此中外嗟嘆莫不失色參詳本路近在
都南實為要郡所轄一十五處軍民約十萬餘戶據根本內地首
恩澤國民心非良吏莫可今使凶暴如此之人臨民辦事正猶以豺狼守羊無不傷之理據此合行糾彈
體復教授李龍輔狀

今體復得本官併與元保相同當職又觀其為人雅厚清純臨事通方有如修整廟學訓導生徒舉皆有法雖淹滯年深未嘗妄有干求所謂有德有能可以從政者也兼知得北京南京教授俱蒙遷調理合陞擢以激士風

舉楊德承狀

竊見南京路錄事司軍戶楊德承天資秀穎不妄干進累廉茂庫繼任本路照磨及與曹府提控案牘檢法等官俱有廉能之稱其為書學尤為精妙方今少見其比今名在兵籍常以家貧執役行間壁之象犀珠玉要以不宜溷跡泥沙此士論之所共也卑職按巡河南見之廣座其學問行已並與所聞相同據此合行保呈伏乞樞密院照詳施行

論王與子士合陞承旨事狀

竊見翰林兼國史院承旨中奉大夫姚振今已身故據本院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王磐人品風節迥配前賢議論文章發明聖學方崇儒重道之秋膺養老乞言之着若陞授承旨職名以德以材實允中外之望據此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保舉提舉張從仕狀

竊見前恭陽鐵冶提舉司從仕即同提舉張從裕賦性良明為人謹厚兼通儒吏歷仕年深掌財賦而露廉潔之稱論刀筆而有裁遺之敏加之嫉邪顯正識達時宜誠為有用之材皆係廉知之實理合薦舉以

俟擢陞

特選行省官事狀

竊見福建所轄八路一州四十八縣連山負海民情輕譎無常困苦者多其在邊隅實為重地存心撫馭尚慮失宜縱暴侵漁不無生事緣收附已來官吏以朝廷遠倉圖賄賂習以成風行省差擬職官又多冗雜擅科橫歛無所不至致政壞民殘章寇竊發指以為名下愚無聊困之蟻附其哺聚去處附近平民盡為剽掠內地軍興不免蹂踐中間雖有憲司糾治稍末尚艱所行其於根本有無如之何者甚非

朝廷包荒一視同仁之意求其治要無過得人為先且府州司縣等官雖不能一一精擇據見關

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二府名位特選素著清望儲帝心文足以撫綏遺黎武足以折衝外侮盡忠所事籌策有方不以利賄為心使剷除積弊矯正在盡肅清邊陲庶幾民安事靖日趨治域以之招諭則彼心可服以之進兵則我直大信今賊之所以滋蔓為梗者正以內闕官僚乘虛有各故也可不深計而熟慮哉設或不爾雖濟濟布列上下相蒙以私害公民之困弊猶焚溺水日益深且熾矣得失之機實係於此卑職叨居風憲觀其如是有不敢自惜而緘默者

論章冠鍾明亮事狀

竊見福建一道收附之後戶幾百萬黃華一變十去

其四今劇賊鍾明亮悍黠尤非華比未可視為尋常
草竊誠有當慮者今雖兩省一院併力收捕地皆溪
嶺叢臺其間出沒叵測東擊則西走西擊則東馳兇
焰所及煽惑殺掠為害不淺招降則賊心不一攻圍
則兵力不敷又兼春氣動時雨行彼我固我持久恐
猝難成功似宜益兵力置總戎一節制追奔合圍勢
至窮蹙其將自焚惟復特差重臣宣示

恩詔招諭撫慰以安中外兩者之行庶幾有一得

保醫儒胡連狀

竊見衛輝路醫儒胡連資性詳明學術有素凡經治
瘵多獲痊安據本路凡關醫學教官若令連補充勿
當教育諸生必有開益據此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

保儒生韓弘牒草

竊見衛輝路錄事司後進儒生韓弘性溫雅有士行
素明經學兼習詞章嘗試以事論議容止舉皆可觀
據茲良碩宜備時用以勸後來今將本人所業文字
錄連在前合行移牒請照驗施行

論教官俸給事狀

竊念天下之事得其人則治不然雖有紀綱法制將
衰爾而不振此必然之理學校者育材出治之本也
見承奉御史臺劄付該諸州府皆有受
勅教授仰免差儒戶內選餘閑子弟入學修習儒業
仍令各路正官朔望省視及按察司官選試行義修
明文筆優贍可以從政者然後解貢此誠為

國育材以備文武內外之用固非細務也却
教授多係老儒宿德白首一官不沾寸祿良可哀也
今欲修習之業旬省月規竟有成效亦已難矣合無
照依
國子學醫學教官一體頒降俸給不然據見有學田
去處於每歲收到子粒內官為明定斗石月充撥給
以濟貧乏外無學田者唯復別議定奪如此卹勘庶
幾官無虛設之名學有賓興之實將見文風蔚興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

論開光濟兩河事狀

省議即後所論置後

會驗近欽奉
詔書內節該目今以始煩民之事一切革去便民之
政次第舉行欽此今體知得省部待文准前工部尚
書李與曹赤等呈開洗東平濟州等河道并期修閘
堰可役人夫一萬餘名計該八十六萬五千餘工合
用石材地丁等物且舉德州一處所着該百粟木九
千餘條每條長六尺徑四寸石材九千二百八十餘
段每段長四尺闊三尺厚七尺計其餘該着數目比
之德州豈止數倍雖云和買目今驗戶楮俵上戶十
段中戶不下五七餘塊並不見發下價錢即要赴所
止送納日夜催併殆不聊生緣石材地丁非民間素
有積蓄之物計其採買上價般運脚力上立已不能
辦下戶將何以給有破產逃竄而已深為未便近年
創開海道益都淄萊濟南東平東昌等路百姓已足

疲乏死損數多哀痛之聲至今未息今又東平等一十餘處供辦上項夫役等物比夫海道之役亦為不輕是齊魯魏博數路之民被擾無遺又念前政苛撻去歲不收民多流亡加以今秋風水虫妨災傷所在闕食恐又聞此役復業者轉行不來見在者又將逃避山東重地不可不慮兼此役浩煩未嘗曾無奏聞儻已後不能成功虛費

國力百姓實受其弊將來誰任其責然此却訪聞得李尚書等官見行安置土垠九座合無俟來春土垠修成更為責委深知水利官負一同相視先濟兩河於深淺不常時月斷流走沙去壅試驗土垠委能積深浮重轉漕粮無過久通行快便然後修理石垠尚為未晚仍於出產石木去處官為差額失匠株打用度不致取辦一時逼迫靠損人難卑職認堂言責以鎮靜為職親規其事不敢不言合行移牒請照驗備申御史臺照詳施行

論濟南路所轄連魯花赤合遷轉事狀

竊見濟南路所轄州縣見任連魯花赤內承襲勾當及已滿年深未經遷轉者一十三員今朝省庶政稍有未便務從一新若將上項連魯花赤人負於本投下州縣內依例遷轉當為便當庶不致特賴久任樹黨行私官吏因之受弊據別路未經遷轉者亦合一體定奪

保李提學昌道狀

伏念俊造秀異皆稟氣之清造物者新固未嘗多得今有其人使徒老明時誠為可惜竊見前上郡路提舉學校官濟南李師聖經明行修不妄干進文筆性學皆有古風及扣以政事議論通暢皆切時之務可謂年高德邁學富才優縉胸城市不來聞連者也

朝首以選才為急如師聖者若權以風憲或置之館閣俱有所長可收實用

論濟南經歷關負事狀

凡厥政務必官吏相湏而後能濟若官有其人或吏獲其用二者得一則事無留難竊見濟南路所轄州縣一十三處路當山東要會事務頗繁所賴首領官調議規畫為切今本路經歷知事俱各關負聞得經歷孔文貞省部別行差委東平等處勾當却於本司署御請俸將近暮年又本府憲司親臨於上今照得簿書未完事理九百餘件又乏其人責以事有未辦實上下之所難理合作急選注材能使補其闕庶不致耽滯一切事務

議盜賊

民患莫甚于盜賊不可視為小事近年作過者皆於通途大邑公然行劫略無畏憚者以應捕無方弓兵數少故也臨時力弱既不能擒捕既去應命追逃三限已過恬然無事乞請將州縣尉司重行整頓所有弓兵定其不應占破之數悉歸所司以重其威力使

潛消盜賊公然無畏之心且盜賊竊發正以衣食難
飢若稍年難且有縱橫不可制之勢何
則人盜有形而易為之破竊賊無跡聚散難為
之取也彼盜賊料其物既易取官無如
人鮮不動念我若度其如是預為備之之 則將
能為矣

縣尉雖責專一捕盜然用得其材乃可

所除多是承蔭子弟不問事務又不習

當處選擇一等舊曾作過不良人 充

師問詰捉雖頗有功效中間作弊有不勝言者如

賭博擅房宰殺牛畜等皆其事也又有因盜將良

民俱被收禁正賊反行出赦以致有與反人暗行

辭其在輩沉寔不多見加以揚歷省臺通介有守照
得例五品已上官不限職掌有文華者即命制誥若
本官於翰院學士內相應名關陞用實為允愜士論
合行移牒請照驗備呈中書省定奪施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三

王堂嘉話序

中統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

詔立翰林院於上都故狀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公謂不肖憚曰翰苑載言之職莫

國史為重遂復以建立本院為言

允為仍命公兼領其事時不肖侍筆中書兩院故事

凡百草創經營署置略皆與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

修撰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方

帝澤鴻雁賚及四海

詔命宜詳頌與定撰再閱月策二府交辟不妨供

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裏行調官

晉府秩滿復入為翰林待

制時則有苦左丞相監修國史耶律公承

旨霍魯忽孫安藏前左轄姚公大學士鹿菴王公侍

講學士徒單公河南李公待制楊恕修撰趙庸應奉

李謙不肖雖承乏幾於一考其獲從容侍接仰其

祖宗對天之鴻休

聖訓無窮之

睿思皆聞所未聞者至於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

屢歎所得亦云多矣今年年衰氣盡盡負初心因納

釋所記憶者凡若干言輯而為八卷題之曰玉堂嘉

話其成燿火節堂之夜尊壘心賞之間吐嘉話於目

前恐玉堂於天上嗚息有時盛年不再良可歎也然昔人有宅位鈞衡不得預天子私人為恨願惟此生不為未遇用藏家櫃以貽將來至元戊子冬季二日前行臺侍御史秋澗老人謹序

秋淵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九十三

玉堂嘉話卷第一

大元中統二年秋七月憚自中省詳定官用兩府請
為授翰林修撰其

宣詞云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材足鋪張
於偉蹟宜司

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

朕命其修撰雷膺詞云昔年詩禮已聞經過於庭前

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二詞參政揚公筆也既

拜命謁承旨王公於寓館公曰唐人題名記為三

千佛名經其充詞臣者即為一佛出世

國家文治伊始汝等首膺是選於士林有光矣八月

上都文廟告成公命某官作釋菜諸文頗立論其間

公曰如此文字有稱功頌德而已又云作文亦有三

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蠶尾虎首取其猛

重取腹取其極穰蠶尾取其整而毒也此雖常談亦

作文之法也初公既草諸相宣辭通作一卷實封細

銜書名上用院印付憚呈省問馬曰白麻蓋自中出

今實封防其漏泄亦唐人鎖院之意也其立史院奏

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

必代與者與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公

又親筆作史大略村憚如帝紀列傳志書卷秩皆有

定體其傳須三品有顯烈者立又云本史張中順金

一代天變皆有紀錄就此公未老可亟與論定亦是
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切念 公諱鶻字百一曾

之東明人正大元年甲申獲承勝狀元第遂應奉翰
林文字殊為金主眷顧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員外

郎後遇 聖上龍光益隆如諸大計以斯道覺民為先論日餒

以徹樂罷宴為對開禮樂之源則釋菜

先師明慶成之權則張皇治本又以葬祭故主為讀

允焉後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為變色仍秋

誣為義宗據法君死杜搜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

冬十月侍中和者恩博

首都堂與文字召靜應妻真人去者憚時為左司都

事宰相命具 詔草其詞曰靜以知來智能藏往念

前言之有効方疾事之惟幾遐想仙標載勤嗣傳儲

然而至暫辭嘉邇之鄉釐爾所懷與復細也之論

至元十四年丁丑歲春二月庚申湖復授翰林待制

是日赴院供職

為春旱禁酒詔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戒

無彛况瘞粟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迭綠春

早朝議上陳宜禁市酤以豐民食

朕詳來奏寔為賑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毋得醞

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為春旱祈雨青詞伏以萬物盈於兩閩亭毒必資於

帝力皇天佑于一德精誠可格於高穹比者時雨愆

常秋種不下聖念無辜之者將罹存至之災播首自
修庶回哀并爰因雩祭崇建靈壇伏望列

聖岳仁九天降鑿易陰陽之恒數幹造化之玄機下
勃豐隆霽流甘澍蘇槁麥於南畝播嘉穀於東郊一
滌昏霾溥洽生意豈惟大賚三農免失業之憂嘉興
多方高廩享有年之慶

同諸公觀唐張九齡等誥於玉堂其詞曰門下春秋
之義尚重卿才王國克楨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
其名中奉大夫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
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
兼修國史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
齡經濟之才式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賜
紫金魚袋上柱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樞
密載光而親賢稱首審能羣會所佐有孚字惟是日
晴浴故以多年歷選國鈞繁賴邦禮克清宜命曰鼎
臣置之廊廟耀卿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學士勳
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學士知院事
修國史勳封如故林甫可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勳如故主者施行開元二十二
年五月二十七日上用尚書吏部之印凡五顆制可
下傍作細字書某月日某時都事某左司郎中光奴
後細銜相臣與部官同列去姓而名名作大字署曰
尚書左丞相曰金紫光祿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

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嵩曰吏部尚書上柱國武
都縣開國伯嵩曰朝議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
豫曰吏部侍郎曰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魚
袋挺之後書年月日印同前後稍下以細銜書銀青
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兼修國史上
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宣曰中書侍郎曰朝
議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集賢院撰上柱國臣徐
安貞奉行復作高行細銜曰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
弘文館學士上柱國臣耀卿曰黃門侍郎曰朝議大
夫給侍中內供奉臣昱等言復大字與衙平頭書制
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復大字與衙平頭書告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兼修
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奉被制書如右
符到奉行自告字已下作五行用印二十九顆唯制
字上空後上與前平頭書即中樞下細字書主事懷
琛令史王烈書令史姚元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
一日下印同前用告用柿黃斗底綾作卷凡七幅上
下約一尺或者謂曲江與林甫通作一告除拜以爲
鳥並集駕驥同皂爲嫌子曰帝充在上咎變與驪駮
同列恐自昔有所未免正在明君別其賢否用與不
用耳然唐自開元後九齡竟罷而相林甫治亂之分
於斯已見矣二月壬戌遷唐李紳拜相後有繼宗御書跋
門下與化政理必資作礪之功納誨弼違實賴將明
之效苟非材樑人傑道茂時宗益經濟之宏規積嚴

廊之素望則何以光我注意允于具瞻其惟至公
 舉成命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
 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李紳氣稟清剛體舍冲用抱金石之正性
 挺松桂之貞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廣發洞學
 海之波瀾智刃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
 寡徒長慶一朝交遇斯極入參禁密出總紀綱王猷
 多潤飾之能邦憲著肅清之稱泊領版圖之任尤彰
 均飾之宜而又寵辱靡驚得喪齊致河洛留神明之
 政浚如恢將帥之謀威令播於軍戎肅然屏迹惠秘
 洽於封部疲羸息肩俗變阜安人知禮義日者 其
 高第換彼雄藩當淮海之要衝控舟車之都會風望
 並峻僉謂莫踰朕虔恭寶圖夢寐良輔爰膺審像果
 副虛求尔宜踐台席之崇嚴司中樞之密勿外以底
 綏華夏內以勤恤黎元視同列猶填筦期君臣如魚
 水無使仲山補袞獨見美於周詩汲黯匡時常推高
 於漢史祇率訓典性惟戒哉可守中書侍即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會昌二年二
 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顆其文即尚書吏
 部之印傍近下細街書中書令次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平章事臣拱宣奉次中書舍人臣孔温業行復作
 高行與告文齊細街曰侍中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臣德裕次給事中臣泰章等言作大字與細街

齊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會昌二年二月
 日印文同前大字平書制可下細書月日時都事及
 左司印中復作高行與制可齊書細街曰吏部尚書
 次吏部侍郎次尚書左丞已上皆闕後大書與街平
 頭曰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即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奉被
 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顆
 全空制字後復平書司勳郎中判懿下細街曰書主
 事次張弘亮次令史楊温次書令史會昌二年二月
 日下印同前 徽宗御跋云恭讀太祖皇帝實錄載
 偽蜀李昊自言神之後仕孟昶至司空趙國公方相
 與江南通好時遣其臣趙季札使昶季札回得季紳
 唐武宗朝自淮南節度使入相告以遺吳昊欲誇說
 其事結絲為機置告於中朝服前導盡呼聲妓雜奏
 歌樂迎歸私第即召將相大臣宴飲仍以帛二千疋
 謝季札詳闕告文正昊所說之告也然自武宗遠今
 三百年苟人以忠諫功業聞於時有不必金石而堅
 者可不勉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後有復古殿四字上
 用御書之寶又有范仲淹富弼吳中復韓頌王汝已
 未季秋觀於承旨東廳先儒論漢人大綱正節目不
 備唐人大備而純正謂此等制耳秋閣云
 洛陽竹齋先生李得之云制誥二體不同宣辭必須
 散誥詞乃用四六今宣詞皆作四六非也蓋宣則王
 言親諭誥則牒奉勅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諭孟宗獻

詞云朕新即大寶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卿選至於朕陞四為舉首非材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此今界以此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於遠者大者無以此為自足爾其勉旃又論沁州刺史李筠云有司以卿資應未嘗得郡朕以識卿家父愛卿占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為民政成以稱朕意尔其勉之是也其語如狄梁公顏少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誥為三字辭臣故唐詩有云三字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望低頗之句得之先生名國維備川人浮陽王頓文淑說初唐廢先生奉敕定撰趙秘書先世碑文線畢先生拖車過子於崇寧里迎視若有喜色未審何為坐定出此文至其論說噫古人有言風霜別草木之性危亂顯貞良之節夫危亂世常有而全節死義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數百年或相望數千里時有一二焉獨趙氏一門之內父子兄弟乃有四人真可尚哉昔比干效忠於殷而受封於周堯君素盡節於隋而唐太宗為文祭之蓋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同仁寧有彼此之分哉今趙氏父子兄弟盡忠於金

而
聖天子為之立碑淵衷睿監蓋與夫唐太宗周武王之心不侔而同矣取對揚休命繫之以銘先生不覺自讀者再公氣養素厚且復尔耳諒以自得用事切當為喜乃知文士氣習至其適意不知手舞足蹈

古今通一致也又記呂遜嘗談趙著呂觀以詩鳴然朔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巖每得一聯一詠即捉擲其帽於八龍山從傍謂曰不知李杜平時費多少帽子聞者為捧腹

待制楊恕文獻公揚尚書子嘗談其父正大間所陳奏議今錄於此臣伏讀聖旨節文六品以下官有惜見詰登閣檢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博詢兼覽以盡羣下之智也臣實愚憚無妙謀長策仰禪聖聽之万一獨取事之切於今日者列為二事以言之一曰簡卒二曰理財簡卒之說後有三馬一曰取人材二曰募願為三曰括驅丁理財之說復有二馬一曰納官從便二曰和買可罷臣請言簡卒之說臣去歲在鄉里見其簡卒之時不以人材優劣為等差而以物力多寡為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於衣食豐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聖肥未嘗諳習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憊且顛矣况能被堅執銳以為我軍之前行而逆戰哉倉卒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為我軍之累不若無之之為愈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三說以簡卒則庶乎其可用矣何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為之雄者在千方人亦然如擲州縣之丁男不以物力多寡為先後惟軀幹勇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之人矣何謂募願為蓋天下之民虛為游手不業者甚衆平日無事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奮

不顧身良民所不及者如 東帛之賞募之

萬兵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何謂括驅丁蓋天下之

奴隸自幼及壯倘嘗勤勞艱苦之事其筋體氣力之

所服習馳走負任之所慣狃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

簡其人材之勝甲冑者免當房之賤籍之為兵則所

得皆能戰之人且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

富民之子弟孱弱而不能戰惟怯而不樂戰者相去

豈不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切見數年前北邊有

事之時天下錢鈔過濶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

乃邏卒持鈔力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想遠之艱商

旅有不行之病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取故

也今以南郵軍興支給浩繁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

以救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難入者難增

而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則鈔有時而不通矣為今

之計莫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無滯矣何謂納

官從使國家利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也故院務所

輸之課皆使入之其術固善矣能限之以路分拘之

以分數則所入之鈔傷太少耳夫已收太半之鈔而

臣猶謂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

入官之數銀錢鈔三者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者

亦聽之如此則三者之價常平而不偏鈔法以通流

矣且以目前行價論之不及錢鈔者每兩該一三百

錢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適平矣此

切見國祿之取於民有曰和買有曰和雇者徒愛其

歷名之美而不謀其利害之實也蓋和雇和買之有

損於國無補於民過足為吏卒之利耳且科歛之限

方急州縣之官以鞭笞捶楚從事於忍隱之間小民

奔走趨命之不暇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恐恐

然惟以不得罪於州縣為幸國家憫小民趨辦如是

之勝故出直以償之意固善矣奈何州縣官之明幹

者少胥吏鄉里正主首之屬因緣為姦官直之及貧

民者十絕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饒益之利

也為今之計莫若罷和雇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歛一

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

方事殷之時雖戶賦口歛亦不為過何必取公帑不

及支之財欲以益當賦之民而要扣雇和買之名哉

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之取於民者既議與之

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蓋不貲矣況畜

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之亦未

晚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奇正之術固非愚臣

所能識也雖然臣切料宋人為無名之舉者上無

奇謀秘策可以搖動中國者特以過聽通逃之言以

為彼軍朝發則我民夕應矣然兵交已來所遇敗衄

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是狂狡之素計已屈矣如秋

高馬肥之右鼓行而進則淮南可折搗而定也雖然

臣切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

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得淮南則江

之南北盡為戰地進而相與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洞貫之卒不得環寇而發飛騎越跡之足不得望風而馳當是時宋人托江為北潛師于淮以斷我軍之糧道或決水以豬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接使彼討不知出此則固善矣如使能為此計聖主豈可不與二三大臣預為之謀哉雖臨敵制宜千變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筭也臣愚狂瞽不識國之大計冒昧陳列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時每會集日課讀平宋事跡若干編類者其間機畫三二顯事多歸賈揚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庵先生徐謂曰無庸異時修輯正書豈客及此從繁就簡不得不然安公色為夷予且會躡要之有方也跋僧花光梅後語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避靖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與叅政陳簡齋並舍而居山谷所謂研墨作梅超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被世嘗有移船來近花光住為畫南枝與北枝之句其半度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王謝子弟倒冠落珮舉止敬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高丞相家城舊四幅暗香疎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為宋子

王所收

古者婦人無諡雖后妃之貴止從其氏至東漢顯宗始加陰后以謚自是遵為定制

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即事有云一院有花春畫永四方無事簡書緜子夏日玉堂即日亦有二絕句陰陰

槐幄幕開庭靜似藍田縣事廳細草近綠春雨過映階侵戶一時青日長上直玉堂盧思入閑雲待卷舒重為明時難再遇等閑蓋老蠹書魚須高麗曆日詔云惟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款同文高公學士詞也古墓中玉器血清者蓋尸以水銀烹其血能漬其尸沁者蓋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器以手拭光觀生白暈者即尸沁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四

玉堂嘉話卷之二

看古玉器當解其刀刻碾刻者刀刻為上碾與刻蓋相去其遠丞相史公嘗收太康墓中玉環名曰泥秋龍像昆吾刻也

磨李廷珪墨法尚台符嘗云向抄合萬戶用聚星玉版研磨李庭珪墨水菴書研為墨所畫木菴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論硯先觀其石性麤細枯潤不必須有眼者其膩潤視之有紫芒而不拒筆者即端之佳者也

看畫當觀其氣次觀神而畫筆又次之用漆點睛朱砂紅石綠者皆唐畫也予嘗觀閣立本老子西昇如

此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律歷天文之謂乎

太康塚或云漢梁孝王墓或云晉何曾墓以下里物色攷之皆恐非也予向與吳教授會真定因及此吳曰此晉司馬文王陵也曰何據吳曰昔居太康時塚前有廟晉文王祠至田夫野叟皆以文王呼之及發其龜壁皆刻南征並壽之字以史攷之文王南征數矣豈其然歟鹿庵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於後悼一銘詞篇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它求曹南湖亦嘗說作銘辭法度謂如一人有數

事好處取其重者論之及詳史漢論贊其原蓋出于此

坡詳雖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議論歐公文尊經尚體於中和中做精神

鹿庵曰文章以自得不蹈龍襄前人一言為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是踵人足跡俱不若孟軻氏一字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

南潮又云非莊無以雄其辯非駁无以清其氣

予嘗問匡衡相業於先生先生曰汝以為何如曰學術有餘而忠蹇不足先生為肯首地震說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柔於是地動

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動以地道安靜返動為異也又靈臺秘苑云地本於陰而生万物其形至厚其德至靜定而不動者也若忽

震動是謂臣強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土為變異小人用下

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其分多兵饒若動於宗廟宮庭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諛佞並進大臣數劾誅罰

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或政在女子或秋行冬令則地裂若裂而有聲四方不寧地忽陷乃專政民雖散

亦為失地若火燃者乃為陽精地為陰主若或然則越陰之道行陽之政傷而不克之象臣專恣而終以自害也若地忽生毛為金失其性人將勞役又漢應奉云人氣內通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

變見於奇物震動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腑五臟象天六腑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前世術者乃以日辰分配國土為占歲日月時辰及見災所在之地皆同用之又

有以日時相加為占者如漢成建始三年日蝕地震杜欽云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

令本朝大臣無不安之外戚無乖刺之心諸侯無強大之國四方無逆理之節此必適妾將有爭寵而相害者其法甲為齊乙為海外東夷丙為楚丁為江淮南蠻海岱戊為韓魏申州河濟己為韓魏庚為秦

辛為華山已西之國壬為燕趙衛魯為常山已北北方之國子為周丑為翟魏亦主遼東寅為趙楚卯為鄭辰為晉邯鄲趙己為衛午為秦未為中山梁宋之國申為齊晉魏酉為魯戌為趙長亥為燕

天鳴有聲人主薨而百姓勞失厥土

五福太一所在每歲頃利一事大游三十六年一交十二年司天十二年司地十二年司人小游三年一交大游所在天開眼小游所在人相食已上皆東車

立星釗明之說如此

日月徑一千里周三千里何以知之曰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以太陽日行一度故之則知矣

周公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則減一寸凡日食於窻隙間穿絨如鏡許取影視之可見食

之多寡東缺則西見西缺則東見

樞府典故

唐初與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謀故機密各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樞密自為一司其職秘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貞元之後藩鎮放拒重以兵屬人乃以中官公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竭於北司然常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拜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官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費者雖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貶黃除吏唐末乃除北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和院事至宋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畧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

西使記于子歲

皇弟旭烈統諸軍奉

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已未正月甲子常德帝御馳駟西觀自和排出入孫

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

百里地漸下有河灣數里曰昏木篋裏漲以舟楫齊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夫八里南以相直近

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瀾為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有礮磧亦以水泉之行

斬西有城曰業購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栢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圍錯土屋牕戶

甘疏瑛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隨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閔曰鐵木兕懺寮宇閔者甘漢民閔徑崎嶇似棧道出閔至阿里蘇里城市并甘流水交貫有諸菓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固純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兕城居民多并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虫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唯過醉蒲萄酒吐則解有畜酒字羅城迤西金銀銅為錢有文而無孔方至麻阿中以馬捧拖床迤鋪負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瘴血映帶多故壘壤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塔刺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浮圖諸回訖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訖貿易如上巳節四日過忽章河渡舟如弓難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為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相雜郵亭客舍楚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上輸金錢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掃思千城大而民繁時羣花正坊花唯梨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名隅城之西所植皆蒲萄稷稻有麥亦秋種其乃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效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損用豆許煎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齧碎傳瘡上即出曰奴哥

撒兒形似括便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身碎傳之自續餘不能盡錄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既田以水地多蝗有鳥鴉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棗証西奧魯屯駐于此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草皆皆蒲藩籬以栢二十九日掃掃兒城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折得國曰木乃奚牛皆駝峯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洽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唯措寒西一山城名之都不孤峯峻絕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懼為墜諸道並進敵大驚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欵已而兀魯兀乃箒灘出降首灘猶國王也其父頭兵別擄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剌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辭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慾數日獲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為剌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投以經呪日誦蓋使盡其心志死無悔也令潛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其木乃奚在西域中最高為克澤威者鄰國霸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訖立兒城所產蛇皆四跗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紫魚口吐紫靛過阿刺丁城榻榻著兒人被髮率以紅帕首衣青如鬼然

王師自入西城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乞石迷西

在印毒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
世所繪達摩像不茹葷酒日啖糲一合所談皆佛法
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主
曰合里法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
城固之以甃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
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屠其民尋圍東城六日而
破死者以數十萬合里法以舟走獲爲其國俗雷庶
爲西城冠宮殿皆以沉檀烏木降真爲之壁皆以黑
白玉爲之金珠玳貝不可勝計其妃右皆漢人所產
大珠曰太歲強蘭石瓊瓊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
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年至合法里則亡人物頗
秀於諸國所產焉名脫必察合法里不悅以檉漿和
糖爲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法里患頭痛醫不能一
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
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
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師名癖頰八兒房
中懸錢短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
文甚多皆癖頰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
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人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
翼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服達六千餘里國西即海
海西有富浪國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胡
服皆善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趣有大鳥駝蹄蒼色
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如外詐其失羅子國出珍
珠其王名換思阿塔甲云西南海也珠球盛以革囊

止露兩手腰紐石墜入海手取給并泥沙貯于囊中
遇惡虫以醋喫之即去既得給蒲囊絨緝舟人引出
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
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鳥木雞舌寶鐵諸物國
中懸大鐘有訃者擊之司鐘者紀其事及時王官亦
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爲屋夏大熱人處水中
己未年七月元林國阿早丁算雖來降城大小一百
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產銀黑契丹國各乞里彎王
名忽拔馬丁等灘開王大賢亦來降其技里寺大城
獅子雄者鬚尾如纓拂傷人吼則吐從腹中出馬聞
之怖溺血狼有鬚孔崔如中國畫者唯尾在翅內每
日中振羽香猶似土豹糞溺皆香麝如鸚鵡多五色
風馳急使乘日可千里鶉鴿傳日亦千里珊瑚出西
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蘭赤生西南海山石
中有五色鴨思價最高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間
底飛鳥食其肉糞中符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騰珠
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爲價如金其假者亦
犀牛角爲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
出西海中角犀馬有駒不敢同牧駝馬引入海
不復出皂鷓一產三卵內一大者灰色而毛短隨母
影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壠種羊出西海羊膾種土
中概以水聞香而生膾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膾斷齒
草至狀可食膾內復有種又一胡婦解馬語即知吉
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彈紀往逐凡一十四月都

歎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
 代浸遠國号變易事亦難攷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
 金山也印毒即漢身毒也曰駝鳥者即安息所產大
 馬爵也密昔兒即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
 已又新唐載拂菻去京師肆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
 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
 渾源劉郁記

堂叔伯者是並父之兄弟也

父之姊妹謂之女叔女弟

鄂王岳飛謚忠穆文

主耳忘身蓋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
 公言中錫贊書追告禹宓故太師追封鄂王謚忠穆
 岳飛威名震於夷狄智略振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
 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為必伸謂忠
 憤之氣為難遏上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推臣力主
 和議未究凌烟之偉績先罹僇月之陰謀李將軍口
 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凛然猶生宜高
 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哀矜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
 頌祠額以旌褒連于先帝之時越以真王之爵既鮮
 誣於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
 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号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觀中
 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
 承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
 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衷心

而弗異垂之典翰何嫌今古之同符類及子孫將與
 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有承
 鹿庵先生曰作文之鍊其輕重先後猶好事者以畫
 媒客必先示其尋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後予偶悟曰
 此倒食耳蔗之意也

作文字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唯不中格律而汗
 漫披猖死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又云後學雖不
 業科舉至於唐一代時文律賦亦當披閱而不可忽
 其中雖制規模多有妙處二王行書其婉婉敬傾之
 狀若行雲流水似不拘於律然即於筆意求之其端
 狂流離皆有餘韻唯具眼乃能識之

鹿庵先生嘗以歷代史學誠問於不肖憚對曰自史
 漢而下文字率猥併無法如新唐書雖事增於前辭
 省於舊字愈奇而氣愈索不若新五代一唱而三歎
 有餘音者矣先生為忻然

南方之地物香而人臭或者謂飲食致然與草木之
 氣所奪故也予曰不然四方者乃中國之陰也陽為
 馨香陰為臭穢四方氣隔不得中和之正故香臭異
 常

辛癸撰小傳棄疾字幼安齊南人姿英偉尚氣節少
 與秦安党懷夾友善肅慎氏既有中夏誓不為金臣
 子一日與懷英登一大丘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將從
 此逝矣遂酌別而去既歸宋宋士夫非科舉莫進公
 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已而果

提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危傳吾爵者乎其為授觀
文殿僭撰及議邊事主和者冤公曰昔齊桓公雪九
世之耻春秋避之况我與金人不同戴天雖邪今日
之計有戰伐而已時丞相促曹當軸與公議合自是
敗盟開邊用兵於江淮間者數年公方為居多開禧
二年除知紹興府至陞薛復以金人亂宜亟攻為
言辭情慷慨義形於色繼任胃再議恢復乃以樞密
都承旨召公於越中道以疾卒道歸檇軒士女
集于壽南澗翁者蓋任胃也初公在北方時與竹
管遊赤山之靈巖題名曰六十一上人破辛字也至
元二十年予按部來遊其石刻宛在

聖上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十一年丙子春正月江
左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勅平章太原張

公兼領監事尋

詔許京朝官假觀子遂與左山商台符叩閣披閱者
竟日凡得書畫二百餘幅今列于左王羲之四月枕
子字獻之三帖卷中書云王羲之與謝安石評書
帖後跋云古人作字悉平生用功安有不絕出於右
今者邪義之與安石冠王謝首所爭若此况也哉蓋
帖中有云自於山谷中臨學鐘氏張芝等書二十餘
年竹葉樹皮山石板木不可知數至殘破麻紫及後
書之佳者收採自書皆記不能得而云此公何時用
功夫深不達耳
獻之鄱陽帖

右軍威略帖八十二字入梁唐御府至宋入蘇大簡
家崇寧癸未襄陽米芾審定真跡其圖書有秘玩手
臨智永禪師臨右軍四帖後東坡跋云書如聽
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謂必能名之者過也子觀秘
閣墨跡皆唐人硬黃臨本但得臨本皆可昔惟鵝群
一帖似是獻之真筆熙寧五年于瞻書褚遂良臨黃
庭南唐昇元三年裝褚紙則黃硬
米芾寧右軍書并論其筆法後一幅亦學右軍書退
之詩俗書趁姿媚此公不為石鼓發想亦見此等物
耳獻之草洛神賦紙極殘缺向明視背萬琬縱橫
謝安東山帖

右軍快晴帖米襄陽臨本

蘭亭五言帖右跋云唐虞世南臨本

晉王恬帖三十一字

晉王敦帖作草聖書昔晉史中語

獻之書洛神賦后有梁晉光問題跋云唐人臨本不
名何人

獻之書陸士衡文賦

鍾太傅墨蹟議事表後錢惟演范堯夫薛祖道題錢
文僖公題尚父嘗寶此帖尚父謂忠懿王鏐也

唐人書

唐太宗二帖一兩行十字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春
和二年三月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

唐玄宗賜道士李涵光勅

李陽水墨跡家侍御帖上有李後主合同印

李陽水篆二十六字后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

跡絕類黃庭經時開成三年也

高閣上人說得韓序帖后有韓琦劉敞富弼

歐陽脩宋敏求題云此卷蠟笈書非摹本也歐云如

此韓公稱實錄云書系顛草

歐陽率更帖二臨本度尚帖襄陽寶定珣迹秘玩智

永禪師春兩帖 真草十文墨跡

唐相李德遠句帖後跋云筆勢似李北海

李北海毒熱帖臨本李邕手簡後題觀者黃魯直張

溥休印饒王說張舜民等凡六十九人

僧高閑觀張旭顛逸帖

唐史惟則墨跡篆隸韻系小篆體例修狹后張浮休

李公麟跋

李太白醉歸墨迹後自題云吾頭惜惜試書此不能

自辨賀生為我讀之汝年少眼明上有四世三公之

印懷素草十文草聖遊京師帖論草字帖自叙帖布

帛帖上林花發帖

唐高宗已下諸帝墨跡手詔

李北海休休帖

白少傅墨跡六個子

唐元和大理評事吳通微行書十文

唐人草北山移文垂洪二年寫貞元甲戌陸贄觀筆

法似是孫過庭

唐僧亞栖書

吳彩鸞龍鱗楷韻後抑懸誠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

也一夕書廣韻一部即留於市人不測其意給聞此

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

力道勁出於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恭和九年

九月十五日題其制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

縫天寶八年製

懷素洛中帖近於洛中得王右丞苔磯靜釣水閣閑

甚二畫其林野之思物景之情不覺身在其間信精

筆感人也如此

李白墨跡送賀八歸越詩

類書

與兄常山太守書乞米帖與宗室李太保勉

奉辭帖與盧八舍公快雪晴時帖二十八字

與李太保狀后有唐陳銓印誌祭濠州文

孫過庭墨跡草書譜過庭字處禮陳留人高宗垂拱

二年書徵宗書譜云孫草書皆遍義獻妙於用筆萬

按剛斷出於天材非積習所可至

孫思邈書計二十一字

坡書

沈玉池銘學篆真書瘦勁

神奎閣碑墨跡上清儲祥宮碑墨跡然後書老泉

撰商左山云蓋避黨禍故改云

東坡醉書廬全詩為團練使書

東坡觀世音贊靖康元年五月書蓋以政前二月絕筆書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五

玉堂嘉話卷之三

楊凝式小字詩字虛白五代時人號希維居士又云

閩西老人癸巳人

心印帖李老君枕中經招客同飲帖皆唐人書韓魏

公書杜少陵畫鵝詩擘窠大字墨跡山谷書

繼月帖云繼月學書未知其要處東坡先生云大字

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又云學書

特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

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格

山谷為甥張大同書擘科大字一卷中云涪翁自黔

南遷于焚道二年矣寓舍在城南居兕村側蓬蘽柱

宇鼯鼯同運然頗為諸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強尚有

中州時舉子習氣未除耳至於風日晴暎策杖蹇蹇

雅容林丘之下清江白石之間老子於諸公亦有一

日之長時涪翁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帶芥

如懷瓦石未知後日復能作如此字否其筆勢從橫

意韻蕭散絕類齊鶴銘書少陵畫鶴等詩

山谷綠湖夜雨草聖瘦藤草聖十三篇辛未人日書

皆公詩也草聖贈元亮姪兩首草書廉頗傳書韓非

子十六篇後跋云姪授万里來求書法此不急務也

以万里來故不能已山谷書一十幅內此君軒詩擘

科大字體極瘦勁又起草墓銘一草聖詩三首書王

摩詰詩

山谷書一十幅內草聖一為李華重試南豐鄭無棣
核筆崇寧四年南樓書蓋公絕筆也

達觀畫詩草聖六言詩內行書五首皆摩詰王建王
介甫東坡詩后自云老眼昏花書不能佳如醜婦昏
鏡中梳粧似亦妍耳

蘇才翁草聖少陵二首
蘇氏實音東坡黃門邁遲等帖遲即顛濱子也
遠涉帖子二十年前觀於大名魏氏家未敢必為孔
明書及入秘監見宣和書譜乃知宋御府所收為武
虞書明矣

米書
黃龍寺碑舊蹟襄陽書一十幅內兩卷佳
蔡襄元祐續帖凡九帖帖帖筆法不同

宋少卿弘道說嘗見李德新所藏碑本云書學之傳
茲嘗得之于神人邕傳女文姬傳鐘繇傳衛
夫人夫人傳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羊欣傳蕭
子雲子雲傳王僧虔僧虔傳智永智永傳智果智果
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張長史張長史傳顏魯公

古今畫
闕立本畫古帝王一十四名

漢文昭帝 光武皇帝 魏文帝 丕
蜀昭烈皇帝 吳孫權 晉武帝 炎

陳宣帝 陳文帝 陳廢帝
後主叔寶 陳文帝 周武帝 宇文邕

隋文帝 煬帝 前宋楊褒家藏後入秘閣富
弼韓琦題識其後但文昭帝有解云漢文廟樂曰昭
德故曰昭文帝又云偽蜀李壽曾立號曰漢興朝蓋
曰昭文此文昭又恐非也十四帝除漢文陳宣廢帝
後主煬帝餘皆袞冕若五方帝之儀其曹不司馬炎
宇文邕容色皆嚴毅可畏其字文邕歸模糊滿頰兩
頰上亦有長髮下垂晉顧愷之青牛道士圖宣和書譜

畫洛神賦舊蹟 吳道子護法善神
闕立本阮孚甥發圖老子出關圖老子西昇經下真

世南楷書各段筆跡
王維山水圖朝川圖驪山圖韓幹出水馬

李昭訓崆峒山圖 李昭道避暑宮圖 戴松牛
李將軍鶻 唐人騎馬 曹休竹 韓幹正面馬
李偃擊衛圖後宋 唐人化行天生 荆浩江村早行

韓幹四馬圖七馬 李昇水墨滕王閣圖合幅上盡人
物宴集甚盛

張萱畫宮閣侍女圖及醉女圖南唐
韓幹三花御馬真 張萱魏國夫人夜遊圖小李將
軍翠微宮圖合幅一幅畫騎者十四人步者二一幅
騎者十九人牧馬者十四人

唐將軍霸獵驍圖人物結束類開元初羽林守捉衣
雜色錦袍累方巾帶長刃兩鞞箭左手握弧右抽
矢于旁驂駒馬勃艷紅錦鬣骨軼同勤有鑣朱絲絛

韃馬迅疾殆逐默然筆畫勁硬如鐵屈者御顯神品
上上

宋諸帝御容自宣祖至度宗凡十二帝內懷懿皇右

李氏用紫色粉自眉已下作兩方葉塗其面頗真鼻

梁上下露真色一線若紫沙鼻者後見古今注魏文

帝宮人有巧突者以妬錦絲作紫粉塗拂其面

宋郊天儀仗圖 衮冕圖 車輅圖

易元吉獐猿 蓼花草魚 楊禁象

黃筌 李伯時水墨馬 羣馬圖

丘慶餘花禽 鍾隱雙禽圖 黃筌碎金圖

崔白梅竹寒雀 李公年桃溪春色 艾宣竹鶴

胡環馬跡契丹人凡畫毛尾取狼毫疏道

張戢驪馬圖 崔穀江鴨 李伯時着色馬

郭忠恕避暑宮作界畫黃居采鹿

艾宣雞冠黃葵 杜鵑花圖 崔白秋鴻戲鴨

郭忠恕界畫着色宮閣圖

李伯時着色夜遊宮圖 城十八卷四合皆稱

徽宗臨張萱宮騎圖 李伯時淵明圖

李伯時蓮社圖 趙大年小景 郭忠恕飛仙圖

郭熙秋山圖

因念人與事機會合皆有數存其間九年春子一夕

夢謂平章公於府第之東堂酒數行發書一楮示予

皆粉圖繪本金文玉牒今觀中秘所有璀璨溢目與

夢中所見畧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慾將至有開必先

信哉斯言也作書畫日錄序

王晉卿煙江疊嶂圖并和坡詩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騾赤驥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

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

美元年與畫聖學李齊家又觀東坡與蒲資政傳正書并

見柿霜無抄棗四帖後有張行簡董師中元遺山跋

語

僧傳古坐龍至元元年宣慰張順齋為春旱於范大

師觀迎此龍於嚴東平北宅每旱張是圖輒雨此日

亦然龍蒼龍蹲坐火雲中頂與麟甲間皆有綠髮世

所畫皆蟠蛇耳宣和題妙

趙迦撈嘆墨虎至兩目夾鏡睛隨人轉同史左丞觀

於田尚書和卿家已上二畫皆有詩大意古人欲以

一藝名世者必精思入神極古今之變而後已故能

洞達天機氣隨物在至觀之者亦有感捨相應之理

如摩詰苔磯靜釣水閣閉菴令人不覺身在其間傳

古龍出兩應氣來嘆墨虎睛逐人轉隣姬鬢慶馬踐

家具之變此長沙云精筆感人有如此者蓋非虛談

也秋澗老人題

丁丑秋奉御脫烈傳

旨本院定撰順德資戒碑及普門塔碑銘

鹿庵曰老夫作資戒文乃令不肖撰塔銘悻謝不敏

先生曰但作吾深意存焉及畢聞奏頗稱

旨今日乃悟先生其誘掖成就後生如此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為身為身忙却可

商左山頌平原中興頌蓋亦玉筋大家為真楷耳劉房山昔說海陵欲南征先以十八人服御與上一

同我行抵淮上以覘靈寶號曰黑護衛前次相下宿南郭遙放張燈置酒間有新進失職劉其姓者先在

邸中召與飲劉素喜詠能詩即以歌侑觴辭氣慷慨禮貌甚恭上喜甚遂詢其所以至此之意而默識之

黎明劉復持酒餞謝上既乘以手札付劉曰府尹我親知也可用此投獻取錢幾千緡劉依命謁府尹疑

通刺父不報見左右遲遲具儀物投旨方悟時昔為海陵云及還宮即特旨起復劉為京朝官後從南狩

同發江上至元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講德新

應奉李謙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凡七拜其侍儀司先一日於端門兩關間及

界方所以板書百官號隨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官行禮禮畢由左掖門出風埃大作所謂出

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曾有口號一絕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鸞行紫雲低覆千官入

潤作金爐百和香讀韓文孔幾墓銘孔世三十八字音作蘇合反王承

旨慶八秩詩西菴云人材落落自天成千佛經中第一名已今貳腊常珍進但入朝行以杖行商左山云

樂叢封災隨臘去酒杯稱壽逐年新胡紫山云堅辭不允老而傳几杖恩光又十年勇折桓文匡政華力扶周孔上經造又云塞破乾坤享重名王堂東觀又尊榮香山如礪瀘清帶才與斯文作主盟

宋人畫瓊花圖花寮團團作九葉如聚八仙花揚州人說近歲其花已枯朽矣

李玄暉所藏古端研其背刻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

崑石也先公得於山谷若文室中磨李庭珪墨試諸

葛氏筆世間真有楊州鶴也後題曰元暉山谷云常

兇筆力能扛鼎好着元暉雜阿章米因以字之亦叢

之獻之例也

見無量傳

王黃華稱香品有蟠螭小月夜窻幽几之辭公壽止

五十三官至承務郎翰林修撰黃華論汴河前宋以洛河入汴為京西漕路其後黃河外南洛水舊道斷絕今汴河名存其實止是京索須三水自滎澤南入汴河故道行流

徽宗臨張蓋宮騎圖其侍從有孛金驃駝者蓋唐制

官人用金駝貯酒玉龜藏香

趙同簽說高麗東北有第五頭城其地有五城此蓋

從南第一城也

宋克溫說今陰山古金山也古于闐今曰幹端古烏

孫今幹落絲潮海折海薛良河今悉連哥回鶻今外

五回舵今回回不谷寒毗伽可汗身毒印都吐蕃土
波拓技舞本拓技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

屈原湘中廟題曰清烈公

唐車服志帶蛇尾取順下之義魚袋取其清烈魚目
不顯勤而不懈也

契丹以其國產鐵逆為國號故女真稱金以勝之
或謂以水生金非也高麗蓋州蓋寫牟城也明昌初

易名曰辰州鹿庵云

有旨講究光祿寺職掌寺與卿漢官也應邵曰光
明祿爵勳功也言光祿典即謂者虎賁羽材舉不失

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勳即中令泰始置掌宮殿門
戶及諸即在殿中之侍衛者故曰即中令漢因之不

改北齊隋唐止掌曠許左丞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
唐為則品從略與金同

杭州蓋工者氏寓其法不用朽先草互以筆濡又
不粉背言形似易容色難

勝庵云周之肅拜今之長揖也
唐檢校名蓋正官上加官

沅州安撫使郭考高大名人說廣中風土其地皆山
如水之波浪然蓋古盤嶽國在夜郎西南數百里與

大理東境相接郭有詩地連兩廣多蛇窟水隔三相
絕隔書

丁丑歲二月初黃河自陝州靈寶清澄至河南店或
云自潼關至三門集津壬子年拾遺丹丘千年一燒

黃河千年一清又曰聖人生鹿庵曾命擬中省賀表
天開昌運統一車書地應休積河清陝路恭惟

德昭天漢恩溥淵泉覆露何止於中華洋溢遠沾於

方表以致潤涇九折鏡淨兩涯自陝至巴幾千里之
餘由乙踰丙殆三旬之久鱗介之泳游可鑑山林之

形影皆分躍圓馬於龍宮未容專美舞雩夷於鱗屋
時出効靈願效上瑞之方增持表

吾皇之至聖臣某等叨居華省幸親榮光敢傾葵日
之誠用代辭人之頌題荒僻慕百川宗滄海而王寶

祚洪延万

壽等丹丘之固
正月上旬歌括甲子風災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叛

唯有壬子最豐獲正月上旬子細看寶先生云近歲
頗有應驗故錄

聞捷鹿卷命擬中省賀表天網雖疏曾恢派而不失
罪人斯得迂穆穆以來平外侮既消頌聲交作恭惟

仁含動植德婉生成振長策而用三驅念天顯而停
九族存雷之震遠驚而通懼大風之舉歌動而雲揚

側聞喜自於日邊豈止威加於海內臣某等職叨省
署阻奉

鸞輿仲目龍旂遙伸虎拜歸教武成於周馬歌功美
適於唐鏡

六轡言還春動兩都之和氣千官飲至醴騰
萬歲之霞觴

為渭金詔赦序有云霸陵森柏荒涼白露之中明
 惠履園寂莫蒼梧之遠又云荏苒十霜竟推一戰
 東坡我有帖云外郡雖寬俗然每日惟早衙一特辰
 許紛紛餘蕭然皆我有也內慰字不挑心駕宋人蕭
 山則題云今寧官橫將肆咆哮于庭太守色盡對吏
 民豈復有盡哉清香意象耶然坡非置公事不問時
 平事少耳為涪州時又雪一夕不寐欲造炊餅抹飢
 人又發義倉數千石作院炭數百稱酒務柴數十萬
 稱濟之未必常蕭然也所謂皆我有者特不以外物
 之有累我內樂之有而已惟以逸處心以勞處事是
 之為能官

太常少卿末弘道以先農墾肉來致遇李應奉受蓋
 勢毛詩青蠅至甫田諸圖請政其後有云觀其禽魚
 草木車服蓬豆之盛而經國備物之制令人相見三
 代忠厚氣象如在其間親承其事孰謂丹青形似起
 子至於斯邪

大都城隍廟設醮保祐青詞代卷作

天鑒雖高魯易顯思之命基圖寅紹敬忘奉若之誠
 爰自君臨頌歷年所頌躬躬之上托致至理之惟艱
 豈期外侮潛消復荷天休滋至嚴風朔雪大開一統
 金瓯玉燭屢致豐年而又雲靜初連春回沙漠晝日
 三平安之報霜風無愆薄之虞匪涼德之能然皆神
 靈之所祐乃即青陽之月恭修金錄之科誥演琅函
 真臨玉境導含曼蒼精之駕覆齒雲洪蔭之仁監茲

報謝之慶重以保持之福于戈止息永維四海之清
 邦國榮懷以尚一人之慶

新舟落至祭歲君文成舟委波謂之落至惟神灼如
 一歲之事流波中河轉致載上下安輸非神局賴

修端門前揭啓上告成君地祇文應門將將前臨天
 津五輅所經虹梁必陳爰構爰綿繁之隕墮神維垂
 祐迄于有成

五方帝祭文因方殊号尊以帝称殿臨五部有赫其
 靈維禱之作鞞石駕梁所翼擁衛大來百祥

減江南冗員 詔草

諭江淮軍民人等夫張官置吏本以為民非擾民也
 朕自混一江淮于今五年憂卹元元之心不啻夙夜

期於撫定安集以承上天全付所覆之意比聞陳奏
 不圖設立之際官冗人濫重致煩擾念之惘然罔副

朕志今者上自行省宣尉司下反總府州縣等官酌
 量輕重去委其一切冗濫凡有擾於民者盡行革去

爾其各安恒業求底尔生既清舊染之風共樂惟新
 之治其有作姦犯科似前不應者已勒行御史臺糾

察中書省奏治外咨尔黎庶體予至懷

誠諭官吏詔草

朕自統一南北已來設置羣官小大畢備俾上下承
 宣慰安元元而已近緣冗濫者併一新自尔厥後各
 慎厥司以興端補弊為心以便國益民為事務施實
 惠毋尚虛文夙夜在公尚期予治若有伍習故常

殘嘉害者國有常刑朕其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唐申王六馬圖一曰奔虹赤二曰飛霞赭三曰騰霜
白四曰凝露驄五曰決波騮六曰發電烏內奔虹赤
與決波騮縮結其尾絡首皆肇街皆有鑣棒籠者服
色皆以朱砂紅石綠絳染蘇門郭氏家藏

西溪折檻銘直言骨鯁天成雷霆非賴此檻資斧曷
勝檻既折矣從修不修伎臣見之面覲心羞檻謂直
臣可無結古尔氣不撓吾寧憚折也多張禹代無朱
雲直欄橫檻整整而陳噫

徐子方蘭瓶詩一窺鬼工開混沌八套神蘭隨扶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五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六

玉堂嘉話卷之四

嚴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陽也陰也
天也三者合然後生

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
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各山
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
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濠東之滄海
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或問仰子曰天何依乎曰依
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核附
天彼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但天之形
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
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旋之當
查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
自右轉而後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
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沓溼聚
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
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
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
旋轉益遠益大益清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
極剛則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化之者先以幹
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
定位矣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

律曆天文之謂乎

鹿鹿先生江南平告天地文伏以時逢喪亂岳嶺分疆運屬休明乾坤一統瞻靖康之餘孽據江表以偷生依阻山谿動搖戈甲不修歲幣火厠事大之儀留止行人永絕親隣之好既興師而問罪即列陳而長駟戈知浮鄂渚之波鐵馬渡松關之險方知力屈始悔前非遂奉表以求哀願納地而入覲宋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是皆上帝垂祐靈祇降祥茲康功普被於黔黎故盛事施及於冲眇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告木廟文伏以歲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勳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建文舡飛渡列明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宋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書執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丞嘗助祭之臣願冲眇以何功實祖宗之餘蔭尚祈昭監永錫休嘉瀛國公制碑

時逢屯否岳瀆分疆運值休明乾坤一統眷靖康之餘裔擅吳會之奧區遠隔華風久騷鄰好我國家誕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卿盡修職貢若木震淵之地靡不來庭暨六合以混同豈一方而獨異用慰撰蘇之望爰與問罪之師戈舡飛渡而天塹無憑

鐵馬長駟而松關失險宋主趙某乃能察人心之向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茲悞國之誅斥羣小浮海之議決謀宮禁送款軍門奉章奏以祈哀率親族而入覲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諸台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王者施行

涼威肅酒與甘霖沙是嫩煙瓜晉昌 按單侍講信

至元六年行用元寶鈔止七十餘萬錠子時為御史曾照別提舉司文按故知

至元七年天下軍民并折居總二百三十二万户

天干地支天有五陰五陽為十幹地有六柔六剛為十二支

九州地畝數後漢郡國志注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一千五百萬二千頃

哲宗孟右元祐七年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聘入宮

奉迎使 發策使 告期使

納成使 納吉使 納采使

皆以僕射左右丞攝太尉使

六帖說白樂天作類書各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開元中行課試之法帖經者所以習經掩其兩端中間微開一行載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

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中選也

鹿庵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以一身之微惟萬事之
統不違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擴六條而從
事近因省革偶值停閑然非違稽緩之意縱令弗問
恐伺便請張之者為害滋深仍轉側以詳思非監臨
而罔益據所在按察司照依已降條畫依舊設立施
行於威鷹準當搏擊之任不與護恐為反傷琴瑟既
更張之餘識大體乃為稱職

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聽讀能通解其旨
意辭為之定體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持表
而出之且為艱澁無謂之戒西漢云

賦江南冗負詔草諭江淮軍民等

夫張官置吏本以為民非擾民也

朕自混一江淮于今五年憂恤元元之心不違夙夜
期於撫定安集以承上天全付所覆之意比聞陳奏
不圖設立之際官冗人濫重致煩擾念之憫然罔副
朕志今者上自行省宣慰司下及總府州縣官酌量
輕重去處一切冗濫凡有擾於民者盡行革去尔其
各安恒業采底而生既清舊染之風共舉惟新之治
其有作奸犯科侶前不應者已教

行御史臺糾察

中書省究治外咨尔黎庶體予至懷

正大七年亳州節使趙庭王詔別有擢用其子贊時
為省知除掾既定省公問以召之之意贊曰以嫌疑
故特回避既而公拜禮部尚書贊入賀

子嬰年見神川劉先生三蘇文讀不去手因問於先
大夫曰古人有言蘇文熟啖羊肉蘇女生啜菜羹豈
此之謂也

宋末下時江南諸云江南若破百雁來過當時莫喻
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百頰也夫發惑之情下散
而為童註不尔何先事如此

宋真宗東封升中圖嶽頂有五色雲山下環衛以甲
馬

全道陵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郊天圓丘圖曾聞某
官說當時掌礼者旁千里中外幾用人三万未知方
澤制度與此何若

唐張說家藏明皇開元初東封圖有說

宋范石湖攬轡錄記興陵見宋使儀衛戍子干入見
循東西御廊北行廊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
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出
門中馳道甚闊兩傍有溝上植柳廊脊皆以青琉璃
瓦覆宮闕門戶即紙用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
之門下開五門兩掖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西
角樓端門內有左右翔龍門曰華月華門前殿曰大
安殿使人自左掖門入北循大安殿東廊入敷德門
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直北面南列三門中
曰書英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
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尚書省在
門外東西則左右嘉會門二有樓即大安殿後門之

後至暮次黑布拂簾待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後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樓頭圍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隔門至仁政殿下圓鳳大花廳可半庭殿兩傍有朵殿朵殿上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兩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相磨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葦甲金纒竿槍黃旗畫青龍西立者碧葦甲金纒竿槍白旗畫黃龍至殿下皆然惟立於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階雜列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家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却轉南緣露臺北行入殿閣謂之攔子金主僕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皆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帝幕廿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獅蠻地鋪乳佛毯可一殿兩傍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遙望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場王亮始營此都親摹出於孔度舟投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

和宋書呈天眷命

大蒙古國

皇帝致書于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蜀漢荆揚等兵幾三十年文聘非一卒無成約此者川蜀擄虜荆胡批尤生靈有塗炭之苦戰士有暴露之勞朕甚憫焉是以即位之始首議寢兵用示同仁以彰兼愛期於休息元元馬天下共餐有生之樂而已且南交廣而西巴蜀北長江而東滄海分兵守險夜所恃以為國者也今戰艦万艘既渡江以扼海鐵騎千群復踰

廣而出蜀四塞與結草之御大軍有破竹之感人所共知不必漏舉於此時也非不能持角長駝水陸並進秋風虎旅指揮着浙江之潮春雷驅極談笑梟吳山之翠蓋以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今之本心又况靖東南北學端初無盤錯大故非如女直西夏惡積仇深而不可解者也往者彼已勝負之事性來由直之辭各有收當置而勿論自今作始咸取一新故先之以信使申之以休辭告寶位之初登明朕心之已定惟親王上宰能韓聘之一來則保國樂天必仁智之兩得苟盡事大之禮自有歲寒之盟若乃憂大位之難維履道之多方坐令失圖自甘絕棄則請修峻城地增益戈甲以待秣馬利兵會當大舉論天時則炎瘴一無畏憚論地險則江海皆所習知必也窮兵極討一決存亡而後已力之所至天其識之禍自彼挑此無可憐在我者至誠可保在彼者聽所擇焉母循前例止作虛文時薦清和善綏福履不宣白庚申年四月七日開平府行

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柱仲良在茶肆中有司召公甚急公曰無佗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即來己而果至曰為戒論百官草詔適當筆者應奉程天翼程初入供職有碎不易稱者公遂立草五百餘字允協事宜甚称上意其辭曰朕新即大位肇親方機國事定為未明政統猶懼多闕尚賴尔文武多士內外庶寮上下同心始終戮力以副遺大投艱之託共

成興滯補廢之功然而養資考者每務於因循嗜閑

逸者或託於疾病因之積弊習以成風事至於斯朕

將何賴蓋嘗深惟百姓勤勞之意尚能不忘累聖遠

養之仁服田力穡而以給租庸稅粟飛為而不憚征

繕况尔等世膺高爵身享厚恩夫有國乃可以有家

而為臣亦猶為子未有國不安而家可保必須臣竭

力而君以寧加之事屬方殷時丁多故舊彊待平恢

復強敵期于削平正當經營之秋難行姑息之政朕

既夙宵軫念庶幾弘業以昭功尔其朝夕在公豈宜

翫歲而惰曰夫湯刑以儆具位周典以正百官茲出

話言以為明訓掌刑者有法可奉母使有冤抑之情

典選者有格可修母妄求疏駁之節錢穀當審知取

予母吝于出納之間臺諫當指陳是非毋涉于細碎

之事司農以數本察吏不可苟且而曠職司牧民以

扶弱抑強不可聚斂而營私計至于大而分閭小而

掌兵固當志殄寇讎日闢土宇受朝廷之託必思報

國念功臣之後常恐辱先又豈可平居或冒于糗糧

臨事或生于畏懼視郡縣之官妄分于彼此從部伍

之卒不計于公私凡有我官所當共戒其敬遵于邦

憲務恪慎于官箴享富貴于當年垂功名于身後且

言政疏詔示想宜知悉

賜國用安鐵券文

皇帝若曰咨尔內族英烈戡難保節忠臣儀同三司

都元帥兼平章政亮王完顏用安大邦維屏古有格

言王府義勲實存舊典卿台陪孕秀海岳儲靈天賦

忠貞性資明敏初為兒戲學量已成長學神機風雲

暗曉方將提挈義旅勤勞主家服金革以不辭冒矢

石而有勇項遭逢於多壘偶陷沒於他邦而能臨事

見機去偽從正交疾風雨謀先鬼神一舉而患難殄

賊不時而州縣皆復聽聞如此數曠久之朕方總攬

英雄與建功業躋天地舍弘之德厚君臣終始之恩

朕尔以諸王之封寵尔以上公之位氏族已書于玉

牒勲業復紀於太常同三司之威儀建大將之旗鼓

蓋欲省及于十世伺嫌恩積于一門泰山黃河永及

尔裔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肆申白馬之盟膺示丹書

之約嗚呼謂予不信鑒詩人曠日之辭弗與同心如

文公白水之誓尚奉非常之渥以保無疆之休此是

左丞李實之子介然所作時為翰林修撰

鹿庵云世稱米南宮者言禮部也自唐已來見稱或

云指太常也宋芾嘗為太常官
宋高宗善書學擇諸王命史彌遠教之視可者以繼
統孝宗其一也高宗因出秘府蘭亭使之冬書五百
本以試其能孝宗不旬日臨七百本以進
司馬公性古文孝經首章作仲尼閑居曾子待坐廣

揚名篇於故治可移於官後有閨門之內具禮矣乎
嚴父嚴兄之辭

續夷堅志載廣府某官苦蛇毒取雄黃貯紗囊中掛
四壁間既而承塵上日流黑汁視之有巨蛇一衆蛇
十數皆腐潰而死自是府舍清安絕無毒物蟻蟻

史王安石傳論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恤雖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僻而聖王莽以六
經文義言不是過也

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為氣見於行事為節合而言
之為道故剛而不餒

歐陽公云韓愈不獲用於世備用於世而不盡
青陽夢炎說春秋書春王正月本無深意周雖建子
其紀年實用夏正觀幽國風為可見矣只為左氏書
周正月故後人說謂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公穀雖迂

遠義理最明左氏尚文辭却差了義理

醉魯齋說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著人心術行
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率我子貢至取公
問社食糶衣錦曰安皆為失對對管仲之器小哉而
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

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又云問
獲玉山賊首害陳宣慰祐者斬揚州市子即曰君陳
為善之心不宜懼此今若是命也如果得其賊天理
為不泯矣魯齋為肯首

柳文五就樂贊序云伊尹聖人也不夏商乎心乎
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為堯舜而吾生人
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邊築誠不仁朝吾
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築至於卒不可乃相
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吾所以見伊
尹急生人之大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陝州刺史房仁裕奏臣所管界
內正月九日河變清者首尾三百余里京房云河水
清天下平宋少卿云所清處天地之氣上下澄徹故
清亦如霜降水凍收而清也弘道又說文與可送東
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
詩坡初以為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為知幾

相如傳云倒景者謂人在天上下視日月故曰倒景
課稅所立於

合平皇帝即位之元年
談云平生避車不遠一舍

李受益說宋人文廟位次列子思於孟子上
德州城壁澗高深城門內起直城前障掩蔽內外左
右慢道其尾相屬俗傳云皆類魯公制也
宋校正禮部韻說卅二字本音入今人作二十字用

州 字本音釵字今人亦作三十字用
近杭州遣火燒五萬餘家延及御史臺少府監墮馬
至秘書監救得免有人作賦一聯云公道不行臺遂
變於御史斯文未喪省僅存於秘書

觀顏魯公忠義堂摹帖偶悟公書勁面潤蓋筆善轉
面韻勝故也

何參政繼先說大名宣徽司參議烏古論貞區慶事
機甚有次斷時奉

朝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遠聞雜犯皆從便處決時
圍李璋於濟南人心中外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

戮之使由子明已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濶子
清謀曰擅賊未下魏為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警

衆庶竟戮之市人稱臨事知權變云貞字正卿小字
四和馬前朝近侍局大使

晦翁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
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

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
混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

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
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說而以性即氣氣

即性者言之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
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初而善聖人陸之而全其天

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隘之甚自幼而惡者
也流既遠而方濁濁者長而見異物而性焉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驗有淺深不可
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
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故人不可以
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
嘗壞所謂元初水也東坡云昔之為性論者孟子以
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氏又
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
曰中人可以上上而智與下愚不移言孔子之所
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材
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
遠也而已

晦翁象刑說周穆王五刑皆贖復舜之舊不察舜之
贖物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穆王

之事以子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
末年無可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

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以干譽耳
虛庵問惲匡衡為相何如對曰學術有餘忠蹇不足

先生為然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
為身為身忙却可

觀蜀工孫知微人樣渡海觀音像足前有謂小百花
者蓋作一大青荷葉上布散諸天花故云又觀馬雲

卿臨吳道子轉山北斗圖凡七人中有披甲者又觀
周宣王宣榭敦考其款文至至元戊寅二千年矣

顏魯公書出師表後題乾元元年戊戌歲蒲州刺史顏真卿奉勅書予以謂雖顏氏童僕尚不至此恐是世俗好事者為之

盧摯說嘗聞諸先輩漢去三代近高祖有為之主不能筆去秦弊復井田封建之制此宜何之可責因與論作文當於易中求難難中求易相鑑之作當以蕭何為首一日左丞姚公謂余不若自臯夔始而下自無首尾為間余詳思處變之極及經而不失其正者莫伊周為大故自阿衡為首

宋賓客云河水清河陰精本濁而反清不惟異常亦水氣之極盛也

李受益云祖宗次序自曾祖已上為五代祖增而上之也

鹿庵云今之聲韻始自沈約及說今禮部韻如十灰十三元音殊不協何以知其自約始以文選前聲韻不謹嚴乃知

鎮國寺栢上生芝

中宮有旨令院官究其祥以進因與李受益具事實如左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古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瑞應圖王者敬事若老不失故舊則芝草生酉陽雜俎云屋柱木生芝黃者為喜陶隱居云今世用芝此是樹木枝上所生狀如木檮樹抱朴子云木芝者生於栢脂名曰未威喜夜視有光本草經云霍山生赤芝名曰丹芝常山生黑芝曰天

芝泰山生青芝曰龍芝華山生白芝曰玉芝嵩山生黃芝曰金芝唐公遠靈芝經曰芝木之精也芝四季皆生名曰春精夏精秋精冬精又曰青芝一枝應木酒也宋敏求春明宮退朝錄唐禮部郎中知省中詞翰為南宮舍人百日後必知制誥又載初學記唐玄宗為諸王從學時命徐堅定撰雖名初學終身觀之可也

雪庵李禪師與余觀柳懸誠書何進滔碑李云柳書法度最備子曰然懸誠書令人易厭不若魯公筆法愈觀而意無窮也柳窘於法度取媚於一時中枯而無物頽意無窮蓋以忠義之氣中冠之故也雪庵為肯首劉太保常云中興頌雄偉如駟之一字若千金駿馬倚立山而立

歐率更三帖一姚將軍墓誌二化度寺碑三追贈隋碑國公詔時貞觀五年也化度碑李百藥文率更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尔李禪師說作字有得筆意時有得布置時趙大中庸說嘗見遺山與張緯文相語見碑文過俞曰遺山又貨了一平天冠也

鹿庵說董奉御近贈一欵硯殊發墨且增其色馬雲漢說太庚齊無芒圓大謂之和尚來

後宋宰相韓托曹嘗改諸州後園蓮沼為放生池詞臣高文虎作記有云鳥獸魚鼈咸若湯王所以基商後高作主司出硬題困舉子一科生以高用事悞作

一小詞嘲云高文虎誇伶制萬苦千辛作箇放生池
記從頭無一字說及朝廷只把托胃歸美夏王道我
不是高王鳥獸魚鱉是你

劉元城與司馬先生論玄宗初年焚珠玉於前殿時
有云焚之前殿蓋欲人知此好名之心也一日侈心
復回其弊有甚於此者晚年果如其言司馬公云惜
乎史失其人姓名至今為恨又云人君去賢任佞譬
如治病飲良藥可愈非良藥即死明知之只飲惡藥
既飲惡藥非至死不已蓋玄宗暮年用相知林甫蕭
松之佞用之甚又知張九齡韓休之賢退之甚速

張萱畫則天朝六蕃圖其布置取則天遊上苑詩意
明朝遊上苑大遠報春知花須連夜發不待晚風吹
及太宗朝蕃玉橫軸文皇乘一花輿四近侍肩昇云
閣立本筆

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重事大學士王鹿庵對云物
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
可平

宋少卿弘道說華書分五姓九星又有棊旋正式風
水土丈二尺下為土龍界又丈二尺下為水龍界過
此則吉又說唐太真改葬祖墓上有紫藤一株陰影
甚茂既伐去藤沉赤津如血不數年劉氏滅之殆盡
因以往歲改葬

先妣夫人靳氏初啓玄堂其楹蓋上露珠文布成文
如所結瓔珞然甚可觀也復有二黃蝶飛出其露華

移時方晞宋公云在葬書此子孫潤澤文華之兆別
有記以書其詳
慶壽長老滿公曾住泰安天保寨聞土人說党竹溪
未第時家甚窘至令其子為人牧猪蕪城西南門曰
端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唐括安禮碑有云
尹大典時迎午休吏燕雀語堂下人不知有官府之
詞

康師與客遊嵩山中徐容指所憇樹問曰此何日枯
梓先生久不對客疑焉曰非不答吾有所俟也俄一
葉墜先生曰比吾二人還亡矣既回樹已為人伐去
占法蓋取葉墮時刻而定其存亡者焉
鹿庵與顯軒論事顯軒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察
知者鹿庵大為不然徒單公曰謂如大城南柳樹若
不親觀如何知東西幾行大小幾株鹿庵為默然一
座大笑
晦庵云張良曹參二人皆學黃老子房體用兼備曹
得其體而不得其用文云漢自武帝朝宰相但行文
書而已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六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七

至堂嘉話卷之五

燕曼禁南城條金海陵天德二年見蔡無可大豐寺碑史記不載蕭何修未央官事此非細事馬迂漢史而不見書何謂

青居山古果州也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官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顯導盈閭巷時号所居為鳴珂里

源乾曜為相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二息俱任京官請出以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又議者言執政與國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成功上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方三百堂封自此始

裴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裴一切責豪門坐賈豫給以直愧歎之弊遂絕

李之儀端叔說遺教經條徐季海書李善尺牘東坡所謂手簡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

李弇山釋迦贊蓋出王勃成道記李但約散文而為韻語耳其連聲讚曰柳樵者称杖也

遺山新梁記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令以至平而為不平不爭而為必爭雖有万折必東之心終有七遇皆北之勢

佛書曰獅子吼者言說法與無畏也四万八千言大數也省讀後宋布衣徐理所進律鑑書其序云律者

以實統虛者也何謂虛氣與聲也氣之在天地間或聚或散聲之無色無形故氣成於管聲成於樂首取司馬遷法度又說班固所作律志全取對韻說期於必中選也

鹿庵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以一身之微惟万事之統不皇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撥六條而從事近因省華偶值停閑然非遠稽緩之愆縱令弗問恐何便壽張之者為害滋深仍轉側以詳思非監臨而罔益換所在按察司照依已降條畫依舊設立施行於戲鷹隼當搏擊之任不與護恐為以傷琴瑟既更張之餘識大鉢乃為稱職

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聽讀能通解其旨意詞為之定體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而出之且為艱澁無謂之戒

西溪云正大七年亳州節使趙庭王詔別有權用其子贊時為省知除掾既定省公問以召之之意贊曰以嫌疑故特回避而公拜禮部尚書入賀以成之

鹿庵先生說為學務要精熟當鎔成汁馮成錠圍成塊按成餅憚以謂作文字尤當如是又云東坡草字為馮時肘着紙上故筆轉蹙多不圓草書體貴輕筆當持重措書筆貴精謹而體尚寬綽又說顏子壽夭不當只去顏子身上論它自堯舜已降卑變稷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於顏子命數偶大亦不足怪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箇賢的必有两箇不肖的

郭若愚說天之分界南至臨邑郡北至織勒節日去地八万里交趾國日中人影在南

王黃華西京留守廳題名記說起武靈王既破林胡始城雲中秦紹漢罷其名不改元魏之興也為京師焉西際大河東連上谷南阨中山北控五原廣袤千餘里規以為甸服遠遼德于晉晉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賂之遼即魏之故基攷位為宮闕是曰西京六典云父之姊妹其姪稱之曰女伯女叔唐盧坦傳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設戟後雖轉四品非貶削者戟不奪自貞元已來京師立戟者不十

八家

唐陸贄傳云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襲曰皇帝流及後世皆稱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其德何如尔

宋弘道說其舅劉景玄先生善記一日友人與遊市取染工曾令讀數面試之一覽皆誦不一字差又徒單侍講與孟解元駕之亦善誦記取新刊稼軒樂府具子音前序一閱即誦亦一字不遺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遺一橐於坐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日又問一病友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聞者大笑未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說

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山前臨大溪其絕頂匠者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今已極深邃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採石中陰黑無所觀但以手捫石隨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麈即良工往洞中上不能別至於瑕玷墨脉須出洞乃可識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為最貴世謂之鸚鵡眼蓋石文精美如木之有節也不知者反以為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品下巖西坑後歷上岩之石最精下岩次之惟上岩之石乃有眼之美者皆綠黃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以色鮮美重數而因正者為上其大者尤為稀有絕大者乃如彈丸有布列硯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者價不減數万其生於墨池之外謂之高眼其內者為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為墨所漬掩常可觀於前也無眼者雖資質甚美不出于錢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潤無芒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略似有芒叩之有聲

此崑壁之石二者最為發墨乃石至精者其次青紫
 參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為
 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經
 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團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
 之子石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為美此正其病也端人
 亦不取云惟材之大者尤為難得每購求方六七寸
 而亡病脉者固亦少矣比歲所貢方硯者五皆以及
 為準然止於岩石之中品或服工人輒棄去之恐異
 日復求不可必致也

太常新樂祭

特開節儀上

祖宗於藩邸文其諱曰惟我

烈祖誕受

上帝之命肇造區夏

先皇帝嗣守大業卒其伐功圖惟奉蒼神祐光昭前
 烈而祀典闕如受命多方旁求先王之樂八音遏遠
 未濟于成今予小子肅將

天子之明命俾殿南服聞時周禮將具于我嘗邦欽
 命攸司是徵是舉匪敢取私聞廢用畢我先志以對
 天之休神其格思

金登科記序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

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中必本諸道道也者
 適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
 而上道見於事業而不在於文章三代而下道寓於
 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
 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薦

舉得人莫不稽舉於經傳子史馬隋合南北始有科
 舉自是盛於唐增光於宋迄于金又合遼宋之法而
 潤色之卒不以六藝為致治之成法進士之曰名以
 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
 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
 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
 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京庭試試期
 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州府詞賦之初以經傳
 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
 書詩易禮春秋為次蓋循遼舊也至夫眷三年天津
 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觀試于上京貞元二年遷
 都于燕自後止試於天津府叔遼宋之後正隆二年
 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今群經子史
 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之初詔試
 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浙津今易書
 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年
 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經
 義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二年令大河已南別開舉
 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試于
 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闕立定程限月日更
 不擇日以定為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
 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
 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
 一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

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浙津放第於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后命宣陽門上

唱名後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

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

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受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即後不得為例

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

一官第二第三人授九官餘皆受三官此授官之法也進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受之

格也近披閱全國登科願官陞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間見迭出代不之人所以翼贊百平如大定明昌五

十餘載朝野閑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利益居多科舉亦無負於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

其句讀摘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

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

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歲季秋朔日東京李世弼序

唐人黃金臺詩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俊乘風來秦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

道昭王墓前吳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開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煙五陵樹徒單頭軒云此詩議論深長甚可學也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且

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

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均輸法起乘弘羊謂市井百貨皆輸官坊商賈不復

貿易唐禮部負外郎為瑞錦窠負外廳前有大石碎諸州廢印於上又掌圖馬祥瑞令孤楚元和初任此負外

郎嘗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退朝錄

疏廣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

怨待君子以誠治小人以術反是為不仁不智矣東銘倡乎兼愛其實理一而分殊

漢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如杜高則揚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

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已下得自辟舉未報則林攝已命則同正如杜肅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

所辟三司使謂鹽鐵度支置制條例司

歐叅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臺諫得言

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

長城始築自趙簡子議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

秦制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

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狹而人夥請

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

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太宰百人以五十為數五十

人習戰故兵強國富

漢故事漢興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畢復置酒侍坐

殿上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

有鍾鼓無歌詩魏青龍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會曲

又易古詩為羽觴行用為上壽

古者司會今之尚書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

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

王及冢宰廢置

斧復引一索其名為斧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此獨孤

及招北客辭也

天子之門以通十二子謂甲與子為支干之首總而

言之也六壬壬為水其數皆六如六丙六丁之類

百六之會
章會統元漢以黃帝上元甲子為首至太和元年所
積之數至百六十年為一屯也傳曆志
高麗官制其品從論穿執傘有陪蓋為從傘也金國
初問宋索金文玉冊宋曾冊為東懷國溫公通鑑無

高祖廢孝惠留侯招四皓從太子事伊川易傳取之

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義溫公去之者為後

世慮遠矣去取之意兩不相悖學者當默識之

楊龜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

義死之則傷勇矣

老莊之學衡麓胡先生云老莊見周末文勝人皆從

事於儀物度數不復以誠信為主故欲掃除弊迹以

趨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幽眇不切事

情遂使末流賈略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為世

害更甚於文滅質

黃開西域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皆在匈奴

之西烏孫國之南遠者方有二千餘里近者不下九

千餘里或問上蔡先生講論經典二三其說者當何

從謝荅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

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

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畫驗之於妻子以觀其行

之篤與否也夜考之於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否也

伊川先生云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天
之意見矣
東坡先生云聖人之言當以數句成文而求其意若
學者舉以一字為斷過其不同則異說生焉
朱文公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

上着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

東坡論老莊之教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既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所值者尚鞅韓非得之所以輕天下齊万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理勢然也

陳復常云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决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至切為陳子之論有大學有所忿憂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豁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之

胡文定公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祖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一身蓋假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衣食者與侯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為志非為祿也然亦有時而為貧若專以祿為事則廝役之志也

胡衛麓曰士之器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志於富貴者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事

積德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鮮不傷手也堯夫詩曰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元不是庸人

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伊川云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如鄧艾位三

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

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

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日

胡文定公語揚訓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

此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恰好事出亦

體消長之理言也

青苗錢如今之預取麥錢也假如即日麥價一貫借

與五百將來徵麥一石

助役錢國家遇有大役均取錢於民官為雇傭也唐

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人某國之印見蜀王建世家

五代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滞苪泛海歲常漂沒其使

吳越王錢鏐嘗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字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一五星行度並議前史之失以示高
一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數
一史而不覺此繆浩曰所繆云何兄曰按

星 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其

申南而東井方出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兄曰
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
井非十月也

曆日詔云惟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

采衛要欲同文 直學士高鴻錕撰時也
公本原人曾受學於前尚書

玉堂嘉話卷之中

魏景傳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

骨如削石腫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

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

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鐘離權

景凡五世矣

云龍不識石人不識風鬼不識土魚不知水

先生云陽不冬藏春氣發而無力

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陽羅汝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

宜中文天祥兩淮張世傑擁入許浦江口時

見因改號景炎凡十八月十六年為帥臣張

山口執文天祥至大都囚之

上屢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
於燕南城柴市

錢譜劉更生傳舜父育其母常鬻薪以自給舜時糶
米返置錢於米囊中以還其母則重華之世錢已行
矣此唐代錢之驗也賈逵注夏商金幣三等錢為下
等先儒所傳有錢明矣梁大司馬顧協所撰錢譜序

云

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一雙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七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八

玉堂嘉話卷之六

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
過此為婚為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
故曰野合

宋紹興中衍聖公渡江而東者孔玠也

蠶為龍之精按馬質云禁原蠶注天文辰為馬蠶書
曰蚕為龍精月值大大則浴其種是蚕與馬同氣李
林甫月令釋曰先蚕天駟也先蚕之神或以為苑廐
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為黃帝或以為西陵氏或以為
天駟歷論不一然蚕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濕其浴
大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與馬同出於天駟矣然天
駟可為蚕祖而非先蚕者也蚕婦人之事史記黃帝
娶西陵氏始蚕漢祝苑廐婦人寓氏公主比或有所
傳然其祭設壇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禮必
皇后親享此齊使公卿祝之非也其曰龍精是子燕
關府儀同三司謂置府辟吏儀同三公也唐制
感生帝唐王仲丘傳引鄭玄注云天之五帝遙王王
者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
因以祈穀感帝之祝貞觀用之矣
廟制古者天子七廟自虞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廟者
廟前廟後寢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
魏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
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

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
不忍死其親也諸侯五廟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
廟蓋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為諸侯不得
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其或有大功
德特命祀其祖先則立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
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
可為祖則祖其先代之王也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三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
鄭氏曰太祖是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
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
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廟隨時而遷不立始爵者為太
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貳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
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
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祭法曰大夫三廟者與王者皇
考有廟願考祖考無廟

太祖正東向之位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以正昭穆
父以昭穆正位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張純曰父
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
故曰昭昭者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者順也杜佑曰
太祖於室之中與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為昭
次之昭之子北面相對為穆張純曰元始中禘禮父
為昭南面子為穆北面對為穆父子不並坐也

八祭統曰昭穆者發別父子遠近長幼關說之序而攝禮也

藏主開元禮義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議云藏主於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也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祭薦檀弓有薦新如朔奠饗為之主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二以首月薦二以仲月士用特豚大夫用羔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非以知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高堂隆曰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四時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大而已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又薦新雖在廟皆不出神主五禮精義曰但設神座

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亦推其子先之禮以盡誠敬而已

宋秦益公檜家廟制紹興中命立家廟於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板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某夫人神坐貯以帛囊藏以漆函用神帷歲四享用孟月柔日具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上徹政和故事命制祭器賜之

舞雩臺雩祭蓋龍見建巳之月巳乃陽亢之時陰氣難達用女巫舞雩女陰也舞所以達陽中之陰也又吁嗟而禱雨曰雩

社稷位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長首種先成故長祭

鬯曰其位在中門之右社主陰其遺故北向天子曰大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為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曰里社各以所宜本立而表之大社廣五文諸侯半之蓋方廣二丈五也皆冒以黃土其主以石謂石土類也其位社東而稷西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性熱其祭血取其陰類其鐸大壘其樂應鍾其舞佻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春有祈而秋有報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養人故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報焉

家主中雷田主社示本也陳禮書諸侯城郭之制典命云上公九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

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三里宮方三百步

五土所宜為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穉木氣多樞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癩暑氣多天寒氣多壽凶氣多瘕丘氣多狂衍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七水所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
中濁而宜菽維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
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
五穀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
倥侗之人武
釋菜鄭司農云古者士相見於君以雉為贄見於師
以萊為贄釋即舍也始入學必舍菜禮先師也萊蘋
藻之屬蓋以伴官有芹藻猶子事文父母有董宜也
姓族氏說

姓族氏說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左氏衆仲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
為氏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以如之周語
曰伯禹甌川遵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
姓曰姒氏曰有夏後周高辛謂其能以嘉利富生物也
祚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

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
擊音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
聚而已占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疆則
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
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
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士匠陶是也蓋別

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
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
有不同族也商氏係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
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
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贄禮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
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羔必以時行
必以序薦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
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送者
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鷄也故工商執
之

食邑說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關內侯本
無食邑其加異者列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

漢初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食者除租每戶一歲更
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
漢因鄉評取士謂因人共推之也如公孫弘以充賦
萬石君以孝謹聞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為郎劉辟
疆以八十為衛尉公孫弘以八十為相趙充國以七
十為將軍貢禹八十廷御史大夫
漢集議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似未決合中朝
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即皆得議
之不嫌於卑抗尊也如呼韓邪單于款塞卒用即中
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獄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

者六十人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

漢封侯誦有宰相封侯者公孫平津是也有婦人封

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鄭侯樊噲妻呂頃封臨危侯是

也以地名封者平陵宜春是也以功封者冠軍驃侯

是也以美名封者博望博陸是也

太行山水皆狀流地中間中諸水皆行而地上

金銀魚袋唐高宗給五品上隨身銀魚袋以防詔命

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已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

史始賜魚中宗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

始宋張師正倦游錄云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

義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上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

鎮圭冑圭

公謂二主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

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與躬圭益皆象以人形

為環但文有鹿解耳故其慎行以保身也鎮圭尺二

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方鎮

山為飾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者山也冑圭孔氏曰

冑以齊瑞信方四十邪刻之然冑之以知諸侯之信

偽猶今之合符也

子殺璧 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為席以安人璧皆徑五寸子男不執

圭者未成國也益桓強立不撓而安上為任故公圭

養人故璧環以殺男不足以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

環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

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全也

王后駟琮駟音風

作方玉五寸上有鼻以組繫之因名焉蓋古者建國

王立朝后立市用以為權也

牙璋中璋

典瑞曰牙璋起兵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環以

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又牙璋中璋皆有鉏

牙之飾賈公彥云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白虎通

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

為義如漢有銅虎符魏有兵符以發郡國兵豈牙中

之類歟

白琥

刻虎為形者以形成於秋也虎禮西方之玉也以璫

為虎形者亦示武之謂也

璫說文曰璫大孔璧也人君上除陞以相引

環玦

荀子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釋穀梁曰君賜之

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為物或施於佩或施之

於反絕佩環則不佩玦

六幣相合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

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覲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饗餼皆以束帛。賓介饋之以束錦。食札君侑幣小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宜於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故以文琬西方也。萬寶之成莫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璜皆非特達者歟。

伏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臘日風俗通曰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腸者臘也因臘取獸祭先祖也。漢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漢舊儀曰臘者報諸神鬼古聖賢有功於民者禮記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周禮祭禮則獻醴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節有八節

玉節玉節之制以玉為之命數為水守邦國者用之

角節用犀牛角在鼻上是角中之貴守都鄙者用之

虎節山多虎者用之謂晉國之類以金為節鑄象馬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

人節平地多人者用謂衛國之類

龍節澤多龍者用之謂鄭國之類皆以金為之以英蕩輔之英蕩畫函也以竹為之而有飾焉

節器也輔之節者使不損也

旌節道路用之道路謂鄉遂大夫也

符節都鄙用之都鄙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

管節以竹為之折節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門闕者與市職事節可同也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律字記則守節不持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矣

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

傳司閔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如今移所過文書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漢制門闕用傳作兩行書繒帛上各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

秋潤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九
王堂嘉話卷之七

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子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禰繼小宗小宗
禰繼小宗小宗
禰繼小宗小宗

禰繼小宗小宗

謝侯之君 君君君君君

陳氏禮書云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為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襄三月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從曾祖兄弟宗之四世親盡屬絕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別為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子者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

也繼禰者庶子之子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

靈衛宏漢書舊儀曰璽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天子信璽凡六又曰諸侯王印黃金象駝紐文亦曰璽別矣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紐文曰印孫堅得傳國璽方圍四寸上紐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已下其小可知

土牛制義

月令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正義曰出猶作也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其月建丑又土能剋水特水之陰氣故時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土勝水故可以勝寒又且以升陽唐月令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立春在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後漢志季冬作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五地其牛色以歲之幹色為首甲乙木其色青丙丁大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以支色為身寅卯水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

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其色黃納
音色爲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
色赤他皆倣此

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
設令甲子歲甲爲干其色青則青爲牛首子爲支
其色黑則黑爲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爲腹又若
丙寅日立春丙爲干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
支其色青則青爲脛納音火其色赤赤爲蹄

九州釋義

交州交信也五行星流而爲交

豫州豫舒也又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其序

荊州荊疆也陽盛物堅其氣急

冀州冀近也爾雅云河兩間曰冀

青州元命苞曰虛危星精流而爲青

雍州雍壅也唐地紀曰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位陽

所不及陰氣雍遏故取名焉

益州益謂溢也

徐舒也 揚輕也

鍾山

徐爰曰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漢末金陵尉蔣子

文討賊戰士靈發于山因立蔣侯祠改世號蔣山

神

赤縣

張衡靈憲圖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

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
陰故聖王不處焉史記鄒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
一分居其一一分耳中國各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
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
者又有九乃謂九州也有神海環之如一區中者
乃爲一州也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
之際焉

三川河洛伊也

司馬光言行錄有司奏言日當食光言食不滿分或
京師不見皆賀且以爲日食四方見而京師獨不見
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
爲災當益皆不當賀詔從之後以爲常

漢宮中有宣室武臺

召文臣則於宣室召武臣則於武臺

春夏秋冬釋義

禮鄉飲酒云春之爲言蠢也產万物者聖也夏之
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爲言愁也愁
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天
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尊嚴
之義氣也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
地盛德之仁氣也

按地志今衛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

也又云武王至於商郊牧野乃築此城

祭說唐章彤議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

等牧牢布邊豆昆虫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而全孝敬也

遺山嘗與張禮齋論文見有竊用前人辭意而復加雌黃者遺山曰既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坐為絕

倒遺山即張禮齋文士蓋遺山戲語也嘗有詩云云作論法鹿庵云語與義體

式一般亦是冒原講證結但論入作獨句直下不似義兩句弱對而入如麻先生漢書賈五經論窠明白得體

金清漳老人南宮人曾撰本縣二閣神廟碑遺山見之謂進士張和之有讀得行之語

光武同馮異遇雨燎衣處在今南宮東北二十里馮村

內外制翰林學士所撰者為內制中書舍人定撰者為外制

金哀宗朝有親軍殺其子者法家斷不至死上曰親軍宿衛之人父子之間殘忍如此與常人不同竟坐

死論

徐大卿云詔命之體莫如兩漢以其典實故也徐大卿又

大卿等論及子告母事孟德卿有莊公文美之說德公主義重於母

李侍講說中和真人在龍庭時以瞻對無時恒備物以充咀嚼時一士人同在邸舍師每與之分甘一日師復求之彼辭無有託

便旋食焉師知之因曰沙漠之羊與中土桑用略同肉充飢毛作毳皮為裘角為柘匣此人所共知不憶近來羊屎又何以配餅食也聞者為大笑彼徐悟其方已甚有愧色

楊勸農春卿夜讀書有鼠出躍書机上忽投膏觀中揚子取一方木覆之隨突以出環書冊走不輟作人語曰油着油着揚笑起曰吾避汝燕城閣前駒午市合更忙猝不能過即擊虛器云油着油着人即開避

故鼠亦云云聞者為笑

徒單侍講說石丞相珣大定末致仕居鄉中一日會客間聞司錄呵喝過門公即起立既遠復位客曰丞相何若此公曰參軍雖微國家命官也吾敢不敬衆

客為嘆息丞相字子度中山人

王西溪嘗云表章體目無居首之理故今之表式皆以

帝旨冠首

王西溪云元道山錄冊中云東平范尊師庵內見化飯王先生說渠海州為吏時歲貢糟薑糟蟹海菜出

州東入海八百里峽島島是龍宮地生海菜作矮樹花色深紅大如茶盜面而百葉香韻殊絕開時可持

一月久既衰不落而萎每歲自島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園明年再移百本而以先所種者供御每花一金籤牌記之脚花乃得入州官民家每一花必三葉承之重九開

鹿庵先生為學士日命應奉編修輩取金寶錄內各

臣事蹟欲集為長編俾士大夫家易於觀錄或問其去取法曰大抵人之功勞必須具載如西漢曹參樊噲傳此其例也又曰西漢列傳是少好墓誌碑銘格樣學之有餘師矣既而侍講某多畧之其人勲効庶庵聞之曰某不解此平日於書多讀讀過去了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壹伯

王堂嘉話卷之八

甲午九月望日東京五六友人會于孫侯小軒話及前朝得失之漸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有餘年將末國史何如尔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湖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衆頗感焉僕曰正閏之論愚雖不敏試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為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已北數千里改元神冊與朱梁同年即位元年在位十九年遼太宗嗣位丁卯年元年丁卯年在位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清泰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曰仍以父禮事之遼太宗赴援以滅後唐石氏號晉晉仍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太宗歲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曰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曰與遼托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為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為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褊於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疋約為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隆及晚年遼為翁宋為孫至天祚金朝太

祖舉兵西來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子故不可不辨夫劉淵石勒皆晉之目庶叛亂國家以目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弋弘終為晉將劉裕所虜斬于建康而返本還元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夫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武元時而天下南北敵國素非君目若依席上所言金為載記未審遼史後如何亦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期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于宋史為載記其世數相懸各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之世紀宋不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難別議以公論觀之標五代相因除莊宗入亦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朱梁篡逆甚於窮新石晉自遼有國終為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相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各分猶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後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言比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川白溝逃南悉目大宋傳至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有餘年當為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或曰歐陽宋之名臣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如何今日復有此論僕曰歐陽公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後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本朝勢使而然至于作十國世家獨稱周漢之事可謂難

矣請事斯語厥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唯有一韓通愚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臣士大夫論議翰草不為不多未嘗有此語非不能道也蓋掃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擾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碑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議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况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有後嗣之迹固可兼金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弒太后詔立帝弟武寧軍節度使嗣位後周恭帝後雖廢為湘陰公曼亦尋即皇帝位于晉陽終曼之子猶稱乾祐四帝二十九年至宋太祖興國四年歸宋依今日所論曼係劉高祖母弟在位四年其子承鈞嗣位改元天會五年郭周已絕漢四主五年東漢四主遠兼郭周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為閩宋太祖不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跡不圖今日輕易廢在周則為正在金則為閏天下公論果如是乎况蔡城一事蓋大朝征伐之功是特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昧唇齒之理自謂愛已而惡他延引強

兵深入邊行獲敵韓琦後禍取笑萬世何復
難之有也宋自靖康已來耳目姪走玉帛歲時朝貢
幾于百年宣期今日私論邊疆大果使宋廟有靈
必可其議也泰和間南宋與盟起無名之師侵漢唐
鄧宿四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功破
宋遣目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為伯進增歲幣敵
權臣之首宋時此言亦多矣至于闕下信孺有古調一
篇子能草畧記之大朝君相仁且慈小麥未熟休王
師養目豈足贖民命既往不咎來可追此詩書於上
源驛壁間館伴使入朝題奏上頗哀憐是時中原連
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商自責之心深重形
于歌詠者頗多每以偃兵為念故詔百官議曰朕聞
傳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
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播
揚我邊鄙今已歎絕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
何爾時臣下本希上意故進言曰先于靖康間宋杓
已戮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
能絕漢氏之遺統大可見也和議乃定今日校之此
語乃當時雖好息民之大畧非後世正閔之定論或
曰何以知之曰夫昭烈之子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
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世數名位南宋高宗乃徽宗
之子欽宗之弟歲月不易以即位奄有江南似與昭
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特承宋統或從今
日所論包為載記二論俱非至公坐客又云遼之有

國僻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為比僕再
拜而言曰以此責之曹煖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為正
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
都也若以有道者為正符秦之量雄材英畧信任不
疑宋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
馬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況乎泰和初朝拜先
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勅備遼史刑期榜狀元張繼預
馬後因南宋獻議吉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杓已絕
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錄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
遼金之興本末各異者向使泰和間遼史蚤成天下
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
何其悉也問一得三寔出望外幸謂言之僕因就毫
精錄狂斐以俟意事者刪之庶備他日史官之採摭
云尔燕山備端謹記

鹿巷云古詩句多平字不能得健如杜詩古調一句
七字有五平字無平者律則當如樂律和應否則不
成音矣

紀行 張參議耀卿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
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峯巒
披若青蓋然自餘諸峯歷歷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
輩此行其速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翌日出保塞
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劍戟而蔥翠可挹已而由
良門定興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主廟姪良鄉度瀘

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双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燕波西過鷓鴣山之陽有邸店曰千輿其巔建僧舍焉橋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邸曰定防水經石柁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翁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拖胡嶺下有驛曰李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叢墓遼車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廡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縣州之蓋司州之東有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馬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驛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曉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

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濤沱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駟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二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黍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窳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霧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加翕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刺漢言免兒也遼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里訖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恨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余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蒲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墩石墩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

余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墩然由是名焉自墩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由驛道過石墩子至忽蘭赤斤山名以其形似紅石也東北迤邐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各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

王師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漣備時祀也其什器皆用禾稗不以金銀為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嶺間避冬林木甚盛水皆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為禦寒之計其服非羣輩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為常粒米為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為賀正之所日大晏所部於帳前自

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漣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日致祭者身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木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畧也僕自始至迫歸遊于

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于供帳

金樽衣服飲食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為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竊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于隗者至馬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禪謹誌

商司業錄到大常諸雜儀禮

文德殿宿齋儀注差官等

景靈宮行禮儀注差官等

太廟行禮儀注差官等

明堂大禮世降王輅儀注

明堂殿行禮儀注

明堂殿星品

明堂大禮畢祭宸殿稱賀儀注

明堂大禮畢登門肆赦儀注

明堂并陪事并禮饌差官等

明堂降御劄鐸院并奏告事

明堂大禮修築道路圖

明堂大禮笏記

明堂大禮排日祭祀

明堂降御劄修路教車按輅等年代月日

明堂大禮逐次總那更點

明堂大禮差五使等官年代例

明堂大禮總差官

頭冠法服錄

王輅圖 王輅件段尺寸及太軒車

道遙手輦圖 并手車

大常樂圖 祭器圖

黃麾大仗圖

明堂大禮文武官合着服也等

御龍直執從物圖

明堂大禮鼓吹鷄唱警場圖

明堂大禮樂章樂曲

明堂大禮合降指揮等

明堂大禮為值雨降過生劄指揮例

明堂大禮諸雜事例等

明堂大禮祗應并鋪分人數等

熙朝盛典詩

大安羣件段

明堂大禮教象申請事節

計三十七冊曰明堂大禮

景定四年藍大正記

至元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商疏錄

宣和鹵簿圖 祀圖丘圖 東封太山圖

監修國史例

監修劉承旨說宋朝監修國史宰相初任者謂之開

局一月一至院謂之過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七月

初四日右丞相完澤受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右

丞相如故

竇儀水論

周世宗南伐駐驛臨淮因覽唐貞元中泗州大水記

詔竇儀論其事儀獻文其畧曰夫水沴所具厥有二

理一曰數二曰政天地有五德一曰潤二曰暎三曰

生四曰成五曰動五德者陰陽之使也陰陽者水火

之本也陰陽有常德故水火有常分奇偶收半盈虛

有準謂之通正羨倍過亢極無不至謂之咎徵二者

大期率有常數除之主始於湖蘇水之行紀於九六

凡千有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當是時也陰

布固陽澍雨天下百水眩注漲其通川岸不受餘則

旁春原濕科坎平築則深墊方割雖堯舜在上泉變

佑政亦不能弭其沴也過此以還則係於時政如其

右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

則苦兩數至潦水積厚然陰陽之數也貞元壬申之

水匪數之期乃政之感也德宗之在位也尊專邪政

狎暱小人裴延齡專利為心陰潛引納陸贄有其位

弄其言由是明明上帝不駿其德乃降常雨害于衆

盛百川沸騰壞民廬舍固其宜也王者苟能修五政

崇五禮禮不瀆政不素則五日一霏飯十日一霖霖

十五日一澍沱謂之時雨所以正五運之制節占象

最利無有差爽則神農之世其驗歟世宗嘉之國物

迂禮部侍郎依前學士判太常如故是時祠祝樂章

宗廟謚号皆儼所定撰人服設博儀冲澹寬簡好賢

樂善平居怡怡如也未嘗失色於僮僕優游文翰凡十數年著大周正樂三十卷詔藏於史閣其大周通禮未及編纂會儼卒議者惜之

至元貞元年歲六月十三日宋太祖實錄抄并校勘無差時開貞定野河事甚不便

金史 王父康公定奪此世宗先世為承旨學士

帝紀九

太祖

熙宗

世宗

衛紹王實錄

哀宗實錄

志書七

天文附

禮樂附

食貨附

兵衛附

列傳附

忠義

儒行

列女

逆臣附

諸王后妃開國功臣在先書示仲謀王相修史事宜急不宜緩多半採訪切恐老人漸無費用不可惜當置曆令一人專掌

太宗

海陵疾人

章宗

宣宗

地理附

刑法

百官附

隱逸附

文藝

方技

元裕之蕭公弼奏用銀二千定今即編修書寫請

俸飲食紙劄費用若作定撰三五百定都了

採訪文字今言者旌賞隱者有罰仲謀所宜着心

編修且要二員直須選擇魏太初周幹臣

本把合用儒人兼管不宜用他色目如他日同修

編修人來房屋决少日今便合商議起蓋蓋下房

聖都在文廟已後也得用謂如仲謀兼編修徒卑

雲甫受直學士兼同修李仁卿學士兼同修胡紹

開年小也宜早去比至定俸且與批支若家小來

更好都交文廟裏住史事早成其他不預史事者

在於文廟自當退去此明年話也仲謀宜知之書

馬典史雜使以後必須用謂文字未集且定編修

二人若踏逐書寫二名更佳雜使亦不可闕習來

院官不要人使喚 中統二年示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壹伯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後序

先考文定公人品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於製
 作下筆便欲追配古人騁芳百代務去陳言辭必已
 出以自得有用為主精神醇正非他人所可擬自其
 弱冠已嘗請教於紫陽遺山鹿庵神川諸名公愛其
 不九提誨指授所得為多及壯周旋於徒單侍講曹
 南湖高吏高郝陵川王西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既異
 師問講者又至繼之以勤苦不輟致博學能文之
 譽聞於遠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到隨
 時記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設然素抱
 經綸心存致澤桑榆景迫有志未遂一留意於文字
 間義理辭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傳名家推
 尊之既捐館公孺編類遺藁為一百卷字幾百萬咸
 謂學有餘而不盡其用者則其言必大傳於後奈家
 貧無力不能刊播言之盡傷若築竈在成恐一旦溢
 先朝露目為不暇矣延祐己未歲冬季孫蔚方任刑
 曹如官走書于家取其遺文云

朝廷公議

先祖資善府君平生著述先明正大闕係政教管蒙
 乙覽致有弘益堂核江浙行省給公帑刊行以副中
 外願見之心公孺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為唐
 大儒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年
 之久賴柳如京之賢方刻本流傳於世
 先君去世今纔十五寒暑特蒙

朝廷發揚如是實為希聞之遇于以見
 聖朝崇儒右文之美尤育千古矣心祐七年庚申正
 月載生明男王公孺百拜叙書于后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後序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衛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游遺
 山廣菴紫陽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深造闡域
 語性理則以周邵程朱為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
 為法才思泉湧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韶鳴鳳躍
 千變萬狀可駭可愕文中巨擘也學古入官敢歷清
 要內而金馬玉堂外而多冠繡斧所至有令譽雖公
 務填咽手不釋卷耽書嗜古天性然也公長子翰林
 待制紹卿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為百卷題曰秋澗
 先生大全文集度藏家壘以貽後人繼而有聞于
 朝者取而真之黃閣未幾咨發

江浙行省議毀諸梓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庚申
 冬檄送本路俾會學廩之贏以給其用命出
 省府奉行惟謹矧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
 猶父行承乏嘉禾幸獲親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
 耶延命郡博羅君應能任其責學錄余元第專董其
 事仍委蘭溪州判唐詠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
 為繕寫以授刊者工役甫見次第余適叨廣東憲節
 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以畀承學刻之卷末云皆至
 治政元重光作噩歲清和月古衛王東舜謹序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壹伯終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附錄

制辭

授翰林修撰

王惲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材足鋪張於
儒績宜司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
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

朕命

封謚

制曰文章與時高下陋乎宋而追乎唐人材隨世汚
隆尊其官而美其謚僉謂賞受之信度大茲渙號以
揚旌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惲
博學修能雄文逸氣五持憲節誅鉅吏弊而翼植民
彝三入詞林敷潤

皇猷而表章

帝典進承華之昭鑑恢

諸聖之良規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績豈
徒黼黻之才惟治朝著蔡之是稽繫晚生斗山之所
仰式適歸而請老遽興歎於云云嗟彼壽考議斯節
惠於戲有斐君子何盛德之可忘無競維人尚裕昆
之克紹肝蠻已朕魂魄猶強可贈翰林學士承旨資
善大夫追封太原郡謚文定主者

皇帝聖旨衷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呈切見
故翰林學士秋澗王文定公文才博雅識見老成
廼中州之名士也頃在翰林暨居臺察觀其因事
匡時立言傳世未嘗不以致君澤民為心端本澄
源是務進呈承華事略蒙
裕宗皇帝嘉納俾諸

皇孫傳觀弘益良多近日又蒙

聖上特命張司農等再行繪寫以賜

東宮若非深有可取豈能如是哉即係

兩朝御覽珍重文集又有元貞守成事鑑中堂事記

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其餘雜著光明正大雅健

雄深皆出於仁義道德之奧裨益政務有關風教

足為一代之偉觀故追贈制詞有云觀其遺書

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迹豈徒黼黻之才惟

先朝著蔡之是稽繫後生斗山之所仰其子太常禮

儀院司直公孺編類成書計一百卷字幾百萬家

貧不能播刊無以副中外願見之心翰林國史院

已嘗為言未蒙定奪若依祕書少監楊桓六書統

郝奉使文集例具呈都省移咨江浙或江西行省

於學田子粒錢內刊行昭布諸路學校以示後進
非惟儒風有所激勵實彰

聖朝崇儒之盛事也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照

到郝文忠公例著述陵川文集一十八冊三國志

三十冊已經具呈都省於江南行省所轄儒學錢

糧多處就便刊行去訖本部議得翰林學士王秋澗文集合准監察御史所言比依郝文忠公例移咨江浙行省於儒學錢糧內就便刊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照得郝文忠公文集已咨江西行省委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楷完備咨來去訖今據見呈今將秋澗王文定公文集隨此發去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江浙行中書省

王翰林文集

年 月 日

諸賢慶壽哀挽詩并序

壽七十詩卷序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秋澗王公自文聲予方弱冠時人有持公詩文至東平者予讀之所未及識面為恨中統建元始遂願見未幾被召至京師時一欵接情相好也既而予求養成契關至元十二年予應奉翰林文字復歲公入為待制王堂多暇日得考古論文知其所未知聞其所未聞為樂可勝既哉予賦分涼薄公尋又舍去出貳提刑按察雖聲問數相及十五年間僅一再會晤迨予移疾返鄉里而公膺顯書之召予亦蒙詔

恩趣還寓舍頗相遠自非公集率不得相過惘然公長予六年今平頭七十神明不衰事理至精熟下筆作文不減平昔至其論古今利害援引有條不紊每賓友期集未嘗後約而至步履輕便不事杖策行且曳之而鏗然作聲院屬聞之知為公矣少日多飲酒近歲浸復不喜遇良辰嘉會靡得意適猶能滿引舉白至數杯不亂子賢孫孝以學問世其家晚景泰然順適所欲壽祉方隆未有涯也予著作公孺置酒為具稱觴上慶諸公例作詩稱頌予謂公孺言七秩之壽未足為君家公賀也申公膺東帛之招衛武公作詩箴警之曰會當副士林之望是席也姑為贊誄張本云元貞二年夏五月東平李謙序

詩

閻承旨

七十人生福壽隆
香英鏡入畫圖中
昔英會七靜吟
秋間雲泉綠安步
花磚曉日紅
玉樹芝蘭方秀發
詞源筆力愈清雄
鹿庵慎獨傳芳派
會見遐齡繼兩公

王軻山

文衡始字文康公
敬齋鹿庵聲望隆
共城三王稍後
出秋澗早直蓬萊宮
升華屢赴延英召
下筆咸推言語妙
邊臣獎諭相臣麻
百粵三韓同答詔
烏臺初立公選掄
輟之持憲材益伸
宗祐不嚴考工罪
忠言暨

登達楓宸繡衣山東又河北
民不偷浮吏茲戢累棧
進上青宮圖玉裕
淵中垂典則出處平生唯自足
使節何堪上閩蜀
搜窮學海思適
臆練多世事機圓執
天朝養賢恩禮殊
中統而後元貞初
東門賜金開祖
帷西園東帛隨
徵書重來地尊年未老
積行湖中外
敷藻鈞深輯略手編研
謹而月之仍細考共山不煩
頻勒移香英今日非公誰
九十司徒昔嘗有康強
七十歸豈宜晚生幸際扶搖便
前輩風流親接見中州
元氣三數公介壽同餐公堂燕

楊損齋

方平家世有公賢
三壽繞行七十年
秋澗未容歸舊
隱瀛洲方且會群仙
向來政事流遺愛
此去文章論
正傳我幸巷南瞻
巷北時時訪問得周旋

陳北山

秋澗仙翁年七十五色筆頭百鈞力應龍淵潛忽天
飛白日鴻雲轟靈虛瀕東雨止風亦霽萬頃淪狗舞
秋碧真書透紙雖畫沙行草入神縮驚蛇胸中政有
不平事桐管一掃無邊涯平生六籍不去手刊落枝
葉收菁華世無公是有公器跳出百家成一家癸巳
之秋甘赴召晚生何堪從諸老長揚館裏共瞻
天承明廬中同視草別公南去五閱春邇來拜公情
更親公雖引年乞謝事看公神觀老益振當年上壽
客滿座奉觴迷起為公賀犀軸綺語光陸離紙尾挂
名惜欠我八十行及李東軒九十會到鹿菴年願從
期願數滿千我亦預備長生篇

王鹿泉

蚤歲聲華便軼群學優不輟向來勤
兩宮垂顧逢千載三世讀書萃一門
蘭省柏臺留讜論
玉堂金馬慎雄文
平頭七十無多賀會見諸孫子
又孫

故翰林學士秋澗王公哀挽詩序

內翰秋澗公謝事之明年終命於家春秋七十八寔
大德甲辰六月辛丑也儼聞之悼心失圖彌日曩自
幼挹公盛名知衛有三王與吾魯有四傑並嘗求其
所為文誦誦之愛其氣格雄拔不宥近世繩尺每以
不獲摳衣趨隅一問津焉為疇昔恨既而公提憲山
東按部過鄆始遂一拜履約輒辱折行輩以待聽其
論說古今文字淵淵浩浩有源有委如法家議獄終

髮不少貸一歸公是而止使人月中之宰都盡鸞來
辦香於是為贈爾後參商相望瞻拜弗獲徒有江空
歲年晚之歎壬辰同被

召諸公車入見

世祖皇帝于上林苑癸巳又同拜

北扉之命甲午抑又同在史局纂修

世祖皇帝實錄幸哉日得聆聲欽備准諾惠教弘多

尋微移病歸及再入奉常公已登七秩矣乃出諸名

勝智章見示且命追補前作為賦七言長句公過為

激賞辛丑拜章引年甚力朝議以公

三朝耆宿特

命進秩二品且授子公孺卿郡府推以便養仍官孫

許秘書郎以寵其歸

恩至渥也比哀問至京師縉紳之流皆失聲相謂曰

王堂東觀寧復有此翁邪往往見諸哀誄是則哀生

文邪文生哀邪詞之有七家八家豈容已邪一日公

孺走書需子引篇首儼以公宏才碩學揚歷清華殆

四十年其事業顯顯着人耳目之表庸何俟贅言哉

惟公嗜古力學九所未見書訪求百至必手為謄寫

老大尤篤視盛孝章為無讓平生詩文幾四千篇雜

志總八十卷方易簣始停筆其勤可謂至矣其振耀

來世宜矣嗚呼儼從大人先生游能幾時乙未紫山

胡公卒丙申苦齋雷公卒祇惟公一个焉今又卒嗟

後生小子於何考德問業焉少陵所謂長嘯宇宙間

高才日凌替豈不重可哀邪迺擬楚騷之亂以抒余
哀其詞曰

太行壁天兮橫且坤維篤生偉人兮企其齊而鞭赤龍

兮駕白霓凌倒景兮滅沒其可追疏決雲漢兮黼黻

明時渾渾灑灑兮孰闕端倪雄味一鳴兮喟萬壑溢

塵埃野馬之一瞬兮浩江河之獨馳嗟形蛇而神往

兮逝者如斯與造物者為徒兮萬萬古猶一芥大冠

如箕兮珮王陸離取音容之在目兮耿一去而不復

來才顧四方上下安所止兮雖巫陽九招竟奚為諒

冥冥或昭昭兮知邪弗知哀鐸有詞兮尚以聲吾悲

陳儼歛社端拜

學與天淵博名隨事業新文章早無敵字畫晚愈神

冥躡追前哲遺芳澤後人獨憐秋澗月猶照玉堂春

劉敏中做社書

司馬凌雲氣通真廣川精學道為隣文章館閣三朝

舊富貴兒孫八十春醴酒常存沾講舌

內帑特賜表詞臣歸來勘破浮生夢白玉樓成筆愈

神 劉遜頓首上

文章字畫世爭傳四海飛聲自早年冠多一方馳馬

使腰犀二品玉堂仙承家素學子兒孫貴謝事清朝壽

福全零落山丘懷謝傳西州門道獨潸然

王德淵載拜

儒林且有傳汗竹鵠餘青筆陳如飛電詞源若建瓴

方登群王府遠憶湧金亭欲扣平生學撞鍾愧寸莛

瞻昔聞淇上三王籍有聲共推天下士獨擅斗南名
吾道光昭代斯文屬老成王堂佳話在一讀一傷情
中統文明治都司政事堂龍分齋禁燭名重相臺霜
空谷藏遺藁餘哀寄挽章鳳毛今有子染翰侍

君王

劉學辦香書上

嗟哉秋澗公立志恒矯文章尤苦心傑出千仞表
公之筮仕初底務猶草草每以正自期臨事無大小
閩中憲節回淇上風煙好徵書下九天鑿坡涸故老
一旦幡然歸群情惜其早餘慶及後裔心事粗能了
生平英靈氣因風入冥杳明月太行顛詩名同皎皎

王約頓首

德業中朝望文章蓋代名誨人循善誘接物極推誠
春露傳家記湘溪別墅銘歿寧無少恨三世荷

恩榮

表第韓從益再拜

縱橫筆陣知無敵如將升壇拜韓白先登荆壘特勇
夫投石翹閣之風格黃金端可鑄鳴夷坐困強吳霸
全越文場自有萬人英豈尚虛浮牽直實具唐興繼代
重詞科往往篇章見家集世衰眾星競喧啾天下幾
人能事畢王公才敵異徹侯情焉夜壑藏虛舟條焉
有力負之去不讓橫槊劉并州勢如偃屋建領水孰
如平地馳輕輶味如調羹夏鼎鬻溫如器琢崑山瓊
平生無意修邊幅丈室疑塵勝華屋詩腸耿耿少陵
心經筭便便孝先腹笏冠繡芥滌源清視草判花隨
意足南歸鄉里未揮金寂寞荒阡竟埋玉獨存秋澗

大全文來者相傳誦芬馥 至大改元春三月望

日洛客暢師文再拜

東髮耽經晚益勤平生精力盡斯文

先朝十老今餘幾當代三王獨數君李賀辱煩韓愈

駕羊曇空阻謝安墳玉堂家索人何在落日淇川滿

白雲 濟南張養浩拜手

大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贈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

諡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慶壬子歲

朝廷推恩舊學贈先考中奉府君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定先妣推氏追封太原郡夫人春恤隆渥上及二代明年春正月丙午焚黃祭告寵賁松楸越王氏有煒是用追述先公立身行道致茲顯揚者敢昭告于神道先公諱暉字仲謀世家于衛曾祖諱經隱居讀書鄉黨化其德諡文元先生曾祖妣呂氏臨清大家祖父諱宇亡金衛州刑曹孔目官精於文法官敦武校尉用公青贈集賢侍讀學士太中大夫追封太原郡侯諡敏懿祖妣孟氏韓氏並追封太原郡夫人顯考諱天澤資剛明決科律學魁多士亡金忠顯校尉戶部王事中年折節讀書務教子起宗所交皆海內名士易名文通先生用公貴贈正奉大夫大司農卿追封太原郡公諡莊靖顯妣靳氏追封太原郡夫人先公幼有至性勤學好問若飢渴然弱冠受教於鹿庵王公詩文字畫已有聲紫陽遺山一見為指授所業期以國士揚西菴曹南湖高吏部徒單顯軒愛其材器折行輩與交極口為延譽中統建元左丞妣公宣慰東平辟充詳議官尋被中書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制詞有行已無玷博學能文顏超絕之逸才

足鋪張於偉績之旨士論榮耀焉一時詔制辭命皆出其手共稱敏瞻既而兼中書省左司都事建言曰廟堂出治之源今機務草創當究其本末先後酌而行之允焉遇事詳處得宜同列許其明達至元五年肇立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獻書曰憲臺執法糾正邪枉今無法可守取人無路宜講法制以立紀綱設科舉以取人材體用既明朝廷不勞而肅矣憲察為首前後申明典制彈劾姦邪九一百五十餘章竊直敢言不畏強禦於政體多所裨益如劾劉都水怙勢作姦陷公儲四十萬石權貴為側目九年陞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晉大府也先是吏風感民器於訟公用誠敬待官長威嚴肅吏屬作勸諭文二一則勉飭州縣華弊勤政一則諄告百姓務本畏法致吏民感化奉約束惟謹歷二考如一日絳兵卒陳姓者殺同產兄社獄因鬻綫連繫者三百餘人延滯至五年之久遠近為憤悅省撥鞠問廉得實跡一問即服時晉絳父早是夕大雨霽足咸謂伸理冤抑所致各路設辦課官例分門下平陽所轄院務幾百按籍點差終任不易滿府採姑射山文石籍夫匠力闢山蹊為坦途者六十里西山伏利由之而出土人刻石紀其事大起府學敦勉師生傳授暇率吏屬聽講風俗為一丕變又復回車嶺孔子廟首陽山二賢祠修建廟傳述鋪以間計者千數增戶餘三千

敕使過晉者以政績

上聞至蒙奉公勤政之論十三年奉

命同陳鄧齋考試河南五路儒士語於陳曰吾道如

綫不宜用平時取法九就試者皆以通文學第之十

四年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鹿菴大學方執文衡屢

稱其文章精敏明年秋選授朝列大夫河北河南道

提刑按察副使改除燕南秩競移山東東西道先公

之任風憲嘗論僚屬監司職在繩愆糾繆肅清政務

惟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又憲府非有錢穀詞訟之繁

特明大體布公道事會熟議極手中正方可服衆惟

克已自勵故按治州郡褻惟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

部內府尹持占名鷹旁恣為不法公納賄賂莫敢誰

何即按劾罪狀以聞蒙杖而黜焉憲臺徧諭諸道遠

近為肅然冀州監從人因造作搭衆利甚夥與監逸

去事白曰行司巡歷動經歲時俟獲而治則姦入得

計矣質其田宅借其民南宮弭筆者號尹庫因告許

曾蒙膏養沮嚙官府肆凶侷利或言其擅殺耕牛歷

數奸惡痛杖之而死萬口稱快又辨釋德平民劉氏

疑獄一十八年除行臺治書侍御史不赴進承華事

略於

東宮廣孝立愛端本類二十篇揀古儲貳善事前有

圖後斷以已意蒙

裕皇徧覽稱善賜酒有極用心纂述之諭令諸

皇孫傳觀宮寮稱其弘益良多

聖上命近臣繪寫以賜

東宮二十二年奏充中書省左司郎中屢舉不應時

小臣慮以理財用事或問其故曰力小任重剝衆利

已未見能火者可近乎既而果敗衆服其識先而有

守廿六年授以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既

闕辭在海隅歸附後官貪民殘本為盜區熱尤貪惡

者數十人乃上章彈劾行省官非其人宜選文武備

具有壽策大臣矯枉枉濫肅清邊陲則民心服而寇

盜息巨賊鍾明亮嘯聚洪閩郊東繫則西逸西逐則

東奔彼此玩寇師老無功乃請立主帥專號令

朝廷允焉賊果潰滅廿七年以疾得告北歸廿八年

朝廷以耆宿來徵明年二月謁見

世祖皇帝於柳林行宮蒙慰諭久之繼上萬言書條

陳時政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二曰定制度以抑奢

借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四曰慎名爵以攬威權五

曰重廉司以勵度官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七曰設

料舉以收人材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九曰恤兵民

以固邦本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十一曰開屯田以

息遠餉十二曰息遠略以撫已有十三曰感和氣以

銷水旱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十五曰減行院以

一調遣十六曰絕交貢以示曠度

上嘉納焉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與議政事九預

府議知無不言

成宗嗣位嚴守成事鑑曰敬天法祖愛民恤兵九十

五篇遇事直說本諸經旨侍臣謂純正親切有魏文

貞司馬端明之風元貞政元加通議知制誥同修國史纂修

世祖實錄作表進呈及封謚除拜大典冊皆經定撰大德元年進中奉明年戊戌春以

三朝舊臣賜楮幣萬緡其年七十請老不許五年再上章懇請除公孺自祕著司刑鄉郡以便侍養仍官

孫皆祕書郎祭其歸方優游鄉里樂遂安閑不幸於大德甲辰歲六月辛丑以疾薨於私第正寢之春露

堂享年七十有八越九月己酉葬河西里之先塋夫人推氏附焉送葬餘萬人及四方來弔祭者哭皆失

聲曰五百年那復生此公耶先妣共城人尚醫推公季女資敏順事舅姑睦姻親以孝敬聞先公所得降

給均之家入惟恐失所若稍越規矩耶治之如法故皆悅服而不敢犯女侍生二子善加撫育無異已出

內助力為多先十八年卒生子公孺奉議大夫知穎州事孫三哥朝列大夫中書刑部郎官次說說侃侃

尚幼女孫二長適昭文館大學士耶律伯強子著作郎楷次適齊氏子重孫五男漢璋德璋潤璋女二皆

幼齊子二公儀廢授承務郎同知磁州事公說衛輝路儒學學正生子瓊住

先公資明敏正大材器英邁操行純古博學有經濟器業與人文樂易直諫不能說隨與時俯仰常曰士

當行其所學明義達道一以至誠將之窮達得失有不在己者當官持重有體守正奉公表表欲見於世

故所至有聲遇不平事及惡之可疾者憤然必窮治迺已官清要四十年自奉如寒士平生篤於禮義視

勢利度如藩國世子且貴顯於朝招翰林諸公集私觀禮衆議未一曰禮上國卿當下國君遂平揖而

已省撻趙和之病疽迎暨救視沒為殯欵以行橐付其家友人周曲山能官至廉卒無以葬營治至成禮

南官劉文卿善數學客死于衛既周其喪妻少囊珎具甚富求一室相依以禮謝去其廉正類此少與西

溪春山友善時目曰淇上三王別號秋澗晚節名德俱重為世尊仰不稱姓字但曰秋澗公作為文章不

踴襲前人要自肺腑中流出平居談話無異於人及採觚染翰經旨之義理史傳之鋪陳子集之英華古

今體制間見疊出雄深雅健辭古而意不晦以自得有用為主宜乎縮持文柄獨步一時字畫適婉以魯

公為正所書卷帖為世珍玩樂教掖後進明義理工文章必盡所得又善因材致駕故藉之多顯達者自

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坊善方停筆平昔著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其承華事略守成事鑑中堂事

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賦頌詔詔表啓書疏詩文碑誌銘贊樂府號秋澗大全文集者一百卷延祐六年

蒙 朝廷公議為之刊播焉富哉言乎其勤篤至矣其振耀後世宜矣至於論列時務利害互明得失兼著忠

愛情切聞一事可行一士可用必為建白雖未盡行

後竟如所言較其蘊奧見諸行事者纔十之二三故
贈謚制詞有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蹟
豈特黼黻之材惟治朝著蔡之是稽際晚生山斗之
所仰蓋公論云敢用是為銘辭曰

士惟有立 德功與言

能一於此 不朽者存

顯允先公 瞻茲克勤

策勳學海 力振斯文

擴我浩氣 塞乎乾坤

手扶雲漢 大放辟源

鳴文大冊 帝載昭宣

人所共知 方駕昔賢

紹韓歐之宗派 得文章之正傳

臣時裨政 人有未知

志存經濟 惟日孜孜

拜章奏記 罔或少遺

有物禁訶 百纒幾施

時耶命耶 而止於斯

載贍遺簪 為世著龜

山斗聞望 後學仰規

內相美謚 恤典恩推

見諸行事 功止一時

著書傳後 千古是希

孰得孰失 必能辨之

又何俟曠世相感 則吾道為庶幾

用是昭告 神宇無疑

大行峻極 清泉連漪

淵峙無窮 永照豐碑

嗣子公孺撰

